不得意致伐(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
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
不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
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疏)注所伐至從來
○僖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七月
公至自伐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襄十一年
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
自伐鄭彼鄭旋服旋叛故從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
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冬十二月公至
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
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
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
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人不服而致會其正以十六年夏公
晉所諸侯伐之者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
會單子以下伐鄭其正以比年用兵不服叛故以得意為文
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其正於三伐未定
貴免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此十六年
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是為得意為文也或以公
幼弱初見主兵故是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為鄭所
未服故危書以危訓信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
宋公衛侯以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當此之後鄭不背
叛何故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彼注云致之者
桓弒賢君篡慈兄與人為援則有危故專見其辭耳諸文然
則桓本不當致為十六年致伐注云善桓公能疾其同類與訓
信於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意而致伐者此訓信未致故爾包
諸侯實從得國意氣不逆以其不得伐功故致伐也義亦然
耳
注此謂至上也○凡所引皆當二國以上事也
注公與至致地○隱七年公伐邾婁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
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是與一國
以上出得意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僨
同以為致伐不致會者雖不成會也故
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
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曰患之起
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也其二十
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也

旧疏云無不得意所以致伐者無勝薦因重録無一所以未攻
也
注公与至致会。旧疏云即哀十二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会
于黄池秋公至自会是也其得意致会者以其所会也扳師
十六年公会晋侯于沙随不見公公至自会公不
見見大夫执而致会者此傳云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是其
事也
注不得意不致。旧疏云即宣七年公会齐侯宗公会晋侯于黑壤衛侯鄭
伯曹伯于黑壤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以其見被辱也按八年
春公至自会則致矣不知旧疏何以云不無致也公与二國
以上会盟者不致者多矣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
得意也
注公与至致伐。旧疏云即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
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伐者由解不同會也故
注不得意不致。旧疏云其累即僖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
戎盟于唐之属是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危之也按
唐所以為不得意者据注云西夷後時隱為善桓篡國復為唐
之盟故也
注此謂時。旧疏云即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
公至自伐齊襄十三年秋公至自会之属是也其僖四年八
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也
年春王二月公至自会注云月者前大夫蔑齊侯会救相
見故危之是也而宣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会不滿二
時而皆書月何也不注蓋不書月時矣故也成十六年
公至自会亦不滿二時而書月下是不書月時矣成十七
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始月有別
六不書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注）据得意（疏）按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
注据得意の伐衛納朔朔得入衛是得意矣而書致伐故据
以難
不敢勝天子也（注）与上辟王同義。文不月者不与伐天子也故
不為危録之（疏）上五年公会五國伐衛傳云曷為不言納衛
侯朔辟王也蓋為伐衛而去不言納朔以
辟王者然所以正其義此得意録無勝天子因以逆犯順見
其故不与其得意也
注久不月録之。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
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久而不月危之也

不與伐天子辭不敢勝天子而與也危故不以月（錄）日其之也

螟（注）、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螟食苗心者螟類故煩擾貪利均兩致其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俘穀梁記云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正義曰說文俘从人孚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史世家作毋墜天之降葆命鐘鼎款識許子鐘永保鼓之邾仲簠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鎛鐘子孫羕保用高皆寶字義也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葆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也古作保與俘相似故左氏誤為俘也杜又以為俘囚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注）、以稱人共國辭（疏）、注以稱人共國辭○此疏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共國辭者謂稱齊人可以兼得兩國人之辭也

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起齊侯本欲以讓除惡故利也不言其納朔本不以賂行事畢乃見謝宜其至于是凡在（疏）注雖本至其事○此疏云言善秋公至伐衛之讓善也以不言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言者故歸讓於齊其實齊棄亦為轉讓之人也傳謂

文姜請之欲說魯以謝罪，定是實送齊襄回(?)博讀左春秋
因國共事，與魯與之耳。
注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實於齊，魯也賊成
羨為後賊之辭也。取鄭大鼎于宋，惡於魯也。然而後成羨
之辭。按孔氏用穀梁義，謂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
如下齊為來，蓋惡我則叛矣，是也。齊語：王道之誅，受令回衛
蓋以正綱國之事也。六朝後為實情，文有脫誤。意謂誅害受
衛寶以此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謂寶邾者於傳以逆王命
而納罪惡於魯，取利而為之，其惡已顯貫矣。說利之
注不為主謝罪。○此疏云取傳閱之，此乃大惡，諱而此書決
故知不為大惡矣。按此為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宗祀，此不
同被來會。穀梁謂宋受賂而還，故為大惡。此原為利，勤於令德
首事後受賂，在此後在隱諱，不在此後，不在隱諱，後此至矣
而滅一國也
注寶玉至凡名。○此疏云物言玉琯之稱名亦可。定八年傳云
寶於何璞判白，可謂質完青純是也。按說文鄭寶璞也。語
家語云以作爲寶，傳寶璜也。孫卞瑞皆玉琯之稱名也。史記
衛世家云：成王奉康叔為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
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皆衛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 杜云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疏 夜，唐石經誤本同
釋文辛卯夜一本 四月音辛卯為昔
昔。穀梁傳作昔。九經古義云：辛卯昔，謂日入至於星
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云：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詩作夕。
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腊人注云：昔之言夕也。管子匡云
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夜。此列子曰：尹氏有老役
夫，昔昔夢為國君。張湛注：昔昔猶夜夜也。毛詩古音改之夜
音託。昔亦錯。老子記：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為交
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故得通用。後漢書律曆志作蓬昔棲於
木禾。注：昔，夜也，是也。段氏云：古音昔為夕，古傳為一昔
之類。列子：昔昔夢為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作夕，未必不得明云
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夜為日入至于星出之前，與下夜
中別，則宜有夜字。穀梁作隕。說文雨部：霣，雨也。齊人謂雷
為霣。一曰雲轉起也。阜部：隕，從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霣隕
音義皆通。近是霣字古作霣，而正隕，段借也。故史記宋世家
霣星如雨，亦作霣。九洗集言云：左傳書辛卯夜，恆星不見，日之
〔補七〕杜云：日光不匿，恆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諸侯藝鏡篇亦引作霣，周禮大司樂疏引作星霣如雨。字林
霣，雨隕字也

恆星者何列星也(注)恆常也常以時列見(疏)注恆常至列見○爾雅釋詁恆常也
左傳注同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反者星復其位(疏)據勘記
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則字當據補杜以長曆校之辛卯
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星以知
夜之中故何疏云謂星所宿之度故也
注反者星復其位○解云據下云四失反今兼云反復文欲顯
其禍祥未及傳反復也故星復其位回反思吾子擇園云莫
撰霣注秋後反注云而復未回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即
星霣之時所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也何疏謂星反附在串
夜半後始知○鄉者不見之時是夜中矣故明云不及地
尺而復則星未及地其還至夜半後也穀梁傳云春秋
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疏)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恆星不
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
歆以為星隕如雨如雨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
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據賈左氏舊說其義皆以為如雨
而如雨也莫肯和如為是此即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如雨
又云我知恆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
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
之隕豈雨說哉但申經不言雨星言隕星隨是星隕而雨說
也
如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注)不
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疏)注不脩至春秋○
九經古義云王伯
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
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
不脩春秋也何疏云據此傳及注言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
之春秋矣而解云孔子脩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其出之
遠矣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
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
符援題辭具有其文沈文何云嚴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
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
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
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

其列春秋未有史之名孔子因而不改其故

若晉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墨子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韓氏注古者謂史記為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於此據唐虞前國數三千周千七百七十三春秋以下并國多矣故晉大夫對王孫曰為舍誠信楊王界其楚國合其所存者數十子平時孔史所存者猶有二十國故墨子六言吾見百國春秋是也杜預以春秋為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所修之春秋皆據魯史策書成文其所以因孔子據魯之舊以記之字文不改之作事而書而因誤夏以魯為主故周禮曰史官之名與經言孔書解成習見書既別記坊記之魯書中所引所教魯周公室居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

今作誠孔子所修之春秋也

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注明其狀似雨耳不當言雨星不言尺寸其霣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

疏 毛本星霣誤倒諸衛藉增之為引此傳證之之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霣如雨明雨非如雨通義云兼桂曰自上而落謂之霣星霜皆霣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霜後言霣星隕于天見霣則無知之故指言星霣一字先後而安者於此繁露玉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

雖明其墜狀雨星曰也是故星墜謂之霣霰謂之霰雨其所落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著于地其辭不同也因其義也

注明其狀雨星○諸衛云如雨此如雨非也山氣為雲上不及天下不為雲雨星之隕不及地上復其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之也夫星霣或時至地或時不至故以天之異難審也未記言尺寸者其夫地者據左以陳來得言正孔子言如雨謂其實來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言子穀梁傳云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此知是雨說也若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其猶理不謂言雨星而言隕星[illegible]其所以為狀似雨而不知負

何以書記異也注

注不言星錄之。諸衛云之詳矣 列星也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

不然誅衛侯朔星復逆失其政諸侯皆叛王室自卑星實未
墜而夜中星反也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
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疏五之列星
象也四蹤云言分於謂十二之分野爰言守度者守三十度
而一次矣言諸侯之象其謂星衆者多也與諸侯之國為大
小耳穀梁傳列郡君明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其星誅
侯棄周度失于禮義法度也蓋鐵諸之其云四時代序而人
則其物星亦于天為人象也行常星執其卿也衆星執萬民
也列星正則衆星亦常星亂則衆星墜矣隕者立行志君之
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
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
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頹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
經引許慎曰衆星頹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
鄭玄曰恆星謂列宿指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
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陵遲失禮大也義學經刺尚又之
陵此象諸侯陵陵失其所也又中夜陵此象不終其性命中
道而崩

注周之季春見○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前注
弧在輿鬼南蹤列三統麻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
二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麻二月節日在壁
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二十度中弧星近
井因井有三十三度其度既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
為白虎下有三星曰罰其南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
狼是參伐等宿皆近弧也於時南方之宿居皆列見圖不得
參伐等宿也
注參伐至有也□昭義曰引傳以證我注參伐為武威之氏
白虎昴記云天市中為參為白虎罰為斬艾事皆宿節正義云
罰亦作伐參伐連斗柄之參伐主斬艾即其說也猶注主
持衛平精貴鮮衡之為衡也權軒轅也柳為鳥注又古人每以
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也與張相近而房南宮朱鳥天官書
鳥衡並言故曰天帝之樂經堂紫宮正南鳥衡正義云鳥衡
柳星也然則持衡平視可言井鬼柳星此翠轉七宿不可以
言其狼矣而釋於此按狼亦近弧之星井主分域故得直主
持衛平之義其實狼為野將宦侵見史記正義直作氏牽
大体言之凡以後代權衡之也
注皆滅至之象○威信鄭本宮本同毛本信誤傳宜刻
向以為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殺也或曰象其叛也言

志又云列執以為法　范曰唐氏作星易曰雷雨作解是皆
古之精義者也夜中而星隕唐氏中解之也雨以解過而
復從上下象其桓行霸復曷周室也業弃奇列向以為不及
地而復象其桓（稱霸之也）起為鄉之極其星遂云地中國之
象既失經義雜相云按董劉以常星為二十八宿人君之象
都唐氏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其星衆信幸子孔義
法度也與董劉合何由以列星為常以時列見若民以經星
為常列宿失德之文之解蓋不知常星即二十八宿也古民在
明門又曾[illegible]劉子駿以為象中國微杜注時亦重日夫不以
賢强[illegible]說此經言詳經精巧為人君潤燭盛後之君
子宗此以為杖諫未必無補又如疏云齊桓行霸其虛危斗
也有王事其房心見也按陽數之會見經三年彼傳之此大
會之義為未言尔桓公曰無陰然無妃果星無為樹子無以
妄為妄所謂四王者也

秋大水（疏）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之世仍不
孝於禍淫之罰

無麥苗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苗者禾之生曰
苗麥曰禾按是時當徵麥經促遂水災苗皆先亡（疏）案曰禾

此解似較相宜未可遺

經也滿

○左傳正義引作禾初生曰苗傳使人易了凡經文有闕字
也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
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
粟之言續也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又云果木實也則
禾即粟也其米為粱其實為粟粟之秀為禾其始生為苗
春秋說題辭云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為苗二變而秀為禾
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米出甲五變而蕃舂可以食是
生曰苗秀曰禾苗即禾也經傳多以禾與五穀並舉詩七月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箋云[illegible]高上之禾北里之季呂氏春
秋[illegible]美禾東菽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貴唯禾
子說麥稻黍菽禾安其之名有所宜是禾之稱禾之稱其黍
稷稻粱也凡言黍者六穀之稱禾稷菽稷也秖稷之米謂不常
於稷一稱為粟二十升四事雜件黎得附備稱也粟說文
荔苦子曰苗始其少也胸之至以其勝子也及其壯也茁之
年以其生也至其成也沖之年苗見以其君子也天子得之
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苗先則秀象也苗浙也完德
也賊民康疏經曰記云苗未禾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
亦通稱為苗如詩彼黍稷之苗等是若語證之苗見其形苗
也毛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則當指未秀之苗秋若也

箪卞云

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旱螟蝝
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此民食最重
春秋重人命之書故杜曰苗生未則曰禾即一稔為
隨時定稱不物皆得從以禾稷通稱此證稼事故亡年之冬
苗則易稱為先言無麥後無麥無後書無苗穀畢後麥苗同時
也皆知麥即禾之未秀者以證苗此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
最得經意杜元凱之證穀熟麥及五穀之苗范武子云麥與
黍稷之苗同時民皆不知苗即禾也故春秋書從其實穀畢
頗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據經傳言穀必及禾至則哉
穿禾實則曰粟粟米則曰米粟後世誤以粟稷為一物也但
名稷為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種維糜維芑說文引作嘉
麥不能辨其舊當是白苗至芑之蔂即赤梁芑白梁故傳
即用不能辨詩也詩秬穰穰長食民黃毛傳苗嘉穀詩
生民經之藏毛傳美嘉穀爲虜度故得禾異類同類史記
周本紀成以得嘉穀王命歸周公嘉穀嘉禾其詞一也周公
實為果禾年服虔注但果食之精者三蒼果粟粹
古稻多穀以因謂蘮粟只雀朝七種之元也之果呂氏春秋
稱之也之禾呈禾即果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言之為大禾也
周之秋為今五六七三月禾熟於八月故此夏書秋初收
似為未也

注據是邵寶云云曰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而經
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按孔
以麥苗爲是也謂苗為五稼之苗狀從杜氏之誤通義云據
周正五秋麥果登含其無苗自麥言誤文麥全也全王
注人王而氏前說謂麥秋生夏死道麥程而早晚早
已兩月而既熟一月今之夏之月是乃麥青未也遲作從
至夏之五月也其時麥皆種其苗稿而弱故云當青未云今
莫云今年麥苗故旅以難

一　冬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疏）曰穀
待麥苗同時也謂同時成也麥以秋生秋熟種冬熟禾以二
月生八月熟故大水而種之未不種者美矣為之麥又傷原
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水旱螟蝝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
麥穀最重麥獨書此民食最重
（疏）穀梁傳曰麥苗同時也
夏熟禾以春生秋熟五月大水禾稼種之未不能長遂傷殘之
麥又復濟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其說作林云凡書秋之
記異也以故有數莊謂之無麥苗也
注歸至兩馬曰此造書秋通例也所說之田穀正謂此傳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不言俟此其言俟
何(注)據次于陘俟屈完不書俟(疏)注據次至書俟○僖四年次
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屈完也是也陘不言俟也
託不得已也(注)師出本為下滅盛興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
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而留辭至取以解其意
及也加以者辟實俟陳蔡稱人者明得國辭稱知微者(疏)
義曰傳次止也俟待文也何亦同不革杜云期共伐郕陳
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是也但今託不得已義與左氏
陳蔡欲伐者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以知其未伐也
故長侵伐文以知其來伐也服度亦云言與欲伐郕之
注師出至為也○興郎本宜本毛本同疏中挑本亦同鄂本文作人於回疏云陳
閩本監本毛本同毛本無誤與文宋本
蔡與魯伐衛即上經云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
心又國遠故村吾宗難亦同以不進者是以不得託諸侯

宋辟下言及其郎下經師及齊師圍盛成是也凡言及於後
之之詞若此時已出師要當取待郎下文言及乃至後之之
其此任是魯人獨滅同姓故之之深是以假託諸侯以解辟
之按何意以為本欲滅成託言為陳蔡取約不得已之矣
姑次于郎以俟又雖下文之及齊師成我後之也通義云本
與齊師約共圍盛而託言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
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不獨是實俟故謂為其意為之深
實者之陳諱諱盛成於滅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義異杜皆
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以為喜有俟陳蔡事矣按孔氏亦
謂於其實之說孔穎達云陳蔡於魯黃亂無違者秋以來未
嘗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其相須同行之詞非防患拒敵
之稱若是畏其來伐者謂之禦不得稱俟是也然則魯欲
託辭以為託之有因者與陳蔡素無猜怨自不得託言陳蔡
來伐也
注加以至辟實俟○四疏云若其實俟宜但云師次于郎次
陳蔡人而已今言以明其有由以乃昭俟之故言加以耳
辟實俟也
注陳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鄂本微作知微者本作人非誤
者據正知微之三字而內言本無事此故稱微其以明之
因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唐石經訛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左氏據言云書甲午祠兵二月十四日上書春正月師次于郎
以俟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郕二降于齊師傳云
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祠兵然後
于是乎出則國內之師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
乃祠兵習戰待以為久也書祠兵之文明曾了不遇乎於
西戎以救滅同姓之郕則甲午以正月審矣春麻以為正月
十二日也社稷事以剛日治兵出為陽也出郊為外
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注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用剛
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
以郊內言社用甲如順其居外內剛柔據也若亦以郊立國
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在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
社言不於周於外內之義據也若然般十八年左傳郊事庭
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也近據陳處之然
則治兵時先於廟習於城內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故
軍旅之事主城內者郊固較大故九事於旅於郊故民處也

祠兵出何曰祠兵（注）祠兵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

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疏）注祀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意
以為祠兵者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
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
曰祠兵入曰振旅祠其兵器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
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習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
庶人之貪者也何兵之能造駁曰祠兵此公羊字之誤以治為
祠因而作說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大
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
兩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措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祀
詩小雅采芑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為祠兵此為
治兵者鄭君以其說文皆作治兵明彼為誤故從治者為引之
梅鄭氏直以公羊祠兵為治兵之誤與何氏兵經義雜記云
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
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禮兵不徒禮云云不詳宗已振旅闕
之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傳穀梁皆同惟公羊作
治兵為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
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鄭注稍曰新元
於其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誤曰祠兵公羊字之誤因而
作說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注春秋傳曰甲兵祠兵正義

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以三年習戰以治兵為祠，引周禮
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左氏之說不用三年也。又左
傳隱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謂雖四時講武，猶
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
衆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以休公羊為出
曰祠兵，穀梁亦云。杜以為治兵，公羊作祠兵，字之異也。其周禮者
傳兼異公羊，皆為治兵。（公知）公羊作祠，聲近之誤，鄭（通）說
注而從衰之，故謂明其誤。穀梁周禮注用公羊之說，從
作治，謂正義所宗是也。春秋正義所謂鄭所見本與公羊文異
得無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以民國曲為之說，兵據
據公羊一家，依文順字之道也。惟鄭君精於禮，故以為譏
所載傳以民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是公羊先師
實言鄭氏從穀梁，左公羊治兵，民所出家法，其通義與禮
祠兵所說以為祠五兵，殺牲分牙及軍法旅，出用祀
衷穀鄭曰：若云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於其神，蓋
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之禮也。又按宗祖釋天禮師祭
也，亦即祠兵之義。釋天又云，出為治兵。

入曰振旅。注 五百人為旅。疏 注五百人為旅。○周禮大司馬同。宗文

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 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
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
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衞後也。疏 數
傳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穀梁五行逆順，從
注言與五如一。○解云：五行逆順之士，如祠兵入以振旅，以
閑習之，因於狩獵而不忘亡，安不忘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
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注：字均
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將盡，全須人力，而讀周左庭治之教為
治成宗伯，本義天子親征也。春秋講武簡閱，本諸以時射氣
而忘本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是書秋本周禮說用禮大司馬
職仲春為振旅，仲秋為治兵，皆事，故以入言之，秋出
威武，故以出言之，要皆為習戰之用，故曰其禮一也，皆習
戰也。
注將出至見也。○振旅，訊本又作迅。按宋本釋詁：迅，疾也。
說文走部：迅，疾也。又釋獸：狼足，有力迅。此振訊即振迅，與左傳
迅同義。讀訊，振鷺、衞詩、禮記、學記注、爾雅皆訊也，是也。
詩七月傳：就相而振訊之，旨此同，皆謂奮疾也。爾雅釋

詁振訊也。展雜稱為振訊動也，蓋振訊雙注為詞，其義本同，
故振旅即振訊也。周之文為詞者，的當此詁也。互相足也，兵出亦振訊，士
眾出入亦（旋）祠祭也。
注祠兵至陳也○公羊疏云：出而治兵者，威武也；入為振旅，
及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者在後，貴勇力也；尊者在後，復長幼之儀也。詁疏
引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
也。詁案此傳入曰振旅，謂長幼也。出則年居壯者，亦當祠兵，
振旅之名，詁則指出所至而還之稱，至此祠兵為出
所出因事周禮，所以同其事異，而其習戰則同也。

何言乎祠兵（注）據不書。（疏）舊疏云：正謂他處皆不書，即例不書。
為久也（注）為久稽留之辭。（疏）知為此者，正是以致難。
留此之辭，是書其實者，謂稽留之辭。○莊子亦云：以久則久，注久留也，稽亦
文稽留兩字，稽稟（?）之積，稽之留也。久亦也，皆所以稽也。
亦通留也。回疏云：為將作言作久稽留之詞。

曷為為久（注）據不書久之。（疏）注據取至久之○隱六年宋人
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

書久也。是也。回疏云：彼言為訊，其久也。祠必以祠兵為久積
留之祠，故於莊公故據之。按何意謂其當於五年冬圍郕，六年
冬反，其久已多明。此經言祠兵，不見久義，故問之耳。

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為久留，辭使若無欲滅
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及內邑也。（疏）於是為下文同義，圍郕。
國學周學君何患焉？
周書以作君何患於是，此無復祠兵於是，即然後祠兵當皆
子小白蒿且臣，既而國重訊，使之不服，此惟若於是彼於是
亦當作云字解。
注諱為至之意○言為久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侯
不服，不及遠其祠兵之日，以深絕魯人之惡。
注因見至邑也。○舊疏云：出曰祠兵，即公羊出曰治兵之文
也。左為祠兵，即是出竟之義，不知下言圍郕，內邑卿矣。
據今云師次於郎，以待陳人、蔡人，是遂之言圍郕，甲午治兵，以別通魯
之罪，諱言之說也。蓋下言圍郕，此言祠兵，明非通魯，見其亦
欲滅郕也。

公羊義疏三十四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疏〕左氏穀梁作郕左傳隱五年注郕國也在東平剛父縣西南
釋例土地名郕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史記周本紀
別故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郕古郕伯國姬姓之
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于郕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續
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郕通典雷澤縣
屬濮州古郕伯國也土地名曰今圖疏郕在濮州雷澤武王
封季載于郕按大事表云高江村曰武王之母弟郕叔武封
于郕今在寧陽縣北三十里有郕城墟即漢剛縣
故地而郕其故其西南並近寧陽矣若郕邑在寧陽東北九
十里並在汶近郕而得名按濮州直近曹遠齊寧陽與魯為
魯保近郕與成即剛父所指應在一處魯成邑為魯之北鄙
所謂兗州齊人必至郕北門是也應與郕近
郕其何盛也〔注〕以上有祠去下有盛作成者〔疏〕口文十二年書

王正月郕伯來奔傳云郕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此文至
十二年計六十九年矣未年已滅郕不得猶時郕伯尚生哉（矣其子故不應稱伯）
此郕伯乃郕國之附庸不知何時為齊所滅故有郕伯來奔
事也
郕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注〕因音者成是同聲相似故云
〔疏〕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 畢原
酆郇文之昭也是郕為同姓之證霍玉莫云文成謂之
郕詩大惡也又滅國下云衛人侵成衛人及齊師圍成王
〔因〕因音至云上口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
〔逸〕被大兵既滅莫之故郕特存其通義云成之郕之郕邑本
齊言成（謂）郕國成諱之故但云成不繫國也郕為言滅此與夏
陽同義諸侯郊亦以意言耳
注因音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仲孫氏
邑也音為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郕國與郕通故稱名
云成郕也穆天子傳云郕伯之子郕云郕國名文十二
年郕伯來奔是郕本伯爵二傳皆作郕僖二十四年郕為文
昭也穆天子傳郕伯為〔注上〕之長郕後為魯邑郕也
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行〕以成與之說文郕魯孟
氏邑是郕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諱滅同姓為莘社說云速說

姓也若此盡為假借之字經義述聞曰郕與魯同姓春秋
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滅同姓也注云絕
先祖之體也故名之也此所譏謂（所）滅同姓者也然則
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郕謂之成魯先
有成邑故藉國成甚之成為內邑不應國於人者為諱之
曰此郕國成特滅郕耳變郕為成為內諱耳太史公曰春秋
推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繫辭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郕通為
聖人之微言幾乎息矣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成縣武成
成之誤即續漢志謂此之成縣也非以為本成國其誤

曷為不言降吾師〔注〕據戰于宋不言降鄭〔疏〕注據戰至降鄭○舊疏云桓十二年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降于
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又得字當作敗字之誤也按彼
經是敗得鄭義似作敗為是此言齊（言共）敗成降于齊其實
六師魯與之但言齊魯共戰宋戰由敗也彼不得言敗
但言鄭敗是不為魯諱故據以難
辟之也〔注〕辟滅同姓言圍也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復降於齊

師也降其月例之文所以痛師於齊言及其起兵實欲滅之

不月其頃諱文不出鄭伯出奔深諱之（疏）注降於滅至於齊（疏）曰通義云書待齊

而後克成者故得降于齊因而內諱滅同姓之文按因齊

宋衍後故但出圍而已不言降于我也至為降伐也凡降者下義歟

注言及至滅之曰通義云者言之國同國則以疏云以及其

彼之文故也通義云者言之國同國則六同當降可知此

內郎者所取以為五氏宋其也左氏作經作待乃有待諒還

師之說抑失事實

注不月其順詩文○舊疏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

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今此六滅而不書

月其避諱文使若不滅矣按國例時許滅故從常國國書文

理矣

注不出至諱之知舊疏云西狩獲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

莒也今成被滅於夏十二年乃出奔衛伯來奔於所傳聞世不

言所奔其深諱故也按其出奔衛伯來奔則西滅國明故不書

來奔深諱之之文世來奔之鄭伯望在此年鄭伯說見上

秋，師還。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通義云：還者何善

傳文亦子據彼難此不當善而言還矣辭也其文十三年

病之也。（注）慰者其罪病（疏）注慰者其罪病○禮記少儀云師役

曰罷注罷之言罷者也春秋傳曰師

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者

其罪病也是為同其年為疲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

皆訓勞國語吳語云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注罷病也是疲罷

皆讀為疲通義云言師善之但閔其罷勞

通為中字六三文詞曰或鼓或罷史記李斯君倦日

病乎

曰：師病矣。（疏）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為利兵繁而歸

旅君子以師為病矣

曷為病之？（注）據師出皆罷病曷為獨言此病也（疏）注據師至病

也○唐韻云

慰也郎到切讀如孟子滕文公篇勞之禮記曲禮君勞之則

拜之勞謂師出皆病曷為於此役慰勞之也

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疏）因解為師自取之（疏）注明

君至

吉君曰四疏正道義云本告言其至自因所得諱國同姓淡
其不幸其至為季師還無臧同姓自其之過於師之罪始不
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不善反曰復淺出師久而不錄
還也皆從此例見諸方知其罪奉本云故師出甚寂矣莫善
言還至師及季師國內之降于季師獨言還甚君却師不得
正故曰直言也至於從師皆其君之過也為曰於師之罪是
匡子不為君文章罪之不匡子其大子其梅隱二年征之民
者無其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季之其國主無害家無動則
惡結搆禍變相攻伐償仇戶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此主
吉君滅同姓攻掠其善於師也師甚無罪也故旧疏云所以
尉師其明君之滅同姓也師之罪其事于君矣鄭注說微
無敎無侍還其事未畢也避也
注因解其滅之曰旧疏云正以及其滅之之辭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注 洪兒齊其也無知
其子夷仲年之子實其從弟觽因更悟言曰冬十一月注省
八月之曰日十一月無癸未癸未歷為十月之七日十二
注此兒並注子曰史記齊世家釐公三十三年釐公同母弟

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
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
太子時嘗與無知鬭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十二年初襄公使
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公代往戍一歲卒瓜時
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
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為
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
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
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
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
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
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
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
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君恐與此傳所載大同故為詳
備叙果傳大書弑其君以國氏此謹也識而俟之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觽注齊世家云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
知去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
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蔡霸王道之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

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故穀梁傳曰稱人以殺之有罪
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暨（疏）暨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蔇之暨通
叚字昭六年左傳猶懼不蔇注蔇至
也玉篇旦部暨与也及也是也杜云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
蔇亭大事表云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一統志蔇亭在
兗州府嶧縣東故繒城北
公曷為与大夫盟（注）據与高傒盟諱不言公（疏）注據与至言公○見莊二十二
年秋公及齊高傒盟于防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
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与大夫盟也是也
大夫盟諱猶公故據以難
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注）據高傒名（疏）穀梁傳曰不及大夫
大夫不名無君也注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義微異彼以齊無君故不名
此以諱与大夫盟不名也故注云據高傒名明非衆也杜云未
非以一人故不稱名亦非公羊義
為其諱与大夫盟也使若衆然（注）鄰國之君臣猶吾臣也君之
於臣若其得命於君而反敵之與盟故諱使若衆得齊諸大夫
俱來立糾盟也不月者是時齊以喜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
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与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
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深諱使若信他也不諱於
專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未為嗣嫡故不錄之（疏）注鄰國至意也
○釋文作敵何校本同僖二十九年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
會伯子男可也會且不可盟則其義矣書敵諸侯之臣見鄰國
之君猶稱臣故云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出命
行而反与盟故諱之使若衆然杜云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
公盟謀迎子糾也善其執訊若公之盟也冬七年左傳云不
稱名衆也故此不稱名使若衆然也使若連得諸大夫得來
之此會此謂接与大夫盟耶少殺也
注不月至此也○旧疏云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經之不

月使茲信也謂茲大信也不稱月以信辭也齊世家云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善齊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史記與左傳異八年左傳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其言無知難作子糾來奔與此同其言小白出奔莒不言篡立語與史記同也魯不與糾而與之盟欲齊國亂迎小白從奔不克故得而詳者疏引賈服云以為齊大夫迎子糾公不亟遣而盟以安之齊人將迎小白公羊謂迎小白大夫也與何義同穀梁謂納不受故惡內也

注不能至也也○舊疏云正決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之文也若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之內為可能也彼注云成仲孫邑致其天子不能征下土諸侯不能征叛邑公能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其危甚從他國來故危而錄之是也

注子糾至錄之○舊疏云決桓十年鄭忽出奔衛之故也子糾書齊宜言來奔而言出奔故據齊言之也糾小白皆篡公子並不得有齊為殺事處之被殺

夏公伐齊納糾

疏○舊疏云公子字此與左氏經異亦作納子糾按疏本所據左氏本作納子糾釋文所據左氏作納糾亦作納子糾經義雜記云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左公穀並同今左氏經作納子糾子衍文唐宋字書之誤也正義於此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又於冬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下引賈逵云稱子者悲之可見賈是所據於此無子字正義本作納糾故引公羊傳云糾也稱公子糾也及何休達說又云公羊之說不言迎於左氏以正不稱公子其本又無所上據今字書誤文糾之上且當有字自外之內不稱公子比多所寄其公子比稱公子蓋出辭劣詳略故為文不同此正義雖不從公羊及賈氏說亦用外之內不稱公子其文多同當稱公子此以生辭劣詳略故與此無子字為證以難舊義則亂氏之疏也又取子糾下引公羊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及何休賈逵說又云按宗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取惡之也洪云齊人稱子糾故魯來脩其所稱而經書子糾知出傳

言子糾親也諸君討之宜得是路之守劉与賈同決文何駮
賈劉注從賈其意雖異其皆可指至是但稱子前但稱糾
而已公羊經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說云亦作納子
糾便知本作納糾矣據賈服劉孔与公羊經文知自漢及六
朝以及隋唐皆作納糾公羊疏云今子糾與左氏經異穀梁
經文云伐齊納糾左氏作子糾此皆為今本所誤穀梁傳不
言子糾而直言糾此盟誓生於齊故繫之也

納者何入辭也　疏　通義云使之入之之辭也

其言伐之何　注　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　疏　明疏云隱也
其言伐之何彼注云加之此辭問輕重而舉之於則此傳誤也
問輕重而舉而言之下十年傳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
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然則侵
伐戰圍入滅非相對是其輕重之名今以納問伐直據納
捷菑不言伐為已定於輕重而舉故言之矣據納与伐於輕
重之辭已明傳言之者蓋義例也
注據晉言伐○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是不言伐也
通義云據晉之不舉伐納捷菑于邾婁之數是也故義不言伐

國不言戰奈圍也主何以言伐也為世不得據彼為難

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　注　伐者以入國辭故云爾　疏　穀梁傳云當可
納者不納齊者而後伐故穀梁之義不詳齊內也注引何
氏膏肓云三年前會齊師伐衛故於為名之○年夏公及齊
人狩于郜故齊之曰人今親納仇子反為其晚回義相違矣
此之甚鄭釋之曰于仇不復則怨不釋魯公仇附之一體其臣
一等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讎也至於伐齊
納糾譏者不納而不納者此自正義不相反也劉氏逢祿
疏曰譏不納而納者又自見以不詳然為魯內諱也明諱
大惡為王此仲叢者成故譏之至於溥復仇以死敗為榮故不
諱以起義人果不顧其後不顧一生而不義報人也懼
久經時之義而美其奇溥仇之心而生下從則以為名耳反
以為魯內於義殊矣按何氏上注云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
与而与之盟云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
納即用穀梁不納不納之義持不以報仇之義不諱為魯內
耳處疾所云亦為何氏之誤通義云伐下納此目而為伐事
耳与入辭異不言弗克納此別於納不正者也
注伐者至云爾○此疏云下十年傳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

其則何也重於偶與外之國不交之義是以此經並舉其使見
不敢納矣接納其內不受辭因納為(衍)以見入國辭
故云猶不敢納也

糾其何以不稱公子(注)接下言子糾知非當國者
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疏)注接下至子糾○工奔下糾嫌者
工卽下段當國文同故決之(解)以下
經云齊人取子糾殺之傳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
為君者也故以君貴稱子言之故若其宜為君知下
經舉子見其貴賤故此經舉言糾非當國辭故此舉當國辭
經去(宜)但去國言公子糾見挈辭當宜為己命不稱公子故
內之義是注云不言子糾而直云糾明其於魯故挈之也

君前臣名也(注)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為齊君在魯君前不為臣
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臣於君也納不正
其言伐得言不得言可知猶遇其遇例也　不自比於納篡辭

(疏)禮記曲禮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皆
相名正義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於淖欒書欲載晉侯
鍼曰書退鍼是公之子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勝之年左傳
秦伯之弟鍼辭曰臣與羈齒是公子於鄭國君前稱臣之事
也
注春秋至為臣○解云十指云別嫌明疑嫌一也指也文
云別嫌釋異同數則是此當矣嫌糾但為君君前稱臣四年
左(傳)魯君前不臣也
莊公至魯也○傳稱用義云臣不遇其於君物不君其居
之至也疏此公人以見其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以其言音
之楚與晉同姓者不去之國語注云異子比年不君其時
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其去也白虎通云
所以親屬臣諫不相去何以法木枝葉不相離也是公子無
去國道也故去公子見臣於君道義云去公子此若糾之臣
於君也孔公子無去國道任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
云此君公之子也非可相假○今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
則其嫌為魯公子故糾為魯臣即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為
臣雖內方納之猶當為臣禮下經嚴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
前之義是以得稱矣
注納不至可知○工六年注云其猶去同其得言不致不得

言弑代公此納糾不得の而出代其不得言可知故不須致
也六年不致伐也
注救遇西其遇例也。遇於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
其遇也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是也上六年注云公
与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而不及遇其正以遇
者遇不遇之別明者遇也得意者弗遇其不得意明矣母者
以致不致為也然此者伐以納下即云齊小白の于齊其意
納已明不須更致矣
注不月至莒辭。隱の年注大國篡例月此非納篡故不月
也正以洪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の于齊亦六年秋七
月齊陽生の于齊之の月為篡也納糾非篡故子糾次正宜
言其不及出齊小國の于齊為篡辭則此非篡而知非篡而
言納所以刺魯之弑代為不能納也知糾為次正也史記叙
出齊之亂并其禍及故次第糾齊君子淺母身而白齊日莒
并小白次于糾也

齊小白の于齊曷為以國氏(注)当據宋子子地月漆の于蕭氏
之子也
(疏)注據宋至子也。鄭本以下同何楊本也皆作池
按見定十年春云宋公之辰(弟)及仲佗石疆出
子池入于蕭以叛是也

莒國也(注)当國故先氏國也
(疏)齊无知同其義云小白不當立故為篡與
家傳春秋為齊小白入于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不同
何休曰鄭眾為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是其岳也并後漢書
此注引其年以釋之誤矣注者姓於經師學注不可不知也按
与隱元年四年鄭段四年衛州吁同義
注当國至國也。隱元年注使如國君氏上鄭謂以國為氏
也
注不日至曹也。隱の年注云大國篡例月此不月明是要
為移要於君為其不早進子糾故內小白之篡故也

其言入何篡辭也(疏)舊疏云据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
于蔡不言入今言入故難之熟舉其糾大夫
出奔反以好甲帶以要日入齊其孫是知熟實其子糾其
子小白不敢立立齊人就是知為迎其子糾於君其子小
白不讓其子糾先入又敘之於于君故曰齊小白入于齊要
之也白其道諸侯篡其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據言奪
論摘尊孝宗因轉而其但春秋傳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齊世家
云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雍林人殺無知議國先陰召

小白于莒，知不正矣，然霸之英主，故齊桓不敢直不義之先君也，乃卒私立為君而言，罪亦重矣，罰而知其惧，故明其為篡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疏 二十五日 〇校 據注補 秋七月丁酉月之日，隱之也。注：隱，痛也。痛其君不以時葬，襄公於前年十二月見賊，至此乃葬也，是時無君，而亦日，隱之，此其以上四字賈
故與莊之年之讎，取為適兼日與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疏 定元年疏云：八月出時，月之十九日。杜云：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水經注：淄水又西，經高苑城南，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盤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涸，則春秋之乾時也。大事表：時水，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著於滑水。應劭云：士彙曰：齊三年，齊侯與晉士匄盟于耏，即此水，亦謂之耏水。年紀：時澠水以下流與澠水合也。下文要紀要：時水在青州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地名梧桐樹，舊置郵亭於此，平地出泉，謂之耏源，溪水湧出，名於乾時，出其里係又謂之烏河。齊乘：時水自西安城南石洋堰分為二支，俗謂之爛(?)水，經臨淄縣西，北合黃山之漬，合水黃阜之南，西北里，東至樂安郡入濟，旱則涸竭，此乾時也。今不通矣，其縣東通水，嘗此通舟，未嘗涸。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注：據郎之戰。疏 注據郎之戰〇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又見桓十二年傳，以王者(於)不作戰為辭，故不言敗，此為始績故輯之。

伐敗也。注：自誇大伐而取敗。疏 注自誇至取敗〇釋文：自誇，本又作夸，下同。按說文云：夸，從大于聲，奢也。言其詞之詩誇也。老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語注以為長矯飾之伐，善皆謂夸大也，以示誇伐矣也。史記功臣侯表明其功曰伐。

曷為伐敗？注：據內不言敗績，曷為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疏 注據內至

敗外內謂敗績矣曷為言大敗斷之
復讎也(注)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錄之(疏)言齊襄與仇牧是也(疏)
注復讎至是也○解云於林之春秋原謂曾為善偽義而俗
責不當復讎又之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我母侍伐不可
勝數不復讎者有二一謂此及上四年齊襄公滅紀是也通
義之復讎者被罪其死安於有成宜以敗為榮乎特書
之力不能仇奔力宜不能報故書秋周其敗而讀大之其曰章
看此敗之義之意仇乃可以自解之家然苟謂其智力所表
分言本不得救君子亦知之並不量其能復仇其可以愧其
其所以復讎仇之榮並又假若口以實不能復仇之責諸前以
因事況義為復讎法
注言齊至是也○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曷為不言齊滅
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襄公將
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下
十二年傳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仇牧聞君弒
趨而至萬臂摋仇牧碎其首是皆以死敗為榮也不及
死其君死其主隱其前仇牧聞君死趨而至有復仇之志故
舉之也

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注)據伐納子糾公稱爵行即大夫
當貶名氏(疏)注據納至名氏○即上公伐齊納糾是也何氏
云公弟子例以大夫得見名氏謂士為微故言
此通義之據不出主名似內微者文
公也(注)如上據知為公(疏)注如上據知為公○如若也見庶嫌
謂若上納糾獨者公也故知此戰為
公也親行也
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注)據諱與
讎狩(疏)注據諱與讎狩○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公
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
也公與讎人狩春秋諱之今不爾此復讎實可故據而難之
復讎者在下也(注)時實為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為不如
以復讎伐之於是以復讎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為敗

此起託義我不聽也皆殺之得意不得意可知例（疏）通義之
也義為下我注內之下來仇意以為得佛之於桓公故下狀復
仇此世其復世也時榮以不能納子糾爲桓所託爲得仇伐
之桓又為仇子故不與得仇也反實得仇方義錄之不言復
公復公此起為實得仇猶託義不作復解亦通
注時實至與也○為可知節其實本同出未本為不
能誤例所不能為何義不謂居下據君父之仇人之所共復
仇之志在於居下故復公之文也
注亦能至義哉○此疏之春秋之例內言義乃能夫子作文
上文云義乎孫時內能即矣者不言我師能繼此起託義以
能為學也據疏標起訖起託義絕句我嘗義我還鄭齊於林
云失法不足以為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之以義代為之
此固春秋所書疑已皆託義也雖此曰春秋受託辭而春偏
義而代春為學復仇者何以書秋為名義我為畫然之也是
託義哉之義也
後不敢至知例○上六年注云所以獨出用兵得意不得
意致伐此能續不得意之明故不致也故從可知例者文也
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其取之何（注）據齊人殺陳夏徵舒不言
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疏）慶不得作其言取之何誤（疏）殷言字
注據齊至執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不言取也
昭四年楚子蔡侯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是用言執不言
取也
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注）以下云深諱知其脅也以據人共國
辭知使我殺之也時小白得國與從糾於其國國故使魯殺
仲尼曰何以國得勢居之患也乃魯殺子糾仲
名也魯情然殺子糾歸諱何故氣之故深諱使若齊自
取殺之（疏）據此古文疏云魯從周公文素若魯據胡臧蓋
為魯過魯人此皆侵入也說文內部受為懲也攝攝下
謂以下云或曰魯之主云與其亦同義皆與此魯言近也

注以下至齊也○下淺深傳之淺之也以深之也曷為深之
畏齊也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因稱齊人畏因畏為淺深
故之以下知也
注以稱至殺之○以疏之謂不言齊絕殺子糾殺之而言
齊人則知一人之辭而國共有一人之辭殺而國共有則知
齊害皆有殺子糾之處所矣按不書齊人而亦宜書齊侯見
得殺于齊不得書齊絕殺也明疏所又共國四書作國共誅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注
此傳為其辭於人為共國辭成疏云謂段氏云穀梁注云疏
云一箇人學而國共有當是國共之共國也是也又穀傳謂
獲之下注云稱人共國辭此猶來輸平猶同罪鄭明鄭擅獲諷
信者不能死難皆書絕之與此齊害同罪故也
注時小白殺之○釋文作即之宋又作君齊世家之說與
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魯遣齊遺魯書曰子糾
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
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
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
之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
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
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

之故請於管子小匡篇鮑叔牙謂桓公曰君使人請之魯曰
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群臣魯君將許
且施伯之智矣吾子才也將致魯之政矣吾受之則魯能弱
齊矣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殺之君還請之不如及
公乃使鮑叔牙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
公子糾又曰管仲仇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
曰勿與之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天下之賢人也居齊齊必
而得之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
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魯
弊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群臣戮若不生得是以與
齊君鮑叔牙師未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仇也請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
之及堂阜而脫之桎梏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
也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
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
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
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
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
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
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

鄭牲曰殺為其君動也君前宿為不敢之文為君殺是也其曰
弑則為之牽而魏牲曰君使人請之其曰夫弑伯魯之謀
良也彼知其將用之而不與戰漢之國語亦謂之曾其事
謀時互見害為弑為教子糾而其故不愛於弑係蓋弑自殺
又稱人為國共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據不言也（疏）注據不言也○下三十二年傳云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以
子配及弒君在喪之稱糾未立而稱子糾故難之

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此蓋與
宜為君明者為齊襄之嫡當立我君因辭上納言糾當不為
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朱錄貴君命主當世從弒故也（疏）
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
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
蓋其母位次貴於衛女故子糾視小白為貴母子以世
貴也

左疏引賈云不言公子次正也

注據以至為君○此疏標起訖集此字宜為衍文今依台本
奏謹案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
其母衛女是糾為兄小白為弟而為此傳之說毛氏奇齡春
秋傳云按史世家子糾於小白是兄故荀卿曰桓公殺兄以反
國莊子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
兄公子糾皆子夫臣亦曰齊僖公生公子糾兄公子糾公子
小白又曰鮑叔傅薄小白韓非不由以小白幼而賤不敢
為傳設之則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胡氏引稱者云史
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證作者從漢而王侯而屢王不
諱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者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
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者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
照本注所謂子糾為兄而稱弟此所以折也胡氏以程子為
誤讀漢書早有桓兄糾弟之說又承程子之誤其所傳注證
妄言據于以謂吾不傳此所證史也按杜氏亦云小白僖
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又稱程子桓公立伯之士也爭國
而殺其兄其利心也謂荒管為賢為糾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
言此仁義也又鮑牡曰昔此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尹
文子曰糾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
立之明子糾宜立故與以君薨稱子某之稱也
注明當為嫌君之義案傳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

乾林曰微為其君弱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狄矣也其曰
生知為之奈何能林曰君使人請之君其曰夫祝伯者之謀
退也彼知其將自己也不安與此語之國語而語亦省其事
謀時互見害而不肯教子糾而其故分露於而使義而自殺
又稱人為國其辭所謂沒其文不沒其實也
其稱子糾何（注）據不言也（疏）注據不言也〇下三十二年傳云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則以
子糾及殺君者責之稱糾未言稱子糾故難之
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注）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
宜為君嗣者為君教之嫡貴者也觀君同解上納言糾皆不為
莫所以理撥亂也月比從宋諸侯君所主者也從而殺也（疏）
隱元年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子謂左
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
蓋母女位次貴於右媵右媵貴於左故子糾視小白為貴母子同以母
貴也

左疏引賈云不言
公子以正也〇

李氏貽德左傳賈服注輯述云賈云齊僖公生公子糾完子糾異子小白又曰糾先長而賤是上為公
來為庶長而子糾為適正矣公羊傳其稱子糾何貴也宜為適封之侯者君相繼曰齊三人殺君之
貴且言子公子糾皆言也〇糾為適正也春秋例說係庶子皆得稱公子以糾為適正故不書
公子糾與庶子同也

注故以至為君。〇疏標起訖長此字宜為衍文亦見白布
者正者按史記齊世家襄公次弟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
其傳皆也兄明子糾是兄小白是弟云據也指者言其
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惟書漢淮南王傳作薄昭書王不
法文帝令薄昭以書責之書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
殺其弟以反國其云弟指以文帝是兄故諱言兄而言弟
取本傳所謂子糾本兄為稱弟此乃殺所也柳氏以程子曾
誤讀漢書首桓兄糾弟之說又承程子之誤袁氏信注註
妄言讀于以謂毛不讀此所察顧得也按杜氏亦云小白信
公庶子公子糾而白庶兄又非也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
而殺其兄其利害也讀范為賢為時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
立況仁義也又乾林曰昔比公子糾在上而不讓為仁也尹
文子為糾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
立之明子糾宜立故與以君薨稱子某之稱也
注明當立誅君之教梁傳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犹曰取其

不得不救之，宋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
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所以貴者重誠君也
故稱人以見國共之也
注同解並輕也。通義云：子糾乃襄公之兄弟，桓公之兄，時
襄公無嫡，貴妾猶如糾也，齊此時次來糾奔魯，次來小白奔
其前子曰公白稱兄之勝，荀子曰齊桓正與之處此也，前事
則稱兄而爭國，桓君說文並是糾長，故從宜為君乃成事，據
荀悅說詞以為桓兄糾弟，誤矣。又如所徵史記齊之世子大
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書傳曰齊桓衛
姬之子也，有寵於僖公，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實
納前書王者，故知上言納糾，如墓是旧疏之此注並不言子
糾上納言糾者國之權，後人竊其墓矣，乃作羽君之稱，則
知上單言糾，作君前臣名之故也，所以理權輕也，據白虎
通封公侯篇：君見弒，其子得言所以者，君防篡弒也。春秋
經曰齊無知弒其君，明貴妾子公子糾當言也，頒氏所據為
公羊家說，則公羊以子糾為襄公子，襄無嫡子，子糾宜立為
貴妾子宜立，故上齊小白入于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
言入何？篡辭也。是桓公之立當篡宗之罪，故經書入以賤之
也

注：月者，書君例。○隱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書弒例，弒國君例日）
注：日者，從弒詞例。賤國例弒國君，此例時者日。文宣二
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宣十年夏五月癸巳，鄭
公子歸生弒其君夷之屬是也。僖九年晉里克弒其君之子
奚齊，注云：弒未踰年君例皆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
故略之。弒未踰年君者月，此弒糾見弒書月，明從未踰年
君例也。實齊國不正，故略而不月。奚齊以僖十年書晉里克弒
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不日，此不正遇
禍，終始惡明，故略之，弒與奚齊同也。此與讀經之例，並莊
三十二年子般卒之書日，文十八年子卒之書日，皆未踰年
君而日，則日者與不日同，自以所傳聞世與所聞世之
異，書文各自有解也

注：言書至疏也。○旧疏云：言王者此事其正辭從而略者任
自見書之異耳

冬浚洙。洙者何？水也。注：以言浚也。疏：杜云：洙水出魯城北，下會
泗水。經曰泗水篇：泗水又
西南流經魯縣，分為二流，北為洙瀆。春秋莊九年書浚洙，京
相璠、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也，南則泗水

夫子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去洙水百步餘，後水郭。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北。四段氏玉裁注云：泰山郡蓋，二志同，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縣西北七十里有蓋城是也。前志蓋下云：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二經曰：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縣入于泗。按此條水經與志迥殊，志云臨樂子山，北謂勤海，即臨樂縣之于山也，本所其源[?]言故下云至蓋，如謂洙出蓋也，而經注皆冊于字，謂臨樂[?]蓋西縣山名，其亦誤也。池，注引作泗，云或作池，蓋字誤。夫經注皆云泗水出卞縣，不云出蓋，又皆云洙水至卞入泗，不云至蓋入泗，無則即改池為泗，轉與泗水道不合，而知班氏時字池水，初或不知何字之誤，而竟作泗字也。杜釋例云出魯國東北，西南入沂水，下合泗，乃作沂字，依班蓋洙水出班時已訛，故道故其為洛不同，然水至蒙縣時更於臨樂之源，乃經班為出蓋。觀春秋莊九年浚洙，知其為濟也。許志云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四池，然許氏之文後人用水經改竄之耳。今洙水出曲阜北之里，上不得其原，下流不入泗，而泝又非酈氏之舊，蓋因淺陵而以是實之耳。

注以言浚也。四月疏云：西以為古者浚畎澮之文，因以知水名。按今古者作濬畎澮距川，書疏家所見本异也。玉篇濬下云同浚，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浚，知疏家所見本同。

浚之者何？深之也。〔疏〕詩小弁云：莫浚匪泉。傳：浚，深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浚家而難遠。注：浚，深也。易浚恒，侯果、虞翻注並云：浚，深也。鄭作濬。爾雅釋言：濬，深也。書皋陶謨之濬畎澮，說文谷部作容畎澮距川，然則訓深其睿正字，浚段借字。浚於說文訓抒也，挈訓取出之也，水部之濬訓通川也。（曷）中國教畏浚洙地開深洙也。

曷為深之？〔注〕據本無人功所為。〔疏〕注據本無所為。○以疏云正言畎澮之屬是人功為之，故也。

畏齊也。〔注〕洙在魯北，齊所由來。〔疏〕穀梁傳若為備之也。鹽鐵論險固云：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國。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注洙在魯北，齊所由來。○杜預云：洙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齊在南，故為齊所由來。

曷為畏齊也？〔注〕據伐敗也。〔疏〕注據伐敗也。○即上傳云此其言敗也何，伐敗也。注自讀大其為石

取敗是也

辭殺子糾也（注）時魯新見齊畏齊復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而自取殺之畏而聚為備亦所以起上齊也

（疏）唐石經閩〔作殺〕本宋本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殺作復誤○注時魯至齊也○此據上齊人取子糾殺之為說因辭不肯殺子糾故齊自取殺之因浚洙為備皆以諱畏齊也上注云以下浚洙知其畏齊也故此云亦所以起其畏齊也新語懷慮云昔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為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疏）杜云長勺魯地大事表云路史曰成王以商民六族賜魯者有長勺氏尾勺氏此蓋商民所居者月非詐戰也

二月公侵宋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注）觕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疏）注觕麤也○周禮大司馬注引作粗者曰侵周禮音義云粗何注觕麤也粗音麤本亦作麤何訓觕為麤而鄭引傳即作粗粗亦訓野為鄭所據是〔按〕禮記月令其器高以粗呂覽粗作觕漢書藝文志庶得麤觕文穎注觕音麤我師古曰觕粗略也大略也注將兵至尚麤○周禮大司馬職負固不服則侵之鄭注侵之者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說文人部侵漸進也与侵義近詩下泉侵彼苞稂兵至竟服則去義取之淺故用竟麤

精者曰伐（注）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疏）注精猶精密也○說文米部精擇也廣韻精熟也細也專一也皆与精密義近易繫辭精義入神亦謂密精其義也注侵責至精密○白虎通誅伐篇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言欲伐擊之也春秋繁露引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之也周禮大司馬職

取貺是也
辭教子服也〔注〕時晉新失霸畏吾後之微弱恥其故詐使嚴辭
不肯教子服也吾自取教之畏吾恐為偽亦所以起上意也
〔疏〕唐石經(作教)本宗本閩本監本毛本教作復誤
〔正義〕注時晉至意也○此指上吾人取子服教之為誤因辭不
肯教子服取吾自取教之因後除為偽皆以詐畏吾也上注
云以下後漢知其晉也故此云亦所以起其意也新語懷慶
云晉荊不據中土之地承受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綴先人
之體者權伐戚者前人之宮母懷童人之牆不能存主子繼國
侵地奪以朱泗為竟
十年春王正月甲子敗吾師于長勺〔疏〕杜云長勺魯地大事表云
路史曰成王以商民殷族
縣曾有長勺氏尾勺氏此蓋商民所居者月其許所也
二月公侵宋昌為戎言侵戎言伐精粗曰侵〔注〕精麤也將兵至
竟以為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者麤〔疏〕注精麤也○周
司馬注引作粗此曰侵周禮言義云按何注精麤也粗音麤
本亦作麤何訓精為麤而鄭引傳即作粗然則訓野為鄭所
[illegible]

俞云謹按宣四年傳其言不可以辭取而也難諸其為之取而作辭也取所義為利故詐
使吾其不肯(前)雖其年伐取其邑以弱之其命也其則此傳辭教子服也文傳與彼同
亦當作辭云為教子服作辭也取所義不終故託為畏吾之甚不得已而教之也蓋畏之
納子服義也其年為吾教子服不義也教為傳以子霸主國者而不能存子服以
其為病矣將告討諸侯也君以此病吾其故畏吾之後除也以自解其此辭字乃從為
為之辭之辭執國辭不獲命之辭得此以為辭不肯教子服失之矣

用意精精密〔疏〕注精猶精密也○說文米部精擇也廣韵
〔注〕郭熙之細也專一也皆與精密義近易繫辭
精義入神六譯密(精其義也)
注侵責國精密○白虎通誅伐篇伐者何謂也伐者擊也言
所伐擊之也尚書敘曰武王伐紂尊類篆引說題辭曰伐者
涉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之也周禮大司馬職

賊賢害民則伐之注云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
其罪兼用其者民而侵義也通義云周官九伐之法負固
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掌之正
干之左氏以輕師侵鐘鼓為侵伐失其伐也深其兄侵比怪
害侵故者於之義侵善於伐侵伐例皆時惟內為其侵也
季月差善經之按諸家辭云三省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疏云此侵伐戰三者傳之說皆異者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
侵皆陳曰戰舉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其年稱觕也侵精也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引春秋傳
曰精也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比侵入其境鳴鐘鼓以
往侵比兵加其境而已無別鄭秀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侵伐相
對故侵為自兵淺比其實侵不但無鐘鼓可亦深入以謂之
侵故猶四年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之侵也伐名祀
於吾入境雖淺亦可伐故經書人伐我其鄙及齊侵伐我
北鄙後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交入
境內而後曰者主國出師禦之則曰戰故者傳陳曰戰也
主也

戰不言伐（注）舉戰為重舉戰是也今兵既用曰戰（疏）注舉戰至
曰戰○
者為誤謂鄭本鄭誤舉者氏名而為語云者本但用粗舉戰
是未戰之詞即桓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是也戰不言伐
傳於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之下蒙傳矣其說于
此按此通義戰伐圍入滅之例故又言戰不言伐以輕重
也
注今兵至曰戰○自序通論伐云戰比以謂也者為古傳曰
偏戰者日爾結日偏戰也近政也近政美更政之詞說文
鄭戰鬭也結日偏戰得為不服則戰之謂兩陳

圍不言戰（注）舉圍為重舉子圍鄭是也（疏）注舉圍至是也○以兵
守城曰圍（疏）注舉圍至是也○見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是也
無別經書戰事矣
注以兵守城曰圍○說文曰鄭圍守也周禮夏官序官環人
注環猶圍也周禮大宗伯以禮記哀圍敗謂環兵圍繞宮室
執主故有禮記也

入不言圍（注）舉入為重舉傳入書執書伯是也得而不居曰入
（疏）注舉入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通義云入其郛是也按
得郛謂之郛故入重于圍

注謂前五日入。○閏六年於越貢の遂者傳造其國都曰入
其地曰の注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也入非道而不順於王
命而の人國也

滅者亡之(注)季滅者重季滅業是也取其國曰滅(疏)注季滅至是之。見

第六年

注取其國曰滅。○周禮大司馬職內記賊殺親則滅之注
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
滅去之也說文水部滅盡也取其國邑毀其宗社故為盡
也大司馬疏云春秋公羊左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伐
國の滅圍入廢滅不告鐘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不服則
戰之謂兩陳相對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而告鐘鼓伐
之不服則圍之謂而其の郭圍之不服則入之謂入其の郭
取人民不有其地の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重而
言被受民以兵輕於伐也

書其重者也(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
論之。見此處此以敗強秀之兵而侵強宋而此有非為連禍於

大國故危之(疏)注明當至論之。○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
重罪則百姓安矣九注古始義云昭三十一
年律與此同蓋漢律也史記李斯傳其斯五刑漢書刑法志
云漢興之初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
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
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韓信越皆受此誅暴秦之為禍烈矣
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祅言令當為肉刑傳子帝曰基爵之
者二人刑而天下治漢則殺誡而嚴深也一夫不被此五刑
而親子曰未可謂能為書康誥注云二人得罪只從之說刑
也被此五刑謂犯數罪也殺子曰不然也五刑者此故注云
殺其可數罪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數罪以重者
論之同義唐律名例六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
者從一甲任九字一官犯盜得五正合徒一年又私有弩一
張合徒一年半又過失折人二支合贖流三千里是為二罪
以上俱發從其重者論之徒一年半按唐律亦與之二罪俱發
以重論條程罪不議也
注月者至危之。○數舊疏云侵伐例時即上九年夏公伐齊
之屬是也今書月故知此解彼何侵特此其月何也乃
深其怨於齊也又退侵宋以舍其故要之故謹而月之是也

三月宋人遷宿遷之者何不通也（注）以其不足所遷之地（疏）注以其至
之地口宋本鄂本閩本監本毛本道誤通疏同並與傳不
通相涉也回疏云正以不通所遷之國故知於某知而實遷
也
以地還之也（注）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為遷其宗本屬遷
宿君取其國不知宿之不肯即宗祀遷即先繞取其地使不
得通の方宿宗社宗廟得言遷（疏）禮記曲禮云號為遷
隱注遷或為還是遷
與還義得通故經曰遷傳曰還也
注還繞至其通也〇荀子則相篇比周還主黨与施注還繞
也禮記檀弓左還其封注還圍也圍亦繞也按還即環字古
書禮作中環帳不整注古文環作還九經古義云春秋傳訛
僖之師還鄭為開文忘三年遂還其宮（章注）傳以地還之又
其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為環按此蓋同
那大司馬之杜也大司馬職曰衣舍陵政則杜之注杜之
杜塞使不得与鄰國交通与國義別國則以兵繞之此則繞
取其地也
注不通至言遷の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周官謂之杜春秋謂
之遷遷紀遷宿遷陽皆是也公羊讀遷為還謂以地還之使
不通の當何氏訓還為繞謂還繞其地使不得通の方孔杜
與何注謂之杜故謂之遷蓋取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道
成二年傳鄭芝侯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公羊皆曰是杜齊
也杜齊地謂取其土地絕其往來杜當作土故公羊皆作土
也
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注）以宗称人也宿不得通の
方宿君遷宗因臣有之不復以兵伐取故從國辭称人之月
其遷取王封者与滅人同罪者其宗者坐滅人宿不敢死社
稷者從也主有其從宗也（疏）舊果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
不復見也注為人所遷則無復
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疏云春秋宗遷者二
種之例一表亡辭此此文是也二見存亡國其邦遷于夷狄
是也不於元年遷紀莊傳其種以紀侯賢經書以示義也
西故不最之殺昇不同公羊以地還之義其同為臣之一

也

注以宋強遷也○案人此於辭杜云宋偪遷之而取其地故

文異於邢遷號宋稱人故知為國而居之也通義云因而居

鄭云此因取之以為宋附庸也所遷之地四不復皆宋邑

不得謂通稱遷絕世與奪國同凡伐者討其陽而據之鄭日

若田杜意使不得與鄭國為通此其與意異得遷地鄭來

失其國家以往故也注謂自遷者傳元年齊邢遷于夷儀齊

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穀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者也

也此傳云遷者獨未失其國家以往其文也此即民所本

與不以其取不改稱師與國辭稱人者貶宋也

注月者至絕也○通義云遷之者例月舊疏云春秋之例大

國之遷例月即傳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是也小

國時者即此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今此宿是小國宋

人遷之而反書月故云月者遷取王封者與滅人同罪也若

滅國者月即下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

遂之屬是也宿不能死社稷者絕其先祀棄言之國君守社

稷者也不能守社稷而驕人遷我致死者亦義也故絕之

按下譚子奔莒云月者憂不死位也此宿君本未出奔故於

其遷以起之

注言為其從宋也○舊疏云言謂為此事其所從而罪宋

因其宿君不死之罪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疏杜云乘丘魯地大事表云廣

泰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即春秋乘丘也按地志乘丘在

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兗州府滋陽縣西南有古瑕丘

城地理志濟陰郡乘氏下云河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通郡亦

縣千一百一十里應劭曰春秋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又泰山

郡乘丘下云師古曰春秋莊公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即此

是也今杜說合一統志乘丘故城在兗州府滋陽縣西北又以

為漢濟陰之乘氏縣乘氏故城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

按前志乘氏注應劭曰敗宋師于乘丘是也續志注亦曰乘

氏古乘丘邑氏沙隨亭地補注云應劭此班說記曰濟陰

乘氏縣故宋乘丘邑漢志泰山郡乘氏縣顏籀注公敗宋師

即此地臆按魯師自雩門竊出雩門魯城門則敗宋師為是

魯之近郊按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水經泗水注泗水在

南徑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界則乘丘為

魯近郊地故之凱直取為魯地濟陰乘氏應劭誤并鄭之說

皆言為春秋之乘丘而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于此小

顏注不足據志楼反據此以駁之凱魯地之說亦誤祀正義

上云東北當紀水經注濟水分流於宗陶，而此東南徑東阿故
城南謂之濟溝即是城之東北今能將地指即為魯近邑則
東北去魯甚不遠也應焉得之矣
其言次于郎何(注)據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宋師不言東北(疏)
注據齊至東北○解云莊十一年注據齊國書帥師伐我不言次者
此注從義何下注誤也又敗不言東北不言將經何以言益實
以敗言東北與郎言次于義似東平故雅之
伐也(注)時伐魯故書次即魯地(疏)杜云不言侵伐齊為兵主皆
羊無此義乃伐義國據即為魯地故知為伐
伐則其言次何(注)據齊國書伐我不言次(疏)注據齊至言次○即莊十一年齊國
書帥師伐我是也
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注)此道本所以諱言伐實次言也

三國從上次未成於戰魯即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戰
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故貴言伐也
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於衛貴遠害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故
輕進勝之故云然所以強內之明臣子當持順大義扶世
國(疏)注此道至伐也○解云本將伐敗諸侯即未定未正道義
(疏)云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然
又不甚者伐比即其惡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為要文
也據此意以得道義為齊未成伐義亡成伐但不與戰則須
書伐也若傳云不經曰宋師不替可敗也宋敗齊必近諱辭
之例二國之共許自言內實出兵專此而先犯之不從之大
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退似二國皆未成戰
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注)此解本所以不言敗但言次意也二國
從上次未成於伐魯即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
也明國君當強於衛當遠害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輕敵速

勝之故云不可以彊內也明臣子當持順其美匡救其惡（疏）

注此解至次也○通義云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為我不能敗之也彼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此詳於不日之證按經左傳明二國皆從此次未成於伐魯敗宋師齊師即去也故言次不言伐宋未續作讀郎本此作上當誤

注明國至彊內見○說苑指武云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昔殷桀紂淫泆之甚至二國師次郎近邑即而能勝之故當以彊內數果傳曰日疑辭也疑辭曰而敗勝內也與即彊內義

注臣明至其惡○襄十四年左傳文舊疏云左傳文云為臣子之法宜行君之義順君之美即此上注上救就連勝之是也若見君之惡當匡而救之即上注云當繼諫見犯否於近邑是也

第六冊

三之五至三之八

秋四九

何氏解詁

荊楚歲時記曰荊楚師于茅以供祭祀侵陵齊桓公伐楚次于陘管仲言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以縮酒故楚子使與師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給昭王南征不復是問遂伐楚涉于漢而還

上海圖書館藏

白寶陳立學

荊州所部名山（注）物產九州墨竟書存揚州篇異疏注引說

○案本草作冥冰見禹貢揚州海物惟錯及注揚州篇物惟錯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州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大氏是也大氏即大岳釋文大岳本又作太岳大岳之為太岳時亭部之俊義度禹貢兩周曰兗州既載濟河惟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青州海岱及淮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徐州淮海惟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惟峗山之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璆琳琅玕揚州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梁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至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傾因桓是來浮于積石達于河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貢惟球琳琅玕厥篚織皮浮于渭涇達于河

上海圖書館藏

日出獨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宗銳殷荆周禮周制故也
通義云漢南曰荆州以為帝此時之義言荆州之鎮之不
詳何者國語云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書夷狄
未及錄故傳聞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荆猶道稱
楚者是所通上國之世成公之世未故猶見方諸以國書是
詩疏引賈逵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荆也以其後荆楚
故因詩而改之然則傳本作後又同以書楚字者蓋後傳曰荆
此楚也荆曰荆何也猶荆言之也何以不謂之荆以為狄
之至人之也後至夫子獨以尤稱故曰荆狄之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注〕皆取精
詳錄也〔疏〕舊疏云州不若國言荆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
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
人不若名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名不若字義言介葛盧不
如言邾婁儀父
注皆取至錄也○舊疏云正以貴重為詳錄輕賤為略之也
字不若子〔注〕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為文辭孫順

美之惡之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尊貴稱國氏人名字之
科故加文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其人姓名主人
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此類也〔疏〕舊疏云言
邾婁儀父不如言吳子楚子〔疏〕注云爵最尊也
注爵最尊○通義云此七等所以進退之夷狄小國於
子世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
所託王者法也據漢儒傳疑者賦云與楚子於南郢公子班
爵號謂東夷之號耳
注春秋至王法○舊疏云即所以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
諸行事是也
注聖人至其罪○舊疏云美其善之可正言其美惡之但以不可正
正言其罪若正言其罪則非孫順之義故此所以偏以其罪
言之
注因周至之科○舊疏云即隱元年邾婁儀父注云稱字所
以得為褒者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之所是也
注故加至輕名○舊疏引說題辭云此斗七星者故春秋亦
以七等字化又引運斗樞曰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錯行

彥升廣仲據齊露國云君秋曰荊傳曰此不著人之不著
名之不著字凡四等文順命之其以省各等之等以等之皆
以國名為稱者逕於夷狄之間其與國人民其不得繫
國名按民者作名是其狄假為道遠之事其如巷首疏引文
謂例云七等其州國人氏名字子是也
注云人氏數也四見宣元年傳疏注云此假設而言之重人
謂云言無所此言人謂此七等者也

蔡侯獻舞何以名（注）據獲晉侯不名（疏）注據獲晉侯不名○見僖
十五年秋傳云何以不
言師因獲續晉君獲（不言師）重也好續也注晉君獲為重也

絕（疏）廣不經說未聞傳二十六年疏引此作絕之以責蔡之字
也禮記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注絕之疏君秋莊十年荊敗
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曰何以名絕曷為絕之
獲之此失地之君也

曷為絕之（注）據晉侯不名絕（疏）注據晉侯名絕○僖十五年注
之書其以惡見獲與獲人君其
皆君絕也此則晉侯當獲已明不須書見名絕義已起又曼
惡獲人君其罪同也曲禮文云諸侯不生名蓋生名其絕者

侯獻舞生名何者絕（注）

獲也（注）獲得也戰而為敵所得故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疏）注獲
得至所得○詩皇矣其政不獲箋云獲得也小爾雅廣言獲
得也老獲子乃周語獲鄭注獲猶得也周禮朝士云凡得獲
貨賄人民六畜者注得獲而取之曰獲哀八年傳侵而言獲此
適得之也戰而與此戰為而敵所得同也義與何蔡侯何以名
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
注獻舞至起之○國不與夷狄獲中國故不言獲而去以起
其當絕故為名之也杜氏釋例云國君者社稷之主百姓之望
者也社稷宗廟其為亡者也而見獲於敵國謂存若亡死
亡與生皆與滅同是也

曷為不言其獲（注）據晉侯言獲也（疏）注據晉至獲也○通義云
據戰而執其者言獲滅國
而降其乃言以歸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注）子月何氏荊夷狄謂楚不言楚言荊

共村强石近中國卒暴善之則恐為害傷故逆之以明此也

善之極矣

孫子十三篇

齊桓晉文之事

齊桓晉文之事不傳焉是以後世無聞仲尼之徒未有道桓文之事者是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我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喪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耘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喪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耘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之謂也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又可且云滅國七十及有桓公霸道遂遠令故滅而莫告

十三誤秦孝公國方千二百里

十月秦石經之半此作十月

郭云秦一統志故譌謂也注濟南府歷城縣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冷水出焉西北流注濟水

冬十月秦師滅梁之下有桓公霸

云武原縣北經譚城俗謂之古城矣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莊公十年滅之用左傳事說文邑部䣣國也齊桓公之所滅詩碩人譚公維私自序通作覃詩大東序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段氏玉裁云齊世家譚作郯小司馬所據正作䣣

何以不書出(注)據衛侯出奔齊也(疏)注據衛侯出奔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晉重耳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是也之序注齊出為辭故不道所奔國

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注)別於有國出奔者於君子曰於其言無所適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也(疏)注杜云不書出奔國滅無所出奔之不言出也

國滅無所出也皆未此為說注別於有國出奔者也○正謂上二衛侯之屬皆有國出奔者也不為此通義因之私信本名失地名所国無以前明小國本或不名故失地亦順不名譚子奔莒譚子奔黃温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世點章明著乃名注

□子至已矣○見語語子路篇擬從上之文也正名章新注書曰有今日字不言者見一字不省也注月者重錄之也○禮記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寡人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孟子梁惠王篇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莊云凡書葬者責不死社稷昭二十一年注大國奔例月成十二年注不月者小國也小國奔例時此月故為惡不死位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疏)釋文鄑音咨地名段氏據言云五月為戊寅七日杜云鄑魯地大事表云當在兗州府境與元年遷紀郱鄑郚之鄑郚為二地說文邑部鄑宋魯間地

秋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據齊大水不書(疏)注據齊大水不書○莊九年齊大水日自齊大水傳其言自齊大水何以齊為竟也何言乎以齊為竟齊大水也注舊云齊大水何以不書是也齊大水所以為其書者亦十四年沙鹿崩法為至紀者云何大以家齊大國桓侯素但道時移於異文故何為經也齊大水不知以時所災事是微也

及我也(注)時魯亦有水災為魯則宋災不見而舉外災文不若

故詭例為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與兵相敗百姓悶然而

供其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云(疏)注時魯至畏之○毛本比誤北內也

龍讚挺依宋本正舊疏云襄九年宋火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

以為為王者之後記其有此異故而以此言大水之比流通

之道可以後而國故得為以明內矣彼是火其是度內之

理而得為明為王者之後記其故也通義云而章內為王者

錄其所由生還其本也知非為王者之後記其所傳聞之

世方欲訊夏後王者之後所未記故知作以及內錄魯者民

說得其指者為其但魯史之傳如是非春秋新意也欲以其

傳稱王隱七年宋師未成不書何邪

注先是至畏之○舊疏云二國比與兵相敗即上所云乙敗

宋師于鄑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是也按漢書五行

志十一愛之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

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愍公

驕蹇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

萬殺公之應又習穀梁故每及我之說義猶傳云為王此

之後記災也宋本宋矣

冬王姬歸于齊何以書過我也(注)時王使魯女于齊過魯者明

當有送迎之禮也主不稱歸其主者當從其國辭(疏)穀

傳其言過我也通義云前王姬歸月此但時以為歸例不月此

但以過我為說不為主故也

注在塗至國辭○隱二年傳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

國稱夫人此婦過魯猶在塗不稱婦者解云此經八年傳以

為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姬者王后氏矣明

侯時禮王姬在土故其在國在塗之例也其傳云來便遠

其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何以(注)叔

未得不書紀國而言歸(疏)注叔國至書之○即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者以叔姬未歸故知其未得歸于紀國而以叔姬歸

不為紀得寡也故其但是也故此云紀國亡故叔姬歸

但吾季何不书於當其於大歸
注鄭氏云言歸。旧疏云決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之經矣以
鄭說我國都又序之齊故據以難
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注疏 叔姬紀季之媵人
謂夫之弟為叔季歸不書。歸鄭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鄭
不繫齊者此時齊雖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月者恩錄
之疏 注叔姬至為妹。○案雅釋親文。禮記曲禮云嫂叔不
通問文在下云嫂叔之無服也皆叔與嫂對言故謂夫
弟為叔
注季得至歸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叔姬守節積年矣紀
季雖以酅入于齊不敢懷貳其實之謝猶未可聞信程子說
云隱於方寔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如得申其志
也按穀梁傳曰其言歸何也此邑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
故言歸焉故以此解其實與公羊隱之義相足難以
歸鄭為喜得所則曰隱之也誤矣杜云紀季自定於齊而後
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為文賢之也

按隱七年注云媵賤書者以其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
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
杜義本此
注酅不至存也。○旧疏云為此注者正欲決昭二十一年宋
華亥等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之文也按上三年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
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蓋何注云紀侯謂其弟曰請以
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明五廟存也故書酅以起
之同明廟也
注月者恩錄之。○上元年注云內女歸例月離例不月其至
又據人情以制恩實不如魯女也知內女之歸皆書月為恩
錄故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疏 接唐石經誤本同釋文云接
左氏作捷今穀梁亦作捷注疏雜記云解云正本作接字
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也据此知賈氏所見穀梁本與
公羊同作接今作捷者後人誤從左氏改耳當從賈氏校
正徐云正本作接字是徐本亦有作捷者公羊言義云接

左氏作捷穀梁音義無文蓋以誤同左氏矣公羊春秋僖三
十二年鄭伯接卒左穀作鄭伯捷文公十四年晉人納接菑
于邾婁左穀作捷菑捷接二字古今互用禮記古義云接
作捷左宋注接讀爲捷勝也接業接與捷通故訓爲捷鄭氏周
易晉卦晝日三接注接勝也是讀爲捷之尔雅釋詁接捷也
此二字互通之証已足據言之八月經皆甲午朔八月無甲
午九月之十月也宋萬以十月弒其君故辨八月弒其君至十
月方出奔於陳也九月格甲午宜十一日
及其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
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復及處爲傳此者逆人之善也孔子
曰善其三者據其三者之節於其二道人之善者多賢及之
矣其賢者其使進者寡者故矣（疏）唐石經閩監本作無累者
曰有是也孔父荀息見桓
二年傳十年
注復發傳者 ○ 桓二年傳云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
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
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此復發傳故解之

注
樂道人之善也 ○ 繁露楚莊王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
省其意也而人患不省何也其言孔子曰吾之重辭之複嗚
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書之謂也書其正辭之
若一義之法是以斷其凡則是其凡而皆前而不書者於此
紀事之史也所以錄文而示義也是故有單辭有兩辭有複
辭有衆辭衆辭有凡而不可凡也複辭有要而不可要也兩
辭條矣而莫而不可莫也單辭明矣而釋焉而不可釋焉也
故曰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春秋於孔父仇牧荀息書法
同傳故不厭其為重辭複以道之也
注孔子至損矣 ○ 讀語季氏篇引以申樂道人之善因數及
之也
書則此何以書賢也（疏）焦氏循春秋傳補疏云左氏言宋萬弒閔
及其大夫之詳而未嘗有所辭而杜注則以稱名之故而謂其
無善可褒又謂其不警而遇賊而義云公羊言其不畏彊禦
故言此以累之劉原父稱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書劉
後山謂仇牧荀息皆殺身而不能執賊皆困於杜預之詖說
況其趙而至手劍而叱于古之英氣猶在其不能勝即李
豐之掘為劣不能擒賊也時以不能執賊遂況陳涵遠不出

手劍而叱之撥而死亦害之謀於刀環也宋此猶尚曰夫夫死君
之難乃田名善于襄于手君前臣名自呈表狀大陸府杜
氏每以名字為襃貶此說甚病矣

何賢乎仇牧（注）據與孔父同也（疏）注據與孔父同也○彼注云據前什患仍不賢人此傳云何
賢乎仇牧與何賢乎孔父所據同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以下鍾萬出奔月也禦禁也言力
彊不可禁也（疏）不畏彊禦詩大雅烝民文
注以下至月也○下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
月此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
注禦禁至禁也○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周禮司寇氏職禦晨
行此注禦亦禁也錢大昕云舊說是彊禦侍彊禦彊梁禦善
也經義述聞云禦亦彊也竟是彊禦當是強克彊禦與強克
相對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彊禦與矜寡相對皆二字平列也
義相因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
或作彊圉又作強圉楚辭離騷云澆身被服強圉兮王注強
圉多力也漢書天文志丁曰強圉言萬物剛盛
故曰彊圉逸周書諡法篇威德剛武曰圉孔晁注云禦也行上
智為共從是以震過其禦是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云
彊禦多懟服虔云年左傳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
皆二字同義或彊果禦善之謂也將何謂為彊而不禁亦
以禦與彊同圉亦有禁義也崔本王肅傳亦作不畏彊圉也
因不以禦禁遂亦謂禦為彊韓注證彊圉禦圉學注引詩作
不畏彊禁

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注）莊公即魯莊公戰於乘丘
時（疏）注戰於乘丘時○即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是也

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注）散舍放之宮中也獲不書者士
也（疏）注散放之○呂覽貴當云親盡而家亂散注散書也
木亦謂變散木也新序八云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以散
注舍止也○左氏昭元年傳舍業猶不也服注舍止也禮記
月令云耕者少舍注舍猶止也按舍止亦有放義又置而
言賊矣不舍舍注舍放也而謂萬獲後舍其放止於宮
中也新序八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
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是也上十一年左傳云□□甚近

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
是其事也
注獲不書此生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經故也杜以
萬及仇牧皆以其名見於經夫萬弒君之賊何須還書其
名氏不稱名則當稱人又（左傳）亦稱君之善道之說不自相
矛盾乎
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注）傳言遂此其極
其禍生於博戲相慢易也
（疏）連此博云漢書注反作文按舊
疏云得為反國乃為大夫於宋
則疏未作反矣序云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史記宋世家湣公
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怒文公博九字載為也字當作簙業
未簙作簙按博作簙博段借字也莽闡葉云以小謂之博載
曰其未有全家語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者之乎
孔子曰有之為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孔子曰為
其兼行惡道也說文局博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史記蔡澤傳
說苑雖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
之所明知也顏師古注謂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者久矣以
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數疏證云詩之為戲
也易於爭鬥之世之君臣對博其戲猶宜也按方言簙謂之

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箭裏或謂
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匴璇或謂之棊所以投簙謂之
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棊謂之弈自
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孟子云今夫弈之為數須弈
博也或曰圍棊非也疏證云簙博古通用說文簙局
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簙箘簙棊也局博所以行
棊象圍棊也荀子大略云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即六博也今
之博局六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云菎蔽象棊有六簙些王
逸注菎玉也蔽博箸以玉飾之也按六箸於六棊故謂六簙
也史記范蔡列傳君獨不見夫博者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書
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棊廣雅釋箸謂之箭
紀書釋也廣平枰也曲道梮也圍棊弈也皆本此王氏念孫
廣雅疏證云梮通作局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令工施鉤
心為博箸而棊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箸以竹為之
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古博經曰博法二人
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棊十二枚法
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二人互擲
采行棊棊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棊即入水食魚亦名牽
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己牽兩魚而不勝者
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廣平為博局之枰局

弈於枰也說文枰平也韋昭博弈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
小爾雅廣服棊局謂之弈宋氏翔鳳訓纂云說文弈圍棋也
廣雅釋言圍棋弈也弈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棊
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即弈字文選博弈論注引邯鄲淳藝經
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
一百五十枚後漢書梁冀傳注弈棊也集局曰甕注弈圍棊也
棊即所執之子按博弈皆有棊弈爲圍棋博爲局戲說文以
爲六箸十二棊法與圍棋異故其辭六博王注楚辭六箸行六
六棊故爲六博方言所以行棊謂之局說文綰字以用十二棊
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
塞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
塞之間謂之五塞無所持即後世之雙陸亦即圍棊皆謂之
枰以其局用板平承於下也因於枰其皆謂之棊故說其或
合或分焦氏循孟子正義云宋記日其刻依旋式而棊刻
散九章算術句股冪用以包棊則之凡用以常刻其之面名
而博之棊上高而銳如箸亦如箸今雙陸枰上亦有於內其法古今
其見其狀如有棊箸之名今雙陸棋亦有於內其法古今
有不同如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六
其例也提圍弈皆云夫博弈於枝不本其行儀其有不遇苟
此有使偉孰者無雄不足以爲耳也而至於弈則不然高下相

推人者皆從孔氏之門而鳴相服術而貴實謂以計策爲
唐虞之朝者功難陟必用有常施舉設張因敵爲資應時
屈伸此分別博弈甚明蓋弈但行棊博以擲采而後行棊後
人不行棊而專擲采遂謂擲采爲博與弈益遠矣趙氏說
棋爲明晓
注但未至局也○後漢書延篤傳若守閑寮與種臣共博列牙
人於側積此無以致大榮與霍王逆云宋閔公與萬將人心
而嫉與大夫萬博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
閔公嫉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
博閔公絕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
于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君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
臣無別也故使萬博於他國早閔公之身發而身死之道
博下君自置有尊之婦人之房侍而驕婦人獨得殺死之道
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
得人皆其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注）淑善（疏）注淑善也爾雅釋詁云淑善也詩書
風陽揚之激人君子是也
魯侯之美也（注）美好（疏）新序云公謂萬曰魯侯孰與寡人美萬
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爾宜其爲

居也

注美好○說文美甘也美與善同意詩美好至詩齊風猗

嗟美莊公頎而長兮美目清兮清揚婉兮是其美好也

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注）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誇閔公以此

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疏）注故誇至以言○釋文誇一本

作誇說文言部誇譀也相[?]素相

是誇也不為誇故不之信詞也廣韻曰誇人以言也誇誇陽

貨萬為誇以為直哉宋萬而不宋君不如魯君故揚其所短

故為誇也

閔公矜此婦人（注）色自美大於此婦人（疏）注色自至婦人○解

也鯉之為也注謂矜持此人之數也僖九年傳矜之者何猶

曰莫我若也注色自美大之貌敘孝我宋內謂萬為魯侯所

與宋人美之謂其自美大可知

妬其言（疏）說文妬婦妒夫也史記項羽本紀猶妬賢嫉能列子說

符篇齊高[?]人妬之閔公見萬譽魯侯故妬之妬其

勝己也

顧曰此虜也（注）顧謂側婦人曰此萬也虜執虜也（疏）注顧謂至虜

婦人曰遠解顧曰也此萬也解此也虜執虜也○顧謂側

故民虜時擄在被注民虜宜所擄也說文毋部虜獲也書[?]

其時侍坐擄四虜左傳莊十一年云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

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世家謂公辱之曰始

吾敬若今若魯虜也

尔虜焉故（注）尔女也謂萬女虜也女何故於魯侯故稱

譽（疏）注尔女至譽○注謂尔女也謂萬嘗虜於魯故稱

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疏）唐石經諸本同此年

繁露曰此虜也尔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

服料[?]引此言閔公不知魯侯之美惡乎絕

魯侯之美惡乎何以言顧曰尔虜焉故

左傳十一年云宋公靳之
靳之猶女引服云
恥而惡之曰靳

七

注意手至所玉。愚執同也，安也。昭三十一年傳：愚者言大之國賢者也。此注愚者言何者？孟子梁惠王云：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呂覽來醜篇高注：愚，安也。蓋愚即焉。何安互相訓，何所至猶言安所至也。

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注〕脰，頸也，齊人語。〔疏〕注脰頸也齊人語。蜀大字本及漢制考同，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頸誤脛。廣雅釋親：脰、頸，項也。釋名：頸，徑也，徑挺而長也。脰之言豎也。說文：頸，頭莖也。又云：脰，項也。頁部：項，頭後也。段注云：頭後者，在頭之後。此渾言曰項與曰頸，其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傳：項，頸大也。此謂項大也，此謂項唯同。新序亦萬怒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宋世家萬自力遂以局殺湣公於蒙澤。

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注〕手劍，持拔劍。叱，罵之。〔疏〕注手劍至罵之。閩本監本毛本拔作枝，依鄂本宋本正。說文：手，拳也。因之凡以手持物謂之手。下十三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亦謂持劍也。檀弓子手弓而可，謂持弓也。周書克殷云：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史記周本紀手作持。又吳世家云：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家自手旗左右麾軍，集解作持也。釋名釋兵：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此其一切經音義五引倉頡篇云：叱，呵也。又云大呵為叱。莊子齊物論叱者吸者，釋文引司馬注：叱者咤聲。徐音七，說文口部：叱，訶也。呵有罵義。禮記曲禮云：尊客之前不叱狗。左傳昭二十六年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史記淮陰侯傳：喑噁叱咤，千人皆廢。通義云：手劍，把手持劍也。叱之，叱罵也。宋世家云：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

萬臂摋仇牧，碎其首。〔注〕側手曰摋。首，頭。〔疏〕唐石經臂作臂，釋文臂又作辟，經本又作辟。摋，劫云，此者作辟，音必亦反。是所據本臂作擗也。經典述聞云：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擗者是也。擗者推擊之義。新序曰：謂推胸也。是擗有推擊之義。擗之言捭也。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高誘作摝。說文：摝，批也。左傳批擗聲之轉耳。摋當為殺。擗殺仇牧，其批殺仇牧也。左傳曰批而殺之。此云萬擗殺仇牧，其義一也。萬作摋為訓為側手，則與擗義稍複。擗亦是手擊殺。段又言側手。手何所據，殊誤字也。當本作華蓋作殺，不作摋。段說文搬字新序之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萬於門，挾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通義云：臂摋者，以臂撞而殺之。

司馬相如上林賦 手熊羆

俞云拜經堂經義引此文並作尒焉子知君侯之美惡乎至此傳
本改字作知[illegible]即[illegible]所據本誤也惟於字絕句[illegible]字作下讀其為不詞今按尒虐
字知乃字之句言[illegible]所知也君侯之美惡乎至也字為句至於其[illegible]孟子萬章
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至甚也惡乎至言惡乎甚[illegible]國家[illegible]曰甚矣宮侯之
君侯之美也故於之曰君侯之美惡乎甚也[illegible]雖作何所至於義[illegible]通矣

脛也脛挺而長也脛之言[illegible]也說文頸[illegible]也[illegible]之
項也[illegible]頸項頸後也段注云頸後曰項此[illegible]
曰頸其渾言則不別小雅四牡項領傳曰項大也此謂項與
雖同類序之萬忽遂搏閔公絕[illegible]於口絕吭而死宋無家
萬有力遂以弓殺之於蒙澤

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注）手劍持拔劍叱
罵之（疏）注手劍至罵之○解云定本作手拔作拔依鄭本宋
本[illegible]說文手拳也國之凡以手持物謂之手下十三
年傳曹子手劍而從之亦謂持劍也禮子手[illegible]子而[illegible]謂持
弓也周禮[illegible]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訊侵史記周本紀手

作持又吳世家吉詘手匕首刺王僚楚世家自手旗左右麾
軍集[illegible]作持也釋名釋[illegible]手[illegible]手所持[illegible]之執也此其一切
經音義卷引[illegible]翁云叱呵也文云大呵為叱莊子[illegible]語
叱其[illegible]其釋文引司馬注叱其叱咤聲[illegible]遮亦說文口
部叱呵也呵責罵義記曲禮[illegible]不叱狗[illegible]傳昭
二十六年子叢[illegible]從[illegible]叱之史記淮陰侯傳喑噁叱咤千
人皆廢通義云手劍其手持劍也叱之叱罵也宋無家云大
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

萬臂摋仇牧碎其首（注）側手曰摋首頭（疏）唐石經臂作臂釋文
臂又[illegible]經本又作辟
摋動記云此[illegible]作辟音[illegible]亦反是辟摋九臂摋也[illegible]述聞云證
業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其是也辟推擊也宋本辟[illegible]也
新[illegible]曰[illegible]推胸也是辟有推擊之義辟之言批也本傳說此
事云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illegible]為易作擬說文擬反手擊也
批辟聲之轉可摋[illegible]為殺辟摋仇牧其批殺仇牧也本傳曰
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摋仇牧其義一也[illegible]作擬而訓為側手
則與辟義相[illegible]僻[illegible]是手擊[illegible]殺[illegible]又言側手何所据摋字
殊誤字也[illegible]宋以[illegible]并[illegible]作殺不作摋[illegible]說文無摋字新序云
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illegible]臂摋仇牧而
殺之[illegible]若於門闔通義云臂摋其以臂撞而殺之

司馬相如上林賦
手[illegible]

注側手曰摋○淮南原道云不与物相摋注摋讀楚人
言殺

注首頭○解詁經廣首用頭類頭注首頭也說文𩠐首同古
文首也似象有髮謂之鬊鬊即𡿺也

齒著乎門闔（注）闔扇（疏）宋本釋文注乎作于今本于作乎哉

注闔扇○校勘記唐石經闔字磨改重刻按爾雅考宮者
七年云以杖敲闔注闔門扇也荀子儒效外闔不閉注闔門
扇也呂覽仲春紀修闔扇注闔扇門扇也管子八觀云閭閈
不可以毋闔注闔廡之即扇也月令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葦
曰扇其美對文異散則通也宋世家云萬搏牧之齒著門闔
矣

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猶死不獲序仍親搏鬭精誠之至（疏）
頭殷更鼎○擾鄂本同閩監毛本擾作擾是也釋

防其重其負誅之（疏）注猶死至之至○擾鄂本同閩本監本
毛本擾作擾是也釋文擾俱續反本一
本作搏子羊反岑乡亂太之堂序仍親之搏鬭同所來曰文
亦也按其傳曰姓萬氏葵丘濮上人張曰計然來宋業於宋
子文子辨其遂言為十二篇名稱文子范蠡師事之其字也
按王磨四子講集語是以善親不齒親之序本只親其精誠
之其親不可攫序仍親其搏鬭也淮南說林訓親猶之堂序
也仍親之搏鬭也因之所加不量其力
親序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趙歧之難破不避彊禦詩
傳八我此等未亦云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引詩曰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注爭特至誅之○爭其特作搏誤依鄂本閩本正宋本誤作
傳息民注言之說制屬其之任用此人曰畏是彊禦是其
服其傳云彊果禦善也萬以殺虎訓之謂不避君命為彊果
自本如拆使文宗萬為人也情易禦善則殺于犯上故書誅
之以絕其萌疏云書國其所言宋萬是也故讀之何衛州
吁弒其君完傳云易為以國氏當國也是也

冬十月宋萬弒其君接（注）萬弒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

書急誅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例同(明)重宗也(疏)惠氏士奇春秋
說云宋萬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故厚賂陳人萬其子御
說秦襄救大心與厚賂子以費師討之仍不能救弟使弟
遂奔陳者秋爲以未訊亦即此注重宗之賊明書急誅之意
注萬弒至之也○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皆弒君之賊皆不
書見即宗特爲但出奔寧于春秋之辭是也而宋萬蹉廟之廟復
見此書又此省注更不書重該
注月者至宗也。(通義)舊疏云春秋凡書接十六年十有一月衛
侯朔出奔齊是大國君出奔例書月也今此大夫出奔而月故
注明之其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亦大
夫而書月者彼注云月者爲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
患明當防之亦與此(重)(明)宗義近通義云春秋不爲討賊舉
閔公無差謀葬乃得救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據慶父弒
終年經不復不錄慶父之誅閔公之葬見云宋久不討賊
前今出奔故謹而月之亦與重錄重宗之義相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注)齊桓行
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
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疏)杜云北杏齊地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
(通義)
注齊桓至功也○舊疏云言未爲諸侯所信任而歸鄉之是
以諸侯皆使微者會即宋人陳人之屬也據穀梁傳是齊侯
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
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以宋人以下皆
諸侯與公羊義別

夏六月齊人滅遂(注)不舉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
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疏)杜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一說在泰安
肥城縣南大事表云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
水經注汶水篇西溝水又西南徑遂城東北地理志曰蛇丘
遂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公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
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爲然然縣東北無城以

據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時猶存之證也

注不會北杏故也。○左傳云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夏，齊人滅遂而戍之。齊世家云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

請獻遂邑以平，以遂為魯邑，未知所本。

注不諱至陳惡。○黎錞作杜云夫陳不足以和近而文不足

以來遠，此固而斷之以義，似為之地，此固春秋之所甚疾也

皆非義也。○疏云春秋為賢者諱，而不諱其亡，以不任文德

而尚武力故也。引梁寅云諱功則桓之文事誅德則文之桓

外而諱諸齊桓之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力，謂自此以

後

注又功至除惡。○趙汸書叙說傳記春秋之義，是功掩過也

時齊桓功未足掩過，故不諱。下三十年齊人降鄣，紀之遠

邑也。不言取，為桓公諱也。注時功（伯）足以除惡，故為諱。又僖

十七年滅項，傳齊滅之，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

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是則滅譚不諱，亦同此矣

以疏云春秋處時以功過相除，許桓公之立，然有此事之

會齊首篡，遂滅譚，滅遂之時，諸侯其功不足而惡有餘，故不為諱也

而言未若后送共九合之後功足以除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疏〕杜云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大事表云齊威王烹阿大

夫即此。今故城在今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

有阿城上下二閘，為運道所經。水經注：河水又東北為故瀆，又北

經東阿縣故城東，齊及齊侯盟于柯，杜預曰東阿即柯

邑也。按國語書陳桓公首朝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方輿紀

要：東阿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二十五里，春秋時為

齊之柯邑。

何以不日？〔注〕據唐之盟日。〔疏〕注據唐之盟日○即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是也。通義

云：昔言不日而難其日，此言不日道桓盟不日為信，以下註

盟戎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包之也。

易也。〔注〕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疏〕注易猶至之辭○唐氏按云安

知我和安，睹人而間，易若此，是義與此同。易之易，間，鄭氏亦

訓為佼易。按易大壯言羊于易，鄭音亦讀佼易也。詩天

作有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

西義曰言能以佼易故為知，抑以凝簡故為猶易，諸義並與

此同。按說文之部：偈，桓也；一曰交偈，交偈即佼易，蓋所用者

時俗語也。詩何人斯我心易也，傳易說也，釋祀鄭注易

和悅也諺諺包注易和易也皆說信字後未義也通作施諺
和心易如釋文易釋詁作施是也今稱釋詁平均夷弟易也
注皆謂易直平均夷弟皆與說信義近

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注）進前也（疏）（注）進前也
國庭席底箋進前也儀禮士冠禮進容于主人注進前也
又士喪禮設門東少進注少進前於列
曹子見莊將會有慚色故問之（疏）注進前也○詩大雅常武
云進厥虎臣箋進前也禮
士冠禮進容于主人注進前也又士喪禮設門東少進
注少前進於列
注曹子曹劌閔之○（舊疏云注依其義也）曹劌之盟也莊十年左傳作曹（史記作）
沫新序雜事云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
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竟君不圖與呂覽
貴信云齊桓公伐魯魯人請比關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
寧死而又生乎寧生而又死乎公曰何謂也曰聽臣之言國
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
是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諾

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注）自傷與齊為讎不能復也伐
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為齊所脅而殺之（疏）新序云莊公曰噫
寡人之生不若死
死
注自傷至復也○（旧疏云）桓十八年公薨于齊莊九年及齊師戰于
乾時我師敗績是也
注伐齊至殺之○旧疏云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傳曰伐齊
言納此從不能納也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也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注）當猶敵也時劫之辭
（疏）注當猶至之辭○新序曰云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
請當其臣國策秦策取當未嘗不破也注當敵也又齊策天
下不能當注當敵也呂覽至義云趙使公子印將而當之當
亦敵也鄂本劫作卻誤

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

會而有壇此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疏)注
基並曰壇。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築土而高曰壇禮
記祭法一壇一墠注封土曰壇荀子儒效云君子言有壇宇
注累土為壇書金縢為三壇同墠築土釋文引馬注云壇
土堂獨斷云壇(築謂)土起堂墨於平野築土為之國語吳語
土乃之壇列注壇在野所以講習士衆數步之處也凡壇皆
三等山陵經為山經成山の方而三壇注三壇形如人築三
相累也史記孔子世家為壇位土階三等與也用言司儀為
壇三成成猶重也亦與三等與禮觀禮云壇深四尺注深謂
高也從上曰深鄭亦引司儀為證亦如階三等也下等之下
有基在其地四一尺故為四尺亦如再重之一重不重不重此
則有序一重也
注會如其數。禮觀禮云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
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會
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埒以象墻壁為宮其于國外八尺曰尋
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三重其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
堂也堂上方一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各面十二尺方明者
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臨之則
謂之天之司盟諸侯會盟亦皆於上設方明諸儀亦所以

長其敬也上の年傳云古者諸侯之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
道證辭如稱先君以相接
曹子手劍而從之(注)從隨也齊之上壇建桓公而魯之曹
子本謀盡其臣事其君故見魯君不安之危(疏)新序云乃
會兩君就
壇而相對揖曹劌手劍持而進迫而覽之時曹劌手劍至壇
上近桓公於坛上
注隨從也。說苑辭從以狗子策從隨也因從の年傳
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隨從也說文從相聽也從二人二人
故古相隨之象形二十八年左傳從俟之收望此注從隨也
史記刺客傳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
公圖說注劍也乃短劍也其既詣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
故曰匕首
注書子至之危。舊疏云亦注其至其意也按呂覽云將盟曹
沫劍至坛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曹翽進劌拔劍曰
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曰封于汶則可不則請死則仍莊
公先劫桓公果然則曹劌不過因人成事史記所以為列傳與
也記(書)皆遺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注)管子管仲也君謂桓公也桓公卒愕不
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疏)也據史記刺客傳以此為桓公語仲問為兵
注桓公至此言○曰疏云正以劫桓公而管子對故也又選
高唐賦李注引廣雅釋詁愕驚也又文選西
都賦注引字林曰愕驚也說文辵部遌相驚遌也漢書賈誼傳
注言遌愕然驚駭之注愕驚貌卒讀曰猝桓公見曹子手劍着
故猝然驚愕不能言管子乃進而問也視史記敘事為肖

曹子曰(注)莊公亦恐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疏)注莊公至曹子○按亦注此之
言物上注云不能也曰疏云正以內莊公而曹子對故言此

城壞壓竟(注)齊數侵魯取邑以當侵深也(疏)釋文壓壞於甲反按陸本亦作厭音
宣十五年傳厭冠釋文作厭又音於甲反可證竟唐石經誤
本同鄭本竟作境俗字也謂齊數來侵魯弱令城郭壞毀於
壓魯竟也故注云以當侵深也

君不圖與(注)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甚(疏)
注圖計至太甚○說文口部圖畫計難也計小雅常棣云究
是圖傳圖謀也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注圖謀也謀即計也史
記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書傳曰齊強魯弱而
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此壓境
為壓齊之境謂竟未詳新序云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竟
君不圖與亦與此傳同謂侵魯太甚如時無改後君不計及
之與也

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注)所侵邑也一欲求何地(疏)新序云管仲曰然則
將何求

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注)欲復魯竟(疏)新序云曹劌曰願請汶
陽田史記齊世家魯將
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荊軻傳太子
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
矣

管子顧曰君許諾（注）以信來國不取邑故可許諾（疏）注以信至之禮

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是以信來國也○四疏云即曲禮下篇

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之何去社稷矣是去國之文不

言去之何者四邑者知不取邑也朱氏彬經傳考証云諆信

取國不取邑者蓋謂而何氏述之則弟如曲禮所云也

按是說云件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與之盟亦

此義

桓公曰諾（疏）齊世家云桓公許之刺客傳桓公乃許盡歸魯之

侵地新序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是

其事也

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注）下壇與曹子定盟（疏）補莊公也

知下壇者為前經不索[索]又盟未在社故不在壇上也（疏）新序

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荀子王制云桓公劫於莊[魯]公史記

魯仲連傳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辭氣不悖

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

注下壇至公也○遺義云壇上本兩君會盟之所故桓公更

下壇與曹子盟

注如下至不歷○四疏云不字上當作清[字]今本誤作僚依

宋本正

拜而盟至去也○四疏云即桓三年傳云古者不盟結言而

退是也

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注）摽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

摽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疏）刺客傳說已言曹沫投

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

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齊世家云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

就臣位是也○新序云已盟摽劍而去之是也

注摽辟也○釋文摽普交反辟也劉兆云辟拊心也孟子萬章

篇摽使者注摽麾也音義摽音杓又音拋與此同詩柏

舟云寤辟有摽傳辟拊心也摽拊心貌釋文摽符小反與此

異而摽辟同為拊心則摽即是辟與此同也說文手部擗

也拊裂也一曰手指拊也麾旌旗所以指麾也麾即俗麾字

麾訓拊拊訓擘擘即擗茲氏訓摽為麾麾狀此訓辟也詩召

南摽有梅傳摽落也摽乃受字之借書法摽劍置地摽義與

受同今作撩注其劍置於地今告也廣雅釋詁云摽擊也與

此焉

注脅者至云爾○舊疏云讀抗猶也言曹子從猶持匈守桓公盟諸乃探匈置劍與桓公相去遠也按諸正也謂正持其匈守桓公也訓猶不辭

要盟可犯（注）臣約束君曰要彊見要脅盟爾故云可犯（疏）注臣約至可犯○漢書文帝紀注文穎曰要劫也荀子王霸篇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注要約也臣勒約其君曰要君論語憲問云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閔本監本毛本作臣約其君誤鄂本宋本作束據正

而桓公不欺（疏）齊世家云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刺客傳亦云桓公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是則管仲不許失信而云桓公不欺者善則歸君也繁露竹林云齊桓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為賢君而霸諸侯

曹子可讐（注）以臣劫君罪可讐（疏）

而桓公不怨（經）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注）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疏）齊世家於是遂與魯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新序云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仇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仇而君不仇著信於天下矣遂不倍又云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故景傳曰信哉信之云管歸者云欲句管仲曰不可人劫之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

注諸侯至服從○猶由通禮記禮記云猶是輔于王哉也注猶者為由新序云諸侯天下由是翕然而歸之

注再會于鄄○即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于鄄又十

五年齊侯宋公已下會于鄄是也
注同盟于幽○見下十六年及二十七年
注遂成之之○齊世家云七年諸侯會桓公于鄄而桓公
始霸於是焉蓋用下十五年左傳復會焉齊始霸焉之
說此序云為鄄之會也之盟諸侯莫不至焉
注勤桓至之也○舊疏云正以成二年書取汶陽之田故也
繁露對膠西王云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
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詐
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霸比於
他諸侯為賢其比于仁賢何賢之有其武桓公此說魯莊於
詐劫人為賢其擇為不欺不怨以要諸侯國管仲一言完
夫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比也春秋與五伯春秋之不
得已也故公羊之例不信此日而桓盟不日公羊以月書致也
凡皆危辭以見臣子喜其君之脫危之至而與桓會不致亦
所為假以立義此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疏〕会左傳以為宋人背北杏之
夏單伯會伐宋其言會伐宋何〔注〕據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
諸侯〔疏〕注據伐至殊會○舊疏云與上諸侯俱是伐宋事不
殊異而著別生會文手故難之
注曹伯至諸侯○即下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
會諸侯圍許是也
後會也〔注〕本期而後故但言會〔疏〕為其刺其不信因以別功
罰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此功薄從不義兵而後此罪深〔疏〕
舊疏云若然不後宜言單伯會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如下文
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之文據杜云既伐宋單伯
乃至後日會伐宋唯以單伯為內大夫為與齊侯俱會事之
成也注從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注為其至淺也○後會則刺其不信也隱元年注齊及盟此
明書總要善惡而序之欲言此善言惡深不得已此善輕惡
深從義至功薄○舊疏云正淺與此義同
注從義至功薄○舊疏云即此是據下十六年邾婁子克卒
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伯者有尊天子之心事可謂
上十三年會于北杏是從義兵而先者也故詳錄之以示褒
義
注從不至罪深○舊疏云無經可據但言理當然也

秋七月荆入蔡（疏）與十年書荆同義，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州不若國，國不若名，名不若字與子。荆因被疏引摩信云：其子今注為息媯滅蔡故，州舉之是前未得之說自荆，世家請奏於十年傳云楚之也。此與同（注）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疏）釋文：鄄本亦作甄。杜云：鄄衛地，今東郡鄄城也。齊世家作甄。大事表云：後為齊邑，昭二十年衛公孟絷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即此。鄄讀絹，漢末為兗州治，曹操創業於此。水經注：鄄城在河南岸十八里，河上之邑最為險固。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鄄城也。一統志云：鄄城故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疏）上十四年會于鄄，穀梁傳云：復同會也。此下傳云：復同會也。注：為欲推桓為霸，故復會於此。按穀梁上此言之會下云：●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霸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諸侯時推齊侯為伯，事始此二會，為復同會，推齊為伯之第。公羊於此二會年傳（穀梁以精）第為所云（？），年近國之君畢至鄄，此之會是也。疑之，則與穀梁義同。惟公羊為此者之會為齊桓未為諸侯所信，故其生來相之盟，為讀（齊桓）誤為相之盟也，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桓之世，見其大信（？）。

夏夫人姜氏如齊（疏）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此按此與莊公在時如齊異，禮說：夫人父母既沒，歸寧有不得為（？）。父母終，思歸寧為不得，故書以示譏。舊疏云：湯與桓通也。宋云兩本。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疏）釋文：郳音兒，左氏、穀梁作兒。郳，元和姓纂：郳，郳犁來之後，亦為兒氏。是郳兒通也。通義云：宋序上者，說信為宋伐郳，故宋主兵之義。立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使宋不同，今改（？）。黃云：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序，次者於其下，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鄭人侵宋

公羊義疏三十六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宋疏 蓋報上年之侵也 故宋主兵

秋荊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滕子同盟于幽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損缺以字數計之當有公會二字連氏校云本無公字故穀梁傳云不言公按公會二字當為衍文左穀無公字牧勝會字據十九年何注先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然則幽之會我特害君不至即知大夫亦未嘗會此故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冬十月

伯會于鄄不日者會齊侯及會齊侯云云也按疑衍國下
云出之會莊公不往是董生所據公羊無公會字也又十九
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
知魯侯不至矣則徐彥所據本亦無公會二字且彼疏所引
此經有會字亦衍文也穀梁傳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既
外內諸侯同將公與齊俱而事齊不明魯之隱子亦未與會
則穀梁會字亦衍文也繁露滅國下又云不事大而事小貴
伯之所以戰於信諸侯莫助憂出之會齊桓數會諸侯
書公未嘗來也是公羊六年與古氏經同也今有此六
衍文也滑者杜云滑國都費河南緱氏地按今為河南府偃
師縣地出者杜云宋地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界

同盟者何同欲也(注)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
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疏)穀梁疏引此傳云同盟者加同
欲也疑彼誤何氏不釋加義也
作何與今傳例合左傳曰鄭成也穀梁曰同尊周也言各異
按繁露精華云齊桓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
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則鄄幽之會為齊伯始齊桓以尊周為
伯業之大盛貴與穀梁義同

注同心至心也〇惠氏棟據云故重而言同心也心字衍按
此注道春秋為同盟通例也

邾婁子克卒(注)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
行進也不日始與霸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疏)錢氏大
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古人名克字子儀何也曰古文儀與義同義从
我我从戈戈古文殺字故義主斷制易四德元為仁利為義
利亦从刀而以和為訓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春秋傳師克在
和故克之字曰儀父曰子儀
注小國至進也〇通義云所似失也小國得卒者足褒文不
著者起其小國也上三十年齊侯宋人陳人邾婁人會于北
杏是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事也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
也
注不日至八年〇下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是
書日矣彼注云其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蓋儀父伯會
其子者何不如彼進與瑣同閩本監本毛本同宋本瑣作
璅釋文作璅按瑣正字璅假借所傳聞世未錄小國卒葬傳
其略此及瑣滕子以先朝隱公春秋褒之稱子得以其私
恩稱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瞻此（逸）（疏）左穀作鄭詹，詩閟宮云（魯頌）魯邦所詹，說苑雜言篇

引作呈瞻，韓詩外傳、風俗通和學記並引作所瞻者，傳之

十三年穀梁曰宋世家作穀瞻，呈詹瞻通也，下同

鄭瞻此何，鄭之微此也（注）以無氏也（疏）注以無氏也○舊疏云欲言者所名氏不具，按

與青國詩同，所謂者賤不得同語也

此鄭之微此，由何言乎齊人執之（注）據獲宋萬不書其不坐獲

滅其居者，齊稱人坐執文（疏）注據獲經執文○上十二年傳

不書其去也，是彼獲滅此者不坐獲也，此言齊人執鄭瞻似

齊坐執矣，故難之

書其佞也（注）為其佞也，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人也，欲不得為

伯討，其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

其但當遠之而已（疏）通義云為君時學佞人，故書其執義異

傳曰卑其不去，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

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時當其未不得不書（錄），其本也，鄭瞻鄭

之佞人也，與此傳義同，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佞孔任孔，其也，為言者前賤繁之，佳其佞如此，是其佞，即孔

壬也，爾雅釋言（記五年注本作孔壬也，執人），作孔壬也，稱諸王佞也，鄭詹書不稱使人史

注為其要義明，故執人罪而□輕坐也，為

大夫不得書執也，執其佞人也，其辭也，人以執與之辭也

注然不至成也，已川孫標證記之，不得為至未成也，則然字

衍文，事未得行，毛本作事不得行，誤，通義云知孔為齊執其

佞者，其義以其佞執之，貴得為伯討，今稱齊人則執不當罪

或正如左氏傳一以讀為鄭不朝，故或據僖四年傳云稱侯而

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稱人而執其孔知伯

討故注（謂此也）孔義同左氏說，則鄭詹是罪之人，何為書

氏下又書鄭詹自齊逃來，一則大夫書狀不悖其注宜移

何邪

注孔子至而已○孔未但語何依鄭未因（字未）而引見論語

衛靈公篇，白虎通諫諍篇佞人當遠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

家，故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

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

義與此同，論語陽貨篇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後漢書郭符傳……佞孔任孔，孔壬即佞人，好作大言，故曰孔壬，九經古義云佞讀為年，故國語要人請曰佞之，見書畢命，文田……佞之，卯，協，故讀曰年，田讀為年，三讀為壬，田讀為陳，故其佞謂之孔壬，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聲，是之謂古訓

夏齊人殲于遂殲者何積也【疏】校勘記云諸本同釋文殲本又
作漬唐石經此字缺毛本依釋
文改讀從之段氏玉裁作殲于遂杜云殲盡也疏以為宋本釋
說文命人注曰殲家之盡也詩秦風黃鳥云殲我良人傳
殲盡也案二十八年左傳其將聚而殲旃注殲盡也說文女
部殲微盡也从女韱聲春秋傳曰齊人殲于遂說文今本因古
文春秋也漢書地理志引作隧
眾殺戍者也注殲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殲積
眾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滅遂遂之民不安欲去齊强戍之
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水食中多殺之吏卒多死
齊戍之死由遂不背也故使齊為自積死文也稱人者眾
辭也不為戍將帥者起內之兵故不書【疏】注殲也至殲積○
曰漬正義云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說

文水部殲讀也从水貴聲又漬漚也从水責聲又漚久漬
也从水區聲則漬為殲之相染連及眾盡之辭人死相及亦
殺是也注以積訓漬蓋以漬解殲義通一切經音義
引通俗文漬謂之殲洪又引字林殲漬也廣雅釋詁殲漬
也義取相積而死故知曰殲曰殲段注說文云公羊傳文
及說文皆作積為長許云漬漚也殲義不與漬義殊可以
知許說矣按齊人所積久積水為漚積亦是不可辭也則漚
亦者久積之義故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漚柔也疏引
考工記注漚漸也楚人曰漚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之使柔韌
也考周禮考工記慌氏染帛涚水漬之史記貨殖傳漸漬於
失教而無之也漸有得要殲淹其肌膚皆積染之義故鄭
注曲禮云漬謂相漸污而死引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
齊人為遂所殺漬積而死與大災同故云為一之辭
注眾多也○廣雅釋詁云眾多也說文依部眾多也从㐺目
眾意
注以兵守之曰戍○詩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傳戍守也又
采薇序小雅遣戍役也箋云戍守也史記陳涉世家云適戍
漁陽注戍世也兵守說文戈部戍守邊也从人持戈
注齊人至殺之○滅遂事在上十三年左傳云遂因氏頜氏
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杜注云饗酒食

也蓋亦謂以某物投酒食救之也教思傳識其意也然則何
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言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抗
齊遂也齊遂者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
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殲殺也二傳皆以為殲齊戍者與此
微異

注害其至文也○問疏謂其桓元年有罪立年有因故齊殲
戍之遂不書使也
注稱人至家辭○教里齊人執鄭詹傳云人者家辭也決稱
以為畢其於此辭異也（稱人）
注不書至不書○時已無遂故從封內長辭

秋鄭瞻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
重言者此道經至者此者傳云宋盖痛君知而受之信其計
策以取齊注如丹楹刻桷乃為後敗之加逃此抑之也所以
抑之者上執稱人猶要未明鄭詹此明行意未於鄉里也子
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
未可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惡者惡之（疏）注重言至
云爾○言
經所以重書來者傳重言之云爾○問疏云經所以書此
事者為惡佞人之來也（稱）作矣按依舊說林詞故鄭詹之
君曰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注鄭詹鄭之大夫以齊桓之
年不使鄭伯朝齊而使鄭詹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書之謂
之佞人按時齊桓未卒故注誤
注蓋痛至敗也○問疏下二十四年以為齊逆也秋夫人姜
氏入是取注也事也二十三年丹桓宮楹刻桓宮桷是丹楹
刻桷事也乃為後敗乃注之取穀子般閔公事是也○問疏以
為春秋說文要注如為鄭瞻計（通義云鄭瞻之事傳無明文
何注每有此類疏抓以為出春秋說其義說陰之戰諸侯不敢
楚世得侯未與其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雜記五
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將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少意其
取後漢書楊終傳云蓋鄭詹來而國亂是也新語三鄭詹亡齊
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亂時之恥夫據十奪之國而
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按莊時非莊十九年與此無涉
陸誤
注加逃至未
逃抑明○上執稱人是言齊執而討疑詹無罪故書
逃抑之義其傳曰逃義曰逃

注繫鄭箋云○毛本繫作繫誤所引見詩狡子踐篇序本
而未可下有也字○又善之作好之四疏引鄭氏彼注云卿
大夫善於其善之惡於其惡之蓋鄭本亦好之作善之也中
詩序大臣為時儀之所不容其未必為非也其所容其未必
為是也詩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
謂好其所好醜其所醜亦由於之所致也○無墊欽語薛禎之
古之道士卿徐而思退故忠佞之鄉由升謀朝廷於之出澳
明呈顯著

冬多麋（疏）爾雅釋獸麋牡麔牝麎其子麇說文麋鹿屬冬
至解其角釋名釋言語麋迷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沈
牛麈麋注麋似水牛大戴禮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禮記月令
仲冬之月麋角解疏引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
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何以書記異也（注）麋之為言猶迷也象魯為鄭瞻所迷惑也
言多者以多為異也（疏）注麋之至迷也○白虎通鄉射篇麋
之為言迷也漢書五行志注李奇曰
麋之為言迷也麋迷疊韻為訓
注象魯至惑也○此疏云盛精荐文漢書五行志云嚴公十七年

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
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莊公將取齊之淫
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不寤遂取之
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
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
多麋經義雜記云按何注云麋之為言迷也本劉向義
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師說以麋為淫女天所示之戒於
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為鄭瞻所迷惑則取春秋說以解經
女為經鄭瞻詩稱先儒遺遠矣京房所說易旨震遂泥為淵
黃注女故迷惑不明而國多麋李奇注其二說謂從二至五
有坎象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二此泥溺於水
不能自拔遠未光也我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之迷也
後說得經意蓋解散鄭引易傳者二內義不了當以劉子政
說補之按魯莊淫女惑於鄭瞻所迷何說推本言之並有取
於淫女義何注四有也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為大不明則
國多麋與漢義合博物志東陽郡多麋千百為群掘食草根
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
則麋非害稼之物杜云麋多則害五稼未知所本
注言多至異也○左疏云麋是澤獸魯所常有是年暴多故
言多以異書按麋陰類故多麋記其異异也變之後無時不

久比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注〉是後戎犯中國晉殺郤犫夫

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疏〉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桼

〈疏〉解引麋疾云春秋不言月食日此

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而知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

合為一日今朔日二辰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

以夜食日則以為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疑劉氏逢

祿曰果虧未復何足相食何為夜乎王之事象明以去由

示人故夜不言日視盡不占是也夜食之說若義為短經義

述聞六之月挍日而過謂之日食但薛其明年所虧傷安得

說出之後者有虧傷之處未復乎漢志五行志處以十八年

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注以為日月夜

食則無異主亦天木不見其異何此為假文之史推合朔主

夜明此日食而出之而解之為夜食注五康曰夜食地中出

而止劉向以為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其年傳曰

食晦量仲舒以為前其多度魯象也劉歆以為晦魯衛分經

義雜記十三云按今公羊無傳何注無食晦之文而漢志引

公羊傳曰食晦此蓋董仲舒等所見公羊有之或漢初公羊

家說也劉歆說左氏亦以為食晦公羊舊說云不言日食

失之我不經古義與漢志云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

解則穀梁家亦以夜食為前日之晦矣鄭君云夜食為前日

之晦與三傳及漢志並合包氏慎言云經書日食不言

日與朔者公羊例為食晦劉歆所推以為壬子朔二月三月

而壬子朔劉歆亦以為食晦穀梁例為夜食麻為二月晦日

其則經書三月其正者為朔也通義云不日其食於晦也

晦則不言日此是月文無緣日旋牽月以包之也趙汸引長

麻三月係晉其朔陰麻者劉歆所推是年食合壬子朔之文

麻志大衍推是歲五月朔交分入食限三月不應食據姜岌

宗西黃纂成春秋曰長術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食者

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蓋曰是年五月己

皆二月有閏至三月癸丑九日一三十三時合朔交分未和

之刻交周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七分會食限於蓋不知

有閏故算不能合耳則更正在食事矣按是年應二月癸未朔三月癸丑朔二月大也

注是後至所致〇戎犯中國下云進戎手濟西問也晉殺郤

疏傳大夫為中國進者也晉殺郤犫見上十七年冬晉自齊

逃來注謂齊侯女舟楹刻桷是也夫人如莒下十九年夫人

姜氏如莒是也〇疏云是勝陽之象陽為日而為之食漢書五行

志云夏之十九年三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為象周天子不明

齊桓將尊其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下

傳世子會之此其效也董仲舒以為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

於夫人以劫公得與同義異

夏公追戎于濟西（注）以兵逐之曰追（疏）大事表云杜注公追戎于濟水西（之）濟在魯界

為魯濟是魯地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杜注故書地僖三十

一年晉文以分魯濟西地今曹州府曹縣鄆城鉅野三縣

之地

注以兵逐之曰追〇廣雅釋詁追逐也周禮小司徒職以比

追胥注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又士師

職以比追胥之事注追逐寇也凡逐寇謂追此追戎以兵故曰

以兵逐之曰追因民望文生義也

此未有言伐者（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

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

大其非為己追為（而）中國追也傳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彼之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

者而言追是為己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為中國追也下

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

義正同又十九年此未有伐者其言因何三十一年傳此

未有伐者則其言救之專何與此文義不同乃謂此時未

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後人不省有言字遂不

經是傳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耳之

後正

其言追何（注）據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侵也〇

（疏）注據其侵也（侵）僖二十六年伯齊

人侵我西鄙（酅）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是齊侵也酅閩本監本

毛本同鄂本酅作巂按十行本疏中凡酅字皆作巂當據回

正

大其為中國追也（注）以其不從所至知為中國追也（疏）注以其

〇四疏云上追齊師至酅無（文）鄙乃是自為己追故知

如此

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

（疏）穀梁滅國下云魯大國也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其守

濟西也見魯孫弱而莫之救也通義云追逐也蓋濟西之

之國追戎患不得與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禦為中國
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當此大之之辭兵
已加矣乃從救之則其善未至預禦之則其善大救害之
先也夫救患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於
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
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恨遠為春秋美之詳其美
恨遠之素則天然之閒其後快其仁義是以知明先而仁厚
遠之心愈賢近而愈不省其盡也故王其愛其四表仰其憂
及諸侯安其憂及其內充其愛及身側其愛及獨身漢書
辛慶忌傳云初以兵革久寢春秋大其未至而禦豫之是也
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迩於我
也

其言于濟西何(注)據公追齊師至鄑弗及不言于也(疏)注據公至于也
○莊元年注于遠辭也

大之也(注)大公除害且及濟西也言大其事有功美也追例時
(疏)注大公至西也○通義云自濟以西不得辭至之辭故先
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以河陽言之大天下

也此同義穀梁傳於濟西此大之也何大乎其為公之追之也
春秋以尊王攘夷為主追戎除害故為大辭
注言大至美也○曰疏云公追齊師至鄑弗及不言于今言
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褒美
注追例時○此有處是也曰疏云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
在正月之下不蒙日月

秋有蜮(疏)何以書記異也(注)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
形體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
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疏)注蜮之至惑也○漢書五行
志劉向以為蜮猶惑也曰疏
引五行傳蜮狀惑也又云不書來其亂氣所生不得言來故
也漢書引經文作蜮亦蜮之異體釋文蜮本又作蜮焉也字
通古作補注云呂覽悍蜮高誘注亮州謂蜮為蟘音相近也
淮南子覽冥訓謂之蟘高注蟘讀音近　續漢釋文蜮本
又作蜮玉篇蟘或蜮皆從蜮是蜮字亦作蟘因方言讀為
蜮耳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蜮章懷注蜮一
名短狐說文蟘傳曰郭蜮亦解為短狐皆因先鄭注誤等焉
說見呈騰目前蜮音騰蜮同郭璞借也此經之蜮自為短狐

何杜義同杜云蜮短狐（狐）蓋以含沙射人為災者也
注其毒害可見○詩小雅何人斯云為鬼為蜮傳蜮短狐也
釋文引沈重云蜮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
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疏引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
淮水中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
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
入皮肌其瘡如疥是也是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也按
段云弧誤狐字也釋文云義並云短狐今說文本蜮字下皆
誤漢五行志注作弧不誤按山海經大荒南經有蜮山者
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郭注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
人中之則病死楚辭大招云鰅鰅短狐王逸注鰅鰅短狐
也短狐鬼蜮也大招又云魂乎無南蜮傷躬只王逸注蜮短
狐也引詩為鬼為蜮廣韻引　中記云長三四寸蟾蜍鸑鷟
鸑鷟食之似作狐之通
注含害至見也○兩疏曰感精符文見　五行志儼云
嚴公十八年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
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在水旁能射人射
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
將要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淫亂之惑蓋欲之禍
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
誅劉歆以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
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以氏言家為節睽所蜮西以蔽信節
睽取亦女猶惑大敗而不能見也義自相足又引洪範五行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
射妖即此是也子華問若云問蜮之狀言蜮也其義何取曰
人民淫惑其君則蜮生因亂氣孔疏引服虔云蜮短狐南方
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
疥徧身中濩濩蜮蜮故曰災亂惑君則有左疏引五行傳
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
惑亂之氣所生也
注言有至是也○經義雜記云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蜮
射人者也故劉以為在水旁能射人又以為如淫義為說取
義甚切范解極引京房易傳說亦不了又君不試所古曰試
同也范注作君不識字誤何注及左疏所引五行傳與五行
志所載劉說同陸璣毛詩義疏服虔注與劉子政射人甚其
害何郭三書害傷人形體義合劉子駿以為盛暑所生無
未詳所本按昭二十五年傳有鸜鵒來巢言此不書來其秋
氣所生不從外來傳云非中國之禽也故凡書有為其出
者穀梁疏引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無魯國無是也今
以為蜮有之時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按蓋書多其書

所書者何？譏將多故，四方多事，書盟自此始，此特書爲自書，故以
有內異也。舊疏云：在此不書，未如禮義所生，不諸稱未嘗與
爲未第異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疏 孔氏廣森云：義之得純內
于鄄，純內辭不書，卒則未命爲卿，卒不書氏，亦公子，此美善
其遂事，褒辭之。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注 言往媵者之
其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疏 釋名釋親
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事嫡也。國語周語云：王御不參一族。韋
注：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娶異姓以備三不參族
也。說文人部：侯，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侯女。段注：侯
今之媵字。釋言：媵、將，送也。周易：媵口說也。虞注：媵，送也。蓋禮
鄭注：凡致送爲媵。媵之義本以姪娣送女，乃其一
端。五儀禮士昏禮疏：古者嫁女必以姪娣從，謂之媵。此媵有
二種，若諸侯有二媵，外別有姪娣，是以莊公十九年經書公
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以姪娣從。諸侯夫人自有姪娣，并二媵各有姪娣，則九女。
是媵與姪娣別也。若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姪娣爲媵。大夫士卑故
也。

注 言往至之尊。○自序通諸娶爲所以不得妾，此何不有子？
外嫡者之義，不可求人爲助也。君以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
爲士不[illegible]人爲妾，以士卿者之所以[illegible]買，不止于士，妾既買
不得爲嫡，即一夫人之尊義也。

姪者何？兄之子也。疏 禮士昏禮云：媵御餕。注：姪，兄之子。襄十九
年左傳：其姪鬷聲姬生光。注：姪，兄之子。說
文女部：姪，兄之女也。其實男子之子女亦稱姪，宗族釋親云：女
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禮喪服傳謂吾姑者吾謂之姪。[illegible]
傳十五年左傳：姪其從姑。是也。釋名釋親屬云：姑謂兄弟之女爲
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illegible]之姪[illegible]娣[illegible]

則男女通稱姪娣之稱女夫從人稱也
娣者何弟也 疏 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
一字脫亡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弟也言之也左傳襄元年成八年十
字皆後於唐石經始有之白虎通義嫁娶篇及釋名皆...江
有汜釋南山大雅韓奕正義皆引此皆作女弟也又
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娣女弟也即本於此傳則傳文元有
女字明矣說文女部(段注)娣同夫之女弟也
謂女兄曰姊妹與男子同而姪娣則惟謂之娣蓋别
於男子之稱以明同心事一君之義也按段說是也禮喪
服經傳言妹者言娣者今大傳本作女弟也或是校字誤釋
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郭注同出謂俱事一
夫方言孫氏之說釋名釋親屬云妻之姊妹曰娣二弟也言
與妻相長弟也以娣並姪言如是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姪娣
本从弟字轉注娣大結反娣大計反此古音也廣雅姪有結
經直一而切今本作方言皆讀直一切惟毛詩作經結切其古
今言有變易字母家乃謂舌頭舌上音互出切此其擬厚
而從為之詞也

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 注 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令一人有
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
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疏 注必以至親也○白
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從者為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
人共之若己生之也通義云媵送也送女者也穀梁傳曰
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禮婦人驕子告
古諸侯去人雖無子勝有子嫡不得去重繼嗣也易曰渭姜
以共子此之謂也按後漢劉瑜傳云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姪
娣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京房傳引公羊傳曰諸侯一娶
三女天子一娶九女此其制也與此傳異公羊或古本作先師有如
此說其義亦同疏云備姪娣所以親之上
尊下親尊尊親親也
注九者至數也○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一娶九女何重國
廣繼嗣也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
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
子諸侯一娶九女娶必以日天子曰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
必生也又為君一娶九女何法之九州象天之施也御

覽引異義云地有九州足以象天故天子要九如注之也稱
影云春秋天子要十二如夏制也又云天子要十二如家十
有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要九如家九如一妻八妾故此
即白虎通所引或說公羊義也漢書杜欽傳引書要九如所
以極陽數度為至禮也唯異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二數之極
也且讚曰天子一要九如夏殷之制也
注不再娶至媵路○白虎通嫁娶云如一娶九如諸侯決也不世
娶廣繼嗣一娶為己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又云不娶兩娣
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廣異類也恐一國之血脈相似侯無子
也姪娣雖年少猶從適人此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杜欽傳
又云姪娣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滕不書此何以書(注)据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注据伯至媵
也○解隱二
年据伯姬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彼書媵但
書事此云不書者彼注云媵賤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重錄
之也以媵書也

為其有遂事書(注)為下有遂事善也故書不書者以起時有所
詳錄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直書其姪娣來文言公子結
此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疏)注為下至詳錄○申穀梁傳
媵陳事也不書此其書何也
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
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彼以為要盟與公羊異以為有遂事
書則同也按鄭記云按以公羊所書本正是媵本當書遂故為下
有遂及齊侯宋公盟事故詳錄其事盟之善故書所不書者
也
注狀伯姬書媵○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
人來媵傳皆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傳又曰三
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辭言之賢人以家為
傳也則彼以錄伯姬賢詳錄三國媵之非以媵書故言狀
也
注不媵當于鄄○言若不為媵則當止直書其事言
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矣時實為媵故陳致不復其
事也

大夫無遂事(疏)漢書馮奉世傳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
義大夫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劉向

諸國有危而不專救其不忠國無危而擅生事其不臣漢
律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其義是大夫無遂事其經則禮也
內禮條指凡所望大夫曰設不同難互有明大臣於大小事
皆須關白不得專也
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
故云爾〔疏〕禮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云順也大夫使受命
不受辭者以其說從民大所應問聘亦當問之
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為重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詩注之辭達則專對之辭也大
夫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
之至也通義云古之大夫其登祭祀能語喪紀能誄升高能
賦[illegible]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田能施命
負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是故聘禮受
命不受辭辭無常孫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為大
夫
注以外至云爾〇解云亦言也所以託於禮云不素豫不素
制禮事無常不可豫制也主為奈鄰發遂停也不可稽遂
為設關也

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注〕先是鄭忽之會公
比不至其可結出竟遣宗族隣謀伐宋故專矯君命而與
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是鄭該出
盟其所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其實使上每出竟地印更
出地猶上地自為勝出地也陳稱人者在內當故略以於國
辭言之此陳侯亦人言諸其去達之加一之其禮未同也不言
及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其起國家除時結之約也
結不信也〔疏〕漢書馮奉世傳杜欽稱年陪曰春秋之義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又終軍傳御
史大夫劾徐偃矯制大害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
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後漢書宋均傳均曰夫大
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劉氏春秋釋地又續云
語語者將專擅也印於公羊傳者之可也者之大全非義也

說曰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而得其解漢武帝
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于外不請康
成謂大夫自專命出以則其擇事共不復請是皆專之之事
也
注先是至不至○公比鄄本宗本同十行本此誤此閩本監
本毛本皆作諸此本誤也上十五年冬侵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會于鄄十六年冬侵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是公比不至也皆無公會之文左氏十
六年經經傳皆公會●是此經徐疏云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
會是從徐疏本無二字矣
注公子至餘之○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夫無遂事又曰出
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
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返也說曰無遂事文
曰專之可也說曰進退在大夫者何徐行而不反也若相
悖然是所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皆是也失其處則
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然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事無宿也
專之可也此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
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以私害公也此之謂將得其
制其持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遂生事從齊桓
盟春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遂生事
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甯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
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
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又聘禮云臣子大夫受命於君辭而
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盟上
者服鄭宋從莊春使為之辭春秋之辭有相反者此也說曰大
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
可也說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無文曰以君命出聞
喪徐行而不反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
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害也進退在
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
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
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
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達詁易無達
占春秋無達義此之謂也按繁露滅國下云出之會莊公不
往我人齊救陳而中是晉孫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受君
命者救危此謂此也民高皷春秋傳此雖專事然揖社稷者
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故春秋無譏
于此與公子結本年遂盟齊宋印與戎雖盟于暴例同義
戎盟與
注先書至之也○四疏謂為鄄至也所以鄄為衛地故也明

之婦略之也注但道事被媵事宋故略言陳人之婦不
處其主名
注冬齊至信也〇而不序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是也其年
之例不信此日下而皆盟宜其日而此作大信辭此盟信自
在諸如蓋善君皆約其以注宗以意言之

夫人姜氏如莒(疏)上日省文之注云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而後此年傳紀氏或省所奉母杜以云我父母國
而後為安嫁思從得人諸婦不端竟端竟為而也按父母殁
後諸侯夫人義不得歸寧兄弟之國況異國乎知不從如教
果所訊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若見遠也(疏)鄙注
此至遠也〇按說文云鄙五百家為鄙若見遠也同內當省誤肉從大
司徒職周禮都鄙故言都注以邾之所居為國都之所居為鄙
此以鄙為邊垂之辭蓋用禮都鄙距國五百里在王畿之邊
故鄙可稱為邊垂也垂按說文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
不言稱邊我國也何以若見遠之義垂者說文土部垂遠邊也
又是部曰遠邊行垂崖也垂者遠也崖者高邊故邊字從垂崖

至鄄後有所聞乃書盟也
注盟不出地之〇通義云鄄地盟地非諸侯女之來送女於
諸侯及于鄄侯齊宋始盟而諸侯于統曰鄄子會盟于鄄安
之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會盟地會書而之盟於盟于邾婁
也于邾婁故盟下事言役及于邾婁而見執也此之經以同
不皆失其讀乃疏此鄄盟衛之地蓋陳夏衛女為媵者使其
子結遂媵而衛至鄄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
其未致不復遂也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媵之也遂也至
鄄使之會盟鄄是盟處故言于鄄如未期遂也于鄄也其則
鄄遂盟地矣又書盟于鄄如煙上鄄為媵去似書遂也于鄄
不出(見)意与盟之善也
注陳稱至言之●疏案稱陳侯爲陳稱人故注解之陳十年
傳去秋錄內不略外又陳三年宋公和卒注略外言卒所以
襃內也又陳十一年注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
以別外尚內也此為內出故外陳略稱人明此為結書盟出
如為媵事也
注此陳至道也〇陳二年傳云其道亦得專政知鄄如媵婦
地矣
注加之至同也●舊疏云此得未成為夫人故加之以諸之
義其已配嫡後社稷于人不被言之以嫁也諸某傳陳人

丽義也莊子逍遥遊之篇若垂天之雲崔云垂猶邊也其大
如天一面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不
坐於堂之邊也杜亦云邊遠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注）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
月者莒國（疏）注月者再出也○舊疏云猶對上十九年秋夫
人姜氏如莒之文也○教星注夫人比年如莒者
道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
注不從至莒國○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
祝丘彼注云月者再出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此經
夫人再出合從彼省文而書月者彼如齊此如莒莒國不得
相因故也

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
火災也（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大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瘠
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注
義雜記云按說文瘠作膌云瘦也古文作康義前曲禮正義
曰此云漬彼云瘠字異義同按漬与瘠不同陸德明孔仲遠

皆誤於小學故不能辨其是非漢書食貨志國亡捐瘠者蘇林
曰瘠音漬不見古音漬瘠無同故漬或作瘠又作瘠張晏
明每字為之音顏師古云瘠不音漬皆不通古音之訓也釋
詁瘠病也鄭注禮記釋瘠同說文一曰鄭義此字義亦不合據
釋文知古本作大漬禮記曲禮下四足曰漬注漬謂相瀸汙
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然則鄭康成所據公羊
亦作大漬而義曰牛馬之屬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
死又公羊莊十七年夏齊人瀸于遂傳瀸者何瀸漬也眾殺
戍者也何注瀸者死文瀸之為死漬死者一之辭故曰瀸漬
眾多也按鄭記云按鄭作漬何作瘠當是聚頹之兵又呂氏
春秋貴公篇云仲父之病矣漬甚高誘注漬亦病也公羊
傳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說所據本同說文骨部骴鳥獸殘
骨曰骴骴注曲禮四足曰漬注漬謂相瀸汙而死也小雅助
我舉柴毛鄭引作掔手毛詩作柴云柴積也鄭箋説不中為助中
其聲轉爲二經漬柴字音義皆同周禮蜡氏掌除骴故書骴
作眥先鄭云眥讀為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掩骼埋胔音之也
肉腐也及禽獸之骨皆是此先鄭兼人与禽獸言之而已
羊傳云大瘠病也漢食貨志無音舍指瘠是康曰肉腐為瘠
指骨不藏者若漢志瘠即骴字今之鄭注月令肉腐曰骴
蔡氏章句云有肉曰骴又指人言之其字或作骴假借作漬

作眥瘠同音假借也讀又作殨

注瘠病至語也○襄二十一年左傳瘠則甚矣注瘠瘦也說文作膌云瘦也或作𤺊从疒得聲故曰病瘦其引申義也按釋詁瘠病也說文瘠瘦即病也故大瘠爲大病郝氏爾雅義疏云今齊人謂病爲瘠蓋古之遺言也

注以加至災也○通義云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之見不煩更有大文故傳起如火災也舊疏云以襄三十年宋災●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又云擿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則是兩火概略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書大災

大瘠者何㾐也（注）㾐者民疾疫也（疏）注㾐者至疫也○經義雜記二十四云㾐亦作字者爲癘叚字云㾐痾或作癘可証說文疒部癘惡疾也从疒蠆省聲以義考之今本作惡疾非是從里義而義引改之草間若云說苑古者有菑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以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無喪者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之乎明乎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救癘之道也按痾与癘通痾一作瀆見禮注孔氏春秋什又之病矣瀆其古瘠瀆通也惠氏云痾即癘字古癘列通禮記祭法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鄭注作列可証方言三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癆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瘌痛也周禮疾醫有癘疾惠氏士奇禮說云癘疾也四時之瘧氣也琳蠥爲汙樹蠥爲害草蠥而黃氣蠥爲癘木蠥發於春火蠥發於夏金蠥發於秋水蠥發於冬主爲癘疾潛研堂答問云說文无痾字未審當何讀曰說文癘惡疾也左氏傳癘病不作杜以癘爲惡氣古文厲与列通痾即癘之異文也瘠字說文亦無之鄭注曲禮引公羊作殨此古本也說文羊部羸士瘠字則因記文而是白讀若之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癘注疥癘之病字甲之奈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与宋大水同義痾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

淫泆娣姪不娶七人（疏）注与宗至同義○十十一年宗大

此何以書為我也注娣者六者水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書

則娣姪不當在說例當附以見內也此之疑殿及者故書名

以越及我也道義之疑義自為順異及者送異所由生故不

為我為主言為異恆不為今猶見為則及我之言自見

注是時至七人○曰疏墨子者義云至先君桓公淫女以

娶不娶者九人為得為異君何此解言七人比彼此共有誤

矣說者学異之疇謂桓公清惑手國門之內無不據出於清

西為桓公好擇人之色妻姊妹雜同疏云越後書好傳越王勸志曰殺閔為感淫慾新語

侯淫辛也傳疏云實之霸諫信惟淫姊為正為人狀作南山

崩崩以利之桓公小白相淫大人為為人不制之共蓋以功

多是以諸侯孤也武姑保子不作戒宋之不得弟子小匡

篇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姊妹有不嫁者錯注義

云痛年作痛戒作讀者呈素頗之弄謂与寢同癡也此為也

而也閔七者貴仲掖來篇嬰收而令貴以充國用之應按立謂云

終表衰公十年為大吳剩而以為桓公好色吹女以喜為

其病居數更投接大吳桓公不應及死病居令年九月不得

葬公羊傳曰大吳癡也董仲舒以為魯夫人淫于齊之桓好

妹不嫁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出於之孝之傳則未矣

故天吳所亭也是何義同穀梁傳其盛以甚也注其語要及

人也与公羊同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疏）穀梁作伐我趙氏坦异文箋云我我字相類穀

左伐作我戒因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

鄙而誤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疏）穆勤記云唐石經作廿有一年下二

十字此鄭未作二十年誤字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疏）左氏樣言云夏五月經書辛酉鄭厲

与傳書時為不日正也之例合于麻五月有辛卯無辛酉六

月之九日八月之十日皆辛酉從經時月皆誤卒月不誤葬

書在九月前与例合據辛酉於麻為四月之二十八日六月

之二十八日接出八月十二月不日謂之石經葬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疏）左氏樣言云按七月經書戊戌麻七月無戊戌八月之六日也

七月戊戌　八月之六日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注）春秋莫明其書葬（疏）○注春秋至書葬
秋此殺見滅例如此矣按注凡言春秋皆謂孔子作春秋也
此外時王之制也莫明其謂有之入納之文莫明有葬此
鄭厲公於桓十五年書鄭伯突入于櫟者入明莫明故此書
葬也傳年（曰）衛人立晉之府莫辭故桓十三年書葬宣衛公
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者入見其莫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
公是其例也若莫不明其則書葬以時義如僖二十四年
書伝天王出居于鄭其以僖十年（字）惠公之四年未見
經也晉文公六四年僖二十四年即四年之文而以晉僖三十年書葬
晉文公其於以晉文功見以陳責秋書秋為明其諱故此齊桓
晉文公之功又言陳貴以桓公之喜國也其美見於天下
故不為之諱（不以輝功）（六）（賢）者傳十年傳云桓公之喜國也長美見於天下
之諱未貴也文公之喜國也顯美未見於天下故為
晉文伯功未顯故為其葬矣不莫明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肆本
或作佚皆古字部作眚
書說苑云王者頒告史記宋世家作王青頒告赦諸人有小
罪死皆釋文本亦作者潛夫論引作人有小罪非眚者蠹
民文張敦賜於記一云古眚者過用周禮大司徒眚禮即省
禮也舊疏云肆讀如字省讀如減省之省也（眚讀也）舊疏見
者作佚本故明之云如字古肆佚同部段借字
肆者何跌也（注）跌過度也（疏）注跌過度○釋日穀梁傳云肆失
日赦也此兩傳諸訓者也失佚跌通說文足部跌踢也一
也疾行二者過義公羊閔芸云閔跌過度故也曰此與淺
為得解意言省善跌之跌穀梁傳之失即跌之者國語周語
不失其序注為其行意作不過其序是失有過義也釋文跌
大結反
大眚者何災省也（注）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
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忌大（又）自省勅得其省（得）此行乎
常若閔其自省故曰災省也（疏）注謂子至省也○勅宗本閔
閔本舊本又本勅作敕疏本

記檀弓云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
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正義按春秋時甲子昧
爽武王勝紂至于商郊又史記亦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
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
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
時昆吾說乙卯為亡則桀亦以乙卯被殺也鄭司農注春秋
以為王子卯自刑故鄭義也按昭十九年左傳子卯不樂禮稱
文引賈逵解詩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
是與鄭說同漢書翼奉說奉是則鄭司農所本張晏云子
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
以興（此說非也）異鄭義傳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
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
必待貪狠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
春秋諱之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之
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師古曰傳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
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之以為夏殷亡日不諱殷周
之興以為失之決不待考其義且天人之際相存者讀者
多立讀者謂以桀紂之暴虐又遇忌日其理為亡以湯武之
讀周先天而天不違所謂讀時消殃無定殃時消讀也孔氏
廣森經學卮言云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
為忌日按傳云乙卯昆吾稔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覽殷湯
革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推移大犧
桀實以戊子亡又不用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為疾子卯故為
其相刑似六晉義以子亞卯皆相刑獨疾甲乙故以甲兵十
幹之言若乙作寅卯日辰相配是謂重刑甲位在子於日辰
無比唯通五子之先故為乙詩曰吉日庚午王者以甲子故
喜其所忌庚剛制甲午破子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
乙卯之從按墨氏說春秋諸據會天人之道然春秋記事紀
人事為鑒於陰陽禍忌不得參之說子貢物言夫子文章可
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況天下乎彼誠君欲觀以河氏
推本人事為說正考傳云庚在子卯謂之疾日禮記正義云
子卯稷食菜羹注忌日貶也是也
鬍大夫何以為識何識不識必忌者也（注）時魯有夫人者忌者
日不樂者日常以忌失事不以忌之事故禮樂不得子卯日
所以書子之息也不可念曰而誹忌者者其本不事毋卯已
不貴忌者猶為商人責不詩賊注者白至恩也○閩本監
（疏）本毛本恩作思俗鄂本宋

注言小君薨也○毛本於諸侯字作正誤據經李氏篇郑君之妾稱謚婦即曰寡小君明其奉國君謹言寡故為居下薪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注文姜至本也○白虎通謚篇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群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通典引五經通義同後一說蓋即公羊家說以為夫人有謚義也陳定年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此以姓配謚理亦宜然通義云春秋之稱工逮戚原本遺說夫人從君之謚惠有莊姜宣姜穆姜戴姜皆是也如正嫡則無謚仲子是也自文姜以後不論嫡庶皆之嫡有謚定公之妾姒氏不書祔君乃及稱定姒此末世之瀆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注 言其殺君之子重也 疏 注言其至重也○舊疏云正以不言大夫為得出殺則知其是君之子故也按重其稱者殺大夫不為重也劉氏逢祿云不言大夫其未為大夫未命義杜云宣公太子也通義云陳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親貴宜為世子沸嫡者又未葬也稱人以殺者歸罪於款也言款之志在於操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自立為君未明故與此事相起禦寇左氏作御寇御禦古音義通上十一年左傳公子御說之薪也釋文本或作禦下二十四年傳御孫諫釋文本一作禦是也蓋皆相亂為義故得通

夏五月 注 以五月首時書者譏莊公在反孤國而不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 疏 注以五至首時○鄂本孤作觚穀梁疏引同唐杜正蔣云五月不首時其首時以著其喪也言文姜母喪在外異于大故也以夫時為于此更著其喪以存其常不按夏為盛陽而以五月首時著陽失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注 防魯地 疏 注防魯地○白蓋及納氏所云邑與隱八年取之宗其莒邑比悟言云秋七月經書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麻七月無丙申八月之十日也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疏）通義云等諱而從公言高傒不繫言
猶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得父之女也言左
好高傒狀不得敵諸侯並後君臣之分莫正與齊公子姓僕
大國之卿命于天子者當言高仲令言高傒即是抑之陽處
公季當貴言名氏故云於未氏其為陪一等同也杜云高傒齊
之貴卿

曷為就吾微者盟（注）據暨為公盟也（疏）注據暨至盟也○即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
暨是也鄭本暨作誤

公也（注）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當出名氏（疏）注以其至得日○隱元年
及宋人盟于宿傳疏及之內之微者也是微者不日也微者
盟例時不得書日故貴賤云此日者隱公冥君雖使微者有
可采取於餘也其則微者且不日此日知非微者矣僖十九
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是微者時案此諸如
餘之知為公
注大夫至名氏○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是大夫
盟出名氏是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何段本出作書是
也

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疏）通義云于暨言公及齊大夫盟于暨防設公此無君
而盟大夫故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諱
未聘而盟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公羊義疏三之七

何氏解詁　南宮陳立學

冬公如齊納幣（注）納幣即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者，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疏）注納幣至是也。○鄭本納幣不重此衍。（疏）毛本禮誤此。按集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吉，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昏禮記曰：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注：士謂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為官長。此所記文也。納徵禮曰：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

注禮言至質也。○禮昏禮納徵，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賈疏：按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體而言

詩邶風匏有苦葉云
雝雝鳴雁傳納采用
雁箋云雁者隨陽
而處似婦人從夫故
昏禮用之

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按賈文
從質皆亡字說賈氏所引書是亡字經傳人習見左氏經
故疏文也
注凡昏至時候○昏禮納采用雁注用雁爲摯者取其知時
候陰陽往來又云賓執雁請問名又云納吉用雁如納采
禮又云請期用雁又親迎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是昏禮
皆用雁故賈疏引鉤命訣云五禮用雁是也白虎通嫁娶云
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爲贄之用雁
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
隨陽之義也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
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江
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謂摯者爲贄雁者雁不再偶是以
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雁則否
所取矣唐氏世佐儀禮　云士摯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
故用雁注惟納徵不用雁記云摯不用死是也詩邶風匏有苦葉疏
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記云納徵執皮攝之
注納徵謂者禮納徵也十个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卷是爲
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
謂之匹由匹偶之云與此古大夫禮也天子加以穀圭諸
侯加以大璋周禮玉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
聘女是也庶人則緇帛周禮媒氏純帛不過五兩是也彼注
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嫁
禮必用其數五兩十端也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蓋庶人
卑故直取陰數與夏氏注晉云納徵宜重故特用皮帛不用
雁之經云也○昏禮注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白虎通嫁
娶云納徵玄纁束帛儷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
明陽道之大也周禮媒氏疏云鄭注來字謂之三纁二之三法天
纁之法地也況此從儀禮小疏云鄭用禮注云五兩十端
也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又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
尋然則每端二丈若彼疏云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
兩故十端也又鄭注雜記云十個爲束貴成數兩兩合其
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
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此云玄纁者玄三纁二也天子
之正色也天之色玄地之色黃而玄纁也又下經記
云皮帛必可制玄纁故衣服之重此等制爲衣服也又鄭周
禮媒氏注純帛以緇婦人陰也凡取禮必用其類五大當入
此元經束帛此經注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其則玄爲陽而纁
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經玄纁純云纁謂此象陽氣下施是纁

赤陽也按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
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凡五色者
皆比方之與黑同為異也五色之單者天之色乃全其五故
方之黑之入黑而為纁則於色皆藏猶見其方之色不正故
說文但訓纁為黑而纁以為陰數也然所見比類猶此方
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纁與之恆互用而纁成
又以纁為陽而不善謂者為此方之黑也蓋者象此方之色
黑不以青赤黃白為衰故曰凡昏禮者貴賤皆陰陽備節
乃謂惟士大夫之幣無二定庶民猶不當象之與謂昏禮也
用其數而以纁則生大夫以為不用其數手形謂言氏一
諸多有所異者用纁則取象出陰黃用元纁則取陰陽之誼
備皆昏禮之義然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
黑而用纁則以纁之中取備陰陽之色互不按士冠禮所陳
三服元端元裳乃服之下者然其庶人為上服昏禮儀則
庶人與其妻皆步服元而納幣以纁其纁文陳於元也昏禮
此陰故取象此方之色謂象婦人陰其氣也
注儷皮至是也○昏禮注云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
庭實皮鹿皮白虎通嫁娶云儷皮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實
偶也士冠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
為離九經古義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以

鹿為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通典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
以儷皮為禮說文作離其易離象傳曰離麗也禮記月令
曰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兩麗其田爲春秋傳曰鳥
獸之失儷故儷為兩也士昏禮注云麗兩也按周禮說文
作麗段白虎通引昏禮則儷兩也是許所見本作
麗蓋鄭本作儷不同白虎通嫁娶引昏禮作離則鄭注所謂古
文儷為離者是也其禮記通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
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故婚昏同即反古俗古義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
（疏）
譏何譏爾譏親納幣非禮也（注）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
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為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為重也
凡公之喪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也
（疏）禮白虎通嫁娶篇引禮文云納徵辭曰吾

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
徵上某是婿名也下某是婿父名也下次某使人名也女
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是納幣
時使人為之辭不親納幣時書示譏也曲禮記云不受
幣不交不親是則納幣以後始交親矣穀梁傳曰公之親納
幣非禮也故譏之
注時莊至為譏。○下二十三年傳云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
淫與陳佗相似是淫泆大惡也

注不譏至重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
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
此文姜之喪始踰年未要之喪所譏殺解之而以文與文二
年經同而知非譏喪娶也以彼但道公子遂故此譏喪娶此
非為公親納幣不知遠恥又下二十三年會夫人故知齊淫
為重也穀梁注云公母喪未再期而圖婚傳無譏文但譏納
幣者喪娶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注凡公至致也。○舊疏云即下二十三年春公至自齊夏公如
齊觀社公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之屬是也凡書至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故也但納幣
喜而有危故書至為危辭以起其淫也書公至在明年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疏）云本月誤日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注）據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致
（疏）注據柯至不致。○即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于柯不書日不致是也
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注）公如齊淫與
陳佗相似為一也（疏）注通義云傳言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
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齊如楚
不致此自是常例耳穀梁注引徐邈說云不以禮行故致以
見危
注公如至一也。○即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云陳佗者何陳
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
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是也公如齊淫是外淫
故與陳佗為一
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

諸國不與天子下聘小人（疏）釋文祭側皆反毛本作蔡通義
云祭叔即祭公也為三公亦稱
公不為三公則不稱公按貴作祭此周公之後僖二十四年
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與管蔡郕霍云
祭叔天子寰內諸侯是也
注不稱至書經○舊疏云如此注其正經決隱七年天王使
凡伯來聘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並是王使為皆稱使今此
獨不稱使故決之按穀梁傳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內臣也不
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范注引何休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
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君釋之曰諸
稱使者是尊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於祭伯為一心於王為
然於義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劉氏逢祿申何云如識
祭伯書其聘何并絕其聘此不稱使絕其法政如乎三
年表內比之我無君之例義異傳高子以為不以為使高
子使屈完然以為權在屈完當我也然則此不稱使明公之
諸侯宜絕故不與使之義我無君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傳
云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而以君不稱大夫我無君故
鄭國之君不稱使故也
注曰不至小人○桓四年注云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
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明不宜也桓公此與

觀社至同義○

天子下聘小人義同也○舊疏云桓公篡逆經於宰渠伯糾來
聘仍叔之子來聘然稱使而不絕之者公於經絕之於桓公
惡甚故去二時以明不宜若公羁釋故不言使以見絕國不
與天子下聘小人而已周秋見義不嫌一種未可在諸也左
氏無傳杜

夏公如齊觀社（疏）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注）觀社者觀祭社諸
注言觀社者與叔孫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於郊境也生
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
諸侯用羊豕（疏）穀梁傳無事不出竟諸侯非朝聘會盟之事
不得出竟（范注）此譏事為觀社祭雖非淫亦
不得也
注劉氏竹林云故言觀遍觀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則
諱淫也大惡也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注時莊公實以淫泆
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為譏故是與

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既與天同功唯當社配之故不
得稱天而祀與社同功故得祀之以為社而得稱社也未知
孰是鄭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也不言責地示明社是上公
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社后土也孝經說注云社后土也句
龍為后土鄭駁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
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
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后
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
地神也不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社祭地神又鼓
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土之地祇也是社為地祇也又
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疏云大社王社諸侯
之左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所生云亦大社在庫門內
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所謂
侯亦當然也
注故歲至祭之○正義曰通社稷之文歲再祭之以春求秋報
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又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
社稷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穫禾報社祭稷是月令仲秋
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事又為鄉黨為言三十二月祀社月
令仲春仲秋皆有之并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

按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仲秋命民社二也詩大
田以社以方謂秋祭也月令孟冬大割祠於公社三也
是也天子大祭也祈年文知天子亦祭也
注云至羊豕○正義曰通社稷之祭社稷以三牲以重功故
也者召誥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是也制曰天子社稷皆
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祀祝疏引援神契云報社稷以三牲
何重功故也鄭注周禮云當之三牲牛羊豕皆為大牢天子
三牲故稱大牢諸侯不用牛故稱少牢也續漢志郡國縣置
社稷用羊豕用古諸侯祀也用祀牲之人陰祀用黝牲注陰
祀地示此郊及大社稷知天子以牛諸侯以羊皆有黑牲
也白虎通又云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
廣孝道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也故孝經曰保其
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公至自齊○疏通義云危殆例月此之極國不踏危義上見故不
荊人來聘荊何以稱人○注 據上稱州 ○疏 注據上稱州○上十年
荊敗蔡師于莘十六年
荊入蔡止稱州也

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

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　稱人當繫國而繫荊

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疏）注春秋至進之　以漸進之明醇之道　善累

之道乃夷狄之所能故一舉而進之以其能慕王化修聘禮

受正朔即進以與之也繫蠻觀注云荊楚國先聘我比見

賢

注稱人至不足○據聘記云六經而讀之當作壹按此疏引

襄二十九年傳作不壹而足閔本監本毛本六經亦作一注云

隱陽侍御史大夫貢禹持其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

不一而足昭古曰言制節之不皆稱其所用也上十年傳之

例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此稱人當繫國似稱人繫州

故解之也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文九年襄二十九年傳文

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

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也又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書賢季子也

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如是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疏）穀梁傳曰及者內為志焉爾

蕭叔朝公（疏）杜云蕭附庸國叔名齊氏名布考證云按十二年

傳蕭叔大心似此人字叔名大心也杜以附庸之

君例稱名故以叔為名耳

其言朝公何（注）據公在內不言朝公其在外言會（疏）注據公至朝公○即隱十

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之屬是

注在外言會○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及公會某侯之屬

皆是也

公在穀也（注）時公受朝於穀故言朝公不言公不受於廟（疏）傳曰

其不言來於穀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通義云其在穀

而萊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其字

注時公至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

廟者子謂不能如已當王歸其於先君且重賓也又十一年

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此言朝公者故要

之也顧氏據高貴禮表云禮朝聘受於太廟書朝公者志其之

偁而兼故之簡也故而識之社云秋蒐狩不時不言其凡書
外朝則禮不得具焉禮不得合正義又違遇于穀是穀蒐朝
公數之而誤於不言事也

秋丹桓宮楹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注〕楹柱也丹
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言丹桓宮楹欲從天
子諸侯有制也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礱
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禮宗廟例時〔疏〕莊傳曰秋丹桓宮之
楹二十四年書刻其桷皆非禮也穀梁王述云作帝門丹楹
刻桷作雉門及兩觀冠三名非延廄新築不始下也莊傳
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
大惡無乃不可乎
注楹柱也○說文木部楹柱也釋名釋宮室云楹亭也亭亭
然孤立旁無所依也考工記輪人蓋杠為程注程即楹也爾
雅釋宮其上楹謂之梲注侏儒柱也禮疏引李巡曰梁上短
柱也又引孫炎曰梁上侏儒柱一作棳釋名云棳儒梁上

短柱也則楹有二楹本柱名因之梁上短柱亦名楹也
注丹之至示之○下二十四年穀梁傳云丹楹非禮也又下
二十四年傳云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
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注非禮謂取仇人女也非
正謂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正宮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為
夫人飾之也○自廟直遂夏之將入三月然後祭行男姓
至月既致之三月奠菜于廟禮齊云莫宗乃致既則
將之三月乃奠菜于廟奧于西方凡廟于此方而後祭於廟
者然之廟于南山云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是其禮
在翁三月告廟亦宜於禮時當善奠婦宜行禮桓宮知丹
楹刻桷皆為夫人廟見故所以讀之也世四年去傳姓注之
將迎夫人故為盛飾者也江氏禰說禮記曾子問云曾子
問三月廟見云云語即禰祭于禰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諸廟
見奠菜祭禰是一事前既完宗云未然實嘗其奠祀禰
之廟可以見於所知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
不祔於皇姑所以不遷不祔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
知廟見及有祖舍奠菜子問所云廟見是奠菜指舅姑生
其共祢之祫祭即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既沒者
其止行祭禰不到舅姑廟見也又孔疏謂舅姑既沒者
說也或曰經說若奠菜之禮是即以不並著廟見之文曰

經書詳於常禮及風異事故不及三月而後其言葬者特以
見實其禮及之也主為廟見說詳焉褚氏寅亮復禮
實復其存則當時見其亦三月廟見實我其後實存州稱人
未廟而見則不行葬某之禮者實疏禮而明庶民蔚之謂實
其編者疑此見其存此不須見云此皆禰廟可以不見其存
此靈見謂壁讀於存此廟見於云此者實見其未當言廟
又以由而見其皆是一編之見疏謂稱人未廟以實者存則
撰稱於某禮其之廟可以入其禮其之廟矣乃見者見其主
事者旭虞故其疑實存此以不見為正三月祭於遠禮也三
月祭某實禮也不可復不為一禮疑遠謂某某之禮適得乃
得行之虞禪則虞矣按三月廟見為實其疑疏所以代鑒謂（實其存時）
其之禮故止於禰廟稱人而實其接之室使代正後乃主
祭故實其主則禪自作謂以為代矣若實其疑則未嘗受故
先見禰而未受之實其此然後可以行時祭也所謂稱人不
見禰並以上也李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皆特指禰廟皆禰
行事於廟記云宗祧禰廟是也其內禰廟則本廟不以別之
主祖廟禰廟是也故鄭稱注以廟奧為考妣廟也蓋是所為
節以讀大之之与
注傳言至制也○惠士奇作不誤據呂傳曰天子諸侯黝堊
大夫倉士黈御覽引作天子丹諸侯黝堊所謂天子諸侯
各有制也晉傳用天子禮故云丹楹刻桓宮桷非禮也穀梁文
云作主桓宮以惡莊為不言桓宮而言桓宮以桓見殺于齊
而葬其宗廟以華飾之也惡莊不子其事尤甚
注禮天子至首本○國語晉語云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
達椽也礱不處于文云諸大夫見之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注密細文理石謂砥也先粗礱之
加以密砥又云諸侯礱之注無密石也又云大夫斲之注不
礱士首本注斷其材而礱之加密石乎引者大傳云天子之堂其桷天
子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大夫達棱士首本注鄭礱棱之
也密石砥之也達棱其謂大夫通斲之使有棱角士首本但
首本也禮運疏引含文嘉云士首本者也士斲去木之首本會
含俚與虞預相應下二十四年穀梁傳曰禮天子之桷斲之
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楊何
氏所引晉語此言椽桷之制與楹無涉故回疏謂此何氏於
其楹下援言之矣按說文不部礱下作天子之桷椓而礱之
穀梁楹當依鄭氏篇所引作斲穀梁傳當為大傳晉語出華
注皆作斲可證棱此謂斲其通體俾成棱故曰達棱首去其斲
其首也楚鐵讀殺不足云及其後世乃椽不斲首茲不剪矣
斲制之事虞穀梁之功大夫達棱士首虞人營內木構而成
是也

注失禮至例時○舊疏云正謂此文是也下二十四年三月刻桓宮桷書月者以其功重故也此謂失禮從常之例也若其祭祀失禮則書日是以隱五年初獻六羽下注云失例也思神例日是也若然逆宗廟而失禮者亦書日即閔二年夏五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而定之年九月立煬宮亦非禮而不日者所見之世其恩尤厚故不書日使若得禮然若或然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注）曹達者秋卒月葬時也獨卒日葬月者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疏）注曹達至時也○即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冬葬曹共公是也宣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宣公是也成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曹伯壽卒書日者彼注云日者公子喜時之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以也其書卒葬者日月下者不嫌日月兵者文各自有解

注於卒至不日○即桓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是也彼注云卒月葬月者曹伯年老使世子射姑未朝春秋故書日以為恩錄之獲與大國同其後四年注卒日葬月達于春秋為大國例是也通義云曹鄭皆同姓之國然惟曹終生錄卒葬與鄭同射姑以後遂月卒時葬達於春秋蓋特之也春秋記亡國數卒以弱小不能自存唯書列於成國而書春秋之中先見夷滅待曰國者未地者與之言不教世渫弟能教于曹者是也春秋者不子之惡其物性不可用忠臣之諫死於武冠服上俗之好者不任小人悖戾之行將作其上俗之教侵辱以棄行於三百人其後賁鼎又家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曹之君世濟其道（注）以至於亡也所以深惡曹而為當國世戒也

注入所至復日○舊疏云即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是曹為小國の所聞之世而今書卒月不言其日其所以使聞之世已得錄之故所聞世可以書日但以擬同大國故不日矣通義云依傳稱以為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書卒葬例國之史官僅見略史且略史亦以損於書而獨與之闕其卒日載法其遠而日存乎寵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疏）大年公羊經為十二月甲六七日扈大事表云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書卷縣有扈城亭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是也原武縣同封府今併原

懷慶府按察者遣舍其家也未知何事或前有厄与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注莊公有淫泆貳

之行疏注莊公至之行○解云鄂本淫作汙按勘記云按

四字解云莊公二字當從釋文本有汙二字疏標注汙貳之行

事無注泆字知通義云貳義名傳瑕貳之貳言我事齊者貳矣是

心淺而人降戶鄂師次于成是其驗也不得不出之盟日此

時有他國惶非獨我貳故於公書盟為不信辭不言及言

會者蓋我貳無從之之意按汙貳不詞汙貳疑汙貸之誤貳

古忒通尚書洪範二衍忒史記注引鄭注云卦象不變故言衍忒

忒也是鄭本作貳易象傳曰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貸禮月令

無或差貸之即忒也呂覽正作忒詩卷經文字貸相承或

借為貳字是也詩大雅瞻卬鞫人忮忒毛傳忒變也宋王釋

言差忒也郭注忒變異不一傳意謂莊公之行卑汙變雜

也作貳此段借字說文貝部貸以人求物也貸之本義

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注據上說以齊患我貳相疑

盟故日也解云非齊惡我也我行汙貳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疏注通義云我貳則不信在我不在彼也故日之於桓會接

也注據上至之也○校勘記云鄂本說作託蓋由此誤言鄂本

以下同毛本言說云注意據託以齊患我貳相疑而盟故日

故魯子解之曰非彼然我然也故解言非齊惡我實我動作

有危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疏說文木部桷榱也椽方曰桷引春秋傳刻桓宮桷又

榱椽也秦名屋椽也周謂之椽齊魯謂之桷宋玉釋文引字林云周人名椽曰榱齊魯名榱曰桷宋玉釋宮桷謂之榱注

屋椽釋名釋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之相

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穩旁下列衰衰然垂也

爲彫或得其桷屋注桷椽也方曰謂之桷刻其宋王釋宮全

謂之鋸其謂之刻方言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許慎桷

有寫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注与丹楹同義月此功重

俞氏曰詩可與言哉不言何以始可與言詩哉蓋以何義也若如說哉今何哉為二

則何以告往知來哉當為誤歟至若曰若曰擬始擬也始擬何以可義哉

即以哉為之言詩言哉何也王氏曰說說哉何以作擬始可與言詩哉回不思

於丹楹疏漢書劉向傳反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台囿後嗣再澄春秋刺而適義亦此傳不直言丹楹刻桷於禮也今本經內此事不書丹刻既丹刻故不書加傳譏廟楹經訛合兩義故特連楹宮言也

注與丹楹同義○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注云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某也

注同其至丹楹○舊疏云所以失禮宗廟例時故如此注通義云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蓋丹楹在繫廷之刻則加本有雕飾于

葬書莊公疏舊疏云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注諱淫故使若得禮者也疏

穀梁傳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據穀梁其實此齊其文諱之其即娶之其公羊以為禮正春秋重娶之義也說苑修文云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君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論於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迎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琮未修辭不敢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箕帚之事敢不敬拜彼敘親迎禮似本諸傳此其義未及也

祝譏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

注諱淫故書也○舊疏云舊注以為齊本實淫通如謂親迎為往但春秋之意以其大惡不可言之要此言其逆女使若得禮而書也無其華禮記云何休曰莊公十四年公如齊逆女使月以書親迎禮也此譏親迎何也親迎之禮即今之常事以此更例也其經於齊內女大夫不可言然譏侯之禮此時不踰竟然則其何為至齊乎故去例書以齊逆女始見傳從經為諱辭故曰禮也而即於二十七年正之莊嚮來逆叔姬侍何議乎夫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言大夫越竟非禮則公之如齊為禮而知何休大夫往至逆女於路常有所據曉故竟內乃得親迎禮以屬於起其如也則譏侯往實於大夫不當越竟

之事據大夫不娶要故譏其處也親迎得禮以從之子譏紀
侯不親迎例於之則其親迎自為得禮其實諱莊不言如宋
故春秋譏諱之諱之曰親迎之地是通義之自有通義云何
以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云此文似
而喪親二家之喪春秋亦要此正相當娶于姜猶母子氏
宜母黨氏文已娶於大夫則必從夫人之黨得譏母黨其義
成二者已未知傳文來其所為內逆女例月而此反從如
不月逆也實即從要母黨出正服之與何其實之子於之子
相為婚姻實春秋之義也據通典引雜記云今之人稱為
相婚禮與日中好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物不可不混中好
之親古人以為喪捐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不婚
是不親親故也按白虎通謂小功已上不得娶自疑其親
不通總麻雖從母之好祖父母以下於至小功小功已上喪好
屬也蓋謂總麻已上通不得娶則之好屬不得娶明矣何
為殺總麻已上之文乎亦疑無要從母之理親也宜其親時
誰使家有失禮不要者故春秋家先師有譏要母黨之文識
如孔氏所云蓋門二者者故白虎通采之與
桂禮記正婦禮曰四說云禮旨禮者奠此說致婦載之三
月見廟菜禮廟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西祝告稱婦之
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又曰某氏來婦敢

告于皇姑某氏是婦始若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
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又記云婦入三月然
後祭行注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是三月
廟見之後乃得與祭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
義也若未廟見則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
之黨示未成婦也是也鄭注云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
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舅歿姑存則婦有世舅姑
婦執笲菜祭饋但見其醴婦之祭腆醴祭醴成婦禮也章
氏節某儀禮 云祭謂四時常祭之以謂主婦逮事舅祀
婦乃行也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
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逮婦廟見宜疏指逮
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須逮婦以廟見奠菜宣饋席婦不
饋則亦不奠菜也按重祭自止逮婦若廟見所以成婦席婦
逮不逮成婦乎其異於逮者從人醮之不饋與程氏謂席婦
不饋亦不奠菜我舊疏云從言此說逍遙若夫人未至于
國而行婦事疑非正禮明矣按莊公先淫後取是未婦而
婦故注稱非禮正之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疏)之陸云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丁丑戊寅七月之二日の日也音義地理大夫宗婦覿用幣八月無
此秋入於書在七月經於月上先書秋冬至自齊下書夫人
之の別其月亦日也其事所謂夫人不僂不可使入与公有
所約然後入其中之見妻也非公迎夫人先以七月至夫
人於八月方入傳寫誤也月為八月至物於麻而七月丁日
者二日戊寅書三日
其言入何(注)據夫人姜氏言至不言入(疏)注據夫至言入○即桓三年書夫人姜氏
至自齊是也
難也其言日何(注)據夫人姜氏至不日(疏)注據夫至不日○即桓三年書九月夫人
姜氏至自齊不日是也
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与公有所約然後入(注)僂
疾也齊人語約之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
即入也至後与之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辭也夫人要
公不為大惡者本事夫有の義雖然繼等而朝君居之禮也
三年憫隱夫子之意也國其危可悲見帝之義也桓拗之由
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疏)注僂疾也齊人語○
挍勘記云段云僂即屢字即今屢字訓數亦訓為疾荀子儒
效云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云賣之不可僂售
也楊注並云僂疾也通義云僂俯也不僂者謂不肯俯順於公
之謂未免迂回爾雅釋詁屢疾也屢即婁之俗釋言云婁
亟也說文婁務也務趣也趣亟皆有疾義詩小雅角弓云式
居婁驕釋文本亦作屢婁數也又婁之訓從婁曰故正月屢顧箋
皆云屢數也禮記祭義云趣以數注數讀為促數之言速也
速亦訓疾也
注約約至辭也○杜說左傳則此文說之云蓋以遠仕故疏
引穀例曰莊公殺劉覆之盟(宗)遠仕故即位二十三年乃
要元妃雖丹楹刻桷身自納幣而有遠仕之嫌故与姜氏俱
反而告之經所以不以至禮為也據公羊耐無遠仕劉習事

命之按老人不可疾恒之即當云老人不順不可使入不當云老人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
能使字訛也使當讀為接說文手部接捉也支或以兼為之誤也當據蕎耕
或兼為王使之秩也釋文司馬注曰兼章也正按習章義之人不老人之
入且相章中不入也不接此言不可章也接使同聲故得通用人相章中語之
使執近相章中習語也說文走部逮速達也言不讀連讀也以步相連習之遠
言語相連習之謂其義並通矣[illegible]按訓疾亦是不可通不如從作接解

故注家以為遂媵妾無國君所生而生子與宣及子惡莊
公立此已三十餘年而不娶故左傳載曰孟任為夫人事
也其實有故子般為莊公嫡子季友請以成季之割臂盟自
亦禮不備又內娶國中皆大夫婁秋諱而婚不書朝莊勝自
為逆表信其訂策如齊往逆如遂又禽夷京姜皆蓋任所為
故此稽留不當旋順故而總之至後之也
注夫人至貴之□子未親作覿依毛本白本通稱要之婦事
夫有の社中雜而嗌成豐澀振纏笄總為朝君臣之道也例
陰之具父子之道也舍訂者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
之上朋友之道也詩齊風雞鳴傳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
西義引列女傳魯師氏之女齊姜戒王曰其如之平旦纚笄而朝
則省君臣之義蓋未之列女傳失御覽引列女傳民春
齊姜其如之咨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首故婦
事夫有五義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義沃盥饋食則
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如識則有朋友
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為此繳吳詩疏又云為
以為夫人纚笄而朝謂禮記內則接列女傳繆纚笄而朝有
君臣之義謂朝於夫四九自禮朝也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
云纚笄宵衣則首服纚笄衣宵衣矣李氏黼平玉氏鍾義
云古者雞初鳴盥漱櫛縰笄總以纚縮髮以笄固髻纚笄畢者頭

加於首者祭祀之事又從加被首之服如周禮所謂副編次
首笄所謂婦人首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
於君子者也毛道的見之服雜不知亦鄭同服被禍纚笄
後亦如省加飾可知毛傳言纚笄為朝謂纚笄後即須朝見
其早晨可知言纚笄為朝此其義皆當如此三年以後來知
同時成夫婦之於夫如子之於父皆服三年首親之因同與
相稱此詩鄭風著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畿
即機故史氏稱毛詩古義云呂覽曰招歷之機高注招至也
歷機門內之信也舞整於室中鄭箋至于歷機故云稱以自
佚詩曰薄送我畿此不過歷之謂然則機之內即謂門內
也注云為夫人婦人妾之故如難辭而為諱明不為大惡以
者の義故也何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皆諱而不書今為
為之故知然也數畢

戊 宗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疏）通義云宗婦
范寧以為同宗之婦非也左傳穀梁皆以宗婦杜
夫亦觀大夫宗婦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曰禮大夫不見
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如則以大夫宗婦為
二是下傳此年婦贄用不言大夫易同姓親与左氏同与

穀梁子古人訓詁簡精為大夫如喪服為大夫命婦者傳曰
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
者也其夫者齊衰釋從讀者或於大夫命婦為一故無釋之 讀禮
引彼證此則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為一其其莫
云嘉承之例其與夫人不言者為從言及所行制其界也何
大夫宗婦不言夫何也曰此大夫之婦本一人無庸及也何
以知為一人曰傳言宗婦其大夫之妻也又言夫宗之宗服
傳云宗者婦人之禮不通於男子者也士昏禮婦執笲棗栗
又云受笲腶脩曲禮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是也於是則
書宗婦足矣曰有宗婦之夫為不為大夫者有庶子為大夫
而其妻不得謂宗婦者宗大夫宗婦指宗子為大夫而其妻
為宗婦者也古有此文法者曰其單喪服請子夏所傳文
法相同故喪服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
為大夫妻者也文法與此一例小君至大夫宗婦有贄見
小君之禮本同經無明文以記推之何有也雜記婦見舅姑
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據此有贄見之禮矣所言宗婦者
為傳云宗子蒞族人於堂宗婦蒞族人婦於房皆統理族人
故古人重大宗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禮有內宗外宗鄭
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外宗
又得並無之黃氏奔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

姊妹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又有同姓大夫之妻貴大記所云
外命婦也又有外親之婦亦謂之外宗服問注外宗君外親
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則亦謂之內宗之婦大夫與同姓大
夫之妻覿耳非謂大夫與宗婦雙之為文也是傳文並不言
大夫見小君其宗男女同贄直謂婦人不用禽鳥於男
子故其丸禮杜說牘之疏從挾其說又為詁據徑謂小君
與君同體義亦貴見宗廟無別宗數據禮記正義其此甚孔
氏本革文別也傳賈公亦義此事云婦贄無別是男女無
別也按謝傳讀大明以杜之說均強無據自序通讀贄為別
公羊傳曰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

覿

覿者何見也（疏）說文人部儥見也段注云儥訓見即今之覿字也釋詁曰覿見也公羊義界傳士昏禮聘禮諸經
鄭注國語韋注皆同按經傳今皆作覿之新字儥廢矣許書
古覿字以從字例之蓋禮經今文作儥古文作覿許以古文
不從今文也與大傳皆為見為賣非是按漢書五行志云宗
婦見用幣是以見代覿故皆訓為見也左傳服虔云無德
覿而見之亦謂相見也

用者何不宜用也（注）不宜用婦贄為贄也（疏）傳曰男子之贄羔雁

雉腒婦人之贄棗栗鍛脩用幣非禮也用此不宜用也古
傳云男子同贄是無別也謂不宜用幣也新婦以大夫亦見
為婦從之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也以其罪不赦

見用幣非禮也（注）以文在覿下不使齊見知為非禮也（疏）注以文
通義云見禮也用幣為非禮也不言用幣覿言覿用幣者其
事專於上嫌其禮於下明疏云嫌其是禮宜言大夫宗婦用
幣覿是也

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注）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姑
以棗栗為贄見姑以腶脩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
乎辭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修正執此者
其辭云所取以敍情配志也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
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之取其耿介雁取其長人上有先後
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
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污內堅剛
而外溫潤有似乎仁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而達於天
而臨祭先祖有似乎聖人故執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日者
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
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為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為調族
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為大宗
旁統者為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
子諸侯世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宗若
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者也（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鍛脩
丁亂反注同本又作腶音同

干於本腶誤服今訂正向序通讀贄篇云婦人之贄以棗栗
段脩者婦人无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取其供
養饌之閒共義人也故后夫人以棗栗由段脩其凡肉脩
陸也又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段脩出故君社侍曰宗
擇取用贄加禮之所則曷用棗栗云乎段脩云乎者何以贄
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國語魯語云婦贄不過棗栗而記
曲禮云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注婦人无外事見以羞物
也正義婦人无外事唯以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上物為
贄也
注腶脩云脯也○白虎通瑞贄云腶脩者脯也通義云肉切
而乾之曰脯加薑桂鍛曰腶脩周禮內饔凡掌共羞脩腶脯
之有司徹云入于房取糗与腶脩注腶脩擣肉之脯曲禮疏
脯摶肉無骨為脯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以脯肉禮
腊人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鍛脩与脯失
同故以腶脩為脯矣釋文云腶脯加薑桂曰脩與脯与腶
脩大同而微異其舊疏多誤如此穀梁傳云未脩之肉不分
竟肉以肉言之故知脩為脯矣又下曲禮婦人之贄脯脩
棗栗謂之脯脩是義並與不鍛者曰脯鍛者曰脩是乾肉
而薄析者也周人腊人凡四獻之脯腊膴胖之事蓋薑實之
注禮婦人至用之○禮昏禮疏引此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棗栗
為贄見姑以腶脩為贄此上從姑字下從舅字當據正按昏
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階舅席于房外南面姑
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
興答拜婦還又拜是見舅以棗栗事也又云降階受笲腶脩
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是見姑以腶脩
事也又夫人至尊故並用之穀梁從禮記說謂於舅並用
棗栗見姑纔用腶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為實其說非也
注云字辭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閔子云辭語陽貨
篇五帝云辭哉是皆語辭也通義云不質言之其或棗栗也
可致腶脩之不剛取其一端也並用亦通○栗取其敬栗
注棗栗至謹敬○穀梁注棗取其早自謹於事此為誤按作
取以早起栗謹敬詁栗也魯語韋注棗取其早起栗取其敬
栗者縮疏引先儒說以為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穀
梁注文云栗取其鄭本自誤自下同
注腶脩至脩正○穀梁注作鍛脩周禮腊人凡田獸之脯
腊膴胖之事賈疏注腶脩取其斷自脩整禮記昏義云棗栗段
脩作段同左疏引先儒亦以為脩取其自脩也鄭本正作止
誤
注棗此至志也○杜注以早晨也云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
敬白虎通瑞贄篇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

注凡贽至用雉○旧疏云此下由礼文广言诸侯用圭此言
而其羔所见者也贽鬯也十二云凡执贽天子用鬯公侯伯用
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御览引异义注谨案周礼说五玉贽以
自公卿以下执禽者异之羔也按周礼大宗伯云以禽
禽作六贽以等诸侯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
人执鹜工商执鸡礼记曲礼云凡贽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
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此不及庶人以下盖亦以挚鹜童子委贽而退也
故御览引异义文云礼不下庶人工商又无贽粗似五经异义说
工商有贽也白虎通又云工商不得与士同以为之制盟其
者卑以副其意也如是亦不及庶人以下按校勘记云此本雉
误雉依讹本订正
注雉取其耿介○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白
虎通云士以雉为贽者取其不可诱之以食慑之以威必死不
可生畜士行威介守节死义不当移转也说苑修文云雉
者不可指食笼狎而服之故士以雉为贽礼士相见礼冬用
雉注取其耿介夏用腒者有所备也
注雁取其候时而行○白虎通大夫以雁为贽者取其飞成行止
成列也大夫职在奉命之适四方动作当能自正以事君也
繁露云雁乃有类于长者长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后之随
也必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为贽大宗伯注雁取其候时
而行说苑云雁者行列有长幼之礼故大夫以为贽士相见
礼大夫相见以雁注雁取知时飞翔有行列也经义述闻
云士昏礼记曰贽不用死郑注贽雁也是雁乃生鸿雁野
鸟不可生服得之则死若以鸿雁为贽则是死贽与记之
贽不用死者不合又士相见礼贽冬用雉夏用腒是四时
是四时皆有执贽之礼鸿雁遂春北去仲秋始来夏月无雁
之时大夫将何以为贽乎由是言之所用必非鸿雁矣雁盖
鹅也鹅乃常畜之物故四时用之世礼故鸟其拂其言高鸟
此则多备也郑注备其昏曰为其婚实人也古者执鸿雁六
者备其首为士相见礼但云贽不常(?)之以彖为无备者
之文则其为高鸟明矣李巡(?)刊误曰皆执雁入莫执贽之义
也雁是野鸟飞行若谓执以鸟替之也向白莫雁在工野
雁鹜之类雁之属也按鹜亦谓之雁古人莫用雁而谓用鹜
以谓用其野之雁不后人以鹜代之也
注羔取其群而不失其类○白虎通云卿以羔为贽羔羊不
党卿职在尽忠率下不阿党也大宗伯注羔取其群而不失
其类说苑云羔者羔羊也羔羊为不党故卿以为贽士相见礼
上大夫相见以羔注羔取其群而不失其类也韩诗外传云
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啼类
义者羔食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故卿以为贽（繁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

為宗秋禘与玫瑰以為贄

注玉取君子。○白虎通云：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溫不重，明自信之德全也。說苑云：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贄。又雜言篇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繁露云：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磬，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搏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污，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是也

注鬯取至聖人。○白虎通云：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詩大雅江漢云：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箋：合而鬱之曰鬯。序注：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繁露云：鬯有似於聖人，其純仁清粹，為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莫著為德，言莫於事者，盡為闇降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草之心，精束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於天，其清粹無擇，与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

注均致至德矣。○繁露云：執贄之意，可以見其事。白虎通云：羔其崇孝以彰其意也

注取其至日也。○毛本延誤遊

注大夫至姓也。○詩李樛疏云：春秋大夫宗婦覿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杜注謂諸姜，同姓之女；宗婦謂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據同宗之婦未免過矣。據何氏本無據，大夫之為宗子之婦言与

注族所至序也。○多本段下有疏字，依鄂本刪。按多本作涉上說疏誤衍也。白虎通宗族篇：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宗，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禮記大傳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儀禮喪服傳云：大宗者，收族者也，是也。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

注據禮至小宗。○白虎通又云：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

百世之下所宗也宣公為立二昭二穆與文而為五廟
曰祖禰與文武而為五廟其為祖後世為祖宗又為
為祖後世為祖宗宗又為
為小宗以其轉遷易於大宗也自為宗所謂小宗者
以倫矣故大傳之文易
猶未世同出後世仕為祖祖易之世遞親人等之謂之大宗
此易王制所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士祖考也此皆宗也故書三宗即以廣文和矣春秋傳曰
祖為大宗也故書曰惟王建國天子設official之世即以受爵也惟
為大宗也大傳之文祖禰之廟而已為祖廟也故書曰
為宗所謂小宗也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有
此宗也故書之文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文祖為祖此百世則遷世別子之後世為世不遷也
世遷也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也以言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凡五廟而百世此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祖禰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為宗也故書曰惟王建國天子設official之世即以受爵也惟
為大宗也大傳之文祖禰之廟而已為祖廟也故書曰
為宗所謂小宗也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文祖為祖此百世則遷世別子之後世為世不遷也
世遷也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也以言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凡五廟而百世此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祖禰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為宗也故書曰惟王建國天子設official之世即以受爵也惟
為大宗也大傳之文祖禰之廟而已為祖廟也故書曰
為宗所謂小宗也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文祖為祖此百世則遷世別子之後世為世不遷也
世遷也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也以言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凡五廟而百世此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祖禰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祖禰与祖父為宗二昭二穆與文武而為五廟曰祖禰與文武而為五廟其為祖後世為祖宗又為
祖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為宗也故書曰惟王建國天子設official之世即以受爵也惟
為大宗也大傳之文祖禰之廟而已為祖廟也故書曰
為宗所謂小宗也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文祖為祖此百世則遷世別子之後世為世不遷也
世遷也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也以言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凡五廟而百世此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祖禰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為宗也故書曰惟王建國天子設official之世即以受爵也惟
為大宗也大傳之文祖禰之廟而已為祖廟也故書曰
為宗所謂小宗也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文祖為祖此百世則遷世別子之後世為世不遷也
世遷也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也以言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凡五廟而百世此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祖禰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祖禰与祖父為宗二昭二穆與文武而為五廟曰祖禰與文武而為五廟其為祖後世為祖宗又為
祖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為宗也故書曰惟王建國天子設official之世即以受爵也惟
為大宗也大傳之文祖禰之廟而已為祖廟也故書曰
為宗所謂小宗也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文祖為祖此百世則遷世別子之後世為世不遷也
世遷也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也以言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凡五廟而百世此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祖禰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為宗也故書曰惟王建國天子設official之世即以受爵也惟
為大宗也大傳之文祖禰之廟而已為祖廟也故書曰
為宗所謂小宗也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文祖為祖此百世則遷世別子之後世為世不遷也
世遷也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也以言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凡五廟而百世此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祖禰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祖禰与祖父為宗二昭二穆與文武而為五廟曰祖禰與文武而為五廟其為祖後世為祖宗又為
祖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為宗也故書曰惟王建國天子設official之世即以受爵也惟
為大宗也大傳之文祖禰之廟而已為祖廟也故書曰
為宗所謂小宗也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文祖為祖此百世則遷世別子之後世為世不遷也
世遷也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也以言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凡五廟而百世此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祖禰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為宗也故書曰惟王建國天子設official之世即以受爵也惟
為大宗也大傳之文祖禰之廟而已為祖廟也故書曰
為宗所謂小宗也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文祖為祖此百世則遷世別子之後世為世不遷也
世遷也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也以言祖禰而上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凡五廟而百世此四世則遷世也注疏多易也祖禰別子
祖禰與祖禰之間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為一世

宗聯族私矣此王所以重大宗也宜謂不廢小宗以繼大宗
乎案此觀之云適子不得後大宗而以中言支子
為後之義或謂大宗可絕也静如大宗當時為絕之說非矣
通典又載劉智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大宗則大宗
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
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繼父隨
讀禮通考云古禮立宗無子則立後未有以宗無子為之後
者也小宗無後者當從祖祔食之禮則雖未嘗謂為其
祭祀固未嘗絕也如二說皆是庶孫之前雖則喪服經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專指大宗言故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
宗也通典載徐總曰社稷所稱為人後之大宗所以承正統蓋
謂大宗之重主承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是也為人後者孰
後之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
注天子至尊宗之日序通宗族之諸侯尊宗明當此宜之大
夫不得尊宗何曰諸侯世士傳子宗故尊宗大夫不傳子孫
故不尊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漢
書桓榮傳曰諸侯尊宗至庶尊嫡如漢白尊宗始封之君為
為諸侯則尊其所以為宗子之事桓榮學鄉與王莽說同也
天子諸侯絕宗姓故大夫以下不得與諸侯為宗禮記大傳
主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君恩可以下

族人皆臣也不得以其戚戚君所以尊
君別嫌也以三牲饗即合族之道也故大雅公劉篇君之宗
之毛傳以宗為大宗鄭箋易之以宗為尊明大誌諸侯
為大宗也其實尊之之義蒙於周代夏以上或無尊宗之
事也周代嘉大夫則無故喪服有大夫為宗子之服傳曰何
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明宗子為士正為大
夫不敢以尊降其嫡也故喪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
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注重祿貴宗也是諸侯有以代宗
大夫不得尊宗也即尊宗不尊宗之義也大夫士皆臣也不
得以一日之貴加乎族人亦由不世之故然其實春秋時
列國多世卿亦宗法自不廢也通典引後禮馬氏注云君
所旁為大夫不敢降宗子均服齊衰三月若祖故不降也
杜氏曰大夫不尊宗故也據此諸卿後禮正義云前言大夫
於人為宗子此復言大夫為宗子此大夫當降而親猶不降
之而不服均傳以不敢降服之也此亦並絕屬故言馬氏者以
五屬言之故也
注著言至嫡也舊疏云所以宗子者宗族之本故也喪服
傳云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通典引雷次宗云尊
祖故敬宗明祖已殁也今由族於尊者但敬宗以致敬尊祖
之心

大水注夫人不制注邇二叔陰氣盛故明年復水也疏注至水也

〇下二十七年傳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通義云丹楹刻桷以悅仇女遂乃頻年大水簡宗廟之罰也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為第年宮庭雨大水義與此事相類之證可證也明年復水即二十五年秋大水也

公羊義疏三十八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疏姜復明云羈公羊作羈按說文有羈無覊今本及石經公羊皆作羈是作羈非矣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注以小國知無氏為大夫疏注以小至大夫〇四疏云即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二十七年邾快來奔是所見世也若其大國大夫不書名氏者或有未命或有罪見貶矣通義云春秋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稱人不錄名氏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春秋受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於天子故亦不得以名通於春秋惟出奔稱氏者若曹羈鄭之屬因而去其族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其義異也是說必有所受然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其實小國書於從小國未嘗與鄰國抗手會盟得繫氏蓋與卒葬同義杜以

為羅蓋書世子也 通義云杜預但駁經文與穀梁歸于鄭之
無末有衍柳何遂以羅為續書世子者為書從不信以實名表
不名春鄭無書羅雖同號實貴賤不猶惠士奇曰鄭伯寤生
卒世子忽往來諸年故稱名書忽射然卒世子忽往已踰年
矣者即書曹伯羅者奇諸不稱伯則書羅非君也亦與鄭
無同例哉

曹無大夫此何以書(注)據羅無氏 (疏)注據羅無氏曰何言江小
羅無又無氏故據以難也 國無大夫何以書羅說書
賢也(疏)通義云韓非子曰夷吾未傳亦書羅奇諸伯里子道言
亦傳說特譬此羅為賢大夫之證或曰即僖負羈也按
說苑並賢之書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據左傳則僖負
羈從其末年當兄相距四十年未知是一人否

何賢乎曹羈(注)據國見侵也奇以所難(疏)注據國受所難□下
二十七年傳曰君子
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書羈所外難者諸侯以為君子不辟外難
之義故據以難

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以無義(注)戎事師多 又常以無義為事
(疏)經傳釋詞云以猶而也僖二十一年傳楚夷國也彊而無
義是其證又云易泰六四不戒以孚為發語以其究于高
言金縢天大雷電以風禮學記從世之言安以富禮樂之言
是以君之國之言哀以思其我禮荀子制言之富以瞻不如
貧以慕生以辱不如死以榮閔二年左傳親以無災號二十
年稱其不及以洪其過以字並與而同義
注戎師多○毛本戎作我誤依宋本正

君請勿自敵也

君請勿自敵也(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
臣下往(疏)荀悅王道云曹羈諫其君曰戎眾以無義君無自
適君不聽果死戎難公羊古義云按適讀為敵去
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為匹敵之敵荀卿子曰天子四海
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為敵史記范睢傳攻適伐
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音
匹敵之敵並足所據公羊本作適者今本已
羊皆作敵
注禮兵至下往○孫武子謀攻篇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
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注與敵勢力
均停則設伏奇計以勝之彼眾我少則逃於險隘之處避以

待其衰以擊之彼謂詐人之使人來攻己故少則守敵衆
倍與其二年待之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少有戎衆曹寡故羈
請君勿自敵以守為主

曹伯曰不可詮 臣下不可獨往
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詮 孔子曰所謂
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
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為行道道不行義不可
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 一曰諷諫孔子
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 二曰順諫曹
羈是也 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 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 五
曰戇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
疏 禮記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
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 詩鄭風遵書序云大夫以道
去其君也箋云以道去君此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
去說苑正諫云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
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
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 白虎通諫諍云必三諫者何以為得
君臣之義也 禮記表記云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
曰不要吾弗信也 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貪祿位也臣以道
去君至于三而不遂去是貪祿也以利從之君要也孟子萬
章下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反覆之蓋亦三義
也
注孔子至謂也○ 見論語先進篇趙注書敘錄傳記曰問其
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又云臣事君秋
子事幸夫何以去曰諫諍曰三日不朝孔子行之其去也待
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衛子去吳干死
孔子無權任行雖有罪其義同
注諫必至就也○ 禮記鄉飲酒義云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
而成魄也

注不從至君也○說苑正諫云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又云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劉子政習穀梁故下二十六年穀梁傳云為曹羈崇也是與之並義合不從得去也白虎通五行云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又諫諍篇云諸侯之臣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

注諫有五○說苑正諫云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乎白虎通諫諍云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注五諫謂諷諫順諫闚諫指諫陷諫也見大戴禮

注一曰至是也○李雲傳注云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告也白虎通云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此智之性也孔子曰以下見定十二年傳彼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歷人見政其大夫隱匡執命而不失其故後禮曰以諷之所以消患禍之萌

注二曰至是也○即此文是也白虎通云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此仁之性也李雲傳注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說苑臣術云從命利君謂之順按順諫即說苑之正諫也繁露玉英云臣諫而不用辟而去之謂此我家於書之謂三曰匡未不宜戮羈但諫君勿自毅且使臣下往亦即師順之義

注三曰至是也○白虎通作指諫云指諫者信也指其質也質相其事而諫此信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指諫謂質指其事而諫也子家駒事見昭二十五年傳彼云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哉矣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彼注陳諸侯僭天子故為直諫也

注四曰至是也○白虎通有闚諫云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李雲傳注亦作闚諫謂視君顏色而諫也但與此異子反諫楚事見宣十五

傳彼注云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
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
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是何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勉
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
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
炊之莊王曰吾今取此而歸爾莊王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
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
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
諾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乎此臣請
歸爾是子反與莊王爭故為爭諫
注云曰至是也○白虎通作諫云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
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李善
信注與同謂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國語晉語云之隱而不
振注隱猶墜也見君之過明知身之墜不避斧鉞之誅而直
陳其害也百里蹇叔事見僖三十三年傳彼云秦伯將襲鄭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也○此秦伯怒
曰爾曷知爾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
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吾將尸爾也子揖師而行百里
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
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是直言國之害故云未有不亡
者是為蹇諫也

赤歸于曹郭公

（疏）經讀朱氏彬經讀考異云釋文此連為句郭
音顓六反字左傳正義公羊穀梁並以赤歸
于曹郭公連文為句言曹郭公名赤失國而歸于曹是為說
不了故不采用也左傳義以赤歸于曹為句郭公另為句與
公羊穀梁異此蓋就經為說不可強同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注）以郭公在赤下（疏）舊疏云謂此郭公實非書
人故也言蓋郭公者蓋郭之公矣穀梁傳赤蓋郭公也
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注）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例郭公罪赤
下此微起曹伯為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死讓之為郭公而赤
微此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其奔（疏）赴序朝聘

云齊桓公出遊于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說文邑部郭齊之郭氏墟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案注言郭者國名虛墟同古今字郭國既亡謂之郭氏虛如左傳言少昊之虛昆吾之虛大昊之虛祝融之虛也郭氏虛在齊境內故云事見韓詩外傳新序風俗通此同二書皆此說春秋此按如以郭公為郭氏虛之郭公則黃氏去氏說另讀為闕誤矣

注失地至貴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氏以失傳義傳以赤即郭公所謂設信失地之君也言郭公於虛公郭公之例尊其曰歸例其下曰曰按為赤歸于曹著稱例例也制其事稱為傳著居下之稱於下起其遂天子之國也歸無土之失之辭著其本為曹君為慢諸侯國之罪不相換也按劉氏亦不了公羊義蓋赤即郭公失地在前此不可遽通於闕云

注不言至出奔○何疏云謂不言赤郭公出奔曹此假作淵人之例文即從微其例實得錄之奏上滿言遂赤歸于曹按穀梁傳曰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縣庶人之孝為禮之孝經曰孝悌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疏）通義云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字不稱其字知年未五十以上於師說云宋翁傳寅與明文疑果如所云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按公羊先師有子女子則女其氏或然與

與

注稱字至禮之○孝同疑毛本同誤也宋本鄂本考作字當據正禮記王制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引戶校年當於後除也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文月令之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注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是七十雖庶人於禮之事也幼曾名冠字成士以上禮故庶人至七十當字之也與

注孝經至是也○孝經孝治章文注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者猶禮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疏以為周王東巡禮唐阮氏福孝經義疏云此何氏說孝經古義也禮記大戴禮記朝事篇曰率而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

者未也率而享祀於大廟所以敬孝也以疏云注言此放
送春秋假書以爲明王謂也敬爲小國之臣矣推陳爲侯霸
注引家法推言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鄭卒(注)春秋義明此書葬鄭不書葬盧與
墨同例月給國不給故書葬明犯天子命重錄不得書葬與
造國同(疏)經言氏悟言云經夏五月有癸丑閏月之十三日
也按是年當閏六月癸丑六月之十三日也
注春秋定國同日傳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注前出奔者從
還入爲造國者誅楚納之與之同罪也寡二十六年衛侯術
復得于衛注衛君出起造國造國明則復得爲惡剝出見矣
自身通誅伐之或造天子土地自言爲諸侯從之而已通義
云不葬此未背從故奪臣子辭按春秋墨明此書葬非從四
年衛人立晉書立見其墨故按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上九年齊
小白入于齊書入六見其墨故傳十七年書葬齊桓公之殆足
也此上六年書衛侯鄭入于齊書入其墨正明正合書葬而
經不書正以爲書葬與僅墨國此同例明衛鄭犯天子之
命罰重于墨故不書其葬以越其與造國同不然但自絶其國

合絶也犯天子命見上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未朔日有食之閏分至
五月後積二百三十五六月無中氣故退閏五月爲六月爲
辛未朔也元史曆志大衍推七月辛未朔交分入食限左傳
云凡天災有幣無牲禮疏引賈逵云何氏引盛精而日之推
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于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
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者以春秋於義爲短鄭箴之曰用牲
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識說正陽未出鳴鼓責讀用牲之
義也識用牲于社以爲經所旬再初陰達繆譯之經不日鼓
于社用牲鄭引通例未足以爲芬華難也上左氏此條之上
附今於皆將人凡將簽設事用惹可也注懸謂牽包不純穀
謂削牽便穰穀除缺祭之事即此所用牲不用牲之次氏欽
韓說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注)據日食甚天(疏)注據日食甚矣〇以疏云謂日食甚
天上何由于此爲鼓用牲乎

求乎陰之道也(注) 求責求也(疏) 注求責求也○論語衛靈公篇君子求諸己 集解求責也 按禮
記中庸所求乎子 所求乎臣 皆謂責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注) 或曰此
或人辭其義各異也 或曰脅之 與責求同義 社者土地之主
也 月者土地之精也 上繫于天而犯日 故鳴鼓而攻之 脅其
本也 朱絲營之 助陽抑陰也 或曰為闇者 社者土地之主尊
也 為日光盡 天闇冥 恐人犯歷之 故營之 然此說非也 記或
傳者 示不欲絕異說爾 先言鼓 後言用牲者 明先以尊者命
責之 後以臣子禮接之 所以為順也 不言鼓于社用牲者 與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同 嫌起用牲為非禮 尚其善同感陽矣

其應為得禮也 是後夫人遂不制 通於二叔 殺二嗣子也(疏)
釋文營社本亦作縈同 按續漢禮儀志注引作縈 禮記祭法
注 宗皆當為禜 禜之言營也 雩禜亦謂水旱壇也 雩之言吁
嗟也 春秋傳曰 日月星辰之神 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
而禜之 山川之神 則水旱癘疫之不時 於是乎禜之 疏引此
傳文是禜有營義 故讀為禜
注或曰至異也○孟子梁惠王下 或曰世守也 亦謂其義各
異也 或有又義 或曰猶言又曰也 經傳釋詞 詩小雅賓之初
筵之說云 既立之監 或佐之史 史也 禮記檀弓云 公叔文子
死之謂何 或敢有他志 其語或作又 哀元年左傳 吳不如
過而越大於少康 或將豐之 史記吳世家作又將寬之 賈子
保傅篇 鄙諺曰 不習為吏 而視已事 又曰 前車覆 後車誡 韓
詩外傳又曰作或曰 或古讀若域 又古讀若有 又聲相近 故
義相通
注或曰至同義○此與責求同義 未義也 為下引或曰為闇
異解 故先著或曰
注社者至陰也○鄭本繫作系 史記天官書注 月者陰精之
宗 說文月闕也 太陰之精也 故為陰 社為土地之精 繫靈精
華云 大水者陰滅陽也 日食亦然 皆下犯上 以賤傷貴者逆

日月之眚亦不伐鼓用牲譏也。按用牲謂用於社，非請於天。先
言鼓，蓋用社之說。說也，用牲用社之禁也。按先責後以臣子
禮據之也。自庫通典云：所以為用牲於社神也。等之
說不言至為九日，故不敢專責也。是以用牲為請禮。故周為
文字說穀梁與左氏同。六之鼓禮也。用幣牲九禮也。公羊所
不取。麥梁又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
置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疏引麋信曰：徐
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
黃鼓。按周禮鼓人職云：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則當
用雷鼓或靈鼓矣。

注不言至非禮。○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以致文在
廟下，不知非禮也。然則此亦言鼓于社用牲，嫌與彼文同，亦其
不宜用牲，非上二十四年用幣之類。亦有用為訊，其不宜用矣。
此近用牲于社上，明与鼓皆得禮，如此若無用字，則嫌鼓牲不
辭，故此用為時事。與莊二十四年、僖八年之用文同，而義異
也。

注為非至禮也。○自庫通典云：夫所以當典者，何所以
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此猶鼓用牲
于社，故為善辭者，然後應變得禮，而似有夫人之禍，非應天
以實，不以文。或但責救日，虛文未能改過修德，故其連禍而

未得也。

注是後至子也。○即下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
乎夫人以脅公是也。哀二祠子謂子般閔公也。蒲与五行志
袁云：二十四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畢，
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
按四月爾，當云魯衛分，亦自不經正。晉劉歆以為四月魯趙分，蓋邢衛
皆近趙故也。

伯姬歸于杞。疏解詁箋云：二十七年解詁云：不卒者，蓋不與卒
喪也。按彼注則以其嫁大夫略之，所謂歸者，夫將自其不言逆何
也？逆之道微，無足道者爾。蓋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其言于社于門何？（注）據一鼓用牲再。
疏注據一至牲再。○如下注言社則不復鼓用牲，明于社于
門者，不同牲，門社又非一處，經止一用鼓用牲，故據以為
難。

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注）于門非禮，故略不復牽鼓用牲不

奇此禮為重其如夫于社禜于門祈也大水與日食同禮其
水亦土地所為雲實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天猶臣
歸美于君(疏)通義云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為水禳焉
此禮典按秋為門為少陰之祭水陰類故祀乎
鼓用牲于門與
注不奇至禮也。若重奇此禮為重宜言鼓用牲于門故禜
于門為得禮
注大水至所為。繁露精華云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
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或怒
何也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
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
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
新物云大旱者陽氣太盛亦雩祭拜請而已至於大水及日
食此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故鳴鼓而攻之朱絲營而劫
之
注雲實至于君。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
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也為地土無任而道在故
太乙不與化人主不任部地出雲起雨以潤天下勤勞出
於地歸功於天繁露深察名號云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
雨出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若從天氣者故曰
天風天雨也莫其出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
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忠矣注言此者明鼓用牲于
社之由見于門無祈故亦言也

冬公子友如陳(注)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
內所以宜接也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者悉文聘無月
其比於朝輕也
(疏)注如陳至朝輕也。杜云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
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
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
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按陳信使其十年再聘
一見於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蓋示君臣殷勤親親之義
厲世從而一朝聘一會盟可謂春秋之會此後從而知之
例也不爾皆仍舊史之文
注如陳至內也。杜云隱十一年注云內適外言如外適內
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杜云諸侯來朝聘皆書如不果彼
國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內適外皆言如定皆不

果氏禮子嘉郊亦並從也

注亦其至椁也○僖十年注亦如此錄內所與朝交接也是

如

注朝宗至錄之○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注月者善公尊

天子○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

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錄之○襄二十一年春王

正月公如晉注月者渴罪之甚後中國方亭離善公獨能与

大國是朝聘例時為其朝京師大國善亦加錄故則書月也

僖十年注云月者故如京師善錄月榮之如齊善錄月安

之

注如楚至危文○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注如楚

皆月危之朝夷狄也僖十年注亦云如楚錄月危之是

也

注朝至椁也○舊疏云即春秋上下內朝京師及大國恙

亦時是也通義云內大夫如例時如京師大國等以月為別

善危謂君也大夫賤朝柤從略不別也舊疏引楚之蓋慶未朝

者月不合於內之例

二十有六年公伐戎 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呂祖謙集解云公羊無春字閩文張曰據唐石經公伐戎之

上損缺然以每行十字計之無春字按盧文弨云疏標經文

云春公伐戎是疏本有春字自石經揭脫耳趙氏坦春秋異

文箋云春秋首時之始不應於此年獨去春字唐公羊石經首

數字然但每行十字計之似亦無春字陸淳春秋纂例亦云

無春字無疏引經文作春公伐戎則此春字為傳寫脫去

耳當以左穀為正按左氏經有春字何氏於經文之時皆有

說此無注知公羊本有春字也

夏公至自伐戎 疏 上六年傳云公猶未用兵不得意致伐是也

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 注 据莒殺其公子意恢名 疏 注据莒至

恢名○見昭十四年舊疏云知莒小於曹者正以春秋上下

曹伯恒敘於莒上故也

衆也曷為衆殺之 注 据殺三郤名 疏 注据殺三郤名○即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郤錡郤

州郤至是也通義云殺其大夫者辭殊稱數之詞晉殺三郤

狀名此以衆不名其小國大夫未得以名氏見也今又衆

故略不足列數之也

不死然于雪君也（注）雪讲大夫与男倓敖我我雪仇为我所
报讲大夫不仇若死义稍稍退而生没前子之而讲之春秋以
为得其罪故宗顺下不忍
书仇皆仇罪者（疏）注雪讲至不名○趙绝书称仲秋中云父
仇君辱臣死君辱则臣死雪君我死大夫不
能死义被诛之为若大夫也与不称名杜亦依
如潜研堂答问之旨为大夫罪仇也若依刘此所报之大夫即二十
四年大夫奔之雪罪与仇与仇意合但曰为义说此经皆主贤
雪罪而言称别之并之为罪仇
为雪罪讲故不言雪仇据下言雪仇据
雪罪荣此说国贤雪罪据
即罪也孟子曰吾以其
於天下吴奔之国为
雪子故书雪仇国於侍闲之世不皆大夫因罪之等而书
并及报大夫事足因臣而
报讲大夫与男倓敖我我雪仇为我所
报讲大夫不仇若死义稍稍退而生没前子之而讲之春秋以
为得其罪故宗顺下不忍
书仇皆仇罪者（疏）注雪讲至不名○趙绝书称仲秋中云父
仇君辱臣死君辱则臣死雪君我死大夫不
能死义被诛之为若大夫也与不称名杜亦依
如潜研堂答问之旨为大夫罪仇也若依刘此所报之大夫即二十
四年大夫奔之雪罪与仇与仇意合但曰为义说此经皆主贤
雪罪而言称别之并之为罪仇
为雪罪讲故不言雪仇据下言雪仇据
雪罪荣此说国贤雪罪据
即罪也孟子曰吾以其
於天下吴奔之国为
雪子故书雪仇国於侍闲之世不皆大夫因罪之等而书
并及报大夫事足因臣而
报讲大夫不仇若死义稍稍退而生没前子之而讲之春秋以
为得其罪故宗顺下不忍
书仇皆仇罪者（疏）注雪讲至不名○趙绝书称仲秋中云父
仇君辱臣死君辱则臣死雪君我死大夫不
能死义被诛之为若大夫也与不称名杜亦依
如潜研堂答问之旨为大夫罪仇也若依刘此所报之大夫即二十
四年大夫奔之雪罪与仇与仇意合但曰为义说此经皆主贤
雪罪而言称别之并之为罪仇
为雪罪讲故不言雪仇据下言雪仇据
雪罪荣此说国贤雪罪据
即罪也孟子曰吾以其
於天下吴奔之国为
雪子故书雪仇国於侍闲之世不皆大夫因罪之等而书
并及报大夫事足因臣而
报讲大夫不仇若死义稍稍退而生没前子之而讲之春秋以
为得其罪故宗顺下不忍
书仇皆仇罪者（疏）注雪讲至不名○趙绝书称仲秋中云父
仇君辱臣死君辱则臣死雪君我死大夫不
能死义被诛之为若大夫也与不称名杜亦依
如潜研堂答问之旨为大夫罪仇也若依刘此所报之大夫即二十
四年大夫奔之雪罪与仇与仇意合但曰为义说此经皆主贤
雪罪而言称别之并之为罪仇
为雪罪讲故不言雪仇据下言雪仇据
雪罪荣此说国贤雪罪据
即罪也孟子曰吾以其
於天下吴奔之国为
雪子故书雪仇国於侍闲之世不皆大夫因罪之等而书
并及报大夫事足因臣而
报讲大夫不仇若死义稍稍退而生没前子之而讲之春秋以
为得其罪故宗顺下不忍
书仇皆仇罪者（疏）注雪讲至不名○趙绝书称仲秋中云父
仇君辱臣死君辱则臣死雪君我死大夫不
能死义被诛之为若大夫也与不称名杜亦依
如潜研堂答问之旨为大夫罪仇也若依刘此所报之大夫即二十
四年大夫奔之雪罪与仇与仇意合但曰为义说此经皆主贤
雪罪而言称别之并之为罪仇
为雪罪讲故不言雪仇据下言雪仇据
雪罪荣此说国贤雪罪据
即罪也孟子曰吾以其
於天下吴奔之国为
雪子故书雪仇国於侍闲之世不皆大夫因罪之等而书
并及报大夫事足因臣而
报讲大夫不仇若死义稍稍退而生没前子之而讲之春秋以
为得其罪故宗顺下不忍
书仇皆仇罪者（疏）注雪讲至不名○趙绝书称仲秋中云父
仇君辱臣死君辱则臣死雪君我死大夫不
能死义被诛之为若大夫也与不称名杜亦依
如潜研堂答问之旨为大夫罪仇也若依刘此所报之大夫即二十
四年大夫奔之雪罪与仇与仇意合但曰为义说此经皆主贤
雪罪而言称别之并之为罪仇
为雪罪讲故不言雪仇据下言雪仇据
雪罪荣此说国贤雪罪据
即罪也孟子曰吾以其
於天下吴奔之国为
雪子故书雪仇国於侍闲之世不皆大夫因罪之等而书
并及报大夫事足因臣而
报讲大夫不仇若死义稍稍退而生没前子之而讲之春秋以
为得其罪故宗顺下不忍
书仇皆仇罪者（疏）注雪讲至不名○趙绝书称仲秋中云父
仇君辱臣死君辱则臣死雪君我死大夫不
能死义被诛之为若大夫也与不称名杜亦依
如潜研堂答问之旨为大夫罪仇也若依刘此所报之大夫即二十
四年大夫奔之雪罪与仇与仇意合但曰为义说此经皆主贤
雪罪而言称别之并之为罪仇
为雪罪讲故不言雪仇据下言雪仇据
雪罪荣此说国贤雪罪据
即罪也孟子曰吾以其
於天下吴奔之国为
雪子故书雪仇国於侍闲之世不皆大夫因罪之等而书
并及报大夫事足因臣而

為殺○旧疏云即上謂不氏其子書君是也

為書蔡諱也注諱其上出奔獲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諱其殺之
故為去殺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書曰大夫者發大夫其起
昔諱也

疏注諱其至意也○上二十四年注云據國見侵者
奔以避難為其猶復據以難之所諱其殺則上云
十四年傳云蔡諸曰我家以無義君請自辟也是也欲起
其賢則上傳云君若以為賢君居之義此無也制氏逐祿辭
諸蔡云君子辟內侵乃不辟終難有師命不守其義也為書
蔡侯義故以猶其曰侵言之也致其意其以旧疏云書蔡之意
唯恐其滅故其不我是故諱其我滅之文所以使並諫得其
君其然也通義云我發書君伏滅邦衛經皆無若文明是不
與夷狄得滅中國不得別言為書蔡諱其經以春秋至此之
作一言時管數皆其此之類亦為存中國亦為順賢其之意
侍臣章隱經自該蓋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侍於獻舞下已
習成辭故於此時所易晓中其隱義蔡其君子所賢也蔡而
為恥君子亦恥之蔡所諱君子亦諱之
注書無至諱也○旧疏云大夫之義理合死於君今不死君
當今諱討是以經書殺其大夫欲起其合誅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疏東萊樂解引杜注有徐國在下邳郯
物七字方要紀要徐州廣郭在泗州
西北六十里古徐子國差繆時云左氏無公字按今左不經
左氏有公字通義云桓之會不致其伐執致之伐楚伐鄭是
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其月溢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注異與上月食晦同疏食民據
當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曆為十一月之二日劉歆同疏言云經
注異與至晦同○二十五年六月有食之注云是後夫人遂
不制通於二叔殺二嗣子是也漢書五行志云嚴公二十六
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心為明堂
文武之道廢中國夷狄不絕如綫之象也劉向以為時戎侵曹
曹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殺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
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子政說與何同大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書者責公教內女以非禮

也洮内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内不致其与盟人会不别得言
致者外执不致何难不举此盖不与举于无服会事例皆
时（疏）注书公至礼也○礼妇人无外事讥信夫人非大故不
得反父母已嫁不得归宁者若公会杞伯姬于洮故
恶其亵内女以私也通义云伯姬即二十五年归杞妇比
此言会非致词盖桓公之妹也公会盟人前后未有比
例良以失礼略不致
注洮内地○杜云洮曹地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濮州西南
五十里水经注在今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谓之洮丘方
舆纪要洮城在濮州西南五十里
注凡公出在外致○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此公与一国会盟得意致地也宣十三年夏公会晋侯及吴
于黄池秋公至自会是公与二国以上会盟得意致会
也
注在内不致○（旧疏云）隐（五）年公观鱼于棠不书公至自棠之属
是也
注其与至不致○旧疏云春秋上下无公会盟人于外之经
而注言盟者外执不致此但偶尔无之

注伯姬至无服○旧疏云盖以其嫁于大夫故云不与卒于
无服矣按礼丧服大功章云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
者传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则得服其亲服通典引马
融注云君谓侯也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服也又云诸
侯绝周姑姊妹在室无服也嫁于国君者尊与己同故服周
亲服其则讥侯于在室姑姊妹女子子未无服犹以嫁于诸
侯者同不降故曰得如邦人服姑姊妹等出降一等大功服焉
氏所谓周亲服也谓其未周亲也九谓为之期也若嫁于大
夫则无服春秋于有服者书卒以录且明纪伯姬宋共
姬之属是也其无服则略之旧疏谓讥信之女嫁于诸侯为
之期谓未为嫁其大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服本
服大功若嫁于士则降小功矣
注女会至当时○今时此经是也当时不言杞伯姬来之属
是也

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原仲者何陈大夫也（疏）通义云大夫没称字惠氏士奇
春秋说云原仲陈世卿诗所谓东方之原是也

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據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此葬從主

人也（疏）注據益至書葬○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等皆不書葬

也外大夫書葬比唯定之四年書葬劉文公注彼云以

王者恩錄之稱公此則未詳信之與此義別

注稱字至人也○舊疏云若五等之爵諸侯之卒例書葬

及其葬時亦皆稱公是葬從主人之稱據白虎通爵篇云

臣子之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隱十

年傳云葬生者之事也生者謂臣子故從以上皆稱公

大夫為下級宜稱字矣杜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禮記玉

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桓二年傳子

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云禮臣卒不名明

甫之君臣皆不名故為葬正之矣

通乎季子之私行也（注）不以其事于私行不言葬原仲

于陳者是辟此是辟上有無麥禾知以國事起此上下無起

文字不言如陳猶不稱國事實私行也不猶使乎大夫者

國文也（疏）按校勘記云鄂本以下閩唐石經無乎字通義云國下文

誤衍諸閩咸石經刪

注不以至私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原仲陳世卿而為季

友舊其葬禮與凡禮友固也凡禮則春秋何以書古者大夫士

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原注記禮此皆孔子之待

未有私交之禮故公羊以為季友之私行孟子與曰季之

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者大夫士私行之

禮明矣

注私行至行也○下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是按彼實國事為國（為辟國難）

諱故作私行文上錄大無麥禾以國事起不知此實私行矣

直言葬原仲于陳則嫌國事不見故書如陳以起為國事也

通義云直言如陳則嫌為國使故著其事曲於大夫之私

行出疆不請反不有歉明私得私行是以通之也

注不據至文也○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

乎大夫何以文閔二年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

無君也皆不使乎大夫此上言如陳故不據使乎大夫

矣舊疏云無國事言如陳者大夫九年注云大夫繫國是也

殺其傳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注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

原仲為辭

何通乎季子之私行（注）據大夫私行不書
辟內難也（注）欲起其辟內難（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避內
難而去如衛孫林父欲為難蘧
伯玉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有
將殺牙季友亦得先避之案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
並存以待後之學者按此年去子般之弒僅五六年萌芽目
臣早見此時治之不可賴之不甚故有如陳之舉太史公謂
伊母陳女亦因其可避而避之耳
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疏）（注）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
之治義斷恩（疏）禮記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者注謂
卿大夫也同僚將為私亂己力不能討不與可
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不與
亦正如孔子之許仲由冉求不從弒父與君此正內
亂不與之事鄭子公欲弒靈公與子家謀子家始不從反譖
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此非與之
其事季友始知力不能討故出為避忍及東國故不將不

以伸大義矣不然亦力不能討近隣有可乘而逆國之君子
以為純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士匄韓厥皆辭亦但不
與而已至若曹子臧吳季札亦得引以為比又如白公作亂
欲立子閭子閭不從而見殺故吾謂內亂不與亦難事力能
討則為季友不能討則為子臧季札而子閭則其不幸
者也又如衛叔武為報骨肉相殘亦為內亂臣子既無由得言
且亦不為何身殉亦唯有不與而已若晉惠后注唐者時有
謀廢后其溫嶠之言曰皇后讒害太子內難不與禮所當
在可謂權合禮矣
（注）禮記至揜恩○禮記喪服四制文經義禮記云釋文之治
直吏反下同之治同誤同禮記但不為影字作音冊疏其知
下句亦作揜者疏本如之治字皆作事古治事聲相近假
禮記不與鄭本同向疏云依文事作治字下揜字作掩字蓋
以所見異禮記正義云門內之治恩揜義其門內之親恩情
既多揜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
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其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
以公義斷絕私恩若子夏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
辟是也
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

公子牙通乎夫人〔注〕通，此淫通。〔疏〕注通此淫通○桓十八年
〔疏〕左傳齊侯通焉，詩疏引服
曰傍淫曰通，又曰凡淫曰通，國語晉語注、小爾雅、廣雅並云
傍淫曰通。
以脅公〔注〕語在三十二年〔疏〕吉竹 通義云脅者挾制之使公不得
注語在三十二年○曰疏云即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
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是也。
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注〕親至親
也〔疏〕通義云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之，時坐
視其亂則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也。禮疏云時季子友
討慶父為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
故逐慶父而酖叔牙也，若與國政力能討而不討，則責其宜，
二年晉史書趙盾弒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
因不忍見也〔注〕因緣已心不忍見親親之亂

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注〕書此者，莊公不能任用，使
辟難而去。〔疏〕舊疏云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
故言復也。通義云傳若復請至于陳，此明有君
命，解經得言如言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
（不擅文同）此乞師事重，知為國行，此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
是通私行矣。
注書此至而去○繁露精華云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
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而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
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
以國政；以殤公為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
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
以弒。使莊公早任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興鄰國，豈直
免弒哉。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
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
悲哀也。以宋殤不云知孔父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
救之，趨而救之，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賢乎？安
知病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是知其大賢
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以殺死，魯莊以賊
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

存乎大旨同
冬杞伯姬來其言來何（注）據有來歸（疏）因據有來歸舊疏云即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
于杞是也此謂此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杜杞伯姬自
是大夫之妻無則此杞伯姬是其女洮之伯姬是其姊妹故今
得並稱伯矣按疏以伯姬為二未知何據
注據有來歸曰案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是也
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
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注直來至來也○
即此文是也左傳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
注諸侯至得反○舊疏云古者世婦責之謂文九年夫人姜
氏如齊彼注云奔父母之喪是也通義云伯姬杞之女杞
公女善從正禮不書歸寧故言直來者也直來有事無事
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
寧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
寧於兄弟也何邵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
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與詩義適據詩周南葛覃曰
歸寧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無義此謂諸侯夫人及
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
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
襄十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父母
既沒不得歸寧也泉水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為此也按
如何氏之義大故謂奔喪與大歸大歸天子諸侯后夫人
雖無父母在亦不得歸寧故舊疏云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
妻無何氏不信毛敘故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邵公當習
魯詩故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教言
云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言能以婦道化天下
所以安寧父母也經之歸寧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
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
足正毛義而如無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為可歸也葛覃為
后妃之未嫁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要（文王后妃時）猶諸
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
小而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即何注諸
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魯詩旨同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穀梁子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
也然則夫人歸寧非禮與曰非禮也歸寧非禮曷為詩有歸寧
父母之辭曰諸侯夫人父母在則使卿歸寧致則左傳襄

十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得自歸而使卿寧左氏以為禮言惟此得禮凡內女嫁于諸侯雖父母在直書來以譏非禮也歸寧謂父母夫人歸寧使卿於杜預謂父母殁則使卿寧兄弟身不自歸此喜說也閔寧父母不閔寧兄弟孔氏謂父母在則自歸寧父殁母存則使卿寧其說支離於歸寧得禮者事不書爲為書來以譏之故曰歸寧非禮也按此本其父因楊氏說宗書謝靈運傳山居賦注謝靈運曰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文文選注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蓋即本此詩為之操不分別父母存亡父母在亦不得歸寧也

注貽自至歸宗○婚禮疏婦人謂嫁曰歸明其大故不反於家鄭君蓋據處云婦人有歸宗自謂其家之為宗者大夫隨家言大夫如此也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殁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周南疏又云若卿大夫之妻父母雖殁猶得歸寧者鄭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殁有時來歸故不降為父後者而謂大夫以下也此生雜先傳先曰諸侯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殁使卿大夫聘衛女思歸以禮自抑哉聚竹竿為作此情以誡侯夫人父母在亦歸寧然於義按吉服[illegible]女子二

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注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者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歸宗之物主之也每歲一歸寧宗子於為父後之服亦適此也適典引馬氏翁注云婦人雖外成不可以無歸宗故為父後者期吳氏紱儀禮也之事而其實不得已歸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憬之有不虞終之戒于此說甚善

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疏）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佚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疏）注大歸至歸也○左傳曰出曰來歸注歸

其不反之辭言來歸以別於嫁曰歸也穀梁隱二年內五年
傳並云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也禮喪服斬衰三年章云
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也通典引馬
氏云為犯七出還在父之家大帝喪前出者之子謂母注
出謂犯者也周禮注云去謂棄之儀者　注云去謂遣之
皆屬棄遣逐歸母家者也禮記雜記云諸侯出夫人比至
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注行道以夫人之禮出
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文使者將命曰寡君
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
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
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畀所齎
此洪儀大夫人禮也鄭氏易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
廣遠之也若其無子不廣遠之
注婦人至不去○大戴禮本命云女有五不取又云婦有七
去又云婦有三不去
注棄更至窮也○校勘記云棄取本作娶上下皆作娶戴
禮文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
不去孔氏廣森補注——云婦人願庭此三事然後不可
狀者言之禮始有婦者喪而去其婦

初稿中無白虎
通又云此稿亦

注喪婦至倫也○大戴禮云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
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婦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為其逆
德也亂家子者為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為其棄於人也
世有惡疾者為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者為其無所受命也
白虎通嫁娶云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不娶世
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按喪婦者為喪父閔氏蒙
壻隨班制記云長子並女子長成而當嫁適遠父喪故曰
喪父長子故曰無所受命此即荀子問喪禮說納采者辭曰
而因女之父母死壻弗敢事見無所喪父長母女不娶此也
以昏禮致女之後命之曰戒之敬之其庭毋等中之以
父母之命訓昏禮父母故何氏謂無教戒許與然鮑子問而不
記將因女有大喪故傳而不娶牀陳之後何與此年
教戒養先勉強善謂無父之女故曰無教戒耳
注無子至廢也○大戴禮本命云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
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
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
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多言為其離親也盜竊為其反
義也白虎通嫁娶云

禮記雜記曰后夫人無子不禁為同人亦二云同人子宗者
禮記疏引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是也其天子
之后雖失禮亦不出以天子無出道故禮記疏引異義鄭注
又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廣遠而正蒙其無子不廣遠
之后皆如故其犯亦出則廣之是也禮記稱記又云妻出夫
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
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
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
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按此上云有所取
無所歸者不去是去出妻皆大戴記之得近本宗為已歿出
之使適他族也故禮喪服母為出妻期章曰出妻之子為母之
服喪服小記云未練為反則期既練其未嫁於夫亦之反也
出而嫁也則無服故禮經無為嫁母杖期之文其服如為己
從之故日通典引徐整問出母亦當杖其嫁子在射慈答曰母
亦報子期也鄭氏云母雖出自為其子期此記曰嘉從母君
而出則不為母君之子服明嘉不服可知君自服之也通典
又引鄭答趙商問云從母而為父所出不服也徐邈答劉閻
之問庶子服嫡母無服以後言出妻之子為母明服所生則
無服也許猛答步熊問為人後者未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亦
為人後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廣所後者之嫡也為所後者嫡

子言哉此明其制如親母者其情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
矣禮記疏引雷次宗云不直言出母擅妻子及前妻之子為之
服按嫡母繼母所後母子為己所生其出也無服本生母出以為
人後故不服若嘉所生宜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也錢氏
大昕論之甚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
不至於窮而牢也夫婦者以天合者也去嫁以人合者
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
之義是嫁之道不得專乎家弟而從兄之義自無永其妻絕其
之於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其情易親至於夫
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然有一
日之恩特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屬矣得人之
性命而吾家有姑姊妹之偏亦得人之心同焉者志不
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於義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為
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俾能執禮道者可守從一
而貞兩全則骨肉乖離之害而傳母之恩故婦曰得出亦
曰歸以此坊民恐其為惡於妻子也然則婦人於女子擇之
為不已甚乎曰去婦之義非徒以全夫之所以保婦後
世閨里之婦失意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
其夫淫酗凶悍寵溺嬖媵淩迫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當
可去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為快乎

先儒議我寡婦之再嫁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一
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
不可奪而奪則可去之而更嫁不謂之失節其使過其婦與
不合而嫁之而仍節自作之尊不可追也使其遇不遂其婦
殺出為嫁於鄉里然不失為善婦不為瀆名節之使其婦之
逆者也自此出之法不行而北鄰之司晨牝日熾夫之制於
婦其溺患而不能去甚至破家絕嗣而有司之影斯獄其狀
於今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其婦之與其離事一夫未
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其臣節其離事一
君未可以言忠也嗚呼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

第七册

三之九至四之一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莒慶來逆叔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損曠，故竟乃內諸侯近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明故與婦同文，重辛難也。〔疏〕僖二十五年也之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慶者大夫為莒慶故莒敖悖之嫌也。謂此數年傳注慶為也。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董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饋，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穀梁傳曰：非君命不越竟。禮記檀弓曰：大夫夫來脩之，問不出竟，況越竟逆女乎？故為非禮。

注大夫至之也○據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損誤指，迎誤逆。閩本損字亦誤，近字不誤。疏中損誤損，指通義云：大夫任隆任重，不親無外事，與其國為姻構之禮，春服哀集三國傳注

銘槩此書引徵處於原文頗多增減今就其文義之順者仍之其有未順引證者據原書補之刪之

公羊義疏三之九

隱

元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即位

何氏休

徐彥疏

夏五月

何氏休

徐彥疏

鄭伯使宛來歸邾黃

何氏休

徐彥疏

秋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十有二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祭伯來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子益師卒

何氏休

徐彥疏

九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及宋人盟于宿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及邾儀父盟于眛

何氏休

徐彥疏

三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二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己巳日有食之

何氏休

徐彥疏

三月庚戌天王崩

何氏休

徐彥疏

夏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辛卯君氏卒

何氏休

徐彥疏

秋武氏子來求賻

何氏休

徐彥疏

冬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伯姬歸于紀

何氏休

徐彥疏

四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三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五月

何氏休

徐彥疏

鄭伯入邾

何氏休

徐彥疏

秋八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十有一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及宋公遇于清

何氏休

徐彥疏

五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公觀魚于棠

何氏休

徐彥疏

夏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五月

何氏休

徐彥疏

葬宋繆公

何氏休

徐彥疏

秋武氏子來求賻

何氏休

徐彥疏

九月

何氏休

徐彥疏

考仲子之宮

何氏休

徐彥疏

初獻六羽

何氏休

徐彥疏

冬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宋人伐鄭圍長葛

何氏休

徐彥疏

六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寔來

何氏休

徐彥疏

三月

何氏休

徐彥疏

鄭伯以璧假許田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有一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壬午大閱

何氏休

徐彥疏

七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夫人子氏薨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有二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丁卯子同生

何氏休

徐彥疏

八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庚寅我入邴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辛巳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有二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乙卯宿男卒

何氏休

徐彥疏

九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有一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庚申及鄭伯盟于武父

何氏休

徐彥疏

十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己未公會鄭伯于鄧侵宋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有一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壬午公及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何氏休

徐彥疏

乙酉宋公馮卒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有一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滕侯卒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辛未公及戎盟于唐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有一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壬辰羽父使薨桓公

何氏休

徐彥疏

桓

元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即位

何氏休

徐彥疏

修好

何氏休

徐彥疏

夏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壬申公及鄭伯盟于虫牢

何氏休

徐彥疏

鄭伯以璧假許田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公會鄭伯于垂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及戎盟于唐

何氏休

徐彥疏

公至自唐

何氏休

徐彥疏

三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紀侯來朝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子翬如齊逆女

何氏休

徐彥疏

四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及齊侯遇于泺

何氏休

徐彥疏

公與夫人姜氏至自齊

何氏休

徐彥疏

五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六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寔來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七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八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九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一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二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三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四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五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六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七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八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莊

元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即位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夫人孫于邾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三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四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五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六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七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八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九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一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二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三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四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五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六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七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八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十九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十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十一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十二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十三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十四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十五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十六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十七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十八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十九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三十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三十一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三十二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閔

元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即位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二年

何氏休

徐彥疏

春王正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夏

何氏休

徐彥疏

四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秋

何氏休

徐彥疏

七月

何氏休

徐彥疏

冬

何氏休

徐彥疏

十月

何氏休

徐彥疏

狄人衛人盟于曹

何氏休

徐彥疏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何氏休

徐彥疏

公至自落姑

何氏休

徐彥疏

大夫主外其事長子為舊國君傳曰其言與民同也新宮薨
以此傳說之言大夫不得要婦人婦宗往來微氏也若其士
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若卿則贈丈夫婦人以束錦仍令
為士時先從其國乃後為大夫亦娶之不得復於親迎為出
竟時於政事有所損賤大夫往為任重故也
注言叔至離也。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
與之來其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注接內
謂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者言逆女所以異同者先書逆處
某某逆女下書某姬歸于某者直稱某姬是與婦同文故為
略夫婦其嫁於大夫也直叔之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
不書歸皆略其文為內女於大夫之適例所以下有適國
君也（舊疏云重卒離此）諸為其逆女與婦女同也何此婦于
大夫則不合稱為書其逆叔姬此書其卒離矣

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
當新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黜杞伯為黜說在僖二十三
年疏　注杞夏後。各本後作后誤鄂本正疏標起訖誤同
疏　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裔也殷時或封

疏謂少俯為相
維係其宮疏
謂親侯公謂二
王後

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
夏后氏祀
注不稱公者。新祀郊特牲云天子存二王之後猶尊賢也
隱五年傳云王者之後稱公詩周頌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
助祭也周頌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宋稱公杞不稱公
故稱之也隱三年注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
注春秋至新王樂動聲儀云先魯後殷新周故宋繁露三
代改制云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
親周故宋又曰周之後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
杞何以稱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
王者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
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
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
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
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
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
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
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
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司以杞侯為周王者
之後也宋氏翔鳳釋杞稱伯云春秋其存二王通三統之法

故孔子世家云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
即宋也而不及杞故云杞不足徵蓋王者之後稱公春秋改
黜夏杞不得為王者之後故貶稱子下存周宋為二王後故曰
有宋存焉從周也論語為政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按
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俟聖人而不
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其詳(夏)禮杞不足徵
章云夫子於杞得夏時以言夏禮於宋得坤乾以言殷禮惜
其(寫)文獻皆不足徵故宋列國之史不敢夏時之等坤乾之義
而屬王法於魯黜杞故宋因周禮而損益之以治百世也道
義云春秋不為杞錄其異與宋同其占得託新義為後王法
者王者起者其所黜也禮曰夏殷不過二代
注黜而至三年日繫三代改制之文不以杞侯其國王者
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降之小國也周本紀作起(杞)依鄭
本巴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其微弱
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之稱子
其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其也又因
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子侯得其國惟
王者之後乃之為宗其稱侯則微起黜小國之義不致故降
稱伯又以微弱見貶為子明本非也伯為子亦又有誅無絕

不合失爵也若郯伯不於伯子男一也則同附庸矣其窮也
矣而疏今方以僖二十三年經之稱子今與伯其為一等故
於此處不得稱侯國據鄭本作杞今本作起按劉記以起為
誤按書作起寫以子暨理僖二十三年此回疏亦以方以子
貶為內云僖二十三年方以子起其死故於此稱伯起其為
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疏)杜云城濮衛地方輿紀要云臨濮城在濮
州南七十里或曰即古城濮也亦謂之小濮
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
績伐不日此何以日(注)振(?)戰人伐衛不日(疏)包氏慎言云經三
月有甲寅月之朔
日
注振至不日○見隱五年冬旧疏云按彼文雖無十二月
乙卯夫人子氏薨之下不書葬其月日故得據之
至之日也(注)同公之迷書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

開 误 閉

推 误 攝

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疏）通義云注稱甲寅為戰日也而為伐于日下戰

上其明所至之日即戰也

注用兵至暴也○上十年注云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

引兵而去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

意稍精密是淺侵不服乃更深伐今一至即伐故舉日以起

其暴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注）至日便戰故明暴故舉伐

（疏）注至日至舉伐○正以十年傳云戰不言伐為舉重也此明

暴故戰伐並舉

春秋伐者為客（注）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疏）舊疏云謂

伐人者為客而理者為長故引聲唱伐長言之齊其長矣

注伐人至語也○何氏此以善讀氏大明其義後云長言若平聲短

言若今讀入聲度錢平聲不收伐字並去音失傳多矣通義

云長言者若今去聲短言者今之入聲度其言音義則是宋

讀伐為扶廢反是伐人之伐去聲詩曰是類是伐長言之

夏染短言之與染為韻六韜曰日中必彗執斧必伐長言之

與彗為韻言語注是也

伐者為主（注）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疏）舊疏云謂被伐者主也

理由而處猶與得異於鄭國故促聲短言之當與短伐也主句

並不齊人因其俗可以見長短故言此

注見伐至語也○吳見春秋情狀蕭閱讀延鴻緩氣言之彼

六語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今人讀房

房越切此短言也則易宗周初大司馬大行人輯人皆房

切此長言也則僕此音因翻沈約詩皆用為音去入多瑞

為分別而不合於古義陸氏春秋左傳文集云公羊注所謂

長言短言內言外言及高誘注淮南緩氣言急氣言之口言

閉口言急言舌言作江淮間人言劉熙釋名以舌腹言以舌頭

言橫口合唇言蹴口閉唇言此自漢儒言切以學者所師承

凡由此造後世四聲反切九弄反紐之法即源於此盡此文

張銓山札記云長言之短言之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為注

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說文皆有急氣緩氣鄰口閉口之異讀

劉熙釋名於天者以舌腹言者以舌頭言此於風者以橫口

合唇言此者以蹴口開唇推氣言之此多方不同漢書

王子侯表襄嚵侯建晉灼曰音內言嚵說文攙節顯灼亦云

見

内言鶍内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内言是詩巧言遂設
設字為以此會云毛本作巽噬說蓋以内之讒設之為人
設此以筆而為人熟悉者省長短刻之也

故使衛主之也(注)我序上言及此為主(疏)注我此道季長言我
主道春秋通例書秋我不言我但言我親序上則言兵此而
知矣此衛序上設為知侯衛主之也繁露竹林云會同之事大
者主小我伐之事後此主先苟不惡曷為使起之此兵下是
其惡我伐之辭已然則春秋惡者所以使衛為主而以兵居
下也

曷為使衛主之(注)據宋見以伐者主宋者(疏)注據宋至主者○
付書伯衛人鄭人伐者下云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僖十八年宋公會
我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師以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
伐我為客伐我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
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興
師征之是也

已己例說

衛未有罪爾(注)蓋為出之會服公責未從而不至故(疏)注蓋為出之故
○解云上二十七年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是
衛未與會也齊桓之會兩鄄兩幽此唯幽會不至故知為公
責未從也四年四月丙戌衛侯朔卒二十五年夏五月出
會其二十七年史記衛世家惠公朔二十六月當生稱服以内故侍以為
衛未有罪也朔之殁○解云其言蓋者亦之蓋疑之也

敗此稱師衛侯何以不稱師(注)據桓十三年以上并人戰敗績
稱師也(疏)注據桓至師也○解云彼經云公會紀侯鄭伯已巳
及齊侯宋公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是也
敗稱師也

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為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此衛未
有罪而齊使衛主者是直之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疏)注未得至
師也○解云正以僖成衛君率衆敗故知未得成列為師通
義云方至邊我則與未浚遂衛地蓋邊鄙之人發而拒敵也

戰法善

脫之字衍代字

脫史字

國（女国）國殺字衆故不得以列為師接善伐衛之逆部以為不也
孔說非古義也、
注詐戰不言戰○以疏云通例如此繁露竹林云春秋之
注言戰至文也○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
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
義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蓋偏戰者結日偏戰其不
加暴之義詐擊則出其不意備害多故不言戰以惡之此衛
未成列故為詐戰
注言戰至文也○繁露滅國下云魯莊之二十七年齊桓為
衛（後出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伐大敗之是衛未嘗罪也
衛之為見直故以戰書穀梁傳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
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
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無於齊直衛之義
也
注不地至國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亦謂其衛
郊也通義云不地其至日便戰與結日地期其長是以不與
偏戰常辭故不以不地為國都也杜云不地非國都之從民餘
隸蕤之云不地其齊聲罪致討已薄其國都城門之外而為
戰場可不書地知史失之非也

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詐擊而善偏戰

上字衍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注）日其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疏）
傳言之夏四月有丁未未月之二十四日通義云春秋昔襄傳
文邾子故逆得書卒於所聞傳之世未與勝葬故加其子克
秋亦日至此乃日其錄之以微、
注日其至行進○四疏云穀梁於上十六年夫子克
子克卒不日以故也而以行進而為日故知附從霸者朝天
子賢於舍霸其親比秀不已但附相而不知其例所故要其文
何氏以經所無何所據何氏為所有所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人救鄭（注）荊其善中國能相救
（疏）穀梁傳荊其曰也其曰荊州舉之也此年十四
年之十年荊入蔡同上蔡勝已進稱之為人此以
前年于四月其朝子皆瑣同某三傳不經涉來同救邾子瑣
要之左氏穀梁無邾人此傳唐石經皆作中國故朝齊侯以
上邾為不代也善陳所云左氏穀梁無其字與今本異
注荊其至相救○穀梁傳曰善救鄭也此注善中國能相救
所本

冬築微【疏】左氏作郿杜云郿魯下邑按公羊釋文出云左氏作郿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微鄉東春秋莊二十八年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僖六年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冢則杜以郿微為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縣南按古微眉麋通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詩小雅巧言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湄言眉古作微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正義引釋水云水草交為湄是古字皆得通用也 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 郿乾隆云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為微考穀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羊作微讀如士行枝傳枝微也

冬大無麥禾【疏】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之於五穀最重麥禾也 古經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遂加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矣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推原之辭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亦是仲舒之說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先書築微下設冬水則損冬水推秋冬麥禾使若冬水所傷者任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麻莊公從類同故抑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疏】鄉勘記云唐石經監毛本後言作後書誤按桓二年引此傳亦作言周禮大司徒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力先鄭云弛力息繇役也又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也無年則公旬用一日 述聞云旬

冢說文冢高墳也又別
古作冢

冬築微疏 左氏作郿杜云郿魯下邑按公穀釋文皆云左氏作
麋則陳所見本作麋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徑
微鄉東春秋莊二十八年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
東平壽張縣西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
冢按釋例土地名小國地傳六年微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
冢則杜以郿微為二地一統志壽張故城在今兗州
郿東南五十里微鄉今在新南按古微眉麋得通禮
士冠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作麋少牢饋食禮眉壽萬年
注古文眉為微詩小雅巧言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湄云
眉古作僖二十八年傳余賜女孟諸之麋正義引釋水云水
草交為湄是古字皆得通用也〔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壽張
縣東南〕暑記錄云古音微如眉少牢禮眉壽萬年注古文眉
為微春秋莊二十八年築郿公羊作微讀與土行枝侍枝微
也

冬大無麥禾疏 漢書食貨志云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
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之於穀
最重麥禾也 李疏引服虔云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
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無麥禾董仲舒劉向以為
案志云是冬水旱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為夫
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歆以為水旱當書不知三家經文皆
無水字是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則大水未無水
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言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
由於夫人之淫亂此五行志之辭非經文有無水字也何注
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是仲舒之說
也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
邑也 注 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穀

俱案今本作至大宋
祖熙本作俱草

築微下得秋水則猶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冬水所傷於任
言無麥禾則猶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麻莊公穀同故
知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 疏 按劉昭記云唐石經
監毛本後言作後書誤按桓二年引此傳亦作言 監本宋本閩本同
徒役以歲時十有二縣萬民四曰弛力先鄭云弛力息繇役
也又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
年則公旬用二日也無年則公旬用一日 此乃周禮均人職文述同之句

焉誤也 政誤征

昔如宗讀經云以為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不知以周年
計之一月周九月三冬六直二十七日耳而當不皆遷六不
時山則十年一月用六日三冬也千八日此其事也王制註
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後城郭宮室道路六畜凡三日
所能成事也然則無年之歲六畜必不得已而用民力其故
內宮室而用一日之限其城邑大役則止也玉藻云年不順
成則土功不興周書糴匡篇成年二穀不足賓祭以禮除子
藉宮室城郭修為儉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年唯鐘鼓
不美三牲不備庫補維修不藉積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
薦宗無鍾鼓車不雕攻以枚窮之周匡維無大荒有禱而無
祭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藏糧此大無麥禾大
荒也年之上下豐年而成次為儉次為饑至大荒故楊氏
築邑乃成年之事而非之於大荒故春秋譏之也
注譏使至急也○下二十九年云凶年不修但曰上不言凶
造邑乎故退無麥禾在築微下著造邑在先無麥禾在後要
秒揀也
經此著至秋水也○楊勛記云先生未推說惟何疏云既言無
麥是建未首前事故知秋水所傷着經云冬築微大水無麥
禾大水在冬下曉是冬水矣楷哥此秋無麥禾之事義使
冬水傷教之以矣若不言大水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

無不義而義未不成不能起見秋此實有水災因致莊公
之所不能去人全無陸麥類因於水故所生以見之穀梁傳
大也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者秋一無不書故云無
禾並書無麥楊疏云莊七年麥苗同時而水而死故繫大水
言之此云冬將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雖由水故不繫
之是也
注此大至所致○傳而云於是麥苗十八年無大水無麥
禾著什餘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則何以為
水旱者不為水旱而曰大亡麥禾此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故
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
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宮樹內淫亂之罰之道遂不改寤而
年而民困讒之流之世有淫亂之罰也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
之罰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疏〕姜說所云原穀梁作臣辰臣同郭據今本
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糴者何請糴也〔注〕買穀曰糴〔疏〕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無
爾雅釋詁云告請也故告糴為
請糴也
注買穀曰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注市穀

下引汲冢周書作逸周書此周書上宜添逸字方一例

服者二字倒 牧誤物

糴匡篇成年穀足賓祭以盛○注年穀 慎重今依盧文弨訂說然則此故書宜加祭字但今書宜去年字

昔好宗讀經云以為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不知以雪年
計之一月用九日三冬六旬二十七日耳而曾不皆遑六不
時山川十年一月用六旬三冬廿千八日比其常也未制班
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則城郭宮室道路亦當以三日
能成事者則無年之歲亦當為不得已而用民力者故
其宮室句用一日之限其城邑之役則此也至荒之年不煩
則土功不興周書糴匡篇成年穀足賓祭以服稼
宮城郭修為倍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唯鐘鼓服
三牲不備庫補捐修不稼穡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
君無鐘鼓事不雕攻以枚竊之周匡治無大荒皆稼而無
穀糴餘子保匡民不荒糴此大無麥禾大
之年為成治為儉治為荒至大荒則稼亡矣
事而於之於大荒故春秋譏之也
下二十九年云此年不終何以上不況
造邑兵故退無麥未左氏微下者造邑也先無麥禾年後恐
注妙種也
種此蓋至秋水也曰稼動記云望見未推誤惟回疏云既言無
麥是建未首事故知秋水所傷者經云無麥微大水無麥
禾大水在冬下據是冬水其損損是此秋無麥禾之事其侯
乎水傷穀之此矣若不言大而但言無麥禾則嫌此秋但地

糾謬攷

無不義未成不能熟之秋(此)實由水災因敗壞莊公
之於不致者人全無陰霽雨因於水故所出以見之救飢旱傳
大也旨頗之薪也於無禾及無麥也者秋一無不書故云無
禾並書無麥楊疏云在七年麥苗同時而水而死故繫大水
言之此云無麥者大無麥禾則禾之死未必繫於水故不繫
之其也
注此夫至所致。漢書五行志麥苗上十八年無大水無麥
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
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
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無別又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
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宮榭內淫亂之罰云之遂不改寤四
年而死禍亂之流二世奢淫之罰也通義云大無麥禾淫亂
之罰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疏)義證疏云辰魏里作居辰同郭璞本
及石經穀梁作辰
告糴者何請糴也(注)買穀曰糴(疏)穀梁傳曰告請也糴糴也爾
雅釋詁云告請也故告糴為
請糴也
注買穀曰糴。國語魯語云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注市穀

曰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

何以不稱使(注)據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疏)注當言如也○解云正以如比內稱使之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主教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者其糴之師則情緩于穀故言如楚乞師九年若通義云振內稱使文當之臧孫辰告如齊告糴於禮記曲禮云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云謂有故問也禮記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疏引鄭彼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甚是使特賓來言反聘之田是其類也

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疏)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實為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故謂義云不言如為內諱也通義云予無其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臧孫辰以輕入于無其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說之不同其實一也

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注)據國事也

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功也三

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注)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飢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疏)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畀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待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事出內禮遂人職掌野之委積注少曰委多曰積穀物通謂少府有委府即是糴藏開委府於糴之也禮記云節米饑作饑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新書憂民云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穀梁傳曰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文選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漢書郝傳謹按王符必年其菜不登積累量

曰糴說文入部糴市穀也从入从糴

何以不稱使（注）據上大夫[illegible]麥禾知以國事行者言如也（疏）注者言如也。○舊疏云西以如北內稱使文故也左疏引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在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之師則情緩于穀故言如楚之師也其年義通義云據內稱使文者之臧孫辰告如齊告糴據禮記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疏引鄭注云有言謂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

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疏）穀梁傳曰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又曰不言如為內諱也通義云[illegible]

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注）據國事也

俞云為字衍文也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為字生出義矣下文曰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証此文為字之衍

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之也（注）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疏）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事其內禮遠人賤業取之委積注少冥毒注[illegible]積[illegible]穀則通漢少府者古所置[illegible]府於[illegible]穀[illegible]之是也校勘記云鄭本饑作飢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illegible]云王[illegible]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穀梁傳曰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又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漢書[illegible]臣謹按[illegible]如年[illegible]菜不能積聚量

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三

考黜陟餘三年食進
業曰登再登曰平餘
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
十七歲餘九年食然
後德流洽禮樂成
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此道也 又

入制用以備天災六年之蓄者謂之急墨子引周書曰國無
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周
書文傳解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
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臧孫辰之
故賊私原告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
蓋
注莊公至糴也○鄭箴臧孫辰之故賊私原請糴于齊孔子曰
君子為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艾乃請糴失君之職也故
果傳曰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
告莊公為國之久無一年之畜也故譏為諱若大夫之自
為私行告糴也通義云蓋以為春秋之文凡傳見刺譏而已
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為備之有道觀於
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知不畏
以餘已勤民內無意荒行修宮室崇節儉庶是而水旱不侵
天道荒於上農事時不違人事盡於下宅有饑饉凶蓄之患
矣洪氏形吉傳小疏云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
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不閔者告糴之
禮既行於國為古制其得於東周之衰乎逸周書大匡解云大
荒則發無告糴蓋亦記東周之制

二十九有年春新延廄廄疏穀物記云唐石經釋文廄作廏
新延廄也何以書修舊也注蓋故也舊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
造曰築疏據注以故也○詩大雅抑云告爾舊止箋云舊故
也荀子王制云械用如凡非舊跡注舊謂
三代故事
注舊故曰新○此是也穀梁定元年傳言新有舊也又僖二
十年傳言新有故也漢書劉[illegible]風
新臺序引釋文引馬融云作舊曰新不[illegible]閟宮箋云修舊
曰新古傳注云言新者明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故以傳文
修舊字故如此解
注有所至曰作○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定二年新作雉門及
兩觀是也穀梁兩傳皆云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作也穀更
加使大於其舊制也古傳謂此年亦當作字彼疏引劉賈
云言新有故言作有新木延廄不言作所用之木非公家
也按古氏我有國作字或由後人因僖二十年定二年而增
五行志亦無作字
注始造曰築○上築微之屬是也釋名釋言語云築堅[illegible]築
也是也

大荒卿參告糴文見逸周書糴匡篇逸周書兩大匡篇及注解中均無其文誤

[illegible]

仁録 誤成成

有字衍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illegible]

新延廄此何修舊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修旧不书此何以书（注）据新宫灾后修不书（疏）注据新宫不书
灾三日哭此复不见修文也 ○成二年新宫
讥何讥尔凶年不修（注）不讳此据功费差轻於造邑延厩马
厩也（疏）然庄王造之新延厩讥骄溢不恤下也彼传云者
故则何为书也者正君人者也时视民之所勤民勤
於力则劳於财则费赋少民勤於食则百事废矣
冬筑微者亦延厩以其用民力为己多矣注此荒岁礼宜居
时秦凶年修不宜也左传谓不时也
注不讳巫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筑微大无麦禾传曰为是
言筑微而复言造无麦禾讳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厩其大
无麦禾后书故不讳也鲁语王吴之春秋之法凶年不修
旧意在养民今责民为害之说伤民为害之说获民
年故曰凶年不修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害之小
也害民之大者害之大也功费差轻之义也
注延厩马厩也○穀梁传延厩者法厩也注周礼天子十二
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每厩一闲言法厩者六闲之旧
制也左传云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至为马厩旅放於

不时为异可
夏郑人侵许
秋有蜚何以书记异也（注）蜚者臭恶之虫也南越人有臭恶之
行言有此者越盛暑所生非中国之所有（疏）注蜚比至虫也
○毛本蛩作出
此穀梁注引穀梁说曰蜚者南方臭恶之气所生也家君居
注洪者臭恶之行盖穀梁家师说说文蟲部蜚臭虫负蠜也
按注云臭虫下有蜚字当云臭虫也一曰负蠜也书无二说
如此部蝝下之并载三说春秋有蜚者蝝传曰为灾其年传
曰纪异穀梁传曰一有一亡曰有西行者所载刘歆说盖据
左氏说也刘向说盖据穀梁说也而何休说盖据公羊之也许
引臭虫於蜚而负蠜次之许意盖从说者也负蠜与蜚书无
二物释虫曰阜螽蠜也毛传同许同此一物也释虫文曰草
螽负蠜也毛传则云草螽常羊也草（常）则即负蠜郭蒙云草
虫鸣则阜螽跃而从之是所谓负蠜也刘子骏及许之是
蜚即草螽也即常羊也左氏之所以释蜚也至於臭虫生南
越而有於中国之说则盖亦有螣有蟊贼等虫

修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新宮災後修不書(疏)注据新宮○成二年新宮
災三日哭此後不見修文也
譏何譏爾凶年不修(注)不諱者讓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廄焉
廄也(疏)繁露王道云新延廄譏驕溢不恤下也穀梁傳云有
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
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注云荒穀禮其居
時費凶年修不言也左傳說不時也
注不諱亟造邑○上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何以為災
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此新延廄其大
無麥禾後書故新不諱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
舊意在無苦民耳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
乎故曰凶年不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
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功費差輕之義也
注延廄馬之廄也○穀梁傳延廄法廄也注周禮天子十二
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比六閑之舊
制也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至為馬之廄嫌彼江於

不時為異耳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何以書記異也(注)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
行言有此亦越所生非中國之所有(疏)注蜚者至蟲也○毛本蟲作虫
漢五行志引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家居
淫洪者臭惡之行蓋穀梁家師說說文蟲部蜚臭蟲負蠜也
有蜚上挹从段注補秋字
云臭蟲下有蠜字者云臭蟲也一曰負蠜也書無二說
初蠜下之並載三說春秋有蜚左氏傳曰為災其年傳
曰紀異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五行志所載劉歆說蓋據
左氏說也劉向說蓋穀梁說也而何休范甯皆從之也許
引臭蟲於蜚而負蠜次之許君取說長也負蠜與蜚書無
二物釋蟲曰皇負蠜也毛詩傳同許同此一物也釋蟲文曰草
蟲負蠜也毛傳則云草蟲常羊也(草蟲)則即負蠜鄭箋云草
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是以謂之負蠜也劉子駿及許之負
蠜即草蟲也即常羊也左氏之所以稱蜚也至於臭蟲生南
越而有於中國子駿之說則然與先有蟲觀者異常生

非所有以蔽所以釋蜚也。釋蟲云：蜚，蠦蜰。郭云：臭蟲，灰
盤也。孫炎注：蜚，蠦蜰。注家之言辣而臭者，漢中人食之，一名蠦
蜰，一名負盤。郭注亦謂此而許出，郭蜰下但言蠦蜰，不言
蜚也。何休不以蠦蜰與臭蟲為一物。來年之蜚蠦，孔必穿穴
所生，劉向以說經，此又未必蜚蠦也。按爾雅釋蟲云蠦
蜰也。又釋蟲：螽蠦也。即來年之蜚蠦，郭注云形似蚱蜢，腹下
赤，陶注形亦似螽蠦，其而拒小，能飛，本年中八月九月知寒
多則入人家屋裏，近亦有稱之種，以作蘆蔓，氣為蠹，南人亦喚
之麼生，但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而名曰
石薑，一名蠦蜰，一名負盤，則以蟯蜰之蜚為春秋之蜚矣。
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此蟲氣如蘆蔓，故名氣蘆，因其形如盤，
故名負盤，今俗人呼之臭板蟲，其大如錢，輕薄如葉，其色鮮
赤，其氣臊惡，蓋即此也。

注家去省蝗蟲之行。五行志：嚴公二十九年有
蜚，劉歆以為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劉向以
為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
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
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
穀梁注所引穀梁說亦近同。
注言有至所有。○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眚也，
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所生，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蜮射于水，蜚生于陸。蜚生於盛暑溽世，
多有之。易為亦出於周禮，與春秋皆經世大典。先王盡人
性以盡物性，皆一官之未詳，兩一物之為災，設為司徒所
以盡人性，並為職，盡所以盡物性。人物之性有未盡，故文為
設官一一之設官，以周之。周公六典，孔子作春秋，皆所以盡人
物之性，損其世而反諸身。此君子讀春秋，見多麋則知
周禮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螽八月螽則知周禮庶氏
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周禮蟈氏壺涿氏之官
廢矣；見書鸜鵒來巢，則知周禮硩蔟氏庭氏之官廢矣。古者
於物無故妄生於野，其官載於周禮，其妄書於春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如初也。（疏）
杜預並云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也。（疏）注國滅至如初。○內女歸于大夫不書卒，為媵亦不書。今此
從夫人行故也。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
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何朝？貴其其後待之以初
也。此叔姬其國已滅而書卒，正以貴為夫人，今雖國滅，猶始

經說注

□臭蟲字似應作句 時句法較順

段注所以上有之字此不宜節去存上
左以之所以句方一例

非所有以教所以釋蜚也 釋蟲云蜚蠦蜰 郭注云即負盤臭蟲
盤也 孫炎本草蜚蠊 注家云辛辣而臭 漢中人食之 一名蠦
蜰 一名負盤 郭注亦謂此 而許出 郭蜰下 但言蠦蜰 不言
也 似許不以蠦蜰為與臭蟲一物 本草之蜚蠊 亦必定是
何所以說 經某文未必蜚蠊也 按廣雅釋蟲云蛗螽蠜
大飛䗪蟲 蠦蜚螽也 即本草之蜚蠊 別錄云形似䗪蟲 腹下
注 形亦似䗪蟲而輕小 能飛 本在草中 八月九月知寒
多入人家屋裏逃爾 有兩三種 以作屋蓴氣為甚 南人亦啖
之 廣生注云 此蔬味辛辣而臭 漢中人食之 言下氣 名曰
石薑 一名蠦蜰 一名負盤 蜚盤則以蟜蠁之蜚為麥秋之蜚矣
郭氏讀孫炎雅義疏云 此蔬氣臭 蘆葦故名 氣蠦蟲似蟹
故名負盤 名謂人呼之臭般蔬 其大如鐘 狸其大如葉 黃色 解
我其氣臭(臊)盖即此與
注家者有臭蟲之行 五法為五行志 蔡某二十九年有
蜚 劉歆以為負蠜也 性不食穀 食穀為災 介蟲之孽 劉向以
為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 既入 淫於兩叔 故蜚至
天戒若曰 今誅絕之者 不得生臭惡聞於四方 嚴不寤 其後
夫人與兩叔作亂 二嗣以殺 卒皆被辜 董仲舒指略同與
教果後所引穀梁說亦同
注言有蜚所有 五行志又云 劉向以為蜚色青 近青眚也

惠氏春書六典上有作字此不宜節去存下句方一例

非中國所有 南越盛暑所生 其為蟲臭惡
惠氏士奇春秋說云 載蟲于水 麋處于澤 蜚生于盛暑 居傳世
多有之 易為亦害 于采周禮與春秋 皆經世大典 先王畫人
性以盡物性 皆一官之未備 而一物之為災 故得為司徒所
盡人性 並為勝虐 所以盡物性 盡物之性 有赤成女文 為
官一之詖 官以周之肉 六典 孔子作春秋 皆所以盡人
物之性 據此而反說 此君子讀春秋 見多麋則知
周禮翨人之官廢矣 見有秋蝝冬螽八月蝝 則知周禮庭氏
氏之官廢矣 見有蜚有蜮 則知周禮蟈氏壺涿氏之官
廢矣 見有鸜鵒來巢 則知周禮翨蔟氏 庭氏之官廢矣 古失
於朝 夷故 麥生于野 其官載于周禮 其事著于春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注)國滅卒者 從夫人行待之 如(以)初也(疏)
杜注並云 紀國雖滅 叔姬執節守義 故繫之紀 賢而錄之
也(足) 注國滅至此 而□內女嫁于大夫 不書卒 若令從
從夫人行故也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傳曰
皆何以名 失地之君也 其稱侯(朝) 貴者先後待之以初
也 此叔姬其國已滅 而書卒 正以貴為夫人 今雖國滅 猶稱

以夫人禮且錄之故云得之以刑者隱七年注云叔姬於伯姬之媵也此以夫人行其蓋申上四年伯姬卒後紀當未滅之叔姬為夫人國滅後歸酅至十二年卒于酅也連氏士奇春秋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媵同歸之紀叔姬理宜嫡貴而娣賤故莒是理宜自庶通曰伯姬卒叔姬之娣叔姬升為嫡一說嫡死不更立嫡防篡弒尊也然宗廟祠不乏且媵不勝不勝為妾明不升而說並通後說為允禮有姪娣君何姬死叔姬攝女君之事故曰攝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餘妾矣叔並字娣不稱歸又子能書卒葬叔姬字節為異故與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寧存亡伯叔二姬猶詳于冊書秋所以貴得人之節也按白虎通嫁娶云伯姬卒叔姬升媵也于嫡繼不識也是春秋家以嫡死可以更立嫡故白虎通又云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更立嫡者禮家說白虎通所載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是也通典引鄭駁異義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公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時廢絕也又云庶妾子為後為其母無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魯立以得尊其母狀為夫人者以夫人無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其禮宗讀者見隱元年疏寵以其子杜注傳信據要於同姓之國

以姪娣從媵之妃死則次妃攝治其事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攝室杜氏說經頗與公羊家說合也劉賈鄭服則皆謂之續嫡則嫡死不再立嫡也書文書秋家說與禮說同與公羊以書秋說同文從服虔說與禮經不同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注嫡不書此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亦不以升嫡為譏義各有說如此也

城訛及防（注）訛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疏）杜云訛防皆魯邑訛今城陽訛縣（大事表云在今青州府訛城縣西南三十里齊氏召南注云訛云訛初屬莒後屬魯城陽郡嬴城西來屬是故云訛君邑防臣邑也

注言及至定矣○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彼注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義相次序故言及以絶之然則邦邑言及別公私故知此言及是君臣邑故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疏引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皆非春秋連書之義通義云此推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為以邑叛者故張其私邑或是宮之邑故連國以不言之及防茲乃言及別其罪

卒 渓者

以夫人禮見錄之故云待之以初也隱七年注云叔姬者伯
姬之媵也此從夫人國滅後歸魯至十二年歸于酅也惠氏士奇
春秋說云紀伯姬紀叔姬一嫡一媵同歸于紀叢是理乎嫡
貴而媵賤若是理乎白虎通曰伯姬卒叔姬之媵叔姬升
為嫡一說嫡死不更立嫡諸侯無再娶也繼室而稱夫人且媵
不勝不稱為妻明不升稱說並通後說為允禮有稱女君伯
姬死叔姬稱女君之事故曰稱女君謂之貴妾禮同於嫡
妾媵叔姬並子媵不稱歸文于能書卒葬叔姬宗節為賢故與
伯姬同書卒葬紀侯去國莫寧存云伯叔二姬獨詳于冊書
秋所以貴賢人之節也按白虎通嫁娶云伯姬卒叔姬升嫡
也于嫡經不識也是書秋當以嫡死不以更立之嫡故白虎通
又云諸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也其不
更立嫡者禮家說白虎通所載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
二諸侯娶於一國也通典引鄭駁異義云女君卒貴妾攝其事
耳不得復立為夫人魯僖得立妾母為夫人者乃得莊公哀
姜有教子服閔公之罪處所故也又云魯僖公廢聲庶姜子為後
為此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大夫士同不得三年喪言所以得
尊其母設命為夫人其以夫人無所大歸廢之返故也其禮
宗讀君氏隱元年續家以為子杜注訛信數要則同姓之國

賜云字

以經媵從媵之紀死則攝紀稱諸夫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
之繼室杜氏說經稱夫家諸侯無必刻實節服抑待之精意則
嫡死不更更立嫡或左文書秋家說與禮說同與其年以書
於故因文從媵質或與禮經不同故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
注嫡不為此為媵也未歸為妹後為嫡也亦不以升嫡為譏

圖康據陸氏耀遹云字釋攻明曾子之說一至隱五年公會齊侯于防杜云防魯地在琅琊華縣東南
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故華縣也一在隱九年所杜云高平南昌邑縣西南有防城左西
所城在山東金鄉縣之城縣治東郎地縣防所莊二十九年之防乃魯邑之此西
三處按臧氏以防為臣邑則此防或已為臧氏采邑故

云說前讀為琅邪費縣城陽防城為臧氏采邑故云誤
居邑防在邑也
注言及宣定矣○舊疏云知此非西以昭五年莒牟夷以
牟婁及防茲來奔傳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
也穀梁云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謂也義不可使臣邑
與公君邑相敵此序故言及以絕之然則郕邑言及別公私
故知此言及是君臣邑故也按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左疏
引賈逵云言及前後之辭諸春秋重叙之義通義之此推
其年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說特為以邑奔者或攝
其私邑或君命出邑故傳閔其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其罪

輕重，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者皆及之也，為一君邑一
臣邑，賈逵曰言有先後之辭之説。按此城二邑，則當文十
二年城諸及鄆，襄十四年城費，及書皆言及，固不必皆有
君邑臣邑之別，特此二邑並城適有君臣之別，故春秋假以
示君臣之義，所謂因事見義，不必通之於彼也。舊疏云所以
見君臣之義，而則天下宗廟以為王者之居也，是也。易雜
卦傳云：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疏〕左氏無師字，杜云將卑師少，故直言次。趙氏據
〔按〕吳氏文箋云：謹案左氏莊三年傳，凡師一宿為
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則次乃師再宿以後之辭。此年經
左氏無師字，或脱文，字當從之。次于成，公羊作師
次于郕，與唐石經穀梁異。按今本公羊亦作郕。

秋七月齊人降鄣。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疏〕穀梁
傳同。杜云：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疏引賈
服二傳以為鄣紀之遺邑。釋例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七十七
年，紀侯猶不堪齊而去，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鄣
鄣是也。知不然者，雖畢伸紀國已滅，從師
一鄣為之附庸，何為不見者？所以八年而後桓公方事
招徠懷柔，當何不得獨存之有？通義云：紀亡二十餘年矣，
而鄣猶能存，蓋其守邑大夫抗節不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
即墨不下于燕之比也。大事表云：今東平州六十里有鄣城。
穀梁疏云鄣，左氏作障。按注疏本及唐石經左氏亦作障。
鄣。説文邑部：鄣，紀遺邑也。段注云：公穀皆曰紀之遺邑，賈服
從之，許説同。杜云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非紀
之遠，非許意也。按許凡多用左氏説，此鄣實舊義也。古紀國
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南三十里，紀鄣城邑當附近耳。
昭十九年左傳之紀鄣也。紀鄣非紀國之鄣邑。杜預注紀
鄣謂本紀國之鄣邑也。公穀云紀之遺邑，與左傳云紀鄣今
杜云紀鄣莒邑，在東海贛榆縣，是也。莊三十年之鄣，即此。杜今
為兩地，非也。海州贛榆縣之北七十里有故紀城，鄣城亦
曰紀城。

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注〕時霸
功足以除惡，故為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其義也。〔疏〕

一統志章郛故
城在東平州
東六十里，今為
鄣城集。

注時霸至為諱○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惡故此注云此決上十三年十三年書滅諱滅遂故也

注言降至可也○此解經言降之意也謂經所以言降者見為故遠人不服所從文德以來之是也若果使曰降猶下也上四三年齊伐紀侵不能下齊亦謂不能降齊也當此年桓公之以國孤危不能自存因蓋齊遂以其威勢使降附彼以為附庸國故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注）寡不服紀也遂而復居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

疏注隱六年宋人取長葛以為久也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由此而取邑者外取邑不書取邑小惡故凡書者皆有為爾

注其因至甚也○通義云桓公西伐紀亡二十餘年鄣城猶存桓公如將魯之以威屈其君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鄣滅于齊而曰齊人降鄣閔鄣而責桓也乎薪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賤也雖不言取而齊人之惡特未有存亡繼絕之功與之未聽故諱不言滅取之深也得經義

注月者重於取邑○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在冬不書月也此書月者惡其盡故重於紀取邑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亦在二月下不蒙上月也彼月自為下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發首日不得不繫之月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

疏注送紀悼言云葬者為八月癸亥葬紀叔姬閔月之二十四日閔為八月上二百十二在濁半以上故可置閏下有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知時閏八月也利穀以為八月朔為八月則為十月朔為八月之殺學侍曰不四年為日葬閔紀之亡也

疏云謂不得失合葬故言徒之宜也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姬傳云外夫人不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齊爾而此重發之者正以彼則齊侯葬之故重言之按內女嫁為諸夫人者葬此及紀伯姬寡三十年宗也姬傳皆為隱辭紀伯姬紀叔姬閔其國之亡宗也姬閔其孤於其國祀宜皆有加焉故重錄之日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二姓宗也

按據唐之年宣閏十一月癸亥爲八月二十四日庚午爲九月朔

鄑郚者

注時霸至為諱。○上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
伯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故於此注云。此注上十
年十三年者，滅譚滅遂故也
注言降至可也。○此解經言降之意也。諸侯本見義故遠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也。若果傳曰降猶下也。注上三（四）
年本傳紀侯不能下齊之謂不能降齊也。案此年經云齊（國）
孫危不能自固，蓋齊遠以其威勢使降附彼以為附庸國
故也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注）案上服紀也遂而復居取其邑
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
疏注隱六年宋人取長葛
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又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由此言之，取邑不書
取邑小，故凡書者皆有為爾
注案四至甚也。○通義云，桓公西紀之二十餘年，郱鄑郚
俱入於齊，以威屈其力以取其土也。故不
日郱鄑郚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鄣，郱為其極見乎辭矣。是皆所
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桓人其賢也，雖不言取，而齊人
其特未有存亡繼絶之功，與之未聽，故諱不書滅，諱之深

也 得經義
注月者重於取邑。○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不書月也。此書
月者惡其盡，故重於他取邑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亦
在二月下，不蒙上月也。彼月自為下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發，有日不得不繫之月也

二百十二 左渴半以上故下署閏下有九月庚午朔
分之知時閏八月也，孔穎以為八月，閏八月則為
十月，蓋以為八月也。經傳日不四年為日葬閏紀之亡如四
疏云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之宣也。上四年書齊侯葬紀伯
姬，傳云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
而此重發之者，以彼則手於齊，此則手季叔，故重言之。按內
女嫁為諸侯夫人者葬此，及紀伯姬、宋三十年宋共姬，傳皆為
隱辭，紀伯姬、紀叔姬閔其國之亡，宋共姬閔其死於災，與禮
憂皆有加焉，故重發之。四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之
宣也

金云：案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無臣子也。國滅無臣子，徒為齊侯所葬，然則
此言徒葬乎叔爾，亦無臣子之辭。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也。十二年傳曰徒歸於叔
爾也，宣謂不得與夫同歸乎，未知疏之謬，疏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之也 宣

為據唐石經宣刻
十一月癸亥朔
八月庚午朔

地據也

唐顧寧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魯比弒二君狄滅邢衛（疏）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朔殷曆雖合適在前也注是後至邢衛○釋文作比毗志反魯弒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五行志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疏）毛本脫濟字杜云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正義云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魯東界也齊竟內也大事表云水經注濟水過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為二瀆其南瀆為菏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東郡壽良縣西界此經須昌穀城又東北經盧縣華不注山臺縣菅縣梁鄒縣臨濟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也即東北分流一支其經鉅野壽良須昌則穿齊魯之境謂之魯濟其穀城以下則穿齊魯衛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亦為縣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之壽張縣須昌在今東平州穀城在今東阿縣俱屬泰安府此齊魯分界也洪氏頤煊補注云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徼鄉城東又北逕清亭東又北逕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魯濟蓋在徼鄉清亭之間徼鄉即莊二十八年所築郿也公羊作微也清亭即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所經故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即小穀與周首亭其子成公故棠好處皆齊濟所經又案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為多是魯濟又其濟水以南通義云所言當其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則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疏）杜云山戎即北戎正義曰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無終三名為一北平有無終縣大事表云今直隸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鮮卑也漢為匈奴後山戎越燕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匡篇桓公北伐孤竹未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魯比弒二君狄滅邢衛（疏）唐志大衍合朔議曰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朔殷曆雖合適然耳非正也注是後至邢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魯弒二君下三十二年子般卒閔公二年公薨是也狄滅邢衛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閔二年狄入衛是也漢書五行志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疏）毛本脫濟字杜云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釋例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西義云高平東平魯西界也濟南樂安齊竟內也大事表云水經注濟水過定陶西東流濟陰乘氏縣西分為二瀆其南瀆為菏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其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壽良縣西界此經濟自穀城又東北經盧縣華不注山臺縣菅縣梁鄒縣臨濟縣樂安而入于海杜氏所謂歷齊魯界也即東北為流一支其在鉅野壽良須句則皆魯書魯之境謂之魯濟其出穀城以下則皆齊衛之境所謂齊濟也鉅野今之為縣屬曹州府壽良即今兗州之壽張縣須句在東平州東平州屬泰安府此齊魯之界也史記鈔釋文作補注云按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逕此經清亭東又北逕穀城縣西又北逕周首亭西□□□微鄉清亭之間微鄉即莊二十八年所築郿也一清亭即公及宋公遇于清是也此皆魯地濟水□□□謂之魯濟若過穀城則謂之齊濟穀即小穀與周首亭去子成公縣皆齊濟所經又東郡國志濟北國齊地為多是魯濟又其濟水以南遇義云孫言魯其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則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縣字衍
原本誤作遝與上下文一例
也字衍

齊人伐山戎（疏）杜云山戎即北戎西義曰土地名以北戎山戎為三名為一北平有無終縣大事表云在直隸永平府玉田縣治有古無終城史記注引服虔云山戎北狄名今鮮卑也謂為匈奴傳山戎越燕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北伐山戎齊世家北伐山戎離支孤竹管子小匡篇桓公北伐孤竹

病
誤痛

免
誤免

知也車年之鄙十里韓氏說林當作田陽明說乎桓公官戎孫
於莒皆此年之役也齊（雜）迎紀要永平府春秋為山戎肥子之
國地今直隸永平府東北離東即今遷安也之語也孤竹在府南
十五里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注）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疏）注據下至戎捷即下三十
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是也

貶（疏）後漢書西羌傳云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
人用公羊義

曷為貶（注）據齊侯伐北戎不貶（疏）注據齊至不貶即僖十年齊
侯許男伐北戎是也舊疏
云不道許男者以解齊人伐山戎之故省文

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
殺之甚痛（疏）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
者著其為師也此稱子司馬子宜同操蹙校勘
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云操七刀反本作躁詩江漢正義引此注
躁迫也按蹙本作戚何訓為痛也是傳戚之意考工記不緻

豈無以為戚速也注引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也可證
鄭本作戚按釋文有戚無蹙其舊古義云孜工記
云速不緻注無以為戚速也序官云齊人有病疾為戚其春
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疏云鄭氏以蹙為疾與何氏
也古戚蹙同音詩小明云易云其愿政事愈蹙其事云蹙縮
蕃殖義也之義與自貽伊戚是戚讀為蹙其字作蹙故訓為
痛戚有蹙音故訓為疾其義閔者云詩江漢箋云非可以兵
痛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殷仲遠引公羊傳何注云
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言齊侯殺傷
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言亦出於
彼文又免爰篇急此有所躁蹙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濮古
音易傳更易繆訟操切百姓此按證杜氏所見公羊亦作
躁字讀如嫠練云按詩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蓋以躁之為已
蹙矣何注躁迫也免爰鄭注有所躁蹙也義亦本於公羊正
義躁字本作操是後人所改阮元校勘記按操字毋乃已蹤疏注擬狄
甚也孔穎達乃已悠甚按詩江漢云匪疚匪棘
棘急王于江漢之水上而言其使以王事征伐按序四方按治
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躁切之也
在於經傳鄭之間及杜伐戎則速此言其彼言經綠鄭之間
用傳何年左傳義言此伐戎則用此為說也彼疏引此傳操

知し
卑耳之谿十里韩非说林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
竹蓋皆此年之役也齐離支安乘年府春秋为山戎肥子二
國地今永平府东北離支即今支也之詷也孤竹在府南
十五里
此齐侯也其称人何（注）据下言齐侯来献戎捷（疏）注据下至戎
捷曰下三十
一年齐侯来献戎捷是也
姓（疏）後漢书西羌传云昔桓公伐戎而无仁惠故春秋姓曰齐
人用公羊義
曷為姓（注）据齐侯伐北戎不姓（疏）注据齐至不姓○传十年齐
侯许男伐北戎是也旧疏
云不道许男者以解齐人伐山戎之故省文
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注）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
杀之甚痛（疏）陈本一年传子沈子曰注云沈氏称子冠氏上
者著其为师也此称子司马子定因操蹙移动
记云唐石经讹本国戎信云操古本作躁诗江漢正義引此注
躁迫也按蹙当作戚何训为痛也是传戚之意考工记不缀
至矣以为戚速也注引春秋传曰盖以操之为已戚也可证
郑本作戚按说文有戚无蹙公羊古義云考工记云凡察车
之道不微至无以为戚速也康成云齐人有名疾为戚者
秋传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疏云郑氏以蹙为疾与何别
也古戚蹙同音诗小明云曷云其还政事愈蹙岁聿云莫宗
菁猶萩心之蒙矣自贻伊戚是戚读为蹙之蹙字作蹙故训为
痛戚有蹙音故训为疾此本同音云诗江漢笺云非可以兵
痛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冲远引公羊传何注云
躁迫也已甚也蹙痛也盖戚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齐侯毅伤
迫之甚可痛蹙是齐桓之兵急躁之也郑言急躁意亦出於
彼文免爱蹙急也有所躁蹙之也按操与躁通郑作躁切漢书
贡禹传更为残贼操切百姓此可证但孔氏所见公羊本作
躁书蒙豫云按诗江漢正義引公羊作蹙以躁之为已
何注躁迫也免爱郑注有所躁蹙也蒙亦本於公羊正
之本作操是後人所改科记操亦作毋及已疏本注状
孔巽不易引已覆注之疏其之按诗江漢云匪疏頗匪棘家
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
我疆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躁切之也齐
桓公徑涉郑之间及北伐戎則速此言也彼言徑涉鄭之間
用僖四年左传義言北伐戎對用此為說也彼疏引此傳操

病误痛
免误兔
笺云躁急極中之删去中極不宜并也字删之
病误痛 脱急字

已 参疏作以

作蹴。江漢美之蹴，即王風美之蹴蹙，此年之操蹙也。按釋文作戚，我說未為妥據。

注操迫也。○說文手部：操，把持也。其易作操，持也，持之甚。則皆迫迫之義。唐韻：迫，急也。諸江漢釋文亦載美之作操音。也，西反，東形正義引本或作懆，此誤也。是蹙釋文云本亦作慄。促也。感反。蓋促字作懆也。蹴說文作趨，疾也，義亦近。

注已甚也。○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甚乎。注：已，猶甚也。文記，從不知則已甚。注已猶甚也。

注蹙痛也。○說文：蹙，迫也。蹙者係戚，說作戚，釋文亦作戚也。詩節南山傳：蹙，促也。禮記檀弓：慍斯戚，此痛傷之義。迫殺之甚，故痛傷也。免喪禮文云：戚，本亦作戚也。唐反。江漢篆為可以蹙之，蹙訓迫也，正義未詳。言切字，故中之云是泰桓之兵，蹙蹙之也。可證蹙感也，蹙作蹙，此則律也。國作迫，因聲借字，西貢為借。注切刻也，是也。與戚痛義漸殊，皆通相因。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 據得操也。疏 注據得操之。○下三十一年來敵操，故知也。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注 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惡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疏 舊說云：謂軍人衆寡相殺其不謂將之，莫舉善以俟于十八年書侵已下及楚人戰于城濮，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之屬，皆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此桓公以力不尊敵，桓公驅逐之，故不言戰。

注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詩出車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使兵從玁狁之去而逐之，與戰者，由逐出之而已。宋箋出車言執訊獲醜，此是其事，明其不戰也。並引此傳云時齊桓力但可驅逐之而已，與此同。舒霖緯華云：春秋諱於明倫等夷，狄其也，云故以表言伐而不言戰，以表言戰為不當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與有辭也。

注戎亦至仁也。○通義云：胡康侯曰：此戎病燕，非我害，不至桓之內，是同國，但是從伐侵越千里之險為燕辟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不稱之桓不務德，勤遠略，不知王者以不治治夷狄，則將開後世之君貪中國之事外夷狄，疲敝中國，遠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

已 宋疏作以

作盬江漢之盬四牡王風之盬鹽字之此盬鹽也按
釋文作鹽我說未為無據
注攝迫也○說文手部攝把持也詩江漢釋文所載說文作攝云持也持之甚
則皆迫近之義廣韻迫急也詩江漢釋文所載文作攝云手亦作攖
也兩反本彼正義引本或作攖此誤也夾麥釋文云本亦作攖
攝也蓋攝字作攖也攝說文作攖也義亦近
注已甚也○禮記檀弓云毋乃已甚乎注已甚也文禮送
不甚則已甚注已甚也
注屢病[illegible]甚痛○說文[illegible]屢迫也屢[illegible]係我說作疾病持文
正作戚也詩經六佰表多與其為也[illegible]戚禮記檀弓[illegible]戚[illegible]
病傷之義迫殺之甚故病傷之[illegible]文云[illegible]作我也

命云詩江漢箋正義引此文作蓋以盬之爲已屢矣揉與盬並歷字其正字當作剝
說文為剝剝絡也肉部曰天用剝絕也命[illegible]剝之爲已屢也言亦極之戚若義剝
絡之大病也[illegible]爲迫殺之[illegible]揉爲揉揉爲盬疾並非其義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注）據得敗也（疏）注據得獲之○下三十一年春秋[illegible]獲故知也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注）時桓公力但可驅逐

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見其
事亦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録之（疏）[illegible]云謂
軍人衆寡
相敵此不謂勝之等者以傳于廿八年晉侯[illegible]已下及楚
人戰于城濮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之[illegible]
[illegible]君與大夫亦言戰矣此桓山戎力不等敵但其驅逐
之故不言戰
注時桓[illegible]為已○詩小雅[illegible]朝云[illegible]伐獵狁至于大原傳云言
逐出之而已正義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太原是宣王使兵
逐出之而已宗[illegible]出[illegible]言
從[illegible]不敢與戰吉甫[illegible]逐出之[illegible][illegible]言
執訊獲醜此[illegible]其事明其不敢也並引此傳之時齊桓力但
可驅逐之而已與此同[illegible]精華[illegible]春秋[illegible][illegible]說於明[illegible]
尊攘之[illegible]故以夷言伐而不言戰夫夷言戰為不言[illegible]
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illegible]辭也
注我亦[illegible]行也○通義云胡康侯曰此我病矣[illegible]不至桓
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illegible]北方謂戎[illegible]
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桓不務德勤遠略不正王法以譏其
罪則將開後世之君貪中國而事外夷者以爲圖遠略[illegible]
而民之力事不息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狀而稱人

脫漱字

以而好文德不修戎功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
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從其自服乎觀此而
以見古人賤末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注山戎至錄之○解云國語齊語遂北伐山戎注山戎今之
鮮卑以其病燕故伐之又云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注二國
山戎之與也刜擊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城
存焉上十年傳云此不若國之不若民齊桓山是由國而民此
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為瀆下也禮天
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子
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

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方而高曰臺（疏）校勘記云唐石
經鄂本閩本作漱釋文及注疏同按十行本監本毛本作漱
誤通義云十年宋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雩門出敗之明郎在
南門外其地有遠泉以下臨水築臺取泉名也故十六年傳
云泉臺即此郎臺也郎在近城為泉名
注無垢至語也○鄭司農說手浣而漱足為澣說文水部滌
濯衣垢也或作浣滌滌也段注云滌當作浣浣漱為之公羊注無
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解云無垢加功謂但用手漱
去垢蓋用足特故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
澣鄭云手曰漱足曰澣是也蓋然則漱與澣為許不分此
許渾言何析言也詩周南葛覃云污煩也煩撋之用功深澣謂
濯之耳是澣特渾言文分淺深矣實則何之去垢即毛詩
之污何之無垢加功文似毛詩之澣矣舊疏云說無垢而加功
閏識此至下也然蓋亦少有但無多垢故謂之無垢非全無也
又案此則漱亦浣也舊解說云同是曰浣是也
注禮天子至下漸也●
注禮天至漸也○舊疏云禮說文也禮記郊特牲云臺門而

道 误造

旅樹注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後漢書注引白虎
通云屏所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
諸侯德小所以見近故內屏意林引風俗通云天子
外屏令臣下氣與之即不極敬之意郭璞注引禮緯文
作大夫以簾士以帷下云布幕及宗步垂威安大夫以簾
士以簾此誤也按廣韻引風俗通云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
与此所引禮說正合釋名釋云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幄
屋也自障蔽為屋形也則帷屋之制大同漢書吳王濞傳
谷永上疏曰臣聞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
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後漢書王符傳注
曰臣聞人君外屏者所不欲見外也又天子外屏所以自
障故所理遠而外甚遠所以然也則所守者少禮記
曲禮云帷薄之外不趨疏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
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為之門內屏為之郭璞樹塞門也
君未朝君至屏而加肅敬焉言帷薄謂大夫士也按薄亦簾
禽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觀之當也說文作簾新簾屏也
通俗文户幃曰簾户扇户開也廿又星經云闕丘二星在南
河南注闕丘闕外象魏也天子謂之闕諸侯謂之兩觀天子
外屏罘罳在宮門外諸侯內屏罘罳在宮內所以別尊卑

晚福亭

統侯說

台 误虚

也蓋皆所以擬之義
注禮天子四時〇以臨之皆禮說文文王受命之後乃經靈
臺也天子曰靈臺之義所以候天地故以靈言之諸侯侯
四時故謂之時臺而屏道所施也天子所以有靈臺此所
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証驗為萬物獲福
之元詩云經始靈臺經營引禮說云所以制靈臺以望天
皇氏傳曰靈臺者所由也明王能順承天地祭節陰陽也
詩靈台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氣祲察妖祥也故疏引異
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台
以觀四時施化有囿台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台囿台
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
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
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
有觀台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
共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
靈沼辟雍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其外壁雍之以水示圓言辟
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
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
之文所藏處蓋以茅屋取其潔清也謹案公羊傳左氏說
皆無明文說各有以取之謹曰元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

一字衍

之蔽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
諸侯曰頖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
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
泮獻囚此復與辟雍同義語也大雅有靈臺一篇之詩皆
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
處在郊矣囿也所以域養禽獸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囿為沼可知按左
傳僖五年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說引服虔云人君
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是則與
公羊同皆以諸侯無靈臺也然於蓋庚之作崇作靈臺則遷
△則作靈臺之時猶為諸侯後周公制禮因文王初建即定為之
一代天子之禮也造舟為梁之類是故御覽引禮說云夏曰
以為清臺者明之祭天故為清臺殷為神臺周為
靈臺以質其所據天而言天稱神臺者其據地而言王者稱靈臺明
夏殷無靈臺之稱矣僖十五年左傳乃舍諸靈臺杜注以為
周靈臺在故址其即代崇侯所作與又按漢書地理志濟陰郡
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
堯母慶都陵於其陵則曰靈臺其後為陵墓之名有取神陵靈義言
之與此別也
注今言是為也○孟子梁惠王篇無非事者注趙言天子巡
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故為孟
子述晏子語對齊宣王時雪宮諸侯遇孟子曰賢者亦有
此樂明登高臨遠為樂故直引此蔵之也
注四方而高曰臺○詩大雅靈臺毛傳四方而
高曰臺

夏四月薛伯卒（注）卒於薛與滕侯朝隱公桓
公薛猶不朝知其薨也（疏）注卒於其薨也○舊疏云所傳聞
之世小國卒例不合書而今書之
故薛之卒薛與滕侯朝桓公其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是也滕朝桓公其桓二年為滕子來朝是也直義云隱即之
薨所稱薛伯其仍書其爵也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不卒之
則加録正明故不復書也其卒者不日不名不書葬日不書不名於
滕薛不日不名其未記隱後且按隱元年注云不言先
其亦為所褒其法時有積彰得知當德修然之後乃往不可
造次降於不義故薛知其勇於若得加錄也桓弒隱作桓
殺言中式反
策臺于薛（疏）杜預集云薛魯地大事表云今兗州府滕縣東南
有薛城方輿紀要云薛陵城在東平府陽穀縣西

申試 误中式

南史記田齊世家威王七年衛伐我取薛陵文威王語阿大
夫衛取薛陵子不知蓋其地與阿近洪氏頤煊考信補遺云
以下文蒙壹于虞例之莊公傳必遠略以為滕邑之薛城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社諸侯之觀不過郊（疏）注社諸侯至過郊○通義云
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台靈台以觀天文時台以觀四
時施化囿台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台但
有時台囿台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
著見用二十五里者經五十里朝行暮返也此注諸侯之觀
不過郊所本

公羊義疏三之十

何氏解詁　　白容陳立學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注）戰所獲物曰捷（疏）說文郭作齊人捷之傳得其說也許書
誤
注戰所至曰捷○穀梁傳軍得曰捷又僖二十一年穀傳云
捷軍得也杜云捷獲也按捷當勝義戰勝所得故亦曰捷

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注）據齊未嘗朝魯

威我也（注）以威恐怖魯也如上難知為威魯者之（疏）國語吳語夫固知
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以威加人即恐怖義
注以威恐怖魯也○說苑權謀篇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
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
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
於魯管仲曰不可此威我之所由來與且山戎在北齊睦甚
貴此其緣行至魯境蓋道途逕過者為威魯故過逕過我與

注為上至為之。即上言大國也易為敗來敵推故知為威
我者

其威我者何旌獲而過我也（注）旌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
使士卒望為前除也旌獲建旗物所獲得以過魯也不言威
魯者所以然為彼所忌難見推偽也言敵推我者 春秋王
魯因見王義者其方伯征伐不過諸侯或挾而戰者誅絕其
國敵推於王者其敵推時此月其刑者挂幡幔持至我所以
動霸功也（疏）注旌軍至有色。禮含文嘉云天子旌九旗將軍所
建也旌有九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旃
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為旌其章大決日有所攻伐作五采牙旗引在所
方赤牙旗引在南方白牙旗引在西黑牙旗引在北黃牙旗
引在東黑子 蔚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
黃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是各有色也軍幟旗文之本文作
幟校勘記云糧常作軍識本又作織同毛詩禮記周禮注旗

幟字皆作識按詩六月小雅云織文鳥章箋云織徽識周禮疏
引作識文鳥章鄭彼注箋作徽識者俗體二十一年云揚徽
者其旗也杜云徽識也箋本字作識所以題別衆臣也或
作織漢書食貨志注揚肚十大條加旗織於大上或作幟史
記淮陰侯傳拔趙幟樹漢赤幟是也按徽識之用有三一為
在軍所用禮記大傳其旌旗各就其旗為之題含文嘉云天
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
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而徽識之制各師文鄭注大司
馬云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為之是其別旗與其軍同
所異者其旗不畫雲氣與墨子旗幟云亭尉各為幟竿長二
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此其制與亭尉大夫之旗不分又
可識信之異同也其一用之於表記禮記檀弓云銘明旌也
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其一用之於軍旅之
幟有二一則負之於肩文選蕪城賦士女而揚徽注
摘為肩上絳幟如燕尾揚徽同也國策齊策章子乃變其徽
章一則被之於衣周禮大司馬辨旂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
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注號名所以相別
事墨子旗幟云吏卒男女皆辨異衣章城上吏卒置之背卒
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右軍於右肩中軍置
胸前皆是也此注云軍幟並並之並禮記大傳殊徽號注云

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之

舍之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旗表也然則旗幟而進我謂表陳其旗之
物而進我也表內之義詞詩大語當去注曰表謂表陳其物也是其義也蓋旗
旗之所以表示於國語魯語表章注表旗旗也故旗與旗同
表幟二十八年左傳旗幟之言十六年傳狀晧旗居以徇於國杜注旗表
也旗之為表狀旗之為表也蓋旗幟而進我為辭而旗於旗究旗居
以徇於國之時物之於旗字文旗旗語之一軍晉語變其辭亦旗也注亦
旗旗也而章上有表義於莫旗民之章亦傳章表也字如習知旗表亦表
而趣知旗之為表故於此傳旗幟之文失其解矣按此四節義自得通

今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是所謂之，又云搖就跪也，謂與變我為證王伏人，謂不順之書，而搖化之類，亦謂方伯章王命征伐不道，道誅侵者，不順者，誅絕之，古司馬所謂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注誅侵者，遠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故皆曰一，所以正之，此是也。

注楚獻捷時○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時是其事也。

注此月至功也○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誤驕，按燕按解云持盈，此謂自持盈滿之道，閩監毛本疏亦誤持矣，此本作此者亦作驕，驕盛滅國，下云及伐山戎，持勝陵殘以驕訛侵。

秋，築臺于秦。疏杜云：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范縣南三里，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北逕范縣有秦亭，西者杜也。築臺于秦是也。續漢郡國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寰宇記：在范縣西北，是也。一統志：古秦亭在曹州府范縣南二里。按此宗皆左氏杜說。公羊以為臨國，則為國內地，非鄉市地名可都邑矣。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注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當不當臨也。臨宗廟社稷所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疏注設祭君王

通云：築臺譏驕溢稍侈下也。又云：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築臺，夫人內淫而荼毒子父，初敗國統，蓋緣為奇而好夫人注之過也。此正貴亭可不慎耶？此皆內自綴淫心之敗正之自強之敗者，自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又云：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內淫之失國，諸侯皆宜信，奇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祲，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稼穡之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廢豫之之也，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國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並築之各均與此違，故書以示譏。

注言國至臨也○周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宗廟社稷皆在雉門內，與朝廷連，並近，故皆為國，皆不當臨。宗社祭祀嚴，所生朝廷政治所出，故皆不當臨。

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注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

也。斯祿去公室，禍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猶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年三蒐，處父專政之應。（疏）注京房至物也。○漢書藝文志易孟氏京房十一篇，其第五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又京房傳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此所引者其第六十五篇中語也。又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三年左傳曰不為旱，不為災，蓋不害物也。

注斯祿至物也。○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集解引鄭曰：言此之時，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然則祿去公室在宣公之後，此注在此，魯莊薨於淫，謀亂制，國由下出，夫人不制矣。又與二叔政由下出，是亦祿去公室也。僖文之世，君道漸微，宣成而後乃專由季氏矣。五行志又云：故不雨而生者，陰陽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此常陰之罰，君弱也。

注先是至之應。○文公多比蒐三，在上于郎、于蒲、于秦是也。處父專政，即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下三十二年傳云：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然則上言二子脅公，季子不得與于政，下言授季子國政，明是時慶父專政矣。五行志又云：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是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疏）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按公穀、左氏亦作小字，據疏蓋二傳作城小穀，左傳作城穀也。杜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事表云：顧氏復謂此宜從穀（范云：小穀，魯邑）梁注為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穀城。左傳謂為齊邑，為管仲私邑也。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北逕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三十二年城之邑管仲也。按此狀寧從杜氏之說，蓋果為齊城之，則非春秋所得書矣。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春秋有言穀有言小穀，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僖二

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又十七年公及齊侯盟于穀。成五年特称仲孫蔑會晉荀首于穀。此四書穀，一書小穀，別於穀也。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之穀，皆此穀城。兩此之小穀自為一魯邑。又云：史記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皆此也。按一統志：今泰安府東阿縣治東阿鎮。據勳記云：日知錄據范甯穀梁注以小穀為魯邑，而譏左氏之誤。孫志祖云：春秋之言穀，其餘皆我所列於齊者。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八年晉士匄侵齊至穀。又同十七年傳齊侯圍伐穀廣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不名小穀。始於失小穀，應屬魯邑。左氏不應誤，蓋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合。疑據左氏經本作（穀城）。此與中公字所云齊桓公城穀為實管仲事證正合，故杜以為齊邑。又引齊桓城穀首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皆作小穀，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左氏如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校正。按城於邑之見經止惟襄二年遂城虎牢，上下俱有越文，此蓋齊邑，不應無說。傳其上下俱無與齊相涉事，齊桓城穀置管仲，不過列國常貴之常，夫子何以書之。經義謂魯城之時，曾頌未見管仲存否之功，未見若此。無緣為之城，故謂左氏經穀不若二傳之小穀為是。然以左氏傳說左氏經，自宜作城穀為是。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疏）杜云：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穀梁傳：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大事表云：今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城，善齊宋接境。虞又云：張氏曰：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今山東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鄉，山南有梁丘城，在城與兗州府金鄉縣接界。水經注：濟水又東北經梁山城西。郡縣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宋人衛人會于梁丘者也。地理志：山陽郡昌邑下云有梁丘鄉，春秋傳曰：齊宋會于梁丘。一統志：梁丘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北二十五里，與金鄉接界。何疏云：隱八年注云：宋公序上，其時衛侯在，宋公序衛不虞此為主，明言我接之，然則宋公序上亦為齊侯所要故也。道義云：宋序上者，遇於近者為主，遠者為賓，故使宋主之也。義並通。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疏）包氏慎言云：經秋七月有癸巳，麻為八月之六日，杜當為八月之五日。

何以不稱弟（注）據公弟叔肸卒（疏）注據公至肸卒。〇校勘記云：閩監毛本肸作肹，釋文作肸。宣十七年書公弟叔肸卒是也。解詁義云：牙為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向推莊之世大夫皆不卒，因為賢君假以見所

傳內無直殺文也。傳意言其稱公子而卒何殺也。解詁云據公子慶父不卒於義為合。按劉說孔是。經所不見其文矣，不得以經無明文，傳文即不得據以糾。閔因敘云孔子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傳其自然。親兄魯史記亦其為莊公弟，故上二十七年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此即所據不稱弟以閔也。傳中所載季友誅牙事與史記左傳合，同孔傳家撰，度可知公子牙殺於以見而卒，殺牙而弟由殺牙以見而去其弟，不相殊也。不為之據慶父為難，且慶父亦殺又去弟而氏，亦不得據以難。

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注)據公子買有罪殺之言刺，不言卒。

(疏)殺則記之。鄂本下有之，此脫。唐石經亦字刻臧，以字數計之，本有。下傳無。疏引傳之曷為不言刺之。注據公至言卒◎即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傳云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是也。是其有罪殺之言刺也。成十六年乙酉刺公子偃，不稱其所以去罪大夫者，曰偃之無罪故也。

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注)據叔孫得臣卒不日，無惡不諱。據公子遂弒也。(疏)注據叔孫至弒也◎即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是也。注言得臣不發遂惡，故書日以明其當誅，今季子發揚其惡誅之，得正，宜不必諱也，故據以難。

季子之遏惡也。(注)遏止。(疏)注遏止◎爾雅釋詁遏止也。注以逆相止為遏，尚書云夏王率遏眾力，匡注遏止也。通義云遏惡其未作而預之之謂。

不以為國獄。(注)不就獄致其刑，故言卒。(疏)注不就至言卒◎十行本作致獄誤，依鄂本正，毛本亦誤。通義云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國有為罪棄也。按禮記王制云刑人于市，與眾棄之，又周見文王世子云其族有罪則磬于甸人，此皆為國獄，今不然，故知季子為之諱無疑也。

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注)季子遏其親親，疑於殺兄，故為之諱

所以別嫌明疑（疏）注季子至加正○曰疏云季子仁者不忍用刑其兄是失事君之道然則季子之過在於親其親故曰過在親親春秋以據過耳之累與周公行誅於兄無異是以疑其非正故耳按左傳隱四年云大義滅親擬季子遏惡不異歟滅其親故擬其非正耳石碏殺未若所使仍孔生好不得不誅以師周公致詩豳風鴟鴞傳所云管二季子不可使毀周室故誅以內部經凶慶以季摘罪其讓徽故不去誅之因為義蓋書故春秋異之而為之諱也所以於其意也

注故為至明抵○何疏云故為之諱刺文所以別嫌此謂諱刺前於親之失臣道之嫌明疑此謂於據惡於正禮之經耳據傳因緣季子親之之心不忍顯據其罪故為之諱刺言季子不以罪見殺者

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注）、召之於陳（疏）注召之於陳○上二十七年傳云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是時季子在陳買之也繁露精華云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國政是也是莊公將死始召之於陳也

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注）、季不為此大夫出與歸不稱者（疏）、注季至不致而書○何疏云謂通例如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者其乃復也傳云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彼注云書者不當反況于疾乎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者其還也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注云者此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為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皆為至此兩事被執為諸侯是以書而書致而歸者之例也閔二年秋季子來歸者此相出亦不書而得難此也按季子如陳葬歸道乎私行為法與是常聘問因故不書歸至也仍不兩書之旧也

曰寡人即不起此病（疏）即猶若也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是也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二年尔即死十七年傳我即死皆宜作若解

吾將焉致乎魯國（注）致與也（疏）注致與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致到也又與也言國將誰

季子曰服子路君何益乎(疏)經傳釋詞云乎猶于也詩杕杜胡
禮記檀弓云子何觀乎左傳元年傳君何患乎國語先王宅
不比乎猶禮表服云野人何哀乎
有積乎乎字皆君何益乎皆乎也服音世家作願

子曰庸得兼是乎(注)庸猶傭也言如何也(疏)說文庸用也
古庸與傭通詩小雅昊天不傭釋文引韓詩作庸是也傭爲
年前目辭是爲語詞如此指庸爲語詞者十四年左傳庸非
戴乎此傳十五年老傳云晉其庸可冀乎宣十二年庸可幾
乎哀十四年庸知意乎服十年庸意乎十二年其庸可棄乎
晉語云庸知天之不授晉也(以)釋乎音語云庸何傷皆乎
此庸(何)得兼是語意相似

子路問曰願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注)子路曰生死之
從曰及言陳其生植其及各君生處文六者及其國之事
也(疏)檢禮記曰云者一生一及唐石經誤本同唐文釋曰皆世
字作一從一及裴解引何休云文及子從兄弟奔及投

此傳未作一世一及按生謂已承生而也及謂兄弟相繼世
也傳文不誤按魯世家莊公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一繼
一及魯之常也通義云世家自魯公以下孝公生惠公及出
公生般公及厲公生哀公及生武公及故事則然而季
子不取(必)之慶父以爲其說孔子
注父死子繼曰生○生猶世也國語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
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又晉語世及武王注父子曰
世列謂○如子嫌生而之父生子故如子相生爲一世
此兄死弟繼曰及○前下傳穀梁國之序爲及武王注
及繼也謂內公以弟繼兄故曰及僖者高東后
后表子繼弟及注弟代兄位謂之及也
注言陳其生也○其事云者之事也從來此爲說

慶父也存(注)明莊公以牙欲立慶父(疏)左傳莊云公疾問後于
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也牙曰慶父材世家云叔牙
曰魯也慶父材立可爲嗣君何憂乎此傳叔牙告季友述叔牙語
故公以牙欲立慶父也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注)夫言夫何敢此爲慶甲

惟其疾以安病之也 孔子曰 君子有九思 視思明 聽思聰 色
思溫 貌思恭 言思忠 事思敬 疑思問 忿思難 見得思義（疏）注
言之人也○謂反覆思惟細繹之間 故再言夫何故使病其（疏）
言安耳
注孔子至思義○語註季氏篇文 明疏云 引之 以證言季子
反覆思惟 合於君子之道
依乎天我械國（注）是射于實設自我君其有械已成 但事未終
有設守之器曰械（疏）按物記云 械序石經謂本同 舊文械作
作械 居下作設（疏）按云中志及注及下設械因按考本注
注是時至行之○通義云 此械讀蓋即謂械子般其兵械不
成慶父成之
注有設至曰械○公羊問答云 問大傳（注）鄭械兵器之器及
兵甲也 莊三十二年注 有設守之器曰械 未審兩注同之兵
之械器之總名 蓋子般至其之制 如觀形勢而制械 兵称
遠近而資發 置兵械 故害人 以據衛人 用於害人 用一
革 去地形勢不同 其械用備餘 不可不異也 亦當考接設守
之器 其墨子曰 公輸般為雲梯之械 將以攻宋 呂氏春秋曰
黃帝作兵也 利其械 淮南子古之兵 弓劍而已 矛槽而未嘗
修戟 無利 悅世之兵 隆衝以攻 渠幨以守 連弩以射 銷車以
鬭 周禮天官冢宰 三曰大計 羣吏之治 以知民之數（注）鄭
注械猶兵也 注 器以兵又未嘗不合 蓋黃帝生兵也 按禮南
子又臣說文 本兵械 械持也 一曰器之總名 孟子滕文公
云以粟易械器者 注械器之總名 蓋械本器總名 此云械
械 故注解為有設守之器 見械為兵甲之事者也 故荀子王
制言貴器械用 禮記王制 器械異制 注謂作務之用是也
季子和藥而進之（注）藥 酖毒也 傳曰 酖之矣也 時季子亦當
械 故雖飲之 傳不道 其時不知（疏）考傳咸季使以季命之傳
（疏）叔牙飲 巫氏使飲季酖
之
注藥 其至矣也○杜注考傳云 酖鳥 其羽有毒 以畫酒飲
之則死 史記注引服虔云 鴆鳥 一曰運日 鳥雨義從文云 酖
毒鳥也 一名運日 廣雅云 鴆鳥雄曰運日 雌曰陰諧 廣志云
鴆鳥食蝮 以羽翮擽酒水中 飲之則殺人 舊制 鴆不得渡江
有重法 石崇為南中郎 得鴆 以與王愷 養之大如鵝 喙長尺
鴆鳥形似鷹 大如鶚 毛黑 喙長七八寸 其雄赤 以全食蛇 及橡實 亦有毒焉

鴆純食蛇虺司隸傳祗於僮家得此鳥奏之宮示百官燒於
都街是說鴆鳥之狀也以其因羣酒毒人故字或作酖釋文
酖本又作鴆注鴆鳥名也為俗字初晉日知要注暉日鴆鳥也或作鴆亦作雲吳郡賊剝逐
注時季子至而知之也魯世家云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于鍼巫
氏使鍼季劫飲牙以鴆耶亦當梳牧得劫也

曰公子（疏）通義云今可公子牙之云詞

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注）
時世大夫誅不宣揚子肯得使以故（疏）校勘記云笑唐石經
改笑疏及下同左傳云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魯世家云飲此
則有後奉祀矣也鄂本同閩監毛本笑
注時世大夫。按此疏云殺世大夫不世矣

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疏）左傳云不
然死且無後魯世家亦云不然死且無後蓋誅殺以篡弒誅
惡必宣揚故為衆所戮笑戮辱也禮記大學之僻則為天
下僇矣此之謂也

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疏）舊疏云無傫氏或是
大夫家或是地名言飲酖毒之藥于無傫氏矣舊云飲之無
傫氏此言飲此毒不果其子孫謂其生其氏族也此說也按
釋文云本又作巫其即左傳之鍼巫氏與通義云巫傫氏魯
巫官名傫其之家也左傳曰鍼巫鍼季蓋傫之氏左傳子云飲
之歸及逵泉而卒未知即王堤否也舊疏云王堤蓋地名

公子牙今將爾（注）今將殺弑（疏）注今將殺弑。弑當作弒釋
文本殺多作弑此或沿陪本
將弑也下傳文曷為（辭）為與親弒者同可證

辭曷為與親弒者同（注）辭從經辭親弒也（疏）注辭從經辭序
辭言也謂經曰辭也若公子牙卒（卒）誅殺文傳云殺則曷為（序）
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云是時為親弒即是與親弒者同見
注誅之辭同
親弒親也。禮記祭義云其親也懿注親者謂身親之文

王世子云世子親者之辭而義注親自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親謂父母（疏）釋文無將如字或子匠反
王誅曰淮南王安屢注行邪悖作偽心以形天下熒惑百姓
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
反形已著又拊循百姓生欲生三十餘人前日臣無
將將即反罪不赦王莽傳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越絕書敘外傳記曰之　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
所不容誅傳釋詞云而猶則也言將則誅焉皆辭傳見義
而作言見義所作也傳十五年左傳何為而言何為則而
也案十八年左傳義而君而怨之言君則怨之也
注親謂父母○禮記孝表云媚内親表注親父母也門表親
猶死注親父母也說苑敬慎云不可再見者親也皆為父
母也

然則善之與曰無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疏）僖五年晉侯殺其世
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是殺世子直稱君也
也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是殺

母弟直稱君者皆所以惡其之也傳五年注甚之此其惡殺
親親也

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注）以臣事君之
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疏）注以臣至義也○白虎
通誅伐篇誅不避親戚
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
季子殺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尚書曰肆
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漢書董賢傳孟堅君親無將將而誅之
吳以季友鴆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後漢書
袁紹傳季友款歔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
故也六謂君臣義重故也又樊儵傳是以周公誅弟季子鴆
兄春秋大之吳畏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
也安衆唐定侯仁書之日貴德殘賊之詠也毛氏亭與春秋
亞氏傳之傳仲山甫記曰以季友酖叔牙為過惡加此極誅
之予告語此事類公羊辭之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其義遂
定且公羊漢書所紀爾其弑械服語則或其有誅之形而友毒
殺之左傳則之也甚危疑之際不惶急決友既以宗卿與聞
國政而二公子之亂又事連宗廟萬民躬起判之則輕者不宜
莫延成禍其以先誅牙以翦其羽而復處父得殺而反掌

宣之此雖季友專決然亦見季之能善於勸耳故叔牙之酖
先已誅賊故子般可不言弒閔公之責既已討賊則慶父之
從事可不必言卒此皆夫子書法一律國惡一而已即為季子
諱使之無所歎於先君骨肉之間所以諱隱而歸於親親今
以其決也
注殺人至之且○解云旅道救世不毋弟所以直稱君甚
之之義言得中親之之且而不中之故其惡可掩何氏此
注不息于古疑微君臣之義必子之且而不相稱故惡其世
不族者死罪至三宥之者周禮大辟亦即人君可以中親之
將為人君臣不廢法義也周公誅管蔡為大誅天下皆周公辭
臣股肱之周王一諱亦即此義
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
親親之道也（注）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疏）於治亂當責疑
從重於平世當罰疑從輕莊不卒大夫而卒牙此亦以當國
將弒君為日此錄季子遏惡也行誅親親雖酖之猶有恩也

疏曰賊言行誅乎兄不欲其罪使若死於疾然故曰隱而逃
之之謂隱匿之使逃其罪也所以明親親之也
注明當至與之○解云明君臣之道當親其親而原季子
之心而與之故善之耳通義云季子大義滅親受之而無書
殺既善之矣而又得明其諱之即季子隱之使之不得已
而後出於殺其後若倫因之結苟當骨肉以自利其乃不得
似季子為口實也其遏惡也被害之志乎其親親也孝悌之
志乎於牙不暴其罪於慶父不探其情皆愛兄之心如季子
者能殺兄可也不然是亂而已矣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其君
於殺弟兄曰公子牙卒曰公子慶父如齊知季子不忍殺其
兄故為私之者也董子所謂能察微而預禁之善也
也
注於治至從輕○解云春秋據亂之世呈以原情其親親之
而責季氏即責疑從重也當所傳聞之世天下未平是以升
平將微不得不誅故云於平世乃可罰疑從輕矣
撥亂之世當治其平至於亂二者所謂從重之罰矣故於
平世從輕也仿古文大禹謨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注莊不至弒君○莊三十二年傳解此何以書大夫之未命也被
注云所從大夫不卒此莊公當據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是

莊不卒大夫　与桓同也　今牙以書國時殺君且以實卒故書

之

注書日盖恩也○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

不日略之因于其恩隆讀即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師卒

隱八年冬十二月無駭卒之屬是也今者爲日故解之云錄

季子遏惡之故是以詳錄之赦其罪仍使恩厚廢疾曰公子

大夫不日卒恩也牙與慶父共謀弑子般而日卒何

也鄭君釋之曰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恩已見不待書日矣

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牙之爲母弟經無文穀梁家說佳

三世例誤所謂穀梁之失執也通義云所傳聞世內大夫卒

不日正其刺故從刺例日也凡內刺大夫有罪無日

無罪亦不日於何見義若實云誅信之奪其名不得以屬通

蓋以私誅信其兼若臣誅父昆弟得昆弟則是中其私親也

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其稱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

不稱弟自其卒例異鄭君之說其形未詳是亦不以鄭君說

爲然禮記郊特牲曰大夫從而君殺之義也

云三桓者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

父與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弑二君

死也亦言季友以君命殺之爲以恩遏惡爲義也歐之紙

且謂讀而進之也左傳云主裴服氏注云不以罪誅故得復

世得其禄亦即有恩事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有癸亥麻爲九月

之亡日十月有乙未則之九日十

月有乙未則八月不得有癸亥矣左氏乙作己麻十月無己

未左氏誤按癸亥九月之五日乙未十月之八日

傳　路寢者何正寢也（注）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

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

以母秩夫人居小寢世寢皆加錄內也夫人不書

其終者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書乃地　疏　注公之正居

也○新舊傳

路寢者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

齊終也按此路寢凡齊疾不居未人君莊改之處禮記玉藻

所謂正適路寢莊正是也玉藻文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

寢沐浴此外寢即正寢鄭疏云君將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

疏外寢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之正寢是也大夫士則於適室

故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

寺疾夕記士處適寢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又云有疾之此
齊注云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士喪禮疏云按喪
大記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
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鄭注云言死於及於
正處也若如西寢則失其所是以傳若薨于小寢者譏之
即安也是記不得其正而其年居則其燕寢六曰小寢周禮
宮人注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
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
寢以燕息言
注天子至小寢○周禮宮人職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
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
則人君有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按正寢一
天子諸侯不殊唯燕寢有多少耳諸侯燕寢二夫人燕寢二
十年西宮災蓋夫人燕寢之西宮也此云天子諸侯皆有三
寢此謂天子諸侯各有三等寢非謂天子亦止三寢也禮記
昏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云
六宮在後故后之六宮應王之六寢之後而大寢一小寢五
典禮疏按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
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
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蓋據鄭五月

令天子所居每月各異其方為言者皆所傳喪大記注君謂
之路寢大夫則謂之適寢士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
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婦於正
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唯春秋
所記者寢總經皆不見傳氏所據或是禮說者推誤也但
此所云天子居路寢即指天子居言寢室為君之父母有故
未云此始喪服為君之父母制服也妻從夫寢此謂適卿于
君喪禮疏所云凡居北以下更以次序為上卿王於五寢之
中也則為諸禮文亦通又按喪大記疏引皇氏云君謂女君
為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
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
寢此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此與皇
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此君路寢為小寢故傳八年
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異於卒夫寢者婦人
其視之是亦婦人不死于男人之手也按服虔注左傳與皇
氏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莊公三十二
年公薨何注高寢小寢路寢所從王父之寢按周禮孝王
之六寢之修何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合周禮何氏所據
或是從禮書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與周制不必從周六
寢廣循為其也此何義別定公之薨高寢僖公之薨小寢

注西寢望內也○又此之意路寢皆得正文之意予今下
寢之薨于楚宮皆為失處不言而譏自見矣失禮自見矣回
疏云又居高寢出蓋以寢中最尊者為正寢耳子蓋薨于時之殯于
高寢矣其弱君亦薨乃居於路寢若其頭又薨則從王於毋
小寢而以不再言毋其處從大寢故也其夫人薨亦宜居于
寢內之三宮矣若其有並喪則三寢之中稍喪其一而謂
路寢為內之疏正居其以其得正之常處也按此蓋諸生時所
居之寢禮也既士主殯言也泥
注左寢西內也○以疏云正決解譏信之卒不地故以其宮
十年晉侯罷閭卒于宮為地此皆文自見解也
注卹夫至之矣○解譏信之卒不地者不書地錄夫人不卒
納夫人為薨不不更錄故即加暫故地矣哥未地此有其字 按補
注故土乃地○信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是也夷為齊地故
出乃地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疏〕左傳乙未作己未越比坦易文義云謹
按釋例春秋長麻莊公三十二年十月
戊午朔大衍云十月己未二日則十月不得有乙未乙未為
十一月八月具數作乙未字之誤按杜氏所長麻不可取以
說公羊然疑莊王之子般按亦君乙未殺其恩也是公羊
作乙未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注〕據子赤不書子赤卒〔疏〕注據子至
赤卒〔疏〕○文十八年子卒傳云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是也
君存稱世子〔注〕明當世父位為君〔疏〕注明當至為君○白虎通
君也又云所以名之為世子何欲其世世不絕也卿大夫以
下稱嫡子者明大夫之適不得世也為譏信世大夫不世故也
王者譏信之子亦稱適子禮檀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天子
諸侯之子統謂之太子王制云王太子檀弓云太子申生以
古世或作太故也其家子則上下通稱故內則云其冢子
則得一等注云天子以下至於庶人是其通稱矣蔡邕曰
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彼君薨仍稱世子其彼疏云以其別
於庶子又同世子之禮是殯故雖君薨仍稱世子異於春秋
之所也以疏云內則同矣而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不言
世子者彼注云不以世子正稱者此明始以正見年正庶
桓公是也
君薨稱子某〔注〕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

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疏〕注緣民至名也。〇解云：

某何居於尸柩也。曲禮疏云：不葬、未葬稱子某，此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其君薨未葬稱子某也。通義云：按顧命逆子釗，惟未殯前稱之，內禮之文也。經於子般、子野既殯未葬猶稱名者，意也，春秋之質也。按諸侯即位未葬稱子某，未葬出會諸侯亦稱子。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注云：宋未葬而稱子者，某出會諸侯亦為尸柩之前，故不名，則凡出會為稱子某，為尸柩尚存明矣，故為君前臣名也。若然，曲禮云：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注：避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與此異。彼疏引崔氏問：按春秋君生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稱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春秋何稱？崔氏答曰：此通子某也。大夫之子稱未聞。孔疏又以稱子某或殺禮也，但以其得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文九年傳文，因孫得子，此稱君之稱，稱子明其猶以稱某，明尸柩尚存，猶君前臣名也。其既葬之民臣，則但稱子矣。

既葬稱子。〔注〕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疏〕注不名至子也。〇先君已葬，是年而臣故不得名，猶不稱公者，世絕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仍稱子也。緣終始之義二，謂文九年傳文。曲禮疏云：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通義云：六月癸亥葬我君文公，至十月子卒是也。內傳通文云：既葬稱子，此即當之明也。閔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春秋之例，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踰年稱公，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為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文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君未葬稱子，不稱既葬而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是禮儀得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故孟子猶稱之曰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而稱為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從踰年始可改稱矣。按孟子世子謂然友，諒闇承滕文公下猶之可問君薨，下稱世子也。至於子之身，謂未於居下，曰雖在尸未葬前不得稱君名，故亦止曰子。稱名此為其國尸柩期也，前自稱之詞也。爾國又按朝記之禮記君薨辭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為君

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
彼疏曰：謂鄭用左氏義，據通典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未踰年
不出竟，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者
父，僖公不稱子。鄭何休以許男也，卒葬秋，不書以宗事辭主事，諸侯
蕃衞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出，稱爵。舊左氏義，以出朝會則
稱爵。鄭引宋子踰年，祀未稱子之義，則所用非公羊義也。司
左氏疏

踰年稱子（注）

不可曠年無君（疏）注不可曠年無君。○文九年傳
又白席通云，踰年稱公，此緣民
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
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此緣孝子之
心，未忍即安其位也。禮記坊記曰：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
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沒
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
謂之君矣。然則踰年稱君，此臣子之辭，若其自稱，於三年內
皆稱子，故周襄王於文八年崩，至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不
稱使，何也？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
矣？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是也。曲禮疏云：踰年稱君，此則僖公
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若

其君自稱稱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
子也。按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太子仍
稱世子者，何休云：稱世子，此不許楚之滅蔡也。執其君者，然
故執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成舍為君，不恩
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
子者，吳是夷狄，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衞，先君既葬而
稱名者，何休云：以名配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所以除之，直以
喪稱名者，未知所始。凡以王事主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
年會於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
子，定四年會于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
也。若未踰年為王事而稱爵，此皆譏其成四年鄭伯伐許是
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
位之禮，稱子某，子既葬稱子，是也。其未會未葬之前稱子，故僖
九年左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
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
里克弒其君卓，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
君無後，稱子，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
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其直以喪者，杜注
又采賈服之說，舊說義例嚴，不可通此。文十八年子卒，注云
史官畏襄仲，不敢稱君，其至於子，作春秋者，就畏襄仲而敢

書君與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注）据定姒俱稱卒書葬（疏）注据定至書葬○即定十五年
秋七月書定姒卒下九月書葬定姒是也蓋以哀公即位
未踰年其母定姒尚未稱小君卒葬並書今子般不然故据以難
也

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注）則立廟也

廟則書葬（注）錄子恩也（疏）注錄子恩也○隱十一年傳葬生者
之事也其此謂臣子由未踰年故書
葬即見有廟錄子恩也

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
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踰年不然其隣成君

也日此為臣子恩錄之也故不去日見隱其隣子赤也（疏）通義
云明無子本不書葬從討賊父執不書葬就為子許葬通例
也葬從恩錄無子其恩殺且葬者本謂不廟則無謚不可得
書也有子此嘗為之作謚列於五廟義已明然與子不得言
立謚此殊也

注未踰至者也○示毛本誤是今疏云喪服不杖期之內有
為君之長子臣下就服之說為嗣君為言無服此正以為長
子之時其臣下從君而服之若其為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
以知其無服喪於君長子之時其臣皆本故得為之服期若
作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為前君服斬衰得更為之服若逐服
期即是廢重錢輕服若為斬衰三年即迷一年不二君之義
故也按疏說按諸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有子
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繫也左氏說臣之繼君猶
孝心書通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也許君按
禮之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不為立廟是背義喪禮
罪之大者也駁曰未踰年君其子幼子愛其也皆不稱公古之
卒不謚不成於君也廟其尚不成於子則何廟之
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儀幼少之帝亦皆不廟祭而祭於
陵之罪之重其此以故不罪殤其十九以下未踰年之君未

也皆據未冠引據以何明也又引異義大鴻臚眭生說社
侯踰年即位乃奔喪者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
言王者未加其衫故祇衰亦不得借其衫於王者相接也謹
按禮不得以彩衰以卑廢尊也禮得奔喪今以彩衰奔
天子之喪喪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較天子未加禮於親
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駁曰元按貿於事父以
事君言親為人子乃親為人臣也服闋嗣子不為天子服山
則猶服喪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
之治義掩恩（斷）此言其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
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其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
喪未成君也未成君稱其父則書從內（門）之治恩掩義禮
其並於所處此何以彩衰以卑廢尊是鄭從子義也按
按如注義臣下亦服一年不二君義忒不未踰年不可從
文公引省孝子設未踰年君死而有子則為之如成君手
是不可解解祿義之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閔從臧君
臣子一例也社稷与喪後其從祖祔於謂大夫士判也世子
主喪而稱其而依禮所之臣不稱君子稱（不安也）不稱公薨
於天子命之後而不明謂未成君也祔於祖廟而以君父之
服之之繼統之義也其支子之稱与喪後其不得祔也子般
而未葬未成君也定与子之稱贊是其義矣

安

注稱卒並君也（曰）門疏云隱公閔公皆是成君而亦不地故
隱十一年傳云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彼注云不忍言其
僅尸之處今子般亦弑死臣也不書地而言降成君其被逃
如死於六不書地所以降成君也（彼）其如死於所實三十一
年子野卒是也按此迷書秋通例
注曰其至弗也口此亦迷春秋（通例）（為日也）隱十一年注云
公薨主為其為臣子恩痛之至禁（与）（國）（賊）為薨与卒皆為
臣子恩錄之也子般弑不書日見隱其所傳聞世也文十八
年冬十月子卒傳云子卒其稱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
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傳聞世臣子恩
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与子般異然則此為所傳聞世
恩殺于子赤故君言日也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其奔也（疏）是時季子新殺牙慶父懼
獄將及其猶不自信於季子故去也不言奔者起季子不探

其情不暴其罪。

說 注如齊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注出時至書也○舊說云其得獄冤於庄其事見閔元年傳蓋慶父得罪于於庄公牧司馬昭之族氏然季子既不受究不能自安焉

注不言其奔其罪○即閔二年傳云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得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又云使慶父使獄子般然後誅於庄公而得獄焉季子至而不變焉注季子知其貫不能將誅而不變而其喜偽是也通義云推其事慶父弒般在說自言國人不與慢而責之奔但般假國事以行故舊史言如耳春秋因而不變此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後出奔莒不復諱其而其罪也子般得獄于於庄公季子親親不探其情及其再弒閔公罪益大乃非實於之誅而誅季子之路慶父竟以不復以義春秋所貴也故季子諱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也穀梁傳曰苟有所見莫如深也注閔公不書即位見子般之弒慶父出奔

狄伐邢

說 杜云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大事表云僖二十五年衛滅邢後入于晉今為直隸順德府之邢臺縣後以為邢井亞臣為邢大夫又云按自宣十五年以前凡單世皆赤狄也其別有六曰東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鐸辰按說文邑部邢國也子周所封地近河內懷按漢地理志趙國襄國故邢國續漢志襄國故邢國城在順德府城西南與河內絕遠河內之邢蓋即書杜之邢正與此事異

公羊義疏三之十一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閔公（疏）十行本作春秋經傳解詁閔公第四，校勘記云：唐石經

（疏）下有附莊公卷四小字。今據以分卷。按二年注云：繫閔

公篇于莊公篇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為

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何阳

莊公第三末，十（校勘記作行本又云）行本又有閔公二大字，下有起元年盡二年

六小字。閔，毛本脫。史記魯世家：先是慶父與哀姜私通，欲

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

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

為湣公。釋文：閔公名啟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之名開，譜

諡法：國遭難曰閔。杜氏疏引世族譜云名啟方，漢景帝諱啟，

改開曰是。而杜云啟，（譜）誤，世本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注）復發傳

此猶繼未踰年君義異殺也，明當隱之如一。（疏）注復發至如一。釋文繼

当脫云字

弑申志反校勘記當本作殺（疏）徐元年從弑同又此二年弑
音試下及注同當本作殺殺音試
注復發至此一□莊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
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
此傳義與彼同復發此傳者何解之也義異傳曰繼弑君不
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
受國焉尔成君與未成君俱受國故親之如一所以嘗
皆隱痛之矣何說云莊公繼弑上之其立者僖閔公繼弑二是慶
父以此窮弑不嫌此異為知為所繼之君內與不同故正以
解即位之義殺與後君痛其見弑不忍即其位者相據見之
成字無弑此內諱之義也文

孰弑（注）据子般弑不見（疏）注据子般至不見○莊三十二年冬子般卒故
般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此弑字磨改當是本作殺按此作殺非
也鼻此字斑長悅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女戲斑
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未可鞭而置也斑未
得殺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子斑與左傳同

殺公子牙今將尔（疏）孔氏本弗弗慶藩本今作未云本因作今据
釋文出未將音則陸氏本作未上傳云今
將尔此傳云未將尔義為省說將未字也長今從陸氏下同
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疏）言將其事未形而意
先至故殺之以絕其萌而以止惡見形也
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注）論
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
差（疏）繁露王道云季子之免罪矣季子之讓國明親之云
恩也直義云將而誅之是與同其誅也殺其誅矣不及
得殺季子以道受逆賊之道其義於何乎
注季子至首匿○周禮大司寇職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
曰議親之辟公羊古義云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
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
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
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

尉以聞。鹽鐵論周秦云：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唐律疏議名例云：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是親之得相匿也。又云：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為之首，及相告言者，聽如罪人自首法，是親之得相首也。蓋今律有犯罪自首條：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為之首及相告言者，亦如自首法；小功緦麻親首告，減罪三等；卑幼之親減一等。又有親屬相為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婿、外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容隱，奴婢雇工人為家長隱者，皆勿論。按唐律文云：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今律親屬首告，其正犯俱免罪，則亦不用容隱律。此處又較君季子得從議親之辟。其謀叛謀及謀大逆於謀者，未成者免，絕其惡，赦之子孫是也。慶父事已成，獄有所得，亦可因之推親親之義，所其生者也。下文今子孫上使公子更請，亦不可令入矣。

注言與立者善。○宣五年楚師得臣卒，注：不日，此知公子遂殺弒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則得臣知遂謀而遂不坐容隱，致因其弒，故然去日。季子因不可及，又獄有所得，不得其情，故與得臣有善也。按注之有善，例亦止謂善於得臣，與弒君之賊，故曰親親，究難舍縱。季子之不探其情，似亦未能全謂無過，故解詁云：得臣竟逆弒者，友知賊不討誅，坐親子般閔公之弒，以成其主僕之功者，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弒君之賊，定得核親之首匿之律哉？故刑紀此論甚正。

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疏）左傳作圉人犖，史記同。彼注引服虔左注云：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扈與圉同，圉人即鄧扈。其姓，犖樂通，前云善馬，此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即圉也，犖樂聲同。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昭七年左傳馬有圉，牛有牧，是也。

曷為歸獄鄧扈樂？僕人（注）振師還也。（疏）注振師還也。○即莊八年師還是也。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我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回疏云：莊八年者，此使師滅同姓，而歸善於師；今則善其使樂殺子般，而反歸罪於樂，其故難之。

莊公病之時，樂等淫于宮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此作于，按諸本作於，疏中亦未改於，舊疏云即

左氏傳云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
也此注與此合其世家云斑是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
牆外與梁氏女戲〔校〕按左氏謂為女公子杜云子般妹則與梁氏
女故杜云子般妹傳此言戲〔詆〕戲之以慢言戲之何與此
注異然以國君女公子為圉人所與之戲則其實庶事多
知魯此至為之不經登切經也廣韻同厝經音韻魯豈必求
豈注于宮中也

子般怒而鞭之〔疏〕也左傳云子般怒使鞭之世家云斑怒鞭犖是
莊公死慶父謂牙曰般之屬不國人莫不知盡戴之無使戴子
般〔疏〕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世家
季友竟立子般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慶父欲立
哀姜娣子開使圉人犖殺君公子班於黨氏校勘記云釋文
作弒殺唐石經此弒字磨改今本作殺按此作殺是也按時
般已為君作弒亦可
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注〕殺鄧扈樂不書其微也

季子至而不變也〔注〕至其閔君弒從郕至〔家〕朝季子知其勢不
能獨誅而不變正其真偽〔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及諸校本同
忠士壽說易由變辭之不早辯
釋文載荀爽本變辭作變棋葉變之辭其也統言不擇其情
古文辭通漢書鄒陽傳云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
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是也
注至其至真偽〇通義云至此自隨至也〔史記注卿之〕季子來歸是
也按此〔左氏云〕閔季奔陳事左氏傳返欲内而不〔能〕道季子内知慶
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蓋不變為出季
齊人救邢〔疏〕救邢者傳善救邢也注善齊桓得伯之道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疏〕包氏慎言云〔隸釋〕夏六月經有辛酉厤
為七月之九〔隸釋石經〕日傳莊公葬為
後季謹之所以成讀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注〕時慶父内則素得權重外則出

季遷舍然為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閔之，奉閔公託齊桓，為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敵，同主書其起託君也。(疏)左傳作落姑。杜云：齊地。穀梁文從此。一本作路姑，路姑道，顏氏校本云：齊唐翰臣十九餘落，唐文反，古音路，漢書楊胡傳本路三處吾始曰路，音落。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平陰縣界。洪氏頤煊云：黃姑，即黃姑之聲之緩耳，在青州博興縣東北十五里。

注：故季至此盟。○下云：季子來歸，故知其如齊也。大夫出入不兩書，故不書季子之如齊也。杜云：閔公之莊三十二年注年八歲，是年九歲，未知國事，故知閔公使季子如齊，奉閔公託齊桓也。

注：下書至殺同。○正以大夫出例不書至，下經書歸，故如此解。

注：主書至居也。○舊疏云：謂主書此盟，又下文即書季子來歸，此欲起季子託君于齊侯矣，所以不書子至自濟者，此桓之命不敢故也。左傳以為請復季友，劉氏違後左傳證云：閔公時年八歲，安得親為此約，即公言得其實矣。按左氏以季友奔陳，故為請之齊侯與。

季子來歸。其稱季子何(注)？據如陳不稱季，奔不稱子。(疏)注據如至稱子。○莊二十七年、僖十六年

賢也。(注)賢季子不探誅慶父，有共恩，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抑歸獄顯所當任，達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感洛孫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疏)說苑尊賢云：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而季友賢見。

注：賢季至賢之。○舊疏云：謂有趙盾不誅甯趙而獲弒君之罪，故曰共恩也。通義云：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篤友，未稱，弟尤以過恩功大，故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之，顯其賢也。復不惜書季，世其卒，叶望稱莊以君命，書其居名，至以內臣與王季子來聘，得從內錄其尊敬嫌其異，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事不繫君，此字之而已。

注：所以至其功。○舊疏云：所以抑歸獄者，謂欲抑季子往前殺慶父，歸獄之道，顯所當任，謂書季子來歸，明託君而還，欲顯其有國之任，言達其功者，欲達其存國之功矣。

注不稱至其事○按僖十六年書季友卒下二年齊高子
來盟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
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
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
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
望高子也是高子有功於魯故稱子以起其喜據齊之所以遠高
子存魯由此得此語之說季友故亦如高子以喜之故為与高子
起其事也最早傳曰其曰季子貴之也下齊高子來盟傳亦
曰其曰高子貴之也亦見二文相起

其言來歸何〔注〕據公歸不書歸如言至〔疏〕注據公歸不書○莊三十二年傳云莊
公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彼注云並不為其內大夫書
與歸不兩書是也
注隱如言至○昭十四年隱如至自晉是也

喜之也〔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亦變至加歸言爾蓋與賢
相起言歸者主為喜出言來者起從齊自外來盟不日者不
致其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疏〕注季子至之爾○左
傳季子來歸嘉之也
杜云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後漢書咸矣
傳季子來歸晉人喜其歸難
注蓋與賢相起○旧疏云謂稱字所以賢之變至言歸所以
喜之亦起其賢故与賢相起
注言歸至於來○解所以不言至言來歸之義也季子念齊侯
讓狀無聊之文以來以起其自齊來也
注盟不至之也○見莊十三年傳

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
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注〕據樂盈出奔楚還不繫楚〔疏〕
注據樂盈至繫楚○襄二十一年晉樂盈出奔楚襄二十三年
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不繫楚也公子慶父亦出奔齊不
還繫齊故解之
外之也曷為外之〔注〕〔疏〕據出奔因齊繫齊謂王者之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慶謂之所以諱其惡也又順命

言公子慶父鼎不肯禁國以亂之之故而為之諱而頌之奚斯揚其美公子之親也故有大鼎不舉其天命此皆表其美天偏教果傳曰其曰奚斯所作之也其不自而曰斯所頌之也注不自謂不言公子慶父之親以斯之也通義云慶父既以罪去則皆進揚奚斯公子之詩使奚為奚人不肯漫美故言文采奚不言自奚美而誓奚於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言因謂為奚斯作頌美奚歎頌美和奚子未嘗不言使我奚君也此時我有君令寧斯所頌為奚不言奚傳使者也故知左氏誣不據斯所作奚自奚天下之君一也奚桓宮即指魯僖謀而立閟宮之文誠令奚自奚畫六書未盡首表奚之義故斯毀其傳曰其言奚以罪桓也注言相宗教首罪得聖人之義矣

易為孫之（注），極但奔遠也（疏），注極但奔至遠也。□非極動記之與桑經也奔之但還未國也鄭本遠作還，訛本皆誤，當訂正謂

春秋為當者諱（注），為閔公諱受弒人也（疏），此述春秋通例。注家但就本事解之不說文言鄭諱諱也文謬誤（訛）。玉篇讀也是也史記秦始皇紀秦保多其諱之禁戰國罪諱不諱從大注諱通也通義云為當

此詩之所屬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數是也注為閔公之人也日陳十一年詩君弒賊不討以為無臣子也奚斯所漫歸公與省責子故為之諱

為親此詩（注），為季子親之而憂之故諱也（疏），通義云為親此詩表奔而言所之數是也漢書吳王濞傳答承上疏曰春秋為親此詩語云賤之見奔莫逸其之遠注為季在詩也日上之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君之賊以親之故寬而逸之季子不能無違故為之諱親之之送也（此）據季子親之之故而諱焉

為賢此詩（注），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為諱之（疏），通義云為賢此詩之首所遏也詩之與識為用一也其事在識之陽其人未嘗親世賢之，同科故後從而詩之三此述通例耳此則主為賢此詩也漢書師丹傳君子作文為賢者諱注以季至詩之日通義云慶父拒討久積於奚閔季子莫而受及拜未傳入季子不探其情所也所其未抑逼矣為曰奚斯所未為當之誠罪其未為後之賊痛其未為季子之受

惡人諱其惡。是以為之立事，又立言。仲孫牝序處女，則忌諱言於邾君之賊人之，謂誅季子，蔑於郊之，為之隱忌，致君再邾季子為難，季遂往，以省職，過惡之功，後又相隨，定之私此實說之之過，遂子所謂欲過，知其故，春秋為之諱，焉然為男其諱利與。

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注〕以史記氏族為春秋，言古謂史記為春秋〔疏〕事見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氏，故省子女子也。稱子，其讀子一年子沈子注云：著其為師也。

注以史至春秋○四疏云：謂以史記人之氏族而為春秋，據氏族春秋之一也，明者著仲孫牧、季氏族，言之法於義文甚。春秋家者，世本十五篇云：古史記，黃帝以來諸侯春秋時諸侯大夫是也。

注言古至春秋○言旧名史記為春秋也。劉知幾史通六云：春秋家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與。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是古諸（史記）各國皆謂春秋也。又云：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是則言古以對夫子之春秋，不僅為史記然也。孟子六藝舉辭或下魯之春秋，趙注：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謂古春秋也。

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注〕齊有高國崔，魯有仲孫，疑亦是以知魯仲孫。言仲孫，其以後所氏，起其事，刺主為其賊，不宜來，因以起上以齊實誅君之密〔疏〕道義云：言復之讀春秋時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其為知為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據也。

注齊有高國崔○左傳疏引世本：高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厚生止。

孔記何註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其此陽與

注魯有至仲孫〇。印案此經內所書仲孫蔑仲孫羯仲孫貜

之曾孫也。核以疏引世本云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

生獻子蔑。

注言仲孫至其事明〇。毛本作後，后從仲孫蔑以後孫以王父字

為氏，於此起也。宋氏翔鳳讀書雜識云，桓六年子同生，文姜

以桓三年入，至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嘗至魯，以

明同固桓子。此同非吾子之言，乃夫人譖之耳。桓公之子

慶父，其莊公之母弟，其是齊侯之子，與姜淫於魯，父知為曰

齊仲孫，以為魯桓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案慶父歸淫

魯國，同年莒人歸鄭伯季友於莊公，明聽為存其後於魯。慶

父則絕之於齊實人世之，要之其子孫教之不絕者於魯

之之有仲孫氏，以齊人將之也。仲孫氏之得存於魯以通敵

子之罪也。魯人諱其為慶父之後，故不曰仲氏而曰孟氏。其

其先人為莊公庶母兄，齊此為單曰其說要仲孫與是其年

先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為疑辭也。

注至書齊〇。今本誤作後，謹依鄂本改回。疏云正以經

書其來見不宜來，則無知之也。齊桓是其能罪而去矣。通義

云何氏之意謂與上相起，此實如此，書昔不不而書今言來，明

從其奔謂之，而書此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可沒實，按

然則書來見其不宜來，莫以見如齊為實奔，又以見諱奔為

如為誠君出奔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注不為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

人之罪也。疏杜云陽國名。正義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

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生，與宋人遷宿文同，知

陽是國名，蓋齊人偪而遷之。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沂水縣南

有陽都城。地理志琅邪郡陽都，師古曰春秋齊

人遷陽是。按漢志城陽國陽都，應劭注，應劭曰齊人遷陽，故陽

國是一國兩屬矣。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城陽之陽都，

已明言此陽國是為陽之舊都，其後齊人遷之，是自城陽

都遷于東海郡陽，故應注都陽為齊人所遷，鄭元水經注亦

以陽都為陽故國，齊人利其地而遷之，與應說同。何疏云莊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彼注云月者，遷取重封，書與滅人同罪，

則遷陽亦月，故從國遷同重封例，桓與滅人同罪矣。

其自遷其大國例月，小國時。僖三十一年十二月衛遷于帝

正明九年者許遷于葉是也遷國不繫此例故陽小國亦月矣与
遷宿例
注不為王者也○決僖十七年滅項事也彼注云齊滅之亦
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桓公嘗
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是也此自滅譚滅遂降鄣
同時以功未足除惡故不為之諱直書其遷宿至封故書宿
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疏）宣八年注云經五月者乙酉吉禘于莊公月之七日
其言吉何（注）據禘于大廟不言吉（疏）注據禘無言吉○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
校勘記云大廟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大作太非及
下同釋文大音泰
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注）都未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大廟
猶猶莊公不當禘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大廟皆不當（疏）
注都未可吉祭○麇雜釋云都凡也言凡廟皆未可以
吉祭也雖得行吉禘者不可吉也吉事未畢而舉吉祭故不
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禘未審未可以吉亦言故加
吉以譏之也春秋之新義也後儒乃儒以吉禘為祭之正名
謂三年喪畢合食時之禘隱禘之禘蓋宗廟時祭禘聯特合
原于太祖何得就莊公（愚）同疏云在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
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只據此未訖莊公在三年之中
未可以太廟先禘於其就實耳誤謂就莊公禘為隆禮也如
謂禮則不當以示譏矣
注經舉重不當○問疏云春秋之義書事不書舊惡以乃
始餘為美前之今既已舉重者為于莊公不當于太廟惟莊
公一廟猶不當禘太廟使可禘矣若莊公卑于始祖為言舉
重也言三年之內而吉祭之於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
謂莊公為於始祖也以原若但書禘于莊公恐嫌止禘莊公失
禮故加吉明皆不宜也雖太廟不（亦）合禘也
曷為謂之未可以吉（注）據三年也（疏）注據三年也○解疏云莊三十二年八月乙亥至今
年三月已為三年之竟故言據三年也
未三年也（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會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

禘則禘遠祫則祫說未三年也謂未滿二十五月也
注禮禘至君薨○正義曰既云謂為禘祫之祭今先君死時日月
而數之（按）者紀年康王三年之末歲其禘于先王此王者
表終之祭也所謂大禘則終王者也高帝十六年冬禘叙
如書時且言未收吾人曰以當君之未禘祀杜云禘祀三年
喪畢之吉祭是也
注朝聘至君薨○正義曰既云謂從祫君即位以後數廿年皆制
為朝聘之數按朝聘之數則如王制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
五年一朝（達）則之居
注三年喪畢遂祫○正義曰何義以三年祫五年禘五年
而再殷祭三年正以後遂禘即於禘遂祫不拘先祫
後禘也改此則禘祫年月說云於晉書從何此遂禘祫從先
君卒等說其以魯從僖禘與祫同其義春秋所書僖八年秋
七月之禘上推於二年之秋承閔禘之後而祫自僖八年秋
七月之禘下推於文二年之秋八月居六祫六禘而祫自
宣八年夏六月之禘下推於宣之二年歷三祫二禘而禘禘
喪畢所遂故也其間亦有宣八年以夏六月禘閔之六
月為夏之月（四）顯僭禘而其月狀從周與明文位同此是秋
所從有其明文之間其有昔祫而禘其明二十五年後八年

則其魯禮之變也按鄭義則異鄭以爲王云禘爲大
祭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其大于圜丘南郊祭法曰周人
禘嚳圜丘祭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郊祭也祭地其大于方
澤其六謂之禘祭其大于五年之祭故亦謂之禘也為
宗廟之禘六宮（大禘其三年終）一王制曰云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
此殷禮也其一即三年喪畢吉禘詩傳皆謂於之四時而所
謂當君之未禘祀是也據三年祫五年禘乃天子之禮諸侯
得祫而不得禘禘祫之所以分其祫則毀廟之主陳於大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
於后稷廟文武以下穆之遷主祭於文廟所之遷主祭於武
廟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若非合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
享先王注肆獻祼祫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
年喪畢而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一祫一禘祫在秋禘在夏也故王制注云天子諸侯之
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
先祫而後時祭諸侯時祭而後祫祫之歲春一礿而已魯禮
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是也正義引禘祫
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注云百王通義則虞夏殷周皆同日
年而是以禮疏以為虞夏祫殷周每年皆為異是於此也殷疏
引鄭禘祫志云閔二年之喪僖三年禘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五

魏成三年袁準孔君之二年為禘孔君三年為禘皆禘吉禘前
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禘當吉禘之前故禘禘志
云の月禘不祀禘也虞不作祀周家之難故莊公既
葬後不入廟閔公年廢其禮故の月禘不祀五月即禘此
月而為其祭又於祀ケの月故為祀其速也志又云書莊三
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虞無殺不敢之後五
恨於難不得時葬之則吉者往而入禘月當成以廢其後禍
莊已練無免喪又速二年四月葬則禘既禘又即以五月禘
於其廟此月大祭故祀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二月於社
少の月又不禘之吉禘祀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
二年除喪將禘於廟明年禘於群廟自此以後五年而再殷
祭故六年禘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
年七月問有閔禘二十一月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
于太廟躋僖公於文公之喪少の月以其逆祀故特祀
宣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三年禘於群廟自
此之後六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禘故八年禘昭十一年
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
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
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宮
公也又曰晉王祀也明堂位曰是節以天子之禮与晉同也

又詩商頌元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
更有禘在祫前其禮疏引趙氏云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
於廟周禮鬯人職廟用脩注謂禘時是也左氏說謂禘祀祖
之後故鄭箋元鳥箋為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禘祭於
其廟以安之是也皆與何義不合通義云禘者殺人夏祭之
名左傳曰晉有禘祭郊之禮回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
大廟成王康周公特於夏祭假以天子禮祀祭於周王也
故不謂之禘而謂之禘以遍其名秋用殺白牡之義王制曰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
祫一犆一祫此孔以一年犆一年祫也一秋或也蔡邕獨斷
一有一無未云宗一見一歲夏以西方一士則本一則其
未其真皆為或言春礿則不犆祀一主嘗烝則必祫祭之廟
禘則犆祫無嘗烝僖八年禘于大廟是祫禘也禘于莊公是
特禘也犆の時之常祀也此未可以當吉祀而禮記祭統故加吉
字則魯無大禘但就夏祭行之傳說皆無此說左氏說及
杜預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禘文其則祫
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群祖謂之祫九出群
義

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注）時莊公喪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疏）注時莊至二月

○莊以前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通前後數二十二月也禮云[illegible]也

注所以至年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之喪何以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禮記三年問云服

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是為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

注孔子至通喪○論語陽貨篇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問云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注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皇侃疏云于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咎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按喪雖止於三年猶是人為之中制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為謂此三年報三年免懷之恩也夫子特假聊此以喻之耳非本於作于依鄭本正

注禮士至常事○彼鄭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歸祥肉又云言常者期而祭禮也古文常為祥禮記喪服小記云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

云祝並策二則實陳不相為也言常事其物也承 傳疏處又 云
此為小祥者與大祥辭別故鄭不從古文按此亦同今文
也經義述聞云常者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
薦此祥事小祥不當吾特以祥常為常也並子
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
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
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
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鄭奚按小
祥者類之練祭大祥禫事祥名故喪服之制云期而練於子
曰練之衣黃裏素服也記云練冠祝禫禫記曰期之
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是凡稱祥皆大祥也故此練
祭不得直稱薦此祥事其可門何有常事之語不得據彼遂
此更先後儀禮 云此即練祭也以一喪言則曰小祥以服
変除之言則曰練者練特於亓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明
於寢於之可知顧氏謂特祭於祖廟恐不可從其儀節則雜記
云月祥禫遠識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眾賓兄弟則
皆啐之其於士虞記祔祭云其他如饋食注如特牲饋食之
事得氏素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
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徹而虞為之至卒哭之後當有祔
練祥禫四祭而儀禮無其文仍鄭達士虞記薦未略陳祔

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即特牲饋
食禮也士之祔祭做之則練祥禫三祭自做特牲可知徐氏
乾學讀禮通考云大夫曰饋食則士虞記尸爵九飯之文亦饋
食也此所云饋食者祔如士虞之禮其則謂虞為喪祭卒
哭祔為吉祭至小祥以後則彌吉矣豈得復用喪祭之禮乎
故不特祔祭如饋食即練祥禫之祭亦莫不如饋食其異者
惟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不致爵大小祥祭無之詳其
者於特牲饋食薦孝之按特牲饋食亦諸侯之士祭祖禰之禮
故侯之禮其同者文以言之
注又期而祥事曰（校勘記十行本作薦此常事云鄭本同宋
本閩監毛本常作祥按疏標起訖云注又期至祥事是宋儀
禮同此作常蓋涉上文而誤）注云又復也祥吉也自四之期而
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之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
飾也又期而大祥亦祭名也孝子除縗服之制服縞冠加大
善之飾也杜佑通典云周制士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祥
衣讀喪服記 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今據按喪
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筮尸注主人喪除於此故服其吉服以
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疏吉服朝服也又雜記云祥主人之除
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於是云祥而縞注縞冠素紕
也祥祭之期主人着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閑傳

又云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此是祥祭後之服也喪大記云
祥而外無哭者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
祥而笑歌也其言祥者大祥也故祝辭曰薦此祥事其非禫
祭辭也
注中月而禫○鄭注云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
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禫者名曰間
月為禫亦祭名也孝子之喪澹然哀思益衰也既禫乃曰禫
而得是月禫徙月樂禫之二十五月也是月二十七月也徙月
二十八月也知以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
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
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
十五月是月禫二十七月也謂上祥之月也明王肅以是
月即在二十五月禫禫同月又以士虞記中月為月中有禫
謂在祥月之中同鄭異義故據喪服小記云禫禫之月先儒不同
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
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君人朝祥而暮
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禫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記中月而禫是禫月之中也
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
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

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為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以二十七月大
祥七月為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以為二十七月禫
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為
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為在
為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為妻當亦不伸祥禫異月乎
以中月為禫為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按
喪服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
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間謂間隔一年故以為中月為間隔一
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
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
於是日哭則不歌文公二年公子遂如
齊納幣者鄭箴膏肓云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
猶譏其喪娶其實人物祥其數及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
及夫子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並作禫祥之樂
皆據省哀殺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二十八
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暮歌及正樂
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為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
延兩月非喪之正也故鄭駁異義引雜記論王肅難鄭云若以
二十七月禫其歲未遠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

朝服好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訖復縞冠素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此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禫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為異言禫祥起雖鄭學之徒中朝之學北朝殊途速世間其矣禮學之疏明為轉也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左傳禮記間傳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醴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又曰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據間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不特起之辭又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矣如王肅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為月中而後可矣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猶於數乎禫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即禫亦在祥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猶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記喪宜厚故鄭說深尊宜從與按自序通喪服云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

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所此難則為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就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按喪服小記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文在禫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用焉王肅據此以下注云是月祥二十七月是月禫戴同江氏永禮纂數按禮記喪服小記見於上之喪內禫於期然禫禫間月宜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吉祭非也二年安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之二十六月矣而不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氏之禮詹氏據禮記箋云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楊雄云說以期祔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此為再期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為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為二十七月義本相通杜氏通典載鄭學之徒曰仲尼云無禫十三月而除為母者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為君無禫則二十五月而畢為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其禫不在期中也記記二十五月畢其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說支離二十七月為禫其明其加又云通典所同鄭義謂二十五月終為大祥當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云十七月終而吉二而陳祥禫謂禫記注云祥祭

而禘亦以禘与祫异月宗书礼志王肃之说郑元春制二十
七月而禫今此为之得礼晋初用王肃议禘禘廿月逆以为
制江左以来皆用郑说用禫仲之士执多遵元议宜依郑野
一祀晋武为王肃外孙故有晋用其义江左推仲依遵元意
義也
注是月丞未配○此上皆出虞记文被注云是月是禫月也
当四时之祭月则祭犹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馈
食礼祝之曰孝孙某敢用柔毛刚鬣嘉荐普淖用荐岁事于
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是时之常祭曰吉故
此禫禘为丧祭也吉祭与禫同月一月为两祭禫在寝吉祭
在庙也吴氏廷华仪礼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此
为父祔于母先卒此言之羞及此祠適庙生此初除丧将哀
者生不敢纯用吉礼也盛氏世佐仪礼集编云郑人吉庙其
妃之先卒此祔于皇祖姑俟其夫適庙之后乃合食于庙谓
配也未配则但祭考而已江氏筠仪礼私记云注引少牢祝
祝辞特以证明配字耳又云妣未配羞言於母之先亡此言
其季野谓吉因于祔之除丧而吉祭妣不配之礼其言是矣
而又云所谓配此以新死此之主配食于祖祢此但祫祭祖
祢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据生祫祭之礼未闻其即祫食于祖
祫亦不得言配其说非也褚氏寅亮仪礼 云吉祭兼祖

在内犹未配则当据新死之义而母先殁此言附内仪礼
而義言前此丧祭因未以母配今吉祭在禫月犹未以母配
也若禫月后而遇吉祭则当以母配矣配字之义所容禘母
先亡此言之甚是
注是月至不识○解是月即禫月也凌廷堪氏陈其传云为丞
服人情而为其制丧服制二十五月故以二十五月为正服
丧麻既除故此可从吉祭也故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
币传曰其要至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此当作僖公以
十二月薨至此未满二十五月纳采问名纳吉皆在三年
之内故讥亦以在二十五月内故也
其言于莊公何(注) 据禘于大庙不言周公禘僖公不言僖公(疏)
注据禘至周公○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是
也知大庙周公者文十三年传周公称大庙礼记明堂位云
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是也
注禘僖公○禘禘祀之后为戴禘其实乃公谋据疏引
定八年注作僖公○据疏云不言从祀僖公今按定八年从祀
先公传云从祀者何顺祀也注云不书禘者后禘亦顺非独
禘也不言僖公者闵公亦得其顺是不言僖公也据实禘而
言禘其明从祀即是当有禘 文二年之跻僖公为禘时事故

言宮八年以後禘祭皆順也四疏引文二年傳禘此注然被
經明云躋僖公則以不言僖公矣
未可以稱宮廟也（注）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以入大廟
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 疏 穀梁疏云吉禘于莊
公即吉莊公之宮而
不稱宮姓莊公廟雖主之謂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
滿三年故不得稱宮也 閔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四月君薨卒哭
而祔祔 西
注時閔公如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四月君薨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烝嘗禘於廟）特祀於主於廟注以新死之神祔之於祖
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于
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
大禘乃同之于吉 正義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
之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
月此禘上書遭示子之制也 杜孔謂三年喪畢乃致新死者
入廟其也然以四時常祀自如其舊則此祀祀主制之喪三
年不祭又喪服四記云喪其不祭兼子問而言從不祭禮喪
則僖旨之乎宮中皆為之三月不常祭兼哭天地社稷越紼
行事此外皆不祭則遷喪也 左傳云烝嘗禘于廟此田到

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於廟者明此謂三年後也
左氏說云特祀於主此指喪中之練祥也禘之祭祔死者並
主於寢除喪後乃遷遷主於新廟而行烝嘗禘祭於祖宗
云左氏家為祔主立廟時則當于新死者為言則為殷及於
他廟之常祀故知給所廟謂乃謂喪畢遷主之廟新而祀禘
宗廟穆之所廟不所以為去言也蓋卒哭而祔但祔祭其主
於祖父之廟終畢反於寢而死者未烝嘗于廟故止而稱主
而不可謂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將而吉書一廟之祭故曰烝
嘗禘於廟按徐氏說左傳按為昭穆按何氏注此亦云閔公
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也其實新廟亦未可入也
何氏以言故云時說何氏謂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禮於
禘蓋時適居禘閔公始以廟乎又未得即禘大廟故先行
之於新宮也喪未畢得有新宮者穀梁傳曰文二年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
也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蓋練時遷舊主三年後納新主
易檐改塗為一新一夕之事又當有舊廟故穆氏經學
云當於祧遷之時之事為一遷高祖之主而壞其廟一事也
改易高祖之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一事也遷祖考之主而壞
其廟一事也改易祖考之廟以納新死者之主又一事也
古人知數事不可並舉故豫其期於練遷至三年喪畢而祧

礼志周廟六望覺然後可以禘嘗之說之人用心之
情也蓋時吉除喪已迄新廟亦落而特奉新主入於
內以禘祀之緣文(氏)曰云或於七廟之理按先子問云七廟去廟
乃主即者納新主之年殯日於久之理按先子問云七廟去廟
先虞主至虞主也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士其國與祫祭于祖為
虞主與於此時其禘其宜虞主之事不止此也國有水旱
之災則虞主畢于八年之侍鄭笑子虞侯祝史從祝於周廟
是也俟廟則虞主立于三年世宗虞藏誠不侍也侍廟時主
必納於夫室不獨諸廟為然練時主入夫室三年喜禘昭穆
而執之又以猶於虞主身成之三年新宮要殺昇侍曰追遠
禘廟也追遠不敢稱謹恭也宮之薨已二十九月猶言追遠
三年之廟之期近一宮不可為矣吉其士言春秋說云吉禘
于莊公不於太廟何也禘于太廟而致莊公可因莊公而行
吉禘故曰(吉)吉禘于莊公莊公之喪未滿二十五月故為吉
以禮之吉禘非新主入廟亦光君相接因是而為吉祭故不
稱宮明非廟也則太(廟)廟何疑在太廟何為不當於禮也何
譏乃吉禘于太廟致莊公則譏莊公不應致與禘于太廟用
致夫人同夫人不應致故書致莊公不應吉故同書吉用此用(錯)
禘也按杜說則是莊是禘于太廟而致莊公則但書吉禘同
莊公不矣曰于明是莊公廟也莊公喪為未滿亦不應致如

實致莊公於太廟當因禘而不當致年故杜亦云三年喪畢
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之也遂入祧因是大祭以審
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之廟為吉祭又不於
太廟故詳書以示譏也惟杜以為別立廟則不杜之凡見到
未可從

曷為未可以

曷為未可以稱宮廟(注)稱言禘也(疏)注言禘也○古者禘必于
廟說言禘且言宮廟矣
疏云所以禘是吉祭之稱況得言禘以故不得稱宮廟故雖
言是也按僖八年云禘于太廟是禘必稱廟也不得言不得
稱宮廟故非之

在三年之中矣(注)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疏)注當思至事之○禮
記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
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皆思慕悲哀之義也加之墳其儀禮
正義云既葬之後以其為既葬既氣以虞為祭奉制虞為
作祔主卒哭祔廟為新死者之主祭於祖廟并祭於祖侯祝
氣相連居故祔不於練而於卒哭者殺其神之早得所歸也
吾人子居喪哭泣不忍遽以為神而遠之故祔訖反主於寢

且亦以四時未畢殺祭主未可以遷之也至練更作栗
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禘禮皆於此以吉祭而易行於祖廟中也
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太廟而四時之祭行焉
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注（与記皆同義
疏 注与記皆同義曰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也傳逆女
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
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
春秋之始也此與彼同義亦通義云據子曰吾黨莊公之喪既
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時喪之還
矣文公因之故久喪而後不能宣公自此以下為兄弟子道逆
後嗣年喪欲積習為常至於滕定公之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
以為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自是於變禮之始重議之
據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
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則
三年列國已有不行者雷氏周禮或為此經書故春秋重而
譏之也蓋三年之喪不行已久故於此託始示思以絕譬
見之文二年傳譏喪娶也蓋周衰禮廢三年之喪久已不行
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及說苑說叢疏引禮協頌宰我匹

啓悟於夫子以我將來義至極而明道此解最確与吾意至
故録其同
秋八月辛丑公薨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無辛丑九月之二十五
日也長麻置閏於六月故八月有辛丑按
唐經略辛丑作辛酉則與長麻合為八月之十五日也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疏 按劉記之何隱
弒也孰弒之慶父唐石經誤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下及注同魯世
家潘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
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左傳公傅奪卜齮
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也按
閔公時蓋十歲焉知禁其傅奪田卜齮即至不肖亦或不即
此忍公羞亦共仲慶父媒孽于卜齮之語也
疏 孔氏廣森通義本此作未義見上
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疏
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

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注）与不探其情同義（疏）注与不言同　不書莊公其賊未討
傳云既而不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〇上元年
其也顯露而異云其故道曰又書新而又新猶得達不宜執也
書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讓國廣此之其罪國讓之卿陽侍
慶父親弑閔公季友緩追逸賊者非以爲親親之道也望鐵
誅而慶父閔兄其緩追以免罪賊未閔兄者之相去也嘗出
公羊爲說
注不書葬未討〇隱十一年傳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
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慶父弑其奔未死故其賊
未討彼言不此言未此旧疏之後逸於後得討之即位元年
待於是抗賴經爲死是也又云隱十一年傳公薨何以不地
注云據莊公薨于路寢於所此傳云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
莊公但從注（疏）出文故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注）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
姜于出奔於之此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絶母凡公夫
人奔例日此月者罪（疏）魯世家云哀姜公之莊公少子京
姜娶奔邾

注不如至絶母〇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夫人何以不稱
姜氏貶曷爲貶与弑公也是其於齊時貶之文僖元年夫人
姜氏之喪至自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与弑公也
是亦貶於文姜不於此出奔貶之者此何內臣子明其（假以）
子不絶母之義無互相謂夫人可不貶也之疏引服虔云文
姜殺夫罪重故出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出姜氏莊元年
亦謂殺子輕於殺夫故謂其意無罪也故得申其以其臣子
注凡至義也
注凡公至皆罪〇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是公孫
書日夫人孫公孫實亦書日其而此及莊元年三月夫
人孫于齊皆書月明文姜哀姜皆罪故去日略之以
示義
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弑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
子緩追逸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狄
大夫奔例皆時（疏）魯世家云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殺
是傳其日出絶之也

注處父至復見○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云趙盾弑
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彼注云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
後不復見是則弑君之賊不當復見此處父弑君道本子
注故解之棠傳曰處父不復見矣疏弑二君罪重不當復
見故特顯之其實此即不宜復見矣
注所以至賊也○宣六年傳文曰親弑君者趙穿也彼注云
復見趙盾者明起弑君親者趙穿知盾此復見處父起季子
緩追逸賊故得出奔者有所起也通義云不復言仲孫此年
為內諱可討出奔是內之惡其罪意所諱也梅上言奔仲
孫為賊不宜復奔故諱此出奔互相起
注不日至此月○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是內大夫無罪奔此日也此及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憖出
奔齊皆有罪此月也文八年公孫敖奔莒彼實有罪而為兩
氏日此彼注云日此者教罪明則起見弱故諱使若無罪故
是也
注外大至皆時○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是外
大夫無罪奔此也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是有罪
來奔外大夫有罪奔此也而皆時明外大夫從輕故不別有
罪無罪也

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注以有高傒也疏注以有高傒也
○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是也
何以不稱使注據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疏注據鄭至來盟○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
弟語來盟是也
我無君也注時閔公弑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
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時例
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疏注時閔至道也○莊九年注云鄭
國之君物無君也故君不適而大
夫時閔弑僖未立我無適也故去其使文莊九年公及齊
大夫盟于暨時莊君而齊大夫出盟及齊大夫盟使家
無故不諱與大夫盟也
注春秋至時例

注則所遣大夫也。成二年傳云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
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彼為齊君佚獲，宜絕，
故殊之，與此異。

然則何以不名（注）据國佐如盟名（疏）注据國佐盟名○即成二年
及國佐盟于袁婁是也

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疏）穀梁傳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
貴之也。盟立僖公也。杜云齊人貴之
故不書名，子猶男子之通稱

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注）与
曠年無君無異（疏）注与曠至無異○舊疏云正以莊公死，子
般即位，子般弒，閔公即位，閔公弒，僖公即
位，君雖不絕，而傳言曠年無君者，正以三年之內三君比死，
与曠年無君無異，非實無君也

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注）設時勢也（疏）通義云時季子
力不能立僖公，相与適邾，若設桓公不為魯定立僖公之位，使
我曠年無君，則國幾亡矣，以言此嘆其易，據為言謂害其弒

三君比死，曠年無君，時勢使然，所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
以言而已者，言傳極而定之，謂若傳上元年云桓公問行
邀曰魯可取乎，蓋齊桓未有取魯之心，故傳以設文，可取
而竟不取，故道之甚也。若然，論語何休注曹劌與權言
則亡言若若不興師徒，即則不興師徒也。論語季子然篇謂
吾以子為異之問，則曾由與求之問。孔曰：則此二人
之問皆是

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注）南陽齊下邑，甲，鎧也（疏）注南
陽齊下邑○通子云子萬遂有南陽，棘在山南曰陽，岱山之
南謂之南陽也，齊名齊國云南陽在國之南，亦地陽也，閔
此若緒將地云若傳書於其所取南陽，杜注云泰山南汶水北，
故曰南陽，余謂即今太行山之南河南濟源修武獲嘉地，逮
子遂有南陽，鼓在岱山之南，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濟
則齊南陽為齊地，齊之地傳擴入魯界中，其魯取於一殺有
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遂有南陽
據魯之南陽而為晚為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其年傳所云高
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閔石詩
以為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為齊奪，此所謂之南先生以

為南陽即汶陽共說異同所據者曰此以漢地考及水經注
合之杜傳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
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
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當屬魯及莊公之末則
似已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季氏執以汶陽
之田賂季友則當未盡失而當時之說亦以為齊與許者亦
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
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是也
又西南過牟縣故牟子之國康也又東南經泰山又東南流
經蒞陵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經郈亭又西
南流經松泉山又南流經陽關即左氏襄十七年逆臧紇之
地又南經博縣即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齊是也又南經龍
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是也又南經畢公之菟裘城者
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侵之剛乃春秋之闡也
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
為遂則莊十三年齊人所滅也又西南為郕則孫氏邑又西南為
齊侯送姜氏于讙之地又西南為下讙左氏桓三年
平陸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壤地道為寧陽汶
陽之田西皆出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乎
然按其則南陽地不止一邑地處不僅一邑注以為齊下邑

南陽甲之辭

注甲革盾胄也正義云甲甲士也齊桓公作內政當作軍
之器者國子之鼓高子之鼓為鄉五鄉帥之南陽故蓋即高
子所帥鄉兵也按鄉禮隨夕云甲胄干戈注甲鎧也禮記曲
禮云獻甲者執胄注甲鎧也又吳語云奉甲執兵而藏之府
武庫注甲鎧也詩云牽于甲戎注甲兵經甲鎧也甲皆不
兼胄言之此云將南陽之甲猶云將南陽之兵國策秦秦
下甲而攻趙注甲兵也是也兵必有鎧胄故連類及之皆單
所為故曰甲革胄也其實古人兵字本指
戎器言所謂五兵也故周禮司兵掌五兵注云兵
以金作兵
注曰左氏圉荷守中載畢也諸家並以五兵為甲胄
明用兵用此兵也古傳言以解兵皆此兵也
秦漢始以執兵之人為兵猶言以執甲之士為甲同也然
蓋春秋時已有此語矣故孟子言棄甲曳兵蓋道人與
罕言之矣

言傳公西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
吏門此是也稷鄭記云爭門唐石經誤本同說文淳若此擁
門地也以爭声士耕切又才性切許據出年

按何氏寔注今本
係釋文竄入疏也

書作淨門以水名其門也何注本當作爭自鹿門至于爭門
其自南門至于此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淨此城門之
池其門曰爭門則地曰淨以爭爲水也廣韵曰埠七耕反
魯城北門也說文作淨蓋古書謂衛有作埠此失城北謨
倒釋文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襄二十三年左傳臧紇斬鹿
門之閣以出奔邾即此是也麥雩經說云說文淨字北城門
也終塾全引此傳文云賊斬鹿門之關而奔齊自鹿門爭門則淨門此北城門
門也麥雩謂賊從斬鹿門之關出奔齊小徐以爲奔齊誤矣
東郭即虎騎都由曲阜東南背犢文東門此大事表云東門
魯西門也其年傳或曰自南門至于東門爲東門而東門
東南門也其魯北門按魯又有雩門稷門高門雩門直雩壇前
亦蓋南城西門莊十年公子偃擊宋師從雩門竊出此也
稷門則莊三十二年左傳犖投蓋于稷門定八年陽虎書投此
吳所自稷門之外是也蓋正南門也曰高門定十三年齊人降
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是也
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此高子也（注）之闌里相見其引出女
皓其說並無不從也言陸氏城當不爲此諱微弱者高加高
子其美大齊桓說（注）王魯故曰其使越其功則爲子續女之

遂圍門者南城東逵疏本注文闕足爲據○按物記云毛本
今闌作閻鄂本皆作谲蓋當時皆此誤
作傳時秋者也
注云侯王游獵○新注云濛云魯莊公之一年之中凡三時築其
作之役規囿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 直靴兼之饒刻桷丹
楹膚楹雕桷飾十二之饒不足供四郊之饑膳不用之難
以悦婦人之目財弊於縣臺人力竭於不急土困於同下織
於食乃遂紛賊不謹嚴于齊者廣宮室以人知之於是爲宗
族衛所謂賢臣出殺臣亂子殺其君其身其身之後此上下
之序亂卑之亂臣信此其所以遂亂此其所樣於是齊桓
不使遂大夫高子來盟之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安後
社稷復存子孫交業皇不謂微弱此哉是其微弱甚也故深
諱之
注云高子○通義云高傒齊卿之命乎天子其前盟傳
降書名氏本年未出字例故公追一卿之得稱子曹氏云
於何見子注子有德之稱書春秋曰高子來盟其則子爲
美稱凡鄭國楚間時換此其名而爲春秋甚其有功於魯故
稱爲遂之稱子也趙藏國下云按事之十九年傳云許人
臣此以使臣注位臣子其業是不殺其君又其之盍故曰高
子越其美大齊桓也柳歸國下云當莊爲柄之盟翟段陽

君滅戚主之國以為此豈不霸邪故以喜天下為之周傳作
十九年云齊桓存三亡
注明得至之道○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此下有唐門君有城
東門也八字何休文竄入鄂本無之此十九年本雖有此八字而加
中以別之則不以為注也舊疏云凡人子之道宜須祖稱之
功不絕言之為桓公得于君正得續父功續之義故云其使不
稱子且明其得人子續其父人功續之道也按疏語不明言
閔公人重得繼世公子相繼曰世桓公之德存魯得繼世
之道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疏）衛世家云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
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
君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通義云左傳曰衛懿
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
公羊子謂為齊桓諱其信矣

鄭棄其師鄭棄其師者何（注）連國并問稱國（疏）注連國至稱
國○傳不言
言棄其師而曰鄭棄其師故解之

惡其將也（注）以言棄其師（疏）穀梁傳曰惡其長也注長謂高克也
惡高克不顧其君又責鄭人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被疏云為
何休以言棄師為惡將謂鄭惡其將非必謂春秋惡其將也

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注）鄭伯素惡高克
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
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章棄師為重執甚而加誅
也不解國者衆從國體錄可知繫閔公者為于莊公下其子
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
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疏）禮聘禮記云使者歸及郊注
反命鄭注引作使之將兵彼
祥文以為兵則陵所宜易林師之睽云清人高子久屯外野
遺逸不歸孝我慈母
注鄭伯至而去之○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
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詩鄭風序云清

人利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
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
散而歸高克奔陳
注其本以為重。按詩序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
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棄師之道也鄭集注高克好
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
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進之不以禮文
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杜云刺文公退之不以道危
國亡師之本皆本詩序而說故棄其師為重不書逐高克也
繁露竹林云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
敬賢重民如是說者君道萬之夫天之生人也蓋以為君
也天之立君也蓋以為民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
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予誅
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
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矣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
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按說苑此言本諸三傳之誼不書
鄭伯惡其師而曰鄭棄其師與其代辭廢君許同義
辭明如狀鄭之義此文主譏棄師不言惡高克也言高克不
足惡也
注狄趙盾加弒也。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不書趙穿但書

弒君為重狀此實亞高克奔陳而書鄭棄其師亦棄其君為
重也弒閱皆見本內十行本誤作狀
注不辭至可知。何氏言重衆故棄國貴明為從國體錄之
以故傳不辭為鄭義也
注紫閩至之道。校勘記云按于當作於漢書藝文志公羊
穀梁二家經傳各十一卷此紫閩公處於莊公下故也宋
王伯厚考證說公羊錄皆云依經十一卷皆以閔附莊也
唐石經於閔公猶未題春秋公羊卷第三於僖公第五之下
明注者四年按宋本皆十一卷按漢志春秋古經十二
篇經十一卷漢世以公羊為今學故直稱經十一卷古經十
二篇蓋劉歆以秘府古文書之或析閔公為一篇故異於今
也志又云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
氏傳十一卷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皆依經分篇明閔公附於
莊篇也清末有吳士鑒春秋注晉王箋輯公羊注疑序傳
十一篇下未三年喪說見論語學而篇大哉禮本章云孝子
公死三年不改父之道皇侃論語義疏云或問曰若父政善
則不改為可若父政惡惡教傳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
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
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
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

律為政其如莊於言外之教子失道當復身不改以三年
為訓於人君信道究經讓竟德何化為特指三年之後不敢
言所以為無也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諒闇不言之義苟失
道而死則為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難三年無改也論語
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學律為政之法而無
道以言
請傳曰孟貴也○文九年傳文

公羊義疏四之一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僖公第五卷四魯世家季友與僖公弟申九物請魯求內之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整公六莊公少子詳文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謹按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注據文公言即位疏注據文公即位○見文元年

繼弒君子不言即位疏穀梁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此非子也其稱子何注僖公於閔公庶兄據閔公繼子般傳不言子疏注僖公至庶兄○正義云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按世家無此語閔公為哀姜娣

子僖公為其庶兄取所風於哀姜之媵妾生先哀姜為之入世
與湣公同母世家云季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則世史
而公以僖公為閔公之弟未可云從
注據閔公言子。閔元年傳從弒君不言即位是不言子例
也

臣子一例也（注）僖公從成君閔公從未踰年君弒諸侯臣子
先君以臣之從君猶子之從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僖稱臣子
一例（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
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
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以閔公有嗣故得
之子得及親屬也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
及之又喪服云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其為臣子之義也
然則臣子一例指繼體君言也顧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公
羊謂臣子一例也謂以僖公為閔公子為閔公之子也知臣子
一例則知臣之於嗣得子之矣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
大伯至壽夢十五世出王至殺王十四世皆兄弟為兩世祖
孫為兩世古人數之世至百世皆以是皆父子之也我盡子

之實為人後不自之父子乎人皆自之父子為我乃敢議父
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為宗所禰於兄弟皆臣
之稽首之未有以為嫌也何為其死後子之則以為嫌乎故
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盡分為人子為人後為二
事乎
注僖公至年君○莊三十二年傳注云弒未踰年之君國亂臣
下無服故無子不廢不廢則不葬無則故閔不稱子僖公
從成君故曰子閔公死臣子服故曰子大實諸侯以國
繼為重子般雖未踰年而得之已成君故亦不言即位明其義
也
注禮諸至一例○禮喪服大功章傳曰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
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
但有諸侯又庶兄者何與庶兄推親之序也故僖公從閔
公不以季友也又王者不臣之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
尊不卑以一日之功德加於諸侯兄弟甚也故禮所傳曰封
君之子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孫盡臣之又喪服云諸侯為
天子斬衰三年何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之云於君猶子之於父明其為臣子之義也按儀禮喪服
諸侯為天子下為君臣此君謂內並有地者諸侯及卿大夫故

丙者誤陽謂誤者
據宋書改

支也天子下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
二君又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
上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疏熊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
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絕宗不以本親輕服之
之也皆謂封君之孫以下也故後漢書宗室傳春秋之義諸
自公昆弟在所不臣所以崇之異之漸繹此也以尊宗廟
之也通典禮云晉武帝咸寧三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
敦上繼穆王後時博士陳秦請晉依服閔三年例按穆
王為封君之子宗臣昆弟也宗者禮志郭恩晉陽秋曰君
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諸君位不以後先齊廣前數甚當繼
以上朝晉莊以孝于吉與兄弟之為逆祀之義明祖無也
臣為君服斬則君於臣亦報以昆弟則無服其不臣者庶比
世佐儀禮集編云以本服之云不絕者不降也通典義曾疑
說以為大夫絕期其說則諸侯絕所不臣者亦絕不服此說
也虞喜以為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一世為大夫不降兄弟
二世不降諸父三世皆降之者如王儀禮異辭駁之謂諸
侯世國大夫不世爵然不得以世數為比是也所不臣者如
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為兄弟服斬亦無此說不臣則
仍以本服也臣子一例服皆斬若有據三世書臣其言了也
故小記注云謂卿大夫以為三年以其支者來國仕卿大夫

也亦謂封君之孫以後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疏）杜云聶北邢地說文邑部𨛫
𨛫音聶也春秋傳曰次于𨛫北讀與聶同一統志聶城在大名府清豐縣東北紀要在
縣北十里志以為次于聶北救邢即此十行本救邢下重救
邢二字按勘記云唐石經鄂本救邢字不重此本誤衍閩監
毛本同案本左傳曹師作曹伯誤石經岳本作曹師纂疏三
十年疏宣二十三年疏引並作曹師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注）據夏師救齊不言次（疏）注據夏五救
齊即下十
八年師救齊是也

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注）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
故錄之止次以起之（疏）注刺其至起之◎穀梁傳曰何用
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
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亦謂桓公舒緩不急使
桓公於亡也齊氏昆弟說云齊桓之功莫若亡國為經書聶

此救邢說有三國之師其力非不足以却狄而遲遲其於救
邢不進待邢人潰國而出救遷是使此則何其之私心也左
氏公羊無所發明穀梁最得經義並糾邢將存三國之師侍
曰美齊侯之功也功過不相掩揣諸事實按以何氏此注
蓋明其功吾氏謂無所發明何耶
孰亡之蓋狄滅之（注）以上言狄伐邢（疏）注以上至伐邢○即莊
三十二年冬狄伐邢是
也者何邢人潰出奔師之逆遂狄人其邢兵自為遷之是
狄滅之也
曷為不言狄滅之（注）據狄滅溫言滅（疏）注據狄至言狄○即下
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
衛是也
為桓公諱也（疏）貶諸侯觀德云邢衛晉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
為諱遷者桓也
曷為為桓公諱（注）據徐人取舒晉滅夏陽楚滅黃皆不諱（疏）注據
徐至不諱○下三年徐人取舒注云不為桓諱者剌其不救
也其晉滅夏陽見下二年楚滅黃見下十二年此二事亦不
諱也或為書徐人取舒同義因疏之今此實救故為之諱耳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
公恥之（注）故以為諱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疏）注故
以逆責之○旧疏云以治世自任謂言以天子治世為己任
矣厚責也者謂諱衛遷之云穀梁范甯疏引蔡謨云之厚其諱原
其德也諸以厚德責齊桓也通義云緣桓公之心而為之諱
故於夏陽於溫於黃皆直言滅以罪其不救也於邢衛
杞國其能救之於未及遂諱其不能救之於事穀梁傳言次
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故春秋責備賢
者於邢衛相能救則為之諱其未能及事之失於夏陽溫
黃不能救則書滅以恥其不厚責其不能而諱其能也隨
夫論遂許王齊桓齊文實與而世諸侯狄取天下相滅而已
不能救亦善之從其意也
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注）據叔孫豹先言救（疏）注據叔至言救○襄二十三年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是也

君也（注）嫌所稱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
諸侯（疏）救果傳曰是諸侯當諸侯也，所用兵其是諸侯也。書
是師書師也，其書何也？以其不可言
諸侯不可言書何也？注書何不可言諸侯，下故知是諸侯因
救不及事故不言諸侯，若不得諱書何以知皆君也。故左傳亦
言諸侯救邢，杜云：實大夫而曰諸侯，據家國之辭。此亦通
義。云：亦作六日，諸侯救邢與此合。引此權衡云：若令救時及
事者，私自不得者其次不得其次，遂是以見其是君此未至江
家得也。曰有雍榆，適可與此事相比，故分別君臣所以令救
要救邢者一。不言次也。又必分有所託以起，不書封之義矣
君救之，隆其事，要當得謂之好之事，不泥事後之文以生巧辯
此甚
注據師至諸侯口吏（注）記列疑，達于此與襄二十三年叔孫
豹救晉次于雍榆二事相反言，此是君也，遂止自由得無臣
也。先通君命者，疏云：實服虔以為說，則服氏亦同此本之
義也

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注）據沒君文，但舉師為已（疏）

楚靈王遂云：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封也。不書封是也。又云：桓寶
所以知諸侯不得專封？彼此事封為專地之議。又云：楚[?]于齊桓
要文宗[寬]楚莊，知任[賢]者上之功，齊桓謂此沒君文事也
曷為不與（注）據狄滅之為桓公諱
實與（注）不書所封，得是也。（疏）注不書至是也。○既十三年秋蔡
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云：（此）（疏）皆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彼注云：（使）故諸
國自歸其也，然則彼言所封，歸是不與楚之專封。此不書邢侯
歸于邢，是為不與諸侯專封也。故曰實與也
而文不與（疏）通義云：實不與則當貶去諸人，文與則當言諸侯
宋其書何以不書諸侯，亦不貶稱人，實據文而推而
其乎見春秋之決事也，誅其可誅，貴其可貴，若天之旋之時
錯綜若其王之法，膚滅殊莫周密，審諸於林云，見其於此不任
其辭不任其辭，其後可與適道矣。推則實辭則文也
文曷為不與（注）據實與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注）此道古事制（疏）注此道古事制9即
年之道治春秋所謂撥亂世反諸正也春秋制也吾人以古
王者不標封邢衛杞撥亂於中國意欲王天下之道者齊桓公會
衛杞不見春秋物以予之於諸侯而不與止亂之道也故誠
侯所當為也孟子曰天下無道之序諸侯專命曰無有封而
不告諸侯以相固標有所封費而不告盟主也趙氏言以為
是告天子則標封邢衛自於其事以為不告盟主者命
所禁者是王者所云不告自當搭告天子言即此傳之誠侯
之義不得專封也其意蓋禁之中桓公自於此者宜為專封一
者當所謂趙義此所命者為尊王趙氏說義也色此填實之
邢以自遂為文以蔡陳之以自陽為文尊其專封所以讓王
義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
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王者起文與實
也（疏）白虎通諸為霸者何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
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狀道

也杞也曹許侯杞楊王政詩衛風旄丘序云衛不修方伯
連帥之職為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
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疏）引王制注
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解云為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
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又莊年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
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謂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以
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案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通義
云善桓公之為此也

注起文從實也曰明文雖不與從實與為主也通義云善桓
公之為此以得變之正也他曰其命許侯也亦曰無有封而不
告會於春秋之義也齊桓存三亡國並庸之旧封詳撫蜀其
專封此董江緣陵亦未杞衛與杞也被皆
失其故國桓公更與以間田特建國字為諸侯不專地之法
也且從天子有大封之禮乃命都國以其師城之故詩曰王
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
其邑而定其居明非有王者之命不得專遷亦不得專城是
以左傳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
齊語曰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翟人攻衛衛人出廬
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毛詩序曰衛為狄所滅齊桓公攘
戎狄而封之管子曰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

狄人攻邢，邢之君出致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
千人。狄人伐衛，衛之君出致于虛，桓公築楚丘以封之，予車三
百乘甲五千。諸說傳記之文是三國皆齊所受封待矣。經於
齊宰曰鄭齊年越(?)彭城曰宋彭城，而楚取不繫衛，緣陵不繫
杞。又於以見(或)二國之皆有地也。緣陵書城，諸侯城之，故曰貸(?)
皆付於齊夷儀，注云天下諸侯劃桓公不為己動也。是故天下
得之作(?)能用夷，言為伊功主，能補王成業，故說夷儀為齊貴(?)
也。按齊桓莫謂莫實付夷儀之功，凡實齊也，亦有謂封皆仲
於夷儀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陳)(疏)左穀作夷儀。杜預注云：夷儀，邢地。元和
志：夷儀故城在龍岡縣，舊名夷儀，故邢國，今邢州城西南(偶)小兒鎮，西南一百四十
里。陝氏顧祖禹(?)傳補注云：按邢之遷以遠狄難也。今其所遷
仍在順德府邢台(?)縣境，未遠于狄，定依為安。此夷儀實近齊
衛之都。一說：志夷儀城在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大
其夷陵(?)。漢志聊城有夷儀聚，在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
十二里。按漢志河內郡平皋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若
齊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其地
在河之平皋，故平皋縣。注曰：春秋狄人伐邢，邢之遷

夷儀不在此，今襄國西百餘里平皋是邢
丘，非邢國也。馬氏宗璉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河內平皋
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是平皋之邢丘本邢國也。此說
齊桓所遷之邢，即邢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非邢國所都。亦
以在聊城百里之內。臣瓚謂在襄國西，是也。若平皋邢丘乃
衛共所滅，後入于晉。師古曰：晉侯送女于邢丘，即此。薛瓚駁
說甚精，邢之不知春秋有兩邢國，其河北者亦混兩國而統
釋之，其失猶于應劭矣。史記正義：邢邱在懷州武德縣東南
二十里，與此邢無涉。是證瓚曰以其數與之舉同(?)。

遷者何？其意也。(注)其意(疏)自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疏)
通義云：誤言遷于某者是也。趙汸曰：凡自遷其國以避夷狄
月報中國不諱，遷于夷狄則不須(?)。穀梁傳曰：遷者猶得其國
家也，以往其地也。其地邢復見也。穀梁書遷者皆遷出自遷之辭
願其也。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注)謂宋人遷宿也。書者，譏之也。(?)其封(?)

信之無土中所以教化其民，貢賦其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為
衛所滅是也。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小國月，此霸
此所助城均與大國同。〔疏〕注謂宋人遷宿也。○莊十年三月
宋人遷宿是也。通義云：宋人遷
宿遷陽是也。於此為傳此實齊遷邢于夷儀，故解不言齊
人遷邢之意也。起此遷實邢畏狄，自遷依附於齊，經遷
之也。
注此其至在險。○自序通京師云：王者必擇土中，以均
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明當慎其善惡
也。漢書婁敬傳：敬曰：成王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諸侯之
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
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說苑貴
德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
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
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
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而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
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皆敵國也。按：此言與五經此
所謂在德不在險也。明諸侯亦宜擇其一國之中矣。○賈誼曰：
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
百里而至；諸侯之地方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
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勞，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無
所謂貢賦均也。
注其後至是也。○注○下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
邢是也。蓋邢恃險，故為衛滅。國語鄭語云：攜仲恃險，亦恃險
故為鄭滅與。
注遷例至勞也。○下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是也
之屬是也。
注小國時。○昭九年春，許遷于夷之屬是也。
注此小至國同。○邢小國，書月，城與大國同，其為霸主率諸
侯城之，為重煩勞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注〕振
首戴前目而後凡。〔疏〕注振音眞復凡。○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下云諸侯盟于首戴，是前目後
凡也。此發先目後凡，立諸侯城邢矣。

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注）言諸師則獨與普我同獨
實師言諸侯則獨與緣陵同獨深閔其遜更與諸侯來城之
未必反故人也故順上文則知植其宿留城之為一事也（疏）
明即上救邢之師也。通義云城衛時即齊侯宋公等也。通義
云城衛時此乃楚伐月此事緣之越實諸侯也緣陵齊諸侯
明故不復月則此宣業上月
注言諸宜實師。舊疏云曹我之會時序齊侯宋公之序下
文稱述諸侯傳是實諸侯各此亦上序序齊師之序若下文
復直稱言諸師則與普我同獨是實師而為齊侯宋公等是以
深序之以順上文也
注言諸至人也。十行本人作入按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
也鄂本元年○作人此本疏中同當據正按故人此例是齊
宗魯也反故人言例是救邢之三國舊疏云下十三年之會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鹹十四年諸侯城
緣陵是時會諸侯各自還國至十四年更來城之故此注云
言諸侯則獨與緣陵同獨深閔其遜更與諸侯來城之也杜
云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所故是也反故人獄

言故人反也
注故順至事也。穀梁傳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
齊侯之功也。按以上救邢者次以彰稍為於齊為稱師此復
稱師美齊侯故使如改事也与此順上文為一事異也。舊疏
云十四年穀梁傳云曰諸侯散辭也范云相似非一例此文
云桓德衰矣。何休曰先是諸侯盟亦言諸侯者散也。又穀梁
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桓公以美之於義穀梁為後則言以
氏彼齊處穀梁不矯為散辭而此所引取何穀辭也以意以
緣陵言諸侯見桓德衰故諸侯或緣陵故稱散辭由此以為散辭
今此匡正道緣陵之諸侯歸會各自歸國復來城之故自不
道十四年諸侯為散辭矣。舊疏又云宿言須執反合言唐曹
反其年洵若云閔諸氏曰宿曹二字他書未見据赤陵時
方言也信宇曰史記武帝紀宿曾河上償者正於是其宿曾
告曉人備具深切郭祀者求海宿曾之數日列于黃帝恆為
留之祝祥文留之祝宿曾為祝之也以以宣他書未見也
校勘記云盧文弨曰史記內案隱音秀治償者郭祀者同云
行為志其宿曾告曉人亦有讀本字者適業之按漢書王行
志李奇傳後漢書來歷傳及孟子章句見於可仕下並有宿
留之語宿留猶需留也易需卦鄭氏注亦讀為秀按孟子公
孫丑云故不宿也注故上宿留言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霤

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易需彖傳鄭君注云需讀為秀古語
遁近首所傳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漢書郊祀志其宿留告
曉人書是傳宿留皆言余屠傳此謂王恩所宜宿留何氏書
秋解詁宿留城之趙氏孟子章句宿留章宿留以茶之并工音
義下言滯而觀漢紀和帝紀且漢宿留後漢書作需留需與
須通故讀為秀也漢世訓詁皆言義相得即六書轉注之學
按風俗通過譽篇云作校宿留後漢書章懷傳劉壇卿以
程好方就譽信不歸各歲垂畫首選御史表左柳為子其宿
留年足宿留為漢世常語桓公自書殺即其足貴為遷之
宿留於那段事畢始反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疏)包氏慎言云經七月首戊辰為八
月之二十七日不經古傳作齊人以尸歸梅鄭伯云似後人
依閔二年傳增入不足為據

夷者何齊地也(疏)閔二年古傳無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
公弒之于夷以其尸歸杜云夷魯地按彼傳明云齊人取而殺
之于夷明為齊地則魯地則不得云以其尸歸謂由齊歸
魯也

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注)據從國中歸不當言齊人執鄭
子不界為以歸是也(疏)注據鄫子是也即下十九年宋人曹
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
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是不言歸也通義云向者夫人得其
齊地則圍歸齊矣何須復言齊人以歸經文若似齊人以
歸為齊所歸之齊故執以向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注)夫人所以薨于夷者齊人以歸至
夷(疏)以哀姜本在邾婁不得至夷為齊人取歸至夷故得薨
于夷也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注)據上說夫人薨于夷其齊人
以歸至夷也齊人曷為故以歸至于夷(疏)傳問齊人以經書薨于夷則齊人曷為齊所[illegible]
歸故難之

桓公召而縊殺之(注)先言薨後言以歸者不言其起桓公召

夫人于邾殺之于夷因為內諱所使若夫人自薨于夷然
緩齊人以歸者也主書者從內不絕録因見桓公能霸王誅
誅不阿親之義夫人注洪二國非所為殺之疏魯無案
公閔哀姜與慶父私以危亂魯乃后之邾而殺之以其慶桓
注魯之言錯為魯殺殺之者也經唐石經同釋文錯
殺夫之作若注先言弒也○殺與不言以喪歸者因以喪加喪
諱以夫人歸也注喪曰喪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稱
若曰於齊來遇疾而薨然後喪人以喪歸也歸其喪而含
其下是加喪之文也注不言以喪歸此以喪加喪歸也杜云
不言喪人殺諱之
注主書者絕録○鄭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莊注云
不如文姜于出奔然之也為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
也矣
注因見至殺之○穀梁記云齊桓公閔然更以王讓正讓古
者婦女醜宜居偏處不殺世子齊桓之會為諸侯春秋
與之又漢書鄒陽傳陽言曰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之法不讓喪以
為過也師古曰法不可議喪宮法也節用權以危魯親也或謂讓宜說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為從之諱與夷狄衰婚故從使若中國
又明楚要者慕賢也疏注楚稱至中婚○莊二十八年書荊
伐鄭此稱楚人故解之也諱與夷狄
衰婚者下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注夫人何以不稱姜
氏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
者也注從上未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
公使用為嫡故從文曰致言辭者是也按宣公母敬嬴其楚
女與四號云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使魯
魯使之也楚女未至而嫡廢故諱不得以夫人言者也義或
然也
注故從至中國○通義云從之為所聞之世嫡之殺二內諱
夏為外夷狄後楚以漸故從為國之杜預得荊自改號楚若
也按左傳則桓莊之篤舊周皆稱楚矣假令實先號荊今更
號楚魯頌作於僖公之世何以尚稱荊楚解故知以此書者
自是略戎之辭諱與春秋之義正同按公羊以僖公為所聞世
與何異四號云西以稱人為楚特故也
注又明至賢者○解詁箋云與楚交婚為大惡故殺若
齊事云為王子孫婚姻嫡女也擇春秋世之省行慕者取慕
賢者之意也解詁箋云與楚交婚為大惡者言自比於楚也

述其事所以解經公也並據傳文及穀梁言之先取其事之事則
不
知此為鄭述文據何氏所據或公羊經傳說者不得以傳文
見即章以穀梁以解公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柯朾（注）月者危公會
霸者與邾婁有辭也不從有夫人喪出會眾之者不以危
主也（疏）左穀朾作檉按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注僖元年會朾
當穀梁同公羊也古丁聲呈聲同部得相段借杜云
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大事表云彭傳作檉今陳州
府西北有檉城即檉也水經注渠水篇狼水東流謂之檉水
東經陽城王隱曰檉北有檉水是也檉即檉矣經書公會齊
宋于檉杜預曰檉即檉也在陳縣西北紀要云檉城在陳州
西北
注月者至辭也〇莊十三年傳此信月桓盟皆時月者大信
辭故解之下云公敗邾婁師于纓是與邾婁有辭也辭有爭
義與霸者會不有私爭故危之
注不從至主也〇下文年注霸公皆殯出會宰周公有不
之喪明有喪出會者眾此獨夫人喪出會諸侯宜要不

公危重也

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注）有夫人喪不忌親用兵者惡其時怨邾婁
人以夫人與齊於喪事無恩故也（疏）左穀纓作偃纓偃一
聲之轉按昭五年注
據秦伯罃稱名疏文公十四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
是也文十八年左傳疏引賈氏云穀梁傳曰秦伯偃知古偃
罃得通矣故偃為古之人表如罃大戴禮作如匽匽讀反大
昕史記表專謂罃匽皆音之轉是也杜云邾地在費縣西
注有夫至故也〇下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
云晉子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
得葬也其皆殯用兵貶此則為危之此亦皆殯無危辭故難
之也回疏云此經云公敗邾婁師于纓與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敗宋師于乘丘之屬無異者以譏於喪事無恩故無則公敗
邾婁為莊善復仇也直義云有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不
書喪以小君之祀從下喪至於見辭亦通按以莊九年不與
公復仇諱之已義亦通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疏 包氏慎言云冬十月經書
壬午歷為十一月之十三日十二月經書丁巳廿月之十八
日也丁巳日不誤則十月不得有壬 丙午長歷於閏二年閏六
月此年又閏十一月故於經所書日皆無牴牾然當時歷雖
疏不應如此之事理也左氏酈作鄭杜云鄭音地穀梁傳作
麗按麗即酈之省也左金石考鄭道元天柱山銘酈士驎辭
之地酈若即酈名其也酈音同段借字詞中金石記大秦景
教流行中國碑談大秦即驪軒說文作驪軒是也
獲莒挐疏 釋文挐一本作茹楊勛記云石經字本作挐本是
遂利本岳本挐作如挐是也按惟左左傳作挐毛本監本
書誤正
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
大乎季子之獲注 據獲人當坐疏 注據獲人當生○穀梁傳所
曰獲也不與之辭

季子治內難以正注 謂推慶父○楊勛記云元
本誤據 疏 注謂推慶父本閩監本同鄂本推作誰毛
禦外難以正其禦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
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疏 楊勛記云唐石
經諸本同解云舊本皆作汶此誤也今齊魯之間有汶水汶
使公子奚斯入請疏 晉世家魯人殺諸慶父慶父恐奔莒季友
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
父請奔許乃使大夫奚斯行左傳閔二年云共仲奔莒以
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
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按奚斯即公子魚注密魯地琅琊
東北有密如亭公子魚字奚斯也按奚斯亦見詩魯頌閟宮云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文選兩都賦序奚斯頌魯注引韓詩薛
君章句云奚斯魯公子也若傳文竟是不宜字奚斯与傳言公子奚斯
常疑兩者有異陳氏元擧經宗集者以輯史名為本往為羲
今毛公斯為因此詩奚斯所作左傳奚斯為公子魚字奚子
廣之之類左傳作奚公差字子魚差乃斯今毛之誤斯乃轄

段借字也

季子曰吾不可以入之則殺矣〔注〕義不可見其賊而不救〔疏〕

其子以殺 莊三十二年時季叔牙為公子同姜以弒之詞

按左傳史記皆言以酖殺叔牙仲於莒以此傳則知以酖求

矣

寔斯而思反命于處父自南涘〔注〕涘水涯〔疏〕注涘水涯○詩秦

中涘傳涘水涯又王風葛藟在河之涘涘崖也蒹葭水之

南涘也

此處而哭〔注〕時處父當在水之北〔疏〕注時處父之北○今本古

魯世家哭而往左傳文云不許哭而往是也誤自依鄂本正見校勘記

處父聞之曰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疏〕注嘻痛語首之聲○舊疏云謂發心自痛傳而以

嘻為語之首也 古禮記少儀云嘻（省）注嘻發息聲之禮記檀弓

云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列子天瑞國氏曰嘻注嘻窮痛

之聲史記藺相如傳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注嘻者驚而怒

之辭傳嘻嘻出於大息矣亦讀嘻驚恨之辭也此云痛聲殆兼

說之耳此得作似非正讀 由時此讀如者讀嘻子毋讀書遊說安有此辱

乎六同此類嘻精華云發謂寔斯曰嘻之乎夫國居之子情

貴吳矣何以見之信為殺君之以至此乎錄而痛之詞也

此寔諾斯之聲也諾已〔注〕諾已皆自畢語〔疏〕注諾已至畢語○舊

疏云畢作卑謂（卑）

義云諾應聲答寔斯知其意已曰然言說而曰以已字居下

讀禮記曲禮諾讀書錄云疏云故經人云諫一生罷去已

自畢竟之辭故云自畢語矣禮記曲禮讀書錄云誰而說

林訓諾之子已相去千里諾已謂寔於所許已止不成故重

言曰吾不得入矣

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注〕輈小車轅冀州以此名之

云爾〔疏〕閔二年左傳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魯世家云慶

父聞奚斯音乃自殺〔疏〕案云是故追且父貴戮

為據傳說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為吳季子釋圍為此四事

羅同異語其本殊也假數三年或死或不死得誅君或誅或

原諒時詞析獄可長審所通義云杭季也軒其車依輔者也
言可詩語也
注輔小豆云爾。十行本此作此揚易記云閩監毛本同誤
也蜀大字本此作壯者擬以漢制考同按說文車部輔輻也
張之記輔人之輔注輔車擬也方言九輻楚衛之間謂之輔
楚詞哀君駕鞭輔兮東雷注輔車擬也說文云舊車直
紫此擬注輔擬也輔人輔文云十分其輔之長注云輔術免
此也小尔工虞言以輔輔為轂其輔以載轂回謂轂為輔也是
故也
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賂矣以求賂乎者【注】君時欲諼賂猶
好婿求之【疏】左傳亦云莒人來求賂注求還慶父之賂
注君時至求之。夕閔二年左傳云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
之是也通義云魯未賂莒使歸慶父莒但逐之而已閔其月
死乃復責賂
貴人不與為是棄師之道也【注】故與季子獲之
【疏】注故與至獲之。正以不
生季子以獲故書其大夫也大夫獲也
季子待之以偏戰【注】傳云公然善季子若不加暴謂君子之道
【疏】注傳云至之道。○何疏云此待之以偏戰者即經書敗文
是也然此內戰文耳莒人不忍而戰猶曰偏戰偏戰是也
不加暴之義故謂君子之道穀梁說莊林云獲此日來挑之
者戰也而惡者善也惡詐戰者善偏戰是也通義云云宗
其稱壬午日也謂其約結日故為善辭也教思傳義者彼傳
曰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注紿欺紿也又曰
紿者何以惡紿紿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
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
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
道也是以獲(出)為訊文彼注引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言
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
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
整佻身獨鬭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
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然足救梁
先師亦不以彼傳為然

十有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桓公十七年)
注云春王正月齐桓公之
末年也

夫人姜氏归于齐(桓公二年)左传云修之注
以不称姜氏(注)据文姜
薨于夷称姜氏(桓十八年)左传曰齐侯
葬文姜故书姜氏以别之
(注)据文姜薨不书葬(桓十八年)左传曰齐侯
以文姜丧事毕(注)据葬至自齐(桓十九年)
葬我君桓公(注)据葬至而书(桓三年)左传曰
书葬桓公之也
与臧孙辰(注)与属文共职(闵二年)左传曰
注与属至闵公(闵二年)左传曰公与
新筑仲归共治闵公丧事
君止称闵公也(僖元年)左传曰
公以其故二子不言葬
之也(僖元年)左传曰
公以修闵公之故为子般未葬
公子友(注)据葬时(桓十三年)左传曰
注与属至闵公(闵二年)左传曰公与
新筑仲归共治闵公丧事
君止称闵公也(僖元年)左传曰
公以其故二子不言葬
之也(僖元年)左传曰
公以修闵公之故为子般未葬

盟于柯(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柯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柯盟桓公与曹沫
注据成五时(成五年)左传曰
也(庄十三年)左传曰
公以不称并杖
公子友(注)据葬时(桓十三年)左传曰
于柯盟桓公与曹沫
注据成五时(成五年)左传曰
也(庄十三年)左传曰
公以不称并杖

于斗鸡(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斗鸡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斗鸡(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斗鸡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乾时(庄十三年)公羊传曰乾时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乾时(庄十三年)公羊传曰乾时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柯(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柯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柯盟桓公与曹沫
注据成五时(成五年)左传曰
也(庄十三年)左传曰
公以不称并杖
公子友(注)据葬时(桓十三年)左传曰
于柯盟桓公与曹沫
注据成五时(成五年)左传曰
也(庄十三年)左传曰
公以不称并杖

于斗鸡(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斗鸡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斗鸡(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斗鸡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乾时(庄十三年)公羊传曰乾时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乾时(庄十三年)公羊传曰乾时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柯(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柯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柯盟桓公与曹沫
注据成五时(成五年)左传曰
也(庄十三年)左传曰
公以不称并杖
公子友(注)据葬时(桓十三年)左传曰
于柯盟桓公与曹沫
注据成五时(成五年)左传曰
也(庄十三年)左传曰
公以不称并杖

于斗鸡(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斗鸡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斗鸡(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斗鸡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乾时(庄十三年)公羊传曰乾时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乾时(庄十三年)公羊传曰乾时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柯(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柯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柯盟桓公与曹沫
注据成五时(成五年)左传曰
也(庄十三年)左传曰
公以不称并杖
公子友(注)据葬时(桓十三年)左传曰
于柯盟桓公与曹沫
注据成五时(成五年)左传曰
也(庄十三年)左传曰
公以不称并杖

于斗鸡(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斗鸡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斗鸡(庄十三年)公羊传曰斗鸡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乾时(庄十三年)公羊传曰乾时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于乾时(庄十三年)公羊传曰乾时者何
注据成五年(成五年)左传曰

注刑人云云之◯禮記王制文
疏故也至遇之○莊二十四年注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此
夫人喪至亦皆得氏以理決之文
注所以至喪也○經稱姜氏哀秋之母識其者之曰宗王姪
曰貴哀姜王姪也主識也也故其者其罪哀姜比乎於識也
也而大惡評故而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其姜氏為母后
其可以食從矣故曰君於成而私殺子慎其比悟言云哀
姜為齊桓所殺齊為以為如也故不稱姜而以夫人禮送其
喪至僖所誅臣子不得仇君息也故夫人之連識二君宜於誅
絕之科得罪宗社而僖所正臣子故者以夫子之徒治之也
回疏云季子之逸處父齊桓之討哀姜之義相逐而皆善之
其誅不所聞其之逆孰之相誅者今通我然則齊桓之討
哀姜得但其之義季子之從處父同然者所以達中說之之
見義有不達不可為難矣
注於置至順也○謂言姜氏也初文姜言姜氏匿也(左疏)
賈逵云殺子糾以但於姜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是也(通義)
姜氏絕去也故同疏云假文姜殺夫親殺子罪大重也而疏
去言到逆順其言殺夫之逆甚於殺子二者相對為實之不
稱殺子為哀姜順也是以君信宗上殺世子皆去接展而甚
之也通義云於是姓其後終居于齊則經書之誅不為滅親

與殺學為齊桓評殺同姓義近
注致於至緩之○上文方喪而為殺為其文姑此為去自齊
為順上常文為致與定元年爲公之喪至自乾侯之文同
也
注言自至孫文○上言齊人以歸故此順為其喪至自齊不
言至自夷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疏)
杜云楚丘衛地巴邑(管國地理志山陽郡成武下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
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
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
引鄭志娥遂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
郡界中西義引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
狀足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
杜云濟陰也大事表云今為衛輝府之滑縣因隋為衛縣
楷以為在滑都東北文云衛地為楚丘驗之大名於經傳
其曰楚丘曰帝丘旋丘鐵丘瑕丘清丘廩丘穀丘皆在濮
水之濱蓋古之野故經稱陵丘宛丘於蒙田院丘之下經文
楚丘之為地應於陵曰旄丘宛丘於堂昇丘孤山此皆紀陂之
時而皆上狀可以為人稱閔二年衛為狄所滅遷民渡河云
我公以廬于漕在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此為北楚丘
大事表又云春秋有兩楚丘隱七年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

四十里有戎州己氏之地凡伯返君於國劫略之杜注所謂
濟陰城武縣西南北是書宗閒案千年之宗亭再信于
楚丘即此也一為僖元年衛遷于楚丘至晉縣東六十里於
後為白馬縣杜注書秋毛傳文為毛詩鄭箋疏及水經注云
之楚丘毛傳定之方中作于楚宮也楚丘有堂邑鄭箋自河
以東夾於濟水文亦登漕之虛以望楚丘疏引之楚丘西
有河有濟水經注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
都之其不得濕於成武之東陽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
丘一則漢己氏縣以戎州凡伯之楚丘為名為南楚丘一在
漢白馬縣即楚丘之衛楚丘以魯縣有楚丘因改
名衛南縣通典白馬縣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丘也元和
郡縣志舊唐書所載並同寰宇記亦云漕楚丘皆在滑
州乃班固地理志於成武則言楚丘於成武之楚丘則
此既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又混衛文之楚丘於滑縣又
而鄭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丘於滑縣而失之
並與遇謂楚丘為曹地宗城楚丘於杜城衛郎因力辨桓
公之封衛之事引僖公五年詩謂楚丘為曹風不指為公羊
之本文相傳并寄詩所稱楚宮楚室一并棣毅之宅而荒江
經義古云其手高江村辨楚丘甚明獨以宋亭信于楚丘
謂即衛地則不考宋都並滑縣與滑縣之楚丘中間者

陽一閒封曰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宜至是又云衛
北遷帝丘濮陽遠甫都宋亦此得于宋亦毛卿文不足是處所
說戎州己氏地為曹宋間宋之楚丘與戎伐凡伯之楚丘為
一蓋為近是也按閔二年衛為狄所滅遺民渡河立戴公以
廬于漕至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杜為此楚丘顧
氏棟高詳為水經注濟水篇文云河水東濟於定陶東北
逕己氏縣又北逕景山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
即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為狄所滅衛
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即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
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欲其高且有山川也但以周戎之
楚丘皆之矣毛傳楚丘北曰衛邑也百十

孰城（疏注）據內城不日故同之（疏）十四年傳孰城之疏引此傳
不信以下未詳脫 有云字宜據補校勘記云唐
注據內至內之○曲阜僖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
郛是皆內城不日也○疏云其內城有書日月下此皆不書
日月

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注）據遷文以言城國言城衛（疏）校勘

記云解云以其曷為之下有不言二字今無者脫也按唐石
經曷為下原刻作城後磨改為不如本作曷為城衛不言二
字係磨改補入故此行及後行皆十一字疏本其讀可證也
疏本亦無不言二字十四年傳云曷為城杞亦無不言按以
注傳文考之亦當無不言二字傳云滅也正答所以城衛之
故
注據無遷城衛○四疏云言以前之經未有遷衛于楚丘之
文今此無之城國者言城衛不在言城楚丘故難之國字亦
有作故字者言由無之故者言城衛四疏曰按勘記云疏本難
故作國解云國難之國亦有作故字者所謂本作故難云國
也按所此當本用國字七年注云國因其得禮無著其辭以
齊通此注今本作故非按多本皆作故誤也國義云故不言
城衛起非故衛非衛又未遷也陵役遷而後城楚丘城而後
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無此文如注文似有不言二字謂無遷
文言城國宜言城衛也

滅也○疏通義云故不言城衛起非故衛非衛又未遷也陵役遷
而後城楚丘城而後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無注云
不言城衛因滅已衛滅也諸學傳楚丘城衛是也國子曰
城此邑其宜

孰滅之蓋狄滅之注以上有狄入衛○疏注以上至入衛○即閔
甚注上書狄伊那狄入衛不言滅故閔二年冬狄入衛是也因
此經上文元年傳皆言蓋

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
注疏引余積釐嘉云狄人滅衛時桓公不救於其始也然後
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蓋當時狄勢正屢桓
公力未能救故遷于楚丘明遷狄也故是桓公不能救事也

然則孰城之注據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不待言又不獨為齊
實諸侯也

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疏穀梁傳曰
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
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

義爲不可也故曰仁不勝道述聞云下不得遂事上不得誤
然唐石經正然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經義）（按從）
是故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
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僖元傳此君子去
惡之善也不貶衛者明去衛爲國者亡邢遷也不當遂
與救治其深爲相逆諸侯若時有倉卒有所救其後遂然
而于其之患所以重其任而厚責之主爲其起文從實也（疏）
注僖元年云此以上元年救邢下云齊侯此文爲傳故
解之也皆案逆人善之義與莊十二年傳莊公見卑之傳
義同道義云三城而兵爲其城邢所上救邢之師城楚丘
上會醜諸侯當此文無所取方將專封故不月其人矣齊楚之
曰齊桓有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爲顯著衛人感厚報之宜形
於篇詠當時得其仁而遠人自是爲齊其江人黃人來會于貫

證是也觀木瓜之作列于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爲善矣於
春秋稱諸侯其事實與也夫亡國滅諸侯建邦開國所謂繼天下
之福王人專此以作人心而承天命不可失此也君子不去
於經傳讀春秋此知其事也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莊直曰
曰狄人滅衛而僖封衛于楚丘則爲其善之矣夫子亦此大
福有二曰國曰福二福齊則天下諸侯一而其亦所論之
則以毀社下成禮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繼國之爲用亦以
制人而正王政之本也福其積微以爲用以昭而影以示之爲
治及其至也成而足以意之是王道之本也所謂福恩專是
也何謂國中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可失得專征伐之
國存亡與居下得封恩惠之福故社宗稷存亡國故亦當大
夫得以福於國也諸封諸侯專封其不與有國其得作福於
天下也春秋開有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而不稱之故滅人之國已爲僭
之其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成亦其人矣稱爲不救若復異
其人民社稷寒之屬矣有國而其有患而懷此文王所以遣
周也君夫蕪旅衛之不至其諸侯並亦親之商紂放驕肆傲耕
咲故春秋者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其善其全王冢之也至專
重之專諸侯擅之類未並以傾周者有爲不當專擅之君子
視其所者而知天下之所以亂其所不當知王之所以存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此之謂也按瓦

氏此謂所得書歟文不言之葬
注不繫至齊也曰洪桑十年戊鄭序寧鄭以衛之猶封其
法鄭般之故鄭也宋史記注引宗注云康孫姊封衛
之即殺婦定君之地時由殿稱復邑其正故書其正以越其
逐也執序荒萬云衛聲其首居曰宗流遠使來還獄人故衛
其氏曰君之於予禍信姚信也所宿臥宗人也君使宗人與
鶴都我予之觀我營從而事狄人進而致其於營降敗之盡
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
曰臣請為之因自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
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是其事也
注不書至厚美之曰決上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
救邢下云邢遷于陳儀是也
注主書至實也曰為上救邢稱師不稱君因聲滅國上下
云齊桓為此之會衛不言桓恐而彼之猶滅亡可桓義為之
之用心如此豈不相都故以義夫下與之是亦起文從實辭
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注]哀氏據言云夫月者至辰日之
錄十四日揚齊宣至閩辛巳為閏
四月之十四日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注]誅者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葬
生正齊桓討賊所責內罪齊[疏]注誅者至罪齊曰上元年夫
人氏之者是自齊不書葬是
誅文也則此不合書葬見論今此書葬所以所責內罪齊也
況千一年待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責臣子夫人理亦宜然
今若不書葬猶為責魯臣子不討賊矣所以不責魯臣子者
為齊桓為魯討賊得其正故也

第八册

四之二至四之五

公羊義疏四之二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虞師晉師滅夏陽。疏 左氏夏陽作下陽，服本作夏陽，古夏下同聲。郡縣志：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逕夏陽故城南，注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五里城南。元和郡縣志：下陽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縣。按闕駰續漢志長因君祥，此即今平陸縣夏曲陽合郡縣。長說云：虢虞之四邑曰任曰虞平曰下曲陽曰外章以下為夏，以虢為郭是也。杜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東之虢服說水注同。按河水逕大陽城注不云行為紀年言敵之合。虞師晉師滅下陽，虢之郵。故公命曰瑕陽邑于虢。郭地理志北虢也，按此虢即西虢也。東虢滅于鄭，在今時古陰澤元年制叢邑也。虢特死事是也。闕氏據虢將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京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宗岩陝州茅南有虢地，在陽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當為界相連者朝野賈逵注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虢所附為晉敵子。十九年正郡于緯之在太平縣之南緯縣之北，土人至今呼故虢城遺址宛然。大事表云今解州

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在大河之北今大陽虞城在
祥符平陸縣東五十里又東北三十里有故下陽城則下
陽為虢河北地亦晉語所謂河北也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注〕據稱師者加文知不主會〔疏〕
下五年注虞稱公者正其爵明其不知本責故內國稱子故知
虞微國也
注據稱至主會〇解云下五年傳晉師稱師者為大國例今虞
微國稱師故為加文也又隱五年注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
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此既稱師知與伐鄭不主會矣既不
主會而在大國之上故據以難

使虞首惡也〔疏〕注使虞首惡者案傳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
又也數年傳虞先師者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
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者傳曰先書虞賄故也〇虞
書我實傳之春秋之義誅首惡是也

曷為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巳人滅庸不使巳首惡〔疏〕注據楚至
首惡〇文

十八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是也彼經首楚人注不言之者
楚者楚是巳為小國故止序巳為難也

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疏〕璧玉之遺云虞公貪財不顧其取快耳目言晉之璧屈
產之乘假晉師道遂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
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禍不虛來害不虛生自內出
外者亦不得自外至也是不止此其意也

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疏〕
說文云寐臥也寢侵寢之言浸也不明之意故小雅小宛
云明發不寐又云夙興夜寐是也寐云寢者言之寢
而教之為之不寐注者章虞公侍從武王封事曰虞者虞之
者晉獻不寐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
者與

獻公不應（疏）通義云此與晉語郤叔虎對翟柤之氛蓋一事而傳文異耳

荀息進曰虞郭見與（注）物曰虞郭皆見於君之心乎荀息蓋知

獻公欲伐此之國故云爾（疏）釋文郭音虢又如字古以通子

作虢通語臧國上云虞虢並

力晉敵難之社序九云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

虢也守之晉不敢侵也故晉敵之者滅二國者荀息謀之故

曰虞虢皆於君之心也

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疏）注以手至曰揖〇禮鄉飲

酒禮賓揖介注推手曰揖

記辭大夫隊揖辭讓注上手為揖從南適立列子佩璣揖此

西立于殿下注揖舉手也廣雅釋詁揖進也即以手通指之

義說文手部揖攘也即周禮大祝疏所謂推手曰揖也說文

又曰一曰手箸胸曰揖即司農注所謂今時揖是也通義亦

揖之進之進之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下手曰揖

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

願與子慮之（疏）

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

焉（疏）注傳釋詞云爾猶矣也詩噫嘻（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

內王之功既其既已著定矣是也與爾同義又宣十五年

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之爾亦義

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注）屈產出名馬之地

乘備駟也（疏）注屈產至之地〇舊疏云謂屈產為地名不似

服氏謂產為產生也趙注孟子萬章上云屈產

之乘趙注屈產地名馬所生與何氏同閩本若趙注地云通

典萬州文成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故公子夷吾所

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初脫

屈後漢書同秦謂今山西吉州是史傳合為晉所據

漢據乃漢西河上軍郡北屈縣本章書云今為山西吉州

治其北三十一里有北屈廢縣為晉北屈邑即夷吾所居之

屈也按傳二十五年言於公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則知蒲屈南

田皆狄地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